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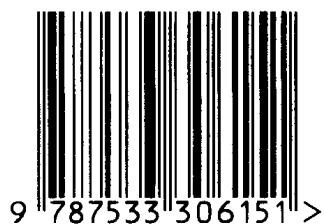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九二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六）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輯略無卷數》提要

墓誌銘四

明一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明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累累數千言常竊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音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儁語拊案大呼讙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舉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齪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之乙未今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知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然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戊戌征浙東以掾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戢殺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從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從馬入處州時城外之里即賊營老酋黠驁狼噑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悉皆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全否必為齏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不徼屬備諭之繇是役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隸為兵時時肄習之旅其服衆者為長有犯則罪以胥犯事罷歸為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畢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歛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維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鉤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

最有若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為他人用
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
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千言開
陳大命以諭劉君無以答　廻就見君置酒與飲論
古今成敗如傾河峽峽吾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
某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君既以
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壬寅二月苗將
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隸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
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紿之曰若生吾吾能成
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厲斗
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臠巵酌酒仰
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
臭狗且不爾食卒恐持劍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
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袞乃上賜吾者賊勿解
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
年三十又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
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
戊申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

有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
一子　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
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
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義之士當與天
地長久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若干卷門人蔣敎編
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蝨戈矛相劘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
龍雖其輔之惟群雄維時孫君起韋逢盡牙差差萬劍
鋒陛前論事聲震鏞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
中鋤姦剔蠹別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訌詔君持節總
兵戎尺馬三天鬏一方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酋禁伏
倔且恣大閉城門戚燧烽口宣檄告悛頑亢敵有弗
悛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罿拔諸
水火哺殘養苗猺內蝕據崇墉求其不備襲且攻君氣
吞賊兵力窮長鋏在陸制蟻蝨仰天叱月月為東義
不負國狗以船遊蒐工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矇
大軍四來若雷舂拆骸解項殲亂獗死事上聞帝哀
恫贈官復戶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

則忠位卑奇畜名譽豐脱今胥爻登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懷取彼棄兆熟幾決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明 宋濂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事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侯君子洞中君子步屐出延坐之海紅花庑戒侍文治酒漿菹醢觴執筝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滹熙以來群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皁隸無不悵悵日索之終不可致收賢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

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後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後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面而孫十焉枳有孫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孫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爽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

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孫及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忝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崇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發則標其枝葉而含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

析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問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貪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在標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俾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

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歛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卿先生石公一夔與蘭芳亭之學有吉節嘗抗章詆權

臣貫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
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
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遯
然不與世接唯籀繹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
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
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
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
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腊澤時
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
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騰寫謂絕似魏晉人
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邇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黄文
獻公溍歐陽文公元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
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羸君子扶之以行歲久
益勤後為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筩時
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
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
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
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嘗發
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歸之或以告君
子君子一哂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
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
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
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
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
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眷年喬年昌年大年
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
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
三人其婿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某某
曾孫男五人某某喬年等洎王為以是年某月某日
奉柩葬於縣西南懷德鄉斗潭山之源縣長貳及學
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後五年其高弟弟
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
金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
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
不狥偏曲不尚詭隨又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

立獨行而無畏憚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
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
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
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
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
值每如此意何如哉然君子揩慮之深望道之切其
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
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
灝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

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
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
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
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
並并無闔不闢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
日中天行如彼蓺黍稷兮薅去莠與稂舂寘成白粲
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
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

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
亡辭之溢衆目兮環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愰如
虹蜺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工可
蒖方明胡為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為衣兮
峩冠贊垂纓臨流發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
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息自肥兮疇計祿位豐婆凝
太霞洞兮卒以工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瑩
鬼神必訶護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
休聲

故詩人徐方舟墓誌銘　明　宋濂

庶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絙青絲繩立於江滸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並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讙譟各取官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爱之深耶劉君曰此陸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讙共酌酒而别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於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於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　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墜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墍一十三年矣嗟夫人生如奇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尤善蹴踘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憣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粲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盍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乎遂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鉥肝劌腎期起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亦韜閉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瑶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無急步無疾呼閨闥涸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

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县巨舟載其還冢至正丙午正月初九日方舟以疾卒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濂謂君子出處固乏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衡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壓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元封從仕郎鄭彥貞甫墓誌　明　宋濂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自大道既隱情僞日滋比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汙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乎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即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教修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固罔畏謹正己以莅物家人翕然遵化一堂之上動逾千百指愛孚情一不分親疏視其貲泉則錙銖皆聚于公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雖甚勞弗懈義洽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琪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君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斜及壯主貲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

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石心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
父病在牀席其妻卒不敢哭强顔乾笑以奉湯藥竟
不使之知後八日亦卒彥貞哀慟幾絶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閔諸
甥煢煢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
殘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
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於燕都翩然出
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傒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溍
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
論文談詩或至達日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嚴
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聞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
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
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於太師太師
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
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
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瞽者跛者彥貞
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塡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
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
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無敢犯樞密判官阿魯
灰師單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
雞犬牛羊盡與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
太師任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
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
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柰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
甚不難浙東瀕江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
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
嘖咳相鶩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
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帛為謝明日下令
啟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國家大兵取婺州彥貞携
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
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局鐍而去事平遣帳前
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
之報云

高節先生墓誌銘

明　楊維楨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浅浅生隆隆生阜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爲四家甲家傳格爲先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爲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炎貢公貢公得以復齋趙公趙公得於潜室陳公陳公親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姓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爲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爲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項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爲會取悅而有信翺卒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翺亭憲使盧公摯高其義爲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常時如此覩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踊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秇葷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縗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汲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祖祠四十年後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憾乎嗚西田吾已買諸官死又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爲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攷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僕請于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予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予謁祖堂遂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酹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予爲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爲狀來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

於古風颯乎胡可追千有百禩一晝欣岐不背馳

曈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雖高有基雖高有基雖

遠有道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蹇公墓誌銘

明 楊士奇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薨于位先四日以疾聞上遣太監范宏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所望於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絶訃聞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賜祭而官其長子英英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余為銘余與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以啓益士奇蓋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曾祖洵祖妣羊氏祖均壽妣雍氏考源試妣胡氏繼羅氏以公貴贈曾祖祖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

師中書左丞蒯哲時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
子員語其師曰此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
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
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
徵事郎見重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旨而數見
獎賚初名璘一日奏事罷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
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
且命馳驛歸葬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
當調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

而小心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
議大夫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
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為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其數
事陳說本末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
公不忘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有除授官不得善地
訴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仁宗皇帝為皇
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兼之而輔導責
任文臣詹事蓋兀僚也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

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公所言靡不信
用滿三載陞資善大夫十年車駕巡狩北京命皇太
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
悉啟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
聲色而事賴以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三代滿九載
賜勑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教奉
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
歸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皇太子贈賻尤厚有詔
起復公詣北京謝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

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
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
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黜
其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而兵民利弊當興革者具
奏行之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
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官服象笏
及玉帶二遂進少傅及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
一其文曰繩愆糾謬公首被賜上諭之曰朕有過舉
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繼賜誥

授榮祿大夫贈三代及妻於公數人誥詞工特增曰
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所以望公
等者慎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製忠貞印賜
之而賜勅有以答卿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
節之褒時修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宣宗皇帝嗣
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仁考之初繼奉命監修仁
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銀文綺鞍馬扈從征虜人高
煦還寵眷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
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祖宗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
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茲以卿春秋高尚典
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
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
與討論至理洪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
用稱眷倚老成之意繼賜璽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宏
蓋以褒德云賜新第於文明門內寵祿洊加吏部言
公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旦賜
鈔萬緡廄馬一匹今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
夕齋宿於公得疾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
為人沉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
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
亦不苟為迎合忠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嚴
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
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
被其利者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
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嗜玩好傅獻簡
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元
配劉氏繼張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次芸次
荃皆尚寶司丞孫男四霖震霑露公墓在也縣某鄉
某原先塋之次銘曰
節乎蜀山浩乎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穆外
履夷蹈素皇明麗天奮躍自下在帝左右秉恭與誠
掌帝之制播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宰簡用俊良
仕興至理帝命洊陰佽輔聖儲陳欽謀謨聖困來喻
四紀在廷三冀升御肅肅師臣秉王之度一念惟仁
永天不渝寅畏小心保終猶初陰利逮人人則罔覺
惟帝聰明褒詔有數嗚呼忠定雖圖老成曷不慭遺

翼我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刋辭永告爾後

大學士文敏楊公墓誌銘

明　楊士奇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奉勅歸展先塋既畢事卜日啟行病作衆曰曷俟少間公曰君命不敢稽也扶舁以行至臨安武林驛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也守臣治棺歛旣馳奏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時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祭遣中使護喪還葬其鄉命有司治墳公先世見余譔其大父墓碑曾大伯父遜大父達卿父伯成皆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大母黄大母謝桂阮母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字勉仁自學諸生鄉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為編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甚最少最警敏一日晚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益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

行將一月又遣御醫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
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
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
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
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
寸晷上時步至閣下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
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
年改元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
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
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
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
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
五年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
旨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
公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狩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
胡公金公及公奉命扈從北征甘肅總兵何福奏降
鹵脫脫不花等率部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上
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為寧遠侯八年

春車駕北征本雅失里公三人仍扈從至臚朐河命
公先齎勅還報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
年春奏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既還皇太子命公侍諸
皇孫學且命公曰勤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修高皇
帝實錄命胡廣胡儼王淮及公為總裁十年二月賜
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
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
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剿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
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冱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
醜不足以煩王師遂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
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瓦剌時皇長孫侍
行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析義理
開其聰明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既還勅翰林修性
理五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
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
十六年夏進高廟實錄賜宴賚胡公沒公掌翰林院
事益見親密一時廷臣狎恩多縱恣公抗直發其私
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公實欲踈之上不聽公遂密

言十與指揮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十七年
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
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濬奏建文中江西
所發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陛下命復民
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
災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
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餉不給坐繫呂震
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責直者皆
激上怒悉委曲為之辯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
駐驛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番王
也先士千來歸命公往議定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
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
其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虜釋其弗臣之罪下令班
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
請勅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為有司所苦出不
得已兵出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一敕使撫諭之不足
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上從容坐帳殿諭
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北歸悉付以天下事
合惟優游暮年二公共對曰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
屬心允稱陛下付託上悅即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
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殮歛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
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禮遂議即
位禮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
兼兩職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
殿大學士山陵事畢太監道述極言公盡心喪事上
嘉歎即陞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勅褒諭三俸
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誥贈三代考妣
無數上命範白金為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
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修
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仁廟上賓時皇太子監國南
京遺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
陵地宣宗皇帝嗣位修仁廟實錄預總裁高煦反在
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四人勸上親征公其首也遂
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馬騾激變交趾黎
利聚衆抗王師總帥庸葸不支輒與利和且為利請
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

兵擊刹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車
駕巡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道險師難並進上率
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進榮
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辭大學士俸進
兩朝寔錄賜宴賚又範白金為圖書刻方直剛正四
字以賜公數月念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
並賜勑褒諭命解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預焉賜
玉帶加有御製詩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勑有
忠言讜論裨益為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
封三代後兩扈從巡邊皆至洗馬林而還宣廟上賓
公後偕有司相陵地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
合力以勤裨益賜賚特厚修宣廟實錄皆為總裁書
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賜
玉帶時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
墓賜勑褒諭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發
春秋七十公仕于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
讀廷試卷九為人閒靜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論
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勤職事
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
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預中內篤孝友姻
睦之行家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卹患無間疏戚喜
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
聞其沒也咸有嗟咨悼惜之意所著文章有默菴集
雲山小藁靜軒蒙泉思集北徵記訓子篇藏于家元
配劉贈夫人繼劉夫人皆里處士仲穆之女子男六
恭讓錫賜貴芳貴通之女兵部主事雷潛督鎮陳順
德蘊潤其婿也餘在室孫男十二奏儆倫俊儉佶儆
佐倧偉伷儀女七曾孫女二皆在室士奇與公同僚
三十有九年同事四聖今內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
退公又盡先余逝公之葬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
之石余銘諸幽嗚乎凡今能文士大夫感公之德述
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
人其庶幾可無愧也銘曰
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
簪作之庭以翺以翔紆華振英北裔四陲從狩萬里
職典省文亦兼知武羌鹵胠臆帥垣藐強重瞳屢顧

敎奏惟明晚陸三孤二公宏化恪恭朝夕敢或遑暇
帝懷數仁鞠躬承之以懷被福遐勉成之志存寬惠
行在果斷嘉謨讜議褒書有煥請告南旋曾幾何時
上下延竚而訃奄來越昔內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
我銘其四公奇考終哀榮寵光於乎文敏殁也不亡

漫士高先生墓銘

明　林誌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十三日翰林典籍漫士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熟還櫬以葬于長樂縣崇立里之半古山使致韓府長史楊耀宗狀來北京俾某爲詞將以刻焉先生博學能文尤雄于詩雖談笑奮筆而精思力摹莫及盛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蹊悟以入自襄陽楊士宏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闡先生與皆山王公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稱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于教官周顯行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竝以詩遇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詠流傳海內有稾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毋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寘曰異時當

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
鐶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簡善飲酒喜談
謔與人無賢愚新故益然如一素彊無病晚得風痱
疾歲輙發無甚苦一日與故飲極歡夜分乃寐旦忽
痱作弗能言卒於諱駒清才不羈參世謚皎白居士
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之
方貴未幾而母沒娶陳氏先卒葬得佳兆虛右壽藏
三十四年乃合葬三子曰熊曰熟曰然五孫曰冀曰
濬曰默曰堅曰肅城先生諱穆字彥恢士名廷禮漫
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從高氏
祀後無子取猶子隆為後遂從高姓是為先生之祖
系曰
吳航山川蜿蟺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噓雲
山含川嚅乾文坤象隨歌吐舒金石鏘鳴琚珩扶趨
他人戛戛已獨于于上追杜李高岑為徒畫舡烟埃
石經元圃精鑿神交貺無今古三絕何資一官而旅
春夢雲臺晚心棲壁龍門其居樓曰翫字落月綺裘
清風玉塵鴻儀漠漠游羽斐斐其神天游而蛻茲土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明　葉盛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覲擢其第六人則
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國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
嘗亟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
請所撰述所對答竭忠蓋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
以古法進云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姦
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況序術疎淺宜不足信上
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慮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
於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喏
好辭中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上猶惜君甚止
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之鎮夷二
猾尋踵敗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
所用而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
言當亟召用君以勸忠詔仍原職吏部言當調南京
有旨其勿調命充經筵講官纂修英朝實錄適兵部
清黃官闕部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
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諱而終服號
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乃有歸志歲己丑來朝

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為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
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哭莫不嗟悼曰岳先
生亡矣君字季方别號蒙泉畿內漷縣人曾祖德甫
祖思明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
知母大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鄉
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中侍講
杜寧獨驚其文言於商文毅公以為非吾輩中人遂
乃首選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
坊贊善兼編脩天順初元改脩撰是年六月被命入
內閣參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美髯
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悌交朋友有始終之誼
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
風石曹事或迕議之且以未信為言直應之曰何得
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
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
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衆也配宋
氏攜入側室周氏王氏子男二增堂皆夭女六長許
嫁而卒已婚者宋昱生員李經翰林編修李東陽餘
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莊騷至方外度數諸書無所
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儒先所未發惟深衣纂
誤成書文章有類博藁若干卷書法晉唐可名家嗚
呼才美如君即特置華要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
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僉排在貂考終
牖下目非先皇帝今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
難矣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月七日葬祖
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戶拜哀君無子率其猶子
培均坪垣墉長號向予乞銘予為作銘慰答之亦以
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
古有李白其人亡祠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之長
弗繁乎此

南京兵部尚書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珝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聞詔贈
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賻卹咸曰公一代
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于其生加以穹秩于
其休褒以璽書于其歿優以卹典且有冢賢之子昌
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
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會聆
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為托乃誌曰公諱
信字彥實其先闕　大儒載在簡冊可考至諱祉者
仕宋為徽之休寧尉子孫因家焉高祖諱社仕元為
承奉班都知曾祖諱長吉妣吳氏祖諱杜壽國朝洪
武間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
理寺卿祖妣汪氏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
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
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
虜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
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急用召勤王以遏南侵設

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函首也
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與之夾到已頓
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礮石
鼓譟為鏜聲援虜引去景泰元年命公充副使持節
冊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
中辛未九月英廟還自虜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
本十事言皆剴切其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皇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
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寇深
奏倉官吏卒盜糧一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
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被真盜死不足卹今
故為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
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
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三捷諸寨天順
丁丑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
人遂留公為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賜敕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公
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

薄凡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徐成授以成筭往廣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首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入貢謝罪酋孛來聚衆欲入寇公自率師巡邊營于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相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郎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虐寔相半忤都御史因併劾公聽胡僉事言妄奏誣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復以憂還河間成化紀元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于兵部又轉左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擾大壩山菁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得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室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凡姓土孫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衛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嘗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薦興舊恙復作至是公四上疏請老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復上言兵事可更張者五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叅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後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叅贊已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公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以安于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得壽六十有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衛指揮子凌雲漢孫男三壎圻塏女

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廬墓側有芝産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内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援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參贊或欲預餞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任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惟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美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今若敏政筆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也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登祿位駸至兵刑事司留鑰異奇果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皇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墓誌銘　劉珝

大明成化戊戌十月十五日致仕右都御史韓公以疾卒于家有司以訃聞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如制其家嗣太學生文以南京司務張公狀徵銘于元室按狀公諱雍字永熙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諱彥傑積累深學貴富弗食大父諱舉一父諱貴俱以公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陳妣趙俱贈夫人貴初以閭右起實北京宛平縣故公之發身乃順天府庠弟子員正統辛酉中京闈鄉試明年第進士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碭山縣教諭江紀苦膳夫竹磨兒其父令其逃遁而以死誣告紀他御史勘狀紀坐償獄未決家人累奏冤都察院檄公覆勘公四散遣人蹤跡之得磨兒于河南紀得釋且復其官聲遂大振時三司刑獄并劾奏章疏咸經公手未幾巡按江西辯冤獄懲奸貪所至望風解綬廬陵泰和等縣大盜卒至聚時劫掠鄉村居民苦之有司不能制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之得其首惡并餘黨悉置重典地遂寧代回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迎二親就養少保陳公循疏公廉能幹濟才堪大任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至則首推行均徭法次行歲辦法規畫周密切中時弊民甚稱便值歲饑大發倉廩賑之兼减價糶賣人得足食天順改元英廟復辟改山西按察司副使尋陞大理寺少卿仍復僉都御史與左都御史寇公深同理臺事嘗有强盜十八人當斬內二人訴為同起盜挾讐誣指寇公曰會問已明何讐之有公曰人命至重宜暫留寇不允固諍乃并指者留之後四人皆得白翰林院學士倪謙主考鄉試得罪于當路緝事校尉發其結交遼府儀賓事下獄坐重典公復力諍得戍宣府錦衣指揮劉敬以石亨連坐下獄寇欲坐朋黨籍其家公曰東漢時朋黨二字盡賢人君子公宜審之寇悟改擬敬得千戶調山東某衛時大同守臣奏巡撫之人上即以命公至則勅總兵參將貪財弛備皆逮于法修飾界墻搜括隱占軍丁設法耕墾收米易銀邊用有餘而無私歛之擾朶顏三衛夷人因鹵首字來誘犯獨石公出其不意擊之賊驚遁乙年議改至京陞兵部右侍郎有權

貴素衘之陷以罪謫浙江布政司叅政成化改元兩
廣蠻寇猖獗累征不利上命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
知勇為遊擊將軍惟總督軍務者難其人僉曰非韓
某不可復改左僉都御史以行時言者謂賊在廣東
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衆議紛紛不定公大言曰大
藤峽賊巢也舍此不圖而未見其能濟遂肅師而行
抵廣西界議遣都指揮趙倫都指揮鄒宏副總兵范
信叅將孫振各按以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
公乃連營以進至全州諜報賊在湯洞公五發偏師
連戰皆捷生擒渠魁數人皆磔剮以示軍威天振又
以修仁荔浦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為二十五哨公
與總兵官領中堅進攻彌月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
聞賜勑奬勵陞公弟睦為錦衣百戶復移師潯州益
增器械備餱糧令五哨由峽後進公督八哨從峽南
進復令二哨援於後别遣將士斬諸山口賊聞乃挈
妻孥輜重于横崖等屋極險處預山南立排柵木礧
石擂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怠遂擐甲先登士
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暝賊不能支
乃遁去公益奮衆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
少緩督攻益急直抵横崖等屋又進至九層樓等山
壁立萬仭勢控霄漢公復計遣將士於賊所不備處
攀緣至絶頂擧砲為應衆復環攻戰數十合峽遂破
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處改大藤峽為斷藤刺石
山頂以紀厥功初公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即堅守之
故賊無可反之計許生擒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
無妄殺之慘又謂峽内餘孼尚存終又為患宜增土
官編管仍從周冲增寧二廵司于峽之上下增土人
為副廵檢復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獞人凡可以
固峽之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與廣東守將共勦
廉雷等處流賊猶未成績至是又分遣軍官往勦旬
月間生擒斬首及奪回俘獲共四十萬一千七十有
奇凱旋至廣東捷聞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公叅兩廣地方相去五千餘里臣一身不克周悉宜
用都御史二員廵撫從之會以父喪守制還吳既而
六部各衙門大臣言梧州宜設總府總督等官居中
調度殺賊良便從之即其家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

廵撫璽書聽便宜行事公主築城屯軍以鎮禦地方
鑄鐵索柱繫浮橋以絕賊船置木牌以覺察奸細出
官卒以疼心卒培松檟以葺先賢之祠大服人心九
年少監黃沁以公務與公不叶訐奏數事公不與較
即具疏乞休家居六七年以山水為樂君子曰明哲
保身公其有之距其生則永樂壬寅十一月九日春
秋五十又七娶王贈夫人繼金封夫人子男三長即
文王出次敎金出次敞側室王出女一適蘇州衛指
揮使王英孫男二女二葬某山之原於乎公之為人
爽邁洞達才識高遠居家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下筆
為詩文思如湧泉無少凝滯居官處事動以古之豪
傑自居每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為法以曹翰妄
殺為戒故所全活甚衆景謫累起未嘗置欣戚于
其間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仰其名云銘曰
有偉其人有碩其才發身賢科肅政蘭臺篤節初終
執法外內或蔵兵曹或貳廷尉載徵而起督師潯江
巨寇以平吾民用康天書斯頒揚休擕美秩穹是登
儒紳罕比會闕獨著或猜孔昭不進之求惟退之高

峩峩吳山悠悠元室勒石是銘千載無斁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
子太保謚恭簡戴公墓誌銘　明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屬其從子兵馬副指揮昱曰不得以卹典累朝廷已而禮部稽典制以聞上乃賜諭祭今有司治葬事而給驛遣官護歸其喪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而進士合詞上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益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廷珍其先家錢塘今士亢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考諱昇嘉興府學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先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舉士帖服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陬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賢祠廟或增秩祀典闡民間孝節事亦奏旌其門甲辰擢浙江按察使今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宏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體者必歸之己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崖流聚為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關田多匿稅略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為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時偉其功辛亥召入為刑部右侍郎乙卯轉左侍郎嘗會勘荊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羣疑交訌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南京刑部尚書讞獄尤謹庚申復召為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書簿之細必壹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孝宗皇帝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析天顏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而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不覺感泣上亦為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遣其妻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新天子嗣位公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卒之日為十二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正統丁巳二月七日壽六十九娶夏侯氏累贈夫人繼吳氏累封夫

人子晴國子生公蔭也正德丙寅烝夫人扶晴來扶
柩歸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公德性和粹中
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
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壹意官守雖尊
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歷歷中
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人至今道之不衰所著有
松崖稿救菴公在同榜中夙見知厚常謂予曰子必
銘我其治命亦屬太子太保閔公以及于予嗚呼是
安可負哉乃哭而銘銘曰

昔我孝宗咨詢耆碩公長中臺時聞造膝公秘不洩
曰我后之德公簡帝心帝覽公直公所執法船就繩
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棘棘或爾默默我法弗
戒曰我無遺責世有碎玉亦鮮完璧惟公始終有美
無擇惟帝嗣位惟父臣是式臺評廟議方懋爾績古
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壽非緜極惟所遭值及
所樹植令名在茲永耀金石

明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
事府事張公墓誌銘　李東陽

嗟呼東白公已矣公姓張氏東白其所自號竟以號
行天下皆知有張東白者而今已矣嗟乎公五歲精
爽過人書過目成誦其父松亭翁名之曰文勛字靖
王召見令作儷對韻語大加賞歎書元徽二字賜之
因易名元徽松亭携入閩觀者塞道公至芳亭拜朱
晦翁遺像輒有志所謂道學者松亭謂彼儒先曷嘗
不由科舉進邪乃入南昌縣學為生都御史韓公雍
奇之曰此人瑞也復易其名曰元正字之曰廷祥天順
己卯舉鄉貢庚辰試禮部得詩魁英宗每掄材必兼
贊幹公貌癯然若不勝衣李文達公特簡為翰林庶
吉士劉文安公奉詔授業見其文瞿然以驚亟干授
編修考校精覈歲貢士鮮入格者癸未同考禮部得
太倉陸釴為省元人始未信後果有大名憲宗即阼
上疏請行三年喪復言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四事預
修實錄書法不苟時同官多不合者成化丁亥謝病
歸示無復仕進意名益重從之游者四遠而至藩臬

郡縣至者未始不往見見則憮然自失諸言事者累
薦起之不果居二十年值孝宗即位宏治戊申召修
實錄至則以舊勞遷春坊左贊善上勸行王道疏幾
萬言入侍經筵己酉考南畿鄉貢辛亥書成遷南京
翰林侍講學士癸丑念母老復謝病歸越五年戊午
召修大明會典為副總裁又復還翰林學士掌院事
孝宗隆其告特置日講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
去壬戌擢南京太常寺卿癸亥召修歷代通鑑纂要
改太常卿仍兼學士侍日講甲子命掌詹事府事乙
丑考會試即奉召授吉士業一日忽上疏請讀太極
圖西銘諸書上亟索內閣得之益有意大用未幾而
龍馭上賓矣今天子繼統以侍從恩擢吏部左侍
郎仍兼學士加從二品俸勑為實錄副總裁自是數
病病必連月屢上疏乞致仕優詔弗許正德丁卯滿
三載未奏十二月晦日卒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
禮尚古事毋色養惟赴召時不及昭致憾之終身遇
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二百石以濟族鄙以四百
石貸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

經傳賾隱多所獨得一時談理學者數人各樹門戶
而公岸然不為下作易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
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藁為詩文始
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寔若出二手然類為人所
重莫為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
宦途益寬厚雖後輩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為貶抑要
其中咨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固如此天每艱於生才
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豈易得哉張之先出金華宋
季有某知隆興府避世南昌傳十餘世至公祖孟初
父仲寶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母倪淑人生公于正統
丁巳二月二日年七十乃卒娶程淑人生二子采粟
女一適四安教諭羅餘狀元應魁子也繼黃氏孫四
女孫若干采奔喪京師卜公葬以卒之又明年戊辰
某月某日詣予請銘公亦豈易銘哉顧同官之舊四
十年餘于今矣銘曰
木生在山久乃益堅輦致于途蹶萬牛以顛貢之明
堂將棟將梁忽內蠹以傷孰其生之而卒棄厥良人
材貫殊公員具有惟厥攸員曰可與大受與不在天

受不在予夫苟不自愧追卹其餘維文之絶維石之揭彼利
達者嗜巧嗜拙地竄人傑維鄉邦之哲百世之下山
不泐水不齧茲惟張東白之穴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
都御史總制陜西三邊軍務贈太傅謚襄敏王
公墓誌銘

明　李東陽

少保兼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公之訃至自
甘州上為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謚襄敏給驛歸
其喪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事其子春奉狀介其婣
友光祿卿李公延請予銘辭至再弗獲乃敘而銘之
公諱越字世昌姓王氏世為大名濬縣人少補縣學生
景泰庚午舉京闈辛未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英廟
復位見公奏對明暢目屬之都御史寇公深性褊急
獨喜公凡諸道奏牘必令詳定天順庚辰超擢山東
按察使癸未大同有警當道擧可為巡撫官者上以
其人難獲意在公徵為右副都御史以行公力發攻
為攻守計遣人頼之成化改元以疾告至京師上命
醫視疾遣中官慰問至再家居久之丁亥召署院事
庚寅奉命出鎮延綏至崖窯川擒賊四十餘人斬首
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於黄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
二十進右都御史壬辰以後往來東西路及寧夏界

前後斬獲者倍之癸巳進左御史賜蟒龍衣一襲
又出延綏韓家堝斬首二百八十餘甲午加太子少
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言將士功有未錄者乞移
所加官祿賞之丁酉加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
都御史增正一品祿無子出大同至威寧海騰鹵營
所在亟師冬擣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以大
捷聞勑封威寧伯歲祿米千石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
夏擒賊十人斬首百餘廷議文臣伯以上不得進封
加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兵署前軍都
督府事提督團營未幾出佩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大
同移鎮延綏尋罷居安陸宏治改元公上疏自列詔
許還鄉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兵部言陝西三
邊宜得重臣專任其事僉舉二人皆弗稱旨以公對
乃許之亟名至京引見勞賚恩禮殊特加太子太保
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鎮邊巡撫而下悉聽節制
公累辭不許事有未盡便者請易置之乃行至則以
鹵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師冬擣之斬首伯
除還所掠人畜器械甚衆上降勑獎諭加少保兼太
子太傅公又哈密為土魯番所破久弗能近番首引
罪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疏上數月未報公慮
泄事機焦勞過度遂成疾而卒戊午十二月一日也
公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雖以文
顯久膺帥寄歷西北諸鎮身經數十戰其於邊徼險
易鹵情真偽將士之強弱勞逸皆歷歷在胸臆每出
奇取捷謀定而後發同事者亦莫測所嚮至於顛倒
才智中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動樂為之用致之者皆
自以為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羅挫而志
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舉御史四人為今吏部尚
書屠公滽右都御史侶公鍾南京大理寺卿楊公守
隨故僉都御史王公濬皆大顯武臣邊將出其門者
不可勝計博學多聞精及吏事列案章奏倉卒立辦
兵法射藝家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為歌詩雄邁跌
宕若弗屑意多不存蒙至其睦族敦舊賙窮䘏匱禮
接卑幼如恐不及亦可謂奇偉不群者矣公曾祖諱
顯道被旌為義民祖諱恕醫學訓科考諱順皆嘗贈
太傅威寧伯後復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三世妣皆夫人娶孫氏贈夫人繼孫氏贈淑人再繼陳氏亦贈夫人子四長即春次時皆錦衣衛指揮僉事次昊次耿以廕為百戶早卒女三仲適河南都指揮梁珏孫八煜烜焰炳熔煉煥楪烜廕國子生女孫五一適國子生李繼光一適府軍衛指揮李隆公生宣德丙午十一月五日壽七十有三己未九月初四日窆于大伾之西麓從先塋也銘曰

大伾降神鍾為偉人白簡廷執行臺外廷握機馭兵出禦戎虜設奇制勝孰敢予侮崇階屢遷一品而極分符錫號封以大國孫居南陲言歸舊鄉王事有程載趣其裝帝曰汝能釬我西顧老弗辭難驅彼長路寧夏近邦誓擒胡穴王關故鎮謀繼國絶勲未大成志則有餘飲恨而沒天其監于文以致身武以樹績時其卷舒胡我先得輝暎耀星躍治之精欽風震霆鄉地之絫或棄弗試其氣勃鬱上干于霄中毅于室茫茫大津旁接雲霧割然一飛終返其故偉哉斯人茲物是方永閟其藏地下之光

侍郎章公墓誌銘

明 謝鐸

成化癸卯春三月甲寅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清章公以疾卒于家訃聞上遣工部進士黄儒營葬事賜諭祭為公之子南京禮科給事中元應將以是歲冬十二月甲申葬公横嶼山之原狀公行來速銘於乎公立朝大節赫赫在人耳目銘固不繫于有無獨念鐸之于公仰止爲者非一日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始鐸成化初被旨入校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概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為恨於乎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公以己未正統進士為南京主客主事景泰中櫂儀制郎中方是時南城懷愍之釁上干天變公卿百執事無一人敢昌言於廷者公遂極言修德弭災凡十四事曰畏天戒曰任樊理曰養聖躬曰節幸遊曰務儉約曰勤論政曰惇孝

義曰愼賞罰曰重名爵曰革廵撫曰擇重臣曰辨異
端曰却貢獻曰汰冗官皆識切時病傳以古義而於
畏天戒惇孝義尤惓惓為大要以為臣子之邪佞妾
婦之嬙妬小人進而君子退蠻貊强而中國弱刑不
當罪賞不當功賦役繁重紀綱敗壞凡皆在人之陰
足以勝陽于是乖氣致沴而天變見矣況上皇為天
下之父陛下為上皇之臣上皇以天下授陛下陛下
以天下尊上皇今若是尤天監所在而不容以偽者
誠不可不念同氣之親推猶子之義率群臣時見上
皇詔沂王復居儲位如此則五倫全備和氣充溢天
心自回災異日弭且曰臣非不知逆耳之言出其身
必危然臣身輕而朝廷重使朝廷事安則臣身雖死
亦無憾矣疏入上大怒逮繫獄運五日榜掠無全膚
必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黄沙四塞獄遂稍緩得不
死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令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
以復儲事風禮部尤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公疏
方具奮曰我後不言當誰言者遂言之至是乃并逮
同明年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繼公有言詔廷杖

八十幾死且并逮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初首詔釋
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有能舉以誦者上擊節嘆賞
即日擢為禮部右侍郎未幾同列有中公者更出為
南京禮部上特御文華殿慰遣之以白金文綺賚焉
尋轉南京吏部先皇帝上賓遺詔嗣君婚禮不得過
百日公復極言三年通喪達乎天子今山陵尚新元
朔未改諒陰婚配實所未安禮官大臣爭排公賴上
聖明不之罪秩滿稍遷南京禮部左侍郎以内艱乞致
仕許之公平生以天下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
病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論復儲也
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至籌邊圖通楮鈔槩寬恤
增解額亦屢言之蓋已亡慮數千萬言其始脫詔獄
而為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尼不行則特奏得
减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
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蹈且奮而抗言讜論不少挫衂
有如此者噫公歷官先後不四十年在南京者恒十
之八立朝之日蓋十不能一二而其反覆論諫已若
是其盛使公坐朝堂立殿陛與天子相可否爭是非

則其所以為世道計者當何如耶公初諱崙尋改綸
字大經本吳姓其先閩人五代時有爲閩王太傅曰
仔鈞之孫貴避亂徙樂清南閤凡幾世諱開宗者仕
元爲德清典史後章氏因以爲姓實公之始祖也曾
祖諱性不仕祖諱新民父諱文寶皆以公貴累贈南
京禮部右侍郎公生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一配朱
淑人先公九年卒子男三長元清亦先公卒次元應
以乙未進士至今官次元會以恩補國子生女一適
永嘉縣學生陳淡孫男六女四公自少敏嗜學不事
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從春
官主事黄岩章先生敞學及爲郡學生則又從郡守
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萬卷自六
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以爲文之
有關世教者莫先吾君之詞故平生之文奏議爲多
而間發爲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有拙稿因志
某進思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公性質直坦易與人無
貴賤疏戚一笑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决大議
則凛不可奪自號慥夫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
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
衆然至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爲首稱於乎歲寒
乃見松栢我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極熾
而豐小大之臣方仰承德意以將順頌美於不暇所
謂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已絶無而僅有蓋於是得二
人焉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劉公球至於
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克保晚節以
上媲學士公於無愧故雖不必若鍾公同與侍講公
之死然究其所立固非嘗試而幸成者別其於廖莊
已益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哉公之群行
不止是給事君能文益別著之家乘鐸不得而論論
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以銘公墓以補國史之缺以
明示天下後世亦公之志也銘曰
浚恒之凶世其曰非吾寧爲激而不以隨罔孚之裕
世其曰是吾寧爲罪而不以恥我思古人猶虎藜藿
孰與重輕發蒙振落我思古人砥柱狂瀾孰與有無
模稜兩端彼何人斯如鬼如蜮不有君子吁何能國
我作銘詩以告萬世紛紛鄙夫敢拜公墓

南安府知府華亭張君墓誌銘　明　謝鐸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華亭之故居其子寧海令宏宜將以是歲冬某月某日葬君祖塋之次劉吾台郡守葉公崇禮以狀來請銘於予予尚忍復銘君也哉始予天順初與君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僉憲林君一中識君于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疇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凋落可數予駑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

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曾祖宰以易教授鄉里祖子英半世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已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益衆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疲而勞役未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郡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橋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皆特為立祠至周程二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之水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君者盡留以羽儀明廷以藻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君固不薄淮揚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而歸歸之日民益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慭遺以卒距其生洪熙乙巳享年六十有三而已於乎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五長宏正次即宏宜以進士拜今官次宏至邑庠生次宏圭次宏玉次宏金女二李觀顧行己其婿也孫男四性恊忻恪女七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稿若干卷行于時蓋君手筆也君以靈識異稟充之學問尤且不倦詩與文幾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惇尚行檢慨然以風節自持雜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鳳儀

嘗論其天分人品問學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為
予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
為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
與一笑而罷噫昔人稱趙孟頫為畫畫所掩世莫克
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則君之所以自道者其
亦感於斯乎斯文非細故自文與道離而後世之所
謂文人者始為大賢君子之所鄙然則文豈易能哉
故予又即君之文銘之以見吾人之所謂文者正在
此而不在彼也銘曰

東海之東有氣如虹淩虛厲空人曰此獄劍之鋒孰
知其下文塚之雄於乎巋窿所鍾鬼護神封後千百
年踰其不墜於地耶尚有考乎吾銘之公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
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渤西代有聞人歷宋
元盛武崗教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
竈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倜儻
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
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
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
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通明年學于里
師時之書里師今通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
先生皆已成誦嘗收樵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
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于鄉以資親養莊重嚴
毅師道卓然嘗曰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
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
之學嘗曰

京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
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卧病養心之餘著
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録其要以便觀曰庶人不失
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求本
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
十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倣古置義
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維公
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
死於途輙解以覆之乙未卧病厭囂乃於金牛山中
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齋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衆
先生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
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易
簀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者見道明也遂終
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殁無歛
襲具乃取敝幃以歛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
峻極貴燦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

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絶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
雨如注途虎噬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脉忽墜一
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其生
蓋不偶也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
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
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教人本之
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
少息先生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過目惟終日乾乾
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
正齋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
自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益天
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
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殁
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柱幹槱
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某其二早世以成
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地上源有一峯集
行于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
世俗讓道義相契真異姓伯仲也愚與先生俱以戊

子謁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宏治壬戌之夏其子深柱自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

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蔵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王公墓誌銘

王鏊

國家有宿德重望之臣曰王公諱恕字宗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七十八致仕今上即位遣行人即其家存問而公卒于家年九十有四上為輟視朝一日諭祭者九仍命工部治葬事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朝之公卿罔不嗟悼已又羨焉謂公祿位名壽終始具全近古所未有也公可謂一代偉人矣王世家陝西三原縣公生而魁偉高岸音吐如鍾見者異之正統戊辰登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大理評事歷左寺副出知揚州府擢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初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南陽荊襄流民丁內艱會荊襄盜起特起復公征勦遂勅巡撫河南進左副都御史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巡視河防又改南京戶部左侍郎所至有異政然猶未甚為人知也會雲南夷獠為梗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

寶石於官并械送其下數人于京且勸上不寶異物
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倰為朝廷言者俄有旨
令致仕公怡然就道孝宗在東宮則聞公名即位召
為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
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內閣
每有所軒輕公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
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文穆
下獄公力辯之得減死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
本司參議公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
恐非所以愛之也惟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
親戚妨公義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
天下事該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無
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
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
好名者太醫院判劉文泰因誣奏公公疏辯下文泰
獄鞫問事遂白而公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以歸
有司給役米既歸日優游園林讀書著述不輟言者

每欲起公不果以正德三年四月二十日卒明年月
日葬某原公在揚州屢折疑獄歲饑且疫發倉廩給
醫藥全活不可勝紀襄陽賊平首帥欲縱兵搜山因
公言而止東南大水灾廣咸望公奏蠲裁額公獨持
其議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
人莫之知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
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
公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
焉公曾祖諱彥成祖唯真考仲智皆贈光祿大夫柱
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張氏妣周
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先娶益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
夫人文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承祐都督府經歷承
祿義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禮義官承裕吏科給事
中女二孫男十二統綖基野鄖簡潛璠璟輅輶鞏輿
女九曾孫男四安邦安民安國女二公所著有石渠
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
諫議錄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奏議若干卷
銘曰

國有正氣曰唯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侃侃王公
奮自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正
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唯公之識
唯先皇之明帝曰老臣國之耆蓍卹典榮名有加於舊
公如汲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
神豈云邈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詔後唯昧之覺

石田先生墓誌銘

明 王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啟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
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
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
生風格潔修眉目娟秀外樸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
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
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為
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
體裁初規白傳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
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屈間作繪事峯巒
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
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
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
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
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
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談笑詠歌出古圖書器
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
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屨滿戶外矣

先生高致絶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竪持紙來索不
見難色或為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
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風
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
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
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
於時事何知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
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
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
弟病瘵終年與同卧起館娶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
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生娶于陳
生子曰雲鴻官崑山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
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
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
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
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録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于時
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宜莫如吳
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攄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
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敘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
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為輝煌震驚一世
彼榮而膚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
我懷其人

自撰墓誌銘

明　劉忠

野亭字司直別號野亭其世系姓氏里族載於先少傅公銘誌中茲不具野亭年二十三舉河南成化甲午鄉薦二十七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纂脩憲廟實錄成陞侍講九載陞侍讀學士乙丑今上即位以春宮講讀恩陞學士明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未旬日陞本部尚書丁卯轉南京吏部尚書尋被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專掌誥勅是年秋九月仍以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政尋晉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十月以病乞具疏請休退未允自是疏七八上皆尚溫旨勉留辛未春省墓歸歸未幾再求休退乃俞允仍賜勅并月給米五石歲撥輿夫八名蔭子元嗣為中書舍人時年六十也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野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雜又於居舍後鑿一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野或張席命舟倘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與祭諡贈勿干名筆為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為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啟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亨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資又乏依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純意于世者蓋游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恤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待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生平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當嘆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野亭配王氏同邑知縣覽女貞順柔

則內範嚴整於女紅之事尤精巧封孺人夫人今晉封一品夫人生景泰甲戌八月二十六日今年六十五歲黃氏生女二長王出適醫官姚錕次黃出適生員尹鄒俱早寡子一即元嗣亦黃出孫男文孫女恩孫梅孫俱幼野亭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五日誌成於正德戊寅九月十五日時年六十有七也沒之日久兆未可卜元嗣請當鐫諸銘詞之末銘曰

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寄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遂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嗟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戶部尚書忠定韓公墓誌銘　明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上若曰是惟先朝耆舊清修忠亮望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忠定賜誥命諭祭九壇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為營葬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別號質菴姓韓代成化間舉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右參議轉左參議擢山東左參政宏治間擢雲南左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改巡撫河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拜戶部尚書正德改元時賊瑾恃從龍舊恩竊持權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側足亡道路以目莫敢頌言其非公倡于諸公卿科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廟社乃合辭抗章暴其罪狀請置之法以安人心武皇始而覺悟既乃為羣姦所惑置之弗問瑾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級致仕又矯令落職閒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今上嗣登大寶賜勅遣官存問特

加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
歲給輿隸六人且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廕
一孫為光祿寺署丞嗚呼公之所以得於天得於君
者可謂至矣宜有銘其子陝西叅政士奇以請于
予予與公少聯官給舍雅相好中離南北缺相見
必歡洽謝事後通問訊不絕士奇及其昆弟又予提
學所造士銘固當予屬然以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
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
乃按都憲張公汝霖所著狀而銘之公上世出相州
宋魏公之裔也世祖諱永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
占籍焉曾祖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累贈光
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李妣吉氏
皆累贈一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
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公少文思益發領成
化乙酉鄉薦以登進士其為給事時節指韓藩行冊
封禮贈遺一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憲臣要功
起邊釁及薦起前吏部尚書曹南李公兵部尚書河
涅王公辭涉近倖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
事酌情與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為都給事中為忌
者所沮竟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為叅議提
督武當山兼撫流民發神恤民一剗宿弊禁鎮守中
貴侵漁節省浮費以其羨餘易穀萬餘石備賑改理
司事分守襄南平猾理冤勘處夷情聲望日起叅議
以右轉左蓋昔所無亦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冤
疏滯尤多為湖廣巡撫會征貴苗接濟軍儲底於成
功被敕獎諭武昌諸郡歲荒上疏乞蠲租停稅民稍
解倒懸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饑民多流徙檄令所
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種無所於出公
令官借而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有不律
者按而治之群屬凜凜其為戶侍佐尚書太原周公
清冗食革實掾比還吏侍署部篆久之采資望用人
藻鑑精當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
留守一新屬歲饑米價騰踊死者相枕籍公咨戶部
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為
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即
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

糴往者留都事惟内守備今是聽公多所裁定上下稱便焉孝廟亮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屢辭不獲嘗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剴切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十年積弊大蠹滌除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賞賚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追究冊流幻妄之徒所盜内帑錢物裁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寫占引鹽乞討織造等事千權倖怨讟叢集人爲公危之公裕如也武皇登極命侍經筵觀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鏹幸太學擇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尚書缺言官交薦公又爲忌者所沮蓋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禍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爲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瑾皆勒令除名瑾内銜未已乃捃摭部曹遺失簿籍舊事械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同在囹圄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粟一千石輸押赴大同韻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粟二千餘石自是產業蕩然衆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爲意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給并士聰士奇俱得致仕兩京言官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不報予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國是既定公論大明而公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出而璽書誥命先後疊降所以尊崇褒勵之者近歲所無天下想望其風采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焉而天不畀之上壽遐爾考終是可惜也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垂老尤能作楷行細字己卯忽感風疾左手足不能舉延醫問藥竟未收全功又越八年而卒卒之前二日雷電大作屬纊之辰烈風四起天宇晦冥弔者如市皆哭盡哀中外搢紳聞訃俱痛惜不已公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性恐恶聲入其耳平生有質菴奏議歸田錄若干卷行於世原配張贈一品夫人秦卒獨居三十年恒念糟糠不再娶距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八十有六子三長即士聰起鄉薦次即恭政君才諝行業方獨用於時次士賢起鄉薦歷官開封同知以公老乞侍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致仕孫男九長廷彥

以蔭補國子生授光祿寺典簿次廷臣中壬午鄉試次廷瑞即受蔭光祿署丞者次廷彩國子生次廷偉登丙戌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次廷諫廷選習舉業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郭琛次適李旦張元憲都憲之子一尚幼曾孫五景佽景維景愈景復景偓曾孫女三諸子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邑東大陽溝之新原阡予因憶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賽公一人賽公重厚博大為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賽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賽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哉是宜銘銘曰

河山孕靈希世之奇奮其六翮乘風以飛周覽八極止于帝逵以其所施亦昌其辭苟利于國死生以之有姦作孽太阿倒持請借尚方誅以狥之我躬弗恤奚以官為不死者天先名而歸帝有錫命尊之養之胡然而進以莫不慭以終視始公不忸怩有歸新阡其藏在斯後千百年壞之樹之

明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進封新建伯王公墓誌銘

明　楊一清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嘯集群盜發數百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隣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安避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搖動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日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兵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百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搆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蹈不測之淵

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群寬敉撫屹不為
動伯安得直前殄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樹績公之雅
量伯安之精忠義勇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
南巡權奸媢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
家公寂若無聞苹已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
伯安之公名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
推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
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
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濠之亂皆以汝
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平而平之然此伏宗社
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讒構横行禍
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
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
成公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跽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
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
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

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
急出迎既成禮儼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
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
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
公蓋予襄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
言見待予還南京太常尋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
故甚洽正德丁卯公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
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
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殆知已公銘當予屬顧以江
西之變闕繁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
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
字德輝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
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瑯琊從居會稽之山陰後
又自山陰從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為
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
彥達祕湖漁隱年六十裂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
忠布疏終其身人稱芬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學
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

與其父予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
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
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
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
夫人公生成化壬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
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
祖丐于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
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
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
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其
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
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
求爾金耶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鋌為謝却不受年
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
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
物為祟觧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
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為果假妖勢恐且試之百
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
從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
張公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
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
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肩禮之
請為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
居甯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
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
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
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
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
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
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
服公在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
豫親仁賢遠邪佞為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
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
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
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尚食皇太
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

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
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學士食從四
品祿命按廣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
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修通鑑纂要是
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
神乞便道歸省以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
年改元丙寅賊瑾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
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
惡瑾矯詔執之與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
公尋知爲徵時所聞名士意稍解與公一見且將柄
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
舊故致慰冀必往謝公後不行遂推尋禮舊事與公
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
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
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辯
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耶公性至孝初竹
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日當還官宜出受新命公卧
家不出日憂懼不知爲瑜月訃始至慟絕幾喪注襄

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群至不爲害久
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奉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
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
須臾去側太夫人卒塊苫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
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
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
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
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
惡則盡言規切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
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敏而守固旨務紛沓應之
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
變若是益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
正不讀客有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
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
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歎
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
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雜錄進講
餘抄并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

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
恭儉不衰壽四十九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
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
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
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
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附葬穴湖已而改殯
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
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出而登
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不遂非人之所能為
也公少負奇氣壯疆志存用世顧其業恒在文字間
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啟沃聖心簡在柄
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
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
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為而嘿不得施用者皆於其
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
受既久且壽而泯無聞于世者其高下榮辱宜如何
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遯石翁大有
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僂僂拜舞百歲而
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實其忠勤以傳
其事不有其身惟狥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
册府帝錫之爵大其生不負而殁不朽銘以要諸久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席公墓誌銘

明　楊一清

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上若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痛留志不可奪宜勉從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尚資謀議以匡不逮賜勅為宣朕志卿其承之蓋自國初以來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訃聞上悼惜為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御製備述君臣始終之義聽者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為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子忠將以四月某日扶柩祭京師還蜀葬於遂之琛水獨席家陵之原其弟翰林修撰春狀公事行率中哭詣予請為誌銘納諸幽予與公為知己公未嘗負予予亦何忍負公按公諱書姓席氏字文同别號元山系出蜀潼川州之遂寧上世祖友矜以上譜牒遺失無所於考友矜生福號橫崗學博而邃嘗遊元草廬吳先生之門橫崗生汝霖汝霖生思恭思恭生瑄公大父也父祖憲娶於吳寔生公少穎敏强記既冠為古文有時名補縣學生宏治己酉舉鄉試庚戌第進士壬子授山東郯城知縣地曠人稀川歲溢為患賊繁民苦輸公察其所疾苦者而釐革之勸民墾闢荒畝生業漸拓轉徙他郡者多來歸作新黌舍以其餘力課諸生講說科目漸多待人癸丑歲饑倡義民輸粟擇人分地為粥食之多所全活嘗致古人保甲法守望相助盜賊莫敢入境戊午召入為都水主事去之日老稚遮道留之不獲為立生祠事之督清江廠漕舟稅不苛而財用裕所規置條格代理者遵行之至于今考漕運顛末作誌附以己見庚申改戶部陞員外郎甲子雲南晝晦公疏言致災之由係天下不係一方因論列時政孝廟嘉納辛酉陞河南按察僉事理屯

攷時兵部議奏勘覆之田舊額以足兵食所司承望
風旨告訐民產以微乜挽訟獄蝟興公為緩其徵民
得奏復溫汜二縣民訟河灘地至殺人積十餘年不
決撫按屬公勘處公諭民曰汝所爭地耳忍戕民命
乎吾為直之使汝不復爭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
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朘削無厭所在騷然
公曰第停工役禁尅削不煩賑濟撫按從之民稍安
回賊流劫汝鄧間公督兵剿平之賜白金文綺正德
己巳陞貴州提學副使夷方士鮮知學公立教約迪
以正道時王伯安謫龍場驛公每學擇其秀者一二
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為師士始聞古道趨正學庚
午進賀萬壽表歸至河南予自陜西被詔為司徒過
譜驛舍中詢之曰河南省試黃河策其出予乎曰然
予曰貴州宜無勞予河事關係頗重非子孰克任之
予入朝尋轉吏部薦公河南叅政意以河事屬之而
公以外艱歸其鄉矣癸酉服闋北上擢浙江按察使
風采一新訟牒塡委決斷如流剔姦剷蠹雪冤釋誣
老吏無所措其手甲戌遷山東右布政以丁內艱去

丁丑服闋補雲南霑益州土官搆怨為亂道塞撫按
交命撫勦議以屬公公遣人諭以禍福指授夷兵方
略刻期平之夷首伏誅事聞被賚白金文綺遷福建左
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而歸建
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定畨戶則以均徭役築沿江堤岸以備水患蕪得省
城號三虎者置之法人心稱快長沙知府貪酷顯著
而巧於附麗頗得旌獎公發其贓以萬計坐謫戍嘉
靖改元以大禮稱號事關常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
闡詔下乃止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獻帝尊號恩
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及母俱淑人晉南京戶部京
軍乏糧興怨公規畫得銀數萬給之稍安貽書執政
奏截運儲五十萬以給軍餉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
銀賑濟公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
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議遣大臣往賑
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錢芓
塞途人至相食盜起莫可制公受命講求時宜謂給
散銀米寔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

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
一局充發見銀市米為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千萬
衆盗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户部所發銀給粥兩
月饑莩稍蘇始定議米銀間月兼給人沾實惠甲申
春南京刑部主事今禮部侍郎桂公蕚以公及吏部
員外郎今少詹事方獻夫大禮疏録奏上下其議再
命遣官徵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
公疏乞終事尋以稱本生詔下趣公來事乃淂卒三
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
又疏休致以全臣節温旨褒答仍命吏部趣之入京
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誇公侵賑
濟銀者乞差官覆勘上遣近臣偕户部及法司會查
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趣催相望於道公不得已
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上疏乞宥學士豐
熙等未許仍趣至京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為人後者
為之子謂今上宜考孝宗母昭聖太后稱本生為叔
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疑公及今兵部
侍郎張公璁少詹事霍公韜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

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尊號宜具定以稱
庶合古經禮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上下公等及
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
如公等言合疏以請大禮始告成為公謂禮成之後
宜圖新政以答人望乃疏列十二事皆指陳時政闕
犯忌諱言人所不敢言者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
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乃出視事乙酉大同五堡軍殺
殺參將及撫臣又奪總戎印并令旗焚之赦死罪將
官朱振於獄求立為帥朝廷權授振總兵以紓其亂
因命禮部鑄新印給振公疏以唐藩鎮之禍為鑑宜
追究原印不宜輕給與執事意忤衛之署丞何淵奏
獻帝宜附太廟公引漢宣帝故事請於南城北建禰
廟奏可乃定世廟之議修憲皇帝實録命公為監修
官公上所修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降手勅加太
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書於天下梓
行之公又疏辭加官不允丙戌二月會試為知貢舉
官廷試充提調官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
具疏辭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蔬來問疾又賜

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寔錄成進少師兼勅如故賜
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做宋郊祀覃恩之典
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疏舉禮
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重修大禮全書以公為
總裁公立朝僅二歲有餘所賜賚白金文綺者十一
賜宴禮部者四賜文獻通考敕一歲獻皇帝宸翰及
遣中官齎酒米蔬肉來問疾者各三賜詩者一又賜
三代誥命贈曾祖祖父父俱少保兼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乞休荷溫旨褒
答十有四日望勿藥將用之內閣典機務而公不可
起矣比屬纊時呼弟修撰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
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愧工若問遺言
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於取舍而
已語畢而逝公生天順辛巳四月五日壽六十有七
配張氏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即中次恕蚤卒次和詹
國子生女二長適順天府推官譚閣次適御史陳講
男孫三俱幼公孝友天至有弟四人詩與記先卒撫
諸孤如己子次即修撰次承擧進士為給事中實公

誨之於成公讀書信道學求理性窮探若索務窺蘊
奧居常以畀自收之義之所在則勇往直前無忌避
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坐析紛則盡其
明辨衆莫能奪取與一介不苟門庭如水然不以是
自肖且以先人跡其行履素乎於人作官所至聲聞
籍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其名官至侍郎尚書計
日可得而直以議禮之既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
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
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所同然者矣初桂
公疏工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將忤衆得罪公不肯以
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既還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
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
曰工命若是公不去恐不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
心既擇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
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月所建明樹
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過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
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
惟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擧

劘心得予應要其終卒歸予正當風春撞衆忤公以
定士有從致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
弗習如跳地弗視群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狥惟
權度在己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
能長其目不奪心之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自
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鑒斯亡曷顯我忠曷遂
我良辭以誄之公維殁有耿光猶行易名無忝文襄

明榮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墓
誌銘　　　　　　　　　　　　　　　　　明　楊一清

今皇帝嗣位之初勅名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
林公於其家尋以廷薦陞工部尚書公具疏辭溫詔
褒答不允又與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
公強就道既而改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再荷溫
旨不允且趣其來以五月四日入京陛見上注視久
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
閱月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鴻臚諭意特免朝參在
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益迫上重違其志
從之加賜璽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三石歲
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聖恩過
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八月陛辭賜酒饌寶鏹以行
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並傾朝省相顧
慨嘆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具疏預辭
身後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士大夫
每遇莆人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為世重輕越
三年丁亥病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

保養聖躬蔭衍皇儲及再辭卹典遣其仲子適上之
比屬纊呼伯子達授遺言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
五十金毋煩官府壹絕猶強作聲曰聖躬曰皇儲不
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訃聞於朝搢紳交相
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達以書授適告哀于予曰先
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託匪公曷賴予
因憶宏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
死者當為銘誌言無食予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
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俊名待用字見素其號世
為莆人出唐九牧邵州判史蘊後國朝有為寧國教
諭者諱克稱晉儒公高祖也曾祖諱豫祖諱宗號敬
齋為揚州教授亦師儒父諱元旭號鞠莊母黃氏以
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
公生秀朗比就外傅穎敏異常兒年十六即善屬詞
岳家泉先生時為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
母欲為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
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
生游心理學業專尚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

科舉業若不屑為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得進
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
文名世者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
不苛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
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
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
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憲廟怒不
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詔下獄
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
方得姚州判官嶽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
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朝陽
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
星變憲廟感悟遂後南部丁未孝宗踐祚廷臣交薦
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
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
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
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
民償逋負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

傚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盜礦贓銀四千餘兩
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為立生祠事之
土官爭印相讐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
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宏治辛亥用薦擢
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斂不敢犯禁止私饋
有忌之者又弗調吏部擬為延綏巡撫江西陜西左
右布政皆不報公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
報徑歸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為廣東
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
防頗弛公悉心經畫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
公並名請約都人化之有潛楊縉之風為陜西地震
水溢公疏援古人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
端國本時武廟在東宮謂宜預教因薦謝方石儲靜
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
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勅遣公往
巡視公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
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片紙

指示巨姓悉綸之餘孽稍稍解散巡撫更定約處稅
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成
寧藩祿糧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
莊公叔段吳王几杖為言時寧濠雖横未有逆萌每
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服適歷所至問民疾苦脩肖
元公狄梁公二祠丁母方夫人憂歸守制武宗嗣位
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旨起用吏部屢奏為右都御
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
士夫群疏於朝乞還公乃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
力辭俄丁覲莊公憂瑾竊柄蓄逆謀紳多被奇禍公
憂之忽有詔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藍鄢之寇
方劇公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而撫之忽報
賊將攻保寧巴縣即取道救之猝遇賊於華隴單輿
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福禍賊頓首伏地公曰
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溫兩溪盜賊夫
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
取將領等命斬以狥既而責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
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

戰皆捷賊衆披靡人畜死者枕藉溪溝渠塹多授首
捷聞降勅獎勵時兩川所在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
兵追剿凡戰皆捷擒斬動數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
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
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
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鄢餘冦復熾公督兵追勦賊
勢窮聽撫然猶狐疑計緩我師總制尚書洪公誘其
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勅獎勵晉公右都御史
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江津餘冦方四等狀合
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敗之擒斬尤多捷聞復
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
革其宣撫職既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
啓宣撫不宜復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
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朝廷擇取
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
韓文以脩復舊政意指所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忌
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科道
交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冦

復作矣癸酉甲戌予在吏部奏起公連薦南北掌院
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已卯寧庶人反科道交薦
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
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
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
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
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壞
天下公議時近倖寖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涖任命
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分陰且平
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宜輙
罷是時寺觀齋醮漸廣疏闢異端省不經之費畿輔
役多民困富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
體近倖家人私貿番貨勘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
究請托及營救者得旨仍沒官內監奏補匠役公謂
啓釁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內侍某罷擅一時
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事下刑部實緣內降取
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
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救正甚多而此舉士

論九伏之在仕途屢起累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
官皆不及滿考閑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
一善事則喜否則蹙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
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
直告鄉人有直曲不能平者待其一言無不媿感去
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疏蕭然若寒士深
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爲鄉邦表率至義所當舉又略
無靳惜鄉隣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
嫁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朞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
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一循家禮斟酌所遺雅與
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
難葺工墳墓而九牧之墓貲費尤多擇地重建邵州
忠烈祠割田以供族祀爲鄉先賢修祠立後尤好接
引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書非正
不讀作文上遡先秦追韓歐遺軌而本之六經一出
於正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
若有隱澀語久而咀嚼德然有餘味爲碑板流播遍
四方求者日踵接于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
梓行于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人長即達起進士
累官南京吏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范純仁云次
適以周郡庠生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男孫及南及
人女孫及士女十人公之生景泰壬申二月十日得
壽七十有六葬在某山其葬以某日事狀出兵部侍
郎山齋鄭君云詳且核摭而書之如此所未及者畧
之銘銘曰
何物浮屠蠧我民彝禍水浸淫孰障而支廬居大書
公唐退之川入悖險習亂成性招冀我馴兵之不靖
活我逮我公家忠定劉切旨奏丹青炳如一夫不獲
罪戾在予寀范希文唐陸敬輿不苟爲同不矯爲異
無人無我惟求其是忠信所孚斯人諒只反澆而淳
植儒以起後死有託謂我知己大書特書國有信史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峰陳先生墓誌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眉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眚哭既而母封太孺人張氏卒先生號哭寢地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曰吾而凡也抱疾樂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為之斂備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歎弔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遠揚為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越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恭先生塋配贈孺人鄭氏以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狀行群請之守帥言之巡撫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盖坊賜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其家始先生以孝廉為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建以布政使陳君珂薦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上溫旨諭受及是命三贖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陳為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與化衛總旗傳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為先生父父卒先生甫十四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憫其羸諭止遂翦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黃卒哭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朔黑副蒙重古行禮為子師會試道遇姐徒附之者幸在抵京師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昔去君者存何半入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賛畫卻贐金修禮陳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折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姆氏為類爭者愧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補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閑鮮為齋信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安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壯馬身若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書倡者予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先生再劾倡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供母外短床敝

帶不辨一致悵身治哇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盞
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适彭恚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
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
苴耳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璫亂政相對憂憤
至羅織重罰以忞毒士夫先生曰某僅有死耳予起
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恬領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
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愧予嘗評第物品
黃憲曾亭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
讓焉厲者謂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
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識先生諸生韓洪洞
問蕭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生對韓曰以蕭再指
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相信尤深每晤言躁
慮消熄宿疾爲頓愈先生亦惟予言獨契嗚呼由今
其淺斯人耶予既誌其壙又銘其墓其先生私耶張
壽八十九先生壽五十八墓五竈封孺人蔣及余壽
丘預爲銘曰
化樞物冶陶靈範精光氣之會公得其清星炯日章
後先輝映迨宋宗儒于斯爲盛公有正悟意往神趨
靜存動克一真自如控窮記聞亦敏則有探幽索微
元家誰支世局斯下邪論崩湍始風聿還亦允斯觀

明故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楊循吉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工起南京太僕寺寺丞文公於
家以為溫州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
舟赴任至之日首擇繁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
豪強咸尊於令設施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
丕厚益一年而政化茂行竟用己未六月乙未卒於
官年五十有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別為奏議
三卷鄉瑯漫抄一卷嗚呼偉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
衡山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
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開
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添龍功授荊州左護衛千戶
曾祖定聰從其兄兵中署散騎舍人始徙浙而祖惠
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淶水教諭贈太僕寺丞母
陳氏贈安人繼母閻氏呂氏呂以貽恩封太安人公
舉成化壬辰進士宮保尹公方典銓除令數人獨以
公為永嘉曰此吾所知能作繁者也公其時英敏精
悍尤銳于治每聽政必闢門縱人入觀環前後無禁
剖決神異輒傳為故事有黃堅者事李中監為暴於
境工率不能制公設策捕而斃之獄衆稱快者數郡
名遂藉藉他所為梗草皆類是於是旌為浙令第一
而知者咸期以大用父喪解職起服再知博平邑小
無事惟以勸農訓士為業人甚宜之而抗悍權要猶
向風益勵鑿渠建學繼居弗及亦是有勞可書乙巳
以積名選朝衆咸議公必為御史當磊落有所為或
曰斯人在小官尚剛訐如是況列之臺端乎竟補南
京太僕寺丞太僕政久弛需報部內吏皆驕不奉法
公為奏按其數人遂著為令得提問官吏其後又以
留都教場將官不當換官馬又不送烙凡劾大小把
總等四十餘人皆抵罪而辭有所連不少借槩為之
清公盡心為事深究其法以必欲報國自效為己任
曰吾言幸聽其可有見而弗獻遂調叙古今事宜論
畜牧之計上馬策三篇冀其道行初兵部尚書馬公
嘗延公問邊略公辭以未習因請論馬遂以謨重至
是踵下即識其使者繳公為之會公尋以移疾歸歸
凡六年不起而溫人以其永嘉之政思得公甚故朝

廷以為守其民喜若獲父母窮山谷皆提携出迎惟
恐後而不得見溫多訟多盜俗尚鬼好溺女公悉為
科條處分莫不備善郡獄屢空境之暴無一敢肆民
生女皆育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又作族範訓其民
而導以化本溫用是清謐禾生駢穗其在郡凡連上
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已之事中一疏以災異自劾
求退而論鎮守剝民尤切百姓益敬事公無敢欺而
公思歸日甚將圖潜遁人輙知之閉其城不得行乃
留視事以迄於歿然而禱疾哭哀溫之人亦於公無
發禮焉公博通當世之故遇事敢言以獻替為心上
初即位大廷讜論公適朝京師遂進聖政十事畢輸
所學皆本諸經術立議醇正得匡盃之美其在博平
又論邑內德府賜田子粒謂官校徵收不便極陳利
病已付有司自具以納既上或傍懼嘿指疑事巨料
公不卹卒從所請其大欲焉公嘗曰為吏而無是明
其何以職益其志存忠愛固天性然也公為人雅喜
交遊其於官無所不可為而尤事持廉臨終或請所
囑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何復言人謂公愕愕不
撓至沒猶壯滋可歎惜云公配祈氏先卒贈安人後
配吳氏封安人而仲弟森以進士令郟城且顯於時
子男三人奎璧供縣學生次室尚幼孫男三人孫女
三人奎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吳縣梅灣之
原乃以狀來俾銘以志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劉大欲氣孔盈包絡洙泗
知權守經忠慧自許久惟卯禎公才既優仍篤政理
連宰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入
納于仁軌帝寵休嘉式還之朝俾職廐圉大閑于郊
以咸四夷國武光昭司馬曰賢拜疏以篤含猶來歸
處晦用宴山有芳槃道在居息溫人謳思僉異公出
天子有命往恢故績德風載揚爰徵治實赫焉方隆
胡頒之亟有墓於梅來旋翩翩既耕有田斯菲其旋
何以世之重光永延刻銘茲石用貿幽元

墓誌銘三

明二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諡文恪月湖先生楊公墓誌銘

羅欽順

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蓋往往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薛文清公崇仁吳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蘭谿章文懿公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然者也文恪公之學開端用力得之其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先生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淵源固有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反約則公所自得為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議論篇章之著述政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乃今已矣公諱廉字方震號月湖一號畏軒姓楊氏世家豐城邑中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父諱崇仕終永州知府復菴其號也以公貴祖父俱贈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某氏妣劉氏俱贈夫人公自幼穎悟過人成化丁酉以邑庠生中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丙辰內艱服闋改刑科戊午以便養請改南京兵科初留後湖黃冊即奏行清查法請與戶

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察戶籍無不實者兵部議瞻洪武永樂年間冊公奏言年遠冊或不完纂之天下姦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晾從之公忘切臣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韙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謗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為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亟奏乞叙復他所論薦如周英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皆有時名屢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又兩因邊鎮有警陳言備禦數事朝廷采用幾盡又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革裔教未用識者惜之庚申陞南京光祿少卿嘗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其說尤備間考湖藩鄉試得士為多丁卯陞南京太僕少卿俄遭外艱服除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前此軍民投狀或寢不行公謂政主於通不宜任情行止悉分送所司仍存其底備考壬申冬陞順天府尹屬醜虜犯邊命將出師者再所須車輛約費銀千兩公以水旱連年根本宜慮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通運所餘銀以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省量入貲為賑濟備民甚賴之慮各屬巧取民財每歲辦創作底簿具載其都數撒數使上下通曉無能為弊凡徵稅則例鄉飲義節悉加裁定遇鄉會二試所需悉從官給盡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幾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解既便且絕侵欺昌平縣以歲辦不前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均車輛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釐各官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當撥補之法使不得影射皆著為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用及是見其施設優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乙亥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祀論巡遊語皆切至駕臨舊都即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謁太廟皆得俞旨今上登極用廷薦陞尚書

首進太學衍義節畧有旨褒答又申論大禮以堅上意諸卿佐皆附名焉前後凡八疏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所請賜勅給驛月廩輿夫皆從優典公歸則取勅中語扁其堂曰頤保杜門却掃縉紳益歸重焉乙酉三月十三日以疾卒於正寢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巡撫都御史陳公洪謨以聞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贈謚文恪遣官諭祭者再并治塋域以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塟邑東銅湖之原東向公配贈夫人陳氏前卒至是遷祔子男三長畋邑庠生次攽陝州判官俱貳室陳出次敔邑庠生女一適國子生丁森俱貳室黄出孫男一女四公事親篤於養志間嘗移禄以具甘旨其自奉蓋甚薄也敬事伯父友愛諸弟姪始終無間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則言温氣和有足感發人者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意士有同郡者數輩病於逆旅日往存問或不禄殯斂皆親涖之自初下第歸及仕且顯從遊者日益衆每講説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乃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剳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所述有新增河洛淵源録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啓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朝名臣言行録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録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絶句白沙定山詩星畧算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録凡二十餘種初公疾且甚遺言諸子銘我必羅整菴及卜塟得日甚迫至是其季敔始克以公命來告欽順於公有世契交久逾厚其敢以淺陋弗稱辭行狀乃公門人孫荆州存所述既詳且信是誠得所據矣惜不能盡書也銘曰

學以為己惟明與誠惟聖有謨詒我程明必無疑誠必無僞仰止聖賢庶幾可至卓哉文恪博及群書既采其蘊爰攟其樞篤信力行隠顯一視有煒其光文章政事事君惟敬非道弗陳臨民惟簡小大歸仁典禮留都公則既老嚋不知公用公不早平生著述其書滿家衛道之嚴毫釐敢差生為醇儒没承顯謚元室有銘徵於百世

凌溪先生墓誌銘

明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參政凌溪先生卒於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庄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來弔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生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其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溪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耶夫人者顧子誄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

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聰賦以見志而力殫於淵學於是飫醇探𩟐程猷經用噴英擷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麟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并奮競騁吳楚之間欻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溪等古文詞愈忌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於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溪剸棼斷錯乃顧亨於官而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意州郡史必難乃凌溪為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溪闢正學院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輿妥未聞也及凌溪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溪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多憎口恨不即穽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參政卒罷去凌溪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耶夫娥眉胎禍才美秧毀順往逆來孰(?)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溪胥沒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溪生

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醫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溪廓落易直憒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億億伈伈者道哉退研精肶推訂律歷運數讐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横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大命中奪齎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耶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氣絶斯病内生之否耶噫嗟嗟悲乎悲乎凌溪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於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甞與修英廟實録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溪面咨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於吴爲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昻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溪娶於陶亦封安人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

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溪子墳

原缺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墓誌銘

明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卒於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於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於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之悴毋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貫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爲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已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叅政敭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力致青雲巨才洪識卓越倫輩而氷蘗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貧邪

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娶而公主客時番人有踰請
者業賂鈎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僉名番
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出且聲其事
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兢如少時
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遺淑人李雜諸
薪手爨之故自爲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先是
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監閹干政妖僧蠱惑
援庇憸壬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
伊傅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入宮
禁秘密上為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擬
升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孝
宗即位乃有延安之命邉都瘠耗習猾而俗喬公至
立規畫固扃鑰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采
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横招流逸墾
荒閒賓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
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
郡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公涖郡復者十六七
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縣

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耶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
鞍値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
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悳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
誠好貧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窘意公
聞之必闕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殺人事
者公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而外
容剖大决疑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
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氣自郎署時定矣在郡
七年擢四川右參政宏治丙辰監營壽王宮於保寧
役者數萬人費歛而力舒戊午逆申王於境民無擾
者人稱之公行部句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
曲銑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常如松茂
得暈疾久弗愈己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
出於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蜀黍蔬糲文錦布緼
輪奐蓬茅器無飾銀服無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溉
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瑩聰明長存
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
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耶

嗚呼傷哉公生子三長南祭酒也次鈜次鈇女亦三長適丁璽千户次適賈澤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次涌次津女六長聘樊剛錦衣衛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泉女一公卒之明年月日葬彪澗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

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翼井渫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實妥公玆域聚靈發祥虎變鸞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高處士合葬誌銘　明　李夢陽

高處士者大梁人也名瑾字彦節年六十八歲正德四年二月五日而卒葬鄭門塋矣後十有二年爲正德辛巳而其配侯氏亦卒以明年正月廿七日啓處士竁合焉侯氏少其夫二歲卒之年七十八矣生二男子長曰珣東明縣丞擢知黟縣又知東光次曰璐從弟提哉之二女子一歸周鏞驛丞一歸陸澍典膳珣生三男子長曰爵次曰仲嗣縣學生次曰叔嗣舉人璐一男子曰愛李子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誦其言未嘗不酸心流涕也蓋重傷時俗之偷云夫惑贋成真溺華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也乃人見藝材辯博豪縱赫霍輒歛譽慕效稱賢或峩冠飛纓氣使風唱則又嗟羨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悃朴自脩力田飭行之夫闇汐無聞不見禮於華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乃余今幸知高處士處士固闇汐人也夷考其行則孝弟儉直者也少事毋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或道旁伺顔色蚤猶事

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然不務衆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負欠劄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處士不較也珣丞東明也强逆處士官邸戲顏曰吾自不入公府今公府居耶會舊令代之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孰視之已而曰君似弗如也令嘆服其直人又言處士家居里巷子弟見之爲起拜肅立僮僕假借不復闘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亦足為淳風矣侯氏者岩之女也事姑猶夫事母事二嫂猶夫事二兄嫂之子提殺璐也侯與處士計曰吾尚奈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以百金詣處士謝處士不受詣侯謝侯亦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君子謂夫婦者足爲媲德騈美者矣而顧咸閭汾間閭弗彰吁足傷已足傷已珣之知東光也亦强逆侯侯弗往曰汝父不恬公府吾獨能跋涉就汝也人言侯即光親戚子弟罕得見其面禮婦人問答不踰閾出則擁蔽其面殆斯之類也夫叔嗣曰吾先酒上人也高皇帝定天下也立幟以定民曰赤幟軍白幟民曰義者傳白幟遂徙大梁從民義生一子九九生一子清清娶李氏生三子聰讓處士銘曰

墨不能朱石不能糜松柏冬榮厥操詎移居約履虀驗東觀頤我躓彼蹶彼昭我晦匪財而富匪爵而貴蹈貞服朴是曰民良高恰布衣孝弟直方閭里起敬閭人贊襄臧獲循循子孫赫昌今之梁孟考世莫識不有白季孰知冀缺不有景升孰欽龐德我言匪蕪徵此銘石

濦亭先生墓誌銘

明 李夢陽

先生姓徐氏郾城人也名聰字聞博嘗亭濦上於是稱濦亭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廉孝聞春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行彷徨叢薄間遇櫻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笋氷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蚊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爲諸生攻文文又弗第也乃以貢爲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之西也嘗往來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能道訓導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嘆曰吾不試故藝向使渠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養内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邃其思抑揚以慮其志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憮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翕而從翻然而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行矣於是構齋植竹我冠委裾講唐虞周孔之緒而乾州學會官缺檄訓導往攝之久之而乾之徒猶其徒也於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才醴泉飢錢参政若出帑金千檄訓導賑之或謂錢奚捨縣而任學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飢婦有剝齧食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使之不飢而能使之不齧乎非情也夫剝齧救斃耳而今磔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導謂其才乃使攝其縣事縣以之治於是豪人懼歸我侵田於學志行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哂曰子謂我兀兀腐夫耶其亭濦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説先生顧益篤即大寒暑罔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至遇經生學子則顧繾綣竟日李子曰予之南也嘗度濦矣於是又獲知濦亭先生云而濦上人蓋至今稱恭儉鯁直篤行耽學必首先生先生宣德乙卯三月廿七日生卒正德辛乙九月一日年八十七歲娶陳氏義士陳某女先卒繼甘氏壽官甘鍾女年五十三歲亦先卒甘生徐固舉人女聘舉人趙應式卒側室趙氏生徐確女適袁冐卒徐生曰於乎吾父幸有聞抑孰知吾母者母貞懿寡言起家勤矣追孝遠矣逮下惠矣迻路瘁矣然

弗壽弗貴矣抑孰知毋者按徐氏諱保國初始從鄢城城西三四里許其世墓也以正德年月日葬灧亭先生於墓而二配合銘曰

梗楠在山匠氏之恥和璞終韞玉人其鄙囊穎彼脫乃欲乃歸劃耀刮垢鈎賾探微約之身挾其文以遐其嗣人先民哉

參議韓五泉墓誌

明　王九思

五泉子者姓韓諱邦靖字汝慶朝邑縣人也自稱五泉子父曰蓮峰先生諱紹宗仕爲按察副使母恭人閻氏蓋宏治戊申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五泉子五泉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首四歲而通孝經小學五歲而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蓮峰先生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而通舉子業十四歲而舉於鄉二十一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武功康德涵愛其才推爲庶吉士不果明年已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官官不爲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給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預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我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預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監收黑窑廠主廠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柰何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去矣

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於商爲羨餘以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抽抽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幕易與耳又奏議以爲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五泉子固不與金劉太監怒久知其爲人不怒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其近倖索抽分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五泉子五泉子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頼以無事壬申春南北畿內河南山東諸郡盜起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下者次不及五泉子部尚書知五泉子素勇可使數目五泉子五泉子毅然請行後亦天祐幸不害比歸遷員外郎都水司出奉部檄清查直隸山陜諸路歷年班匠銀兩既見其民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宫災竟罷可而天子於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五泉子歸止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臣竊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群憸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薦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宫災陛下下詔求言在位群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指陳略盡天下之人皆以爲天心仁愛啓祐聖衷必將延覽聽納革既往之愆圖維新之化澤潤生民永昌社稷在此一舉不意陛下徒事虚文不修寔政凡諸過舉仍遵往轍臣工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黄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驚然沮喪以爲陛下遭此大異因循恬安尚復如此陛下無悔悟之期天下無治安之日渙散支離不可收結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下尚不可況使之離哉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揺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摶沙之喻臣每念及此寔懷隱憂伏望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疏采擇施行將前後言事得罪之人并

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既散之心心還將來之福
澤天下國家不勝慶幸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
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得奪官爲民其後御
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徐君之鸞皆奏起用皆不
果辛巳秋今上即位起爲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於
是感激奮勵單車就道芟奸平獄權豪斂跡然分守
道故無印由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
防不報是時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
諸衛軍士奪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家占種
乃前後上疏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叛戮人相食又
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
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柰何
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
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復抗疏論列累
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鳳經略邊務嘗奏書薦之而
曰臣見左叅議邦靖顏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
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身率士裨補治道巡撫
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果

五泉子慮其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於是都御史張
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
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即行御史朱君
寔昌奏書薦之而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友君節
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苑洛子也吏
部具奏上報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
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爲泣下而嘉靖癸
未二月初十日抵家於是謁孔子廟揖縣令拜先塋
牲見於祠堂稱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
乃十八日病損食不豫洛子爲迎醫甚衆乃愈益病
四月初十日衣冠如平生呼苑洛子曰我其逝矣十
九日必大雷雨即爲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
月二十一日我強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雷
雨苑洛子爲正冠然已不能語而搖首苑洛子泣曰
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又二十日而苑洛子復問曰
歸在明日乎不應苑洛子痛哭曰吾弟力不支矣又
首之已而果卒距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連峯先生病
寢處其側者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

君邦彥及苑洛子及處其弟國子君邦姻婭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告之益又嘗爲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孝友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己之廉食用之儉細行之必矜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書者不具書其在浙得代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屆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此又人所難能者書之以爲世法

徐昌國墓誌銘

明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子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勞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蠅黽以夜出涼風至而元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鴟梟怪嬻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弊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元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

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儒釋昌國喜馳騁肯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廼曰吾衆黜吾昔而遊心高元塞兊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甋甋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黙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𡏖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我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内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又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乎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説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録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邱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乃謝棄

肬淳始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
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禎礪
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世曷考斯誌

西河散人墓誌銘

明　韓邦奇

西河散人郭守道自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極之
表滌落之淵舉萬物莫得而拘焉乾坤不得覆載我
日月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霑濡我四時不得寒燠
我陰陽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真歸諸大源莫容
莫破莫得而名焉又其次爵祿不能維繫我貨利不
能引誘我功名不能羈絆我寵遇橫逆不能感激我
若千仞之鳳萬里之鵬飛翔扶搖于天衢之外人孰
得而攀之散之義大矣守道自號也何居考其言論
幾於窺次散之意乎守道天資異越胷襟脫落觀其
外循循乎若無懷氏葛天氏之民也叩其中其莊南
華列元洞之儔歟郭氏關之大族祖父以來中衰矣
守道裕然自適若無不足者既老猶不長尺寸初里
人以守道之能能大郭氏者勸之營産業爲妻子計
守道曰法聞之斯世羈棲之宅也夫婦偶合之情也
兒女邂逅之恩也吾身性真之主也夫羈棲者至暫
也性真者至重也偶合之情邂逅之恩至輕也夫營
全於至暫之寓者愚哉至重以趨至輕者惑哉而能

智亦安敢愚法弗能惑亦安敢惑法不敢愚且惑故不敢勞勞然以傷吾真也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為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為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有司兩舉鄉飲皆不就或謂之曰鄉飲禮法之所在也深衣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之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異乎吾之撰夫禮法者性之縲絏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之陷穽也若之何而被縲絏荷桎梏自陷於陷穽之中歟初張居士王伯利者閭之善士也中興二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謂守道曰郭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其有乎守道曰然顧法無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己避己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能不妬能不避也法焉有度心寔好之矣一日與鄉老泛舟而觴一叟潸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乎流水之無盡吾生之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於斯固若是之蕩蕩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幾歸固若是之蕩蕩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如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往者過來者續叟見水之無盡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續也焉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同一體也又何羨於彼乎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久客於外而得返鄉園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十三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朝邑大慶關人配張氏子男二長侃起家幾萬金秦府典膳闗雖幾千家莫侃並焉娶趙氏繼娶張氏次爵克佐侃守業娶王氏女一適李倫先卒孫男五孫女七侃之子希孟娶滿希閔聘張氏一適商人樊會一適商人王廷禄一適庠生韓邦達一適商人楊禹爵之子希會娶衛氏希冉聘王氏希顔未聘一適秦府典膳姚本源一適商人何騰一幼未字銘曰

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勺之土天無呼吸之氣江河巍巍而高泰華滔滔而逝晝昏昏而夜昭昭象兩翼而鶴兩茧茫茫宇宙孰生孰死載觀斯言亦散之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許公墓誌銘　明　景暘

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崖姓許氏河南靈寶人系出周文叔至隋楚州刺史法光生唐譙國公紹紹生圉師為左相圉師生力士洛州長史力士生欽寂欽寂生輔乾海東慰勞使輔乾生經同州刺史因家同州經生亢一亢一生田田生承宣宋給事中承宣生待用國子博士待用生巨圭舉進士巨圭生宗都官員外郎宗生才舉進士贈少傅才生簡端明殿學士簡生東遷長安東生祥祥生佐金大定中進士佐生炳軍千户炳生威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秀麗遂卜居梁村焉威生本本生玉俱百户玉生五五生九九娶何氏生仕信仕信娶同邑禮部員外郎陳晟女生實實娶焦氏生安定教諭娶何氏實生公十歲隨教諭公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按治甘肅俱克樹風裁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御史強珍劾之直誣奏珍建入獄公具疏劾直留中不出人多危公已

而得旨珍諂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摘發直暇
煉之獄憲廟是之遂禁緝防官校直怒公竟以章疏
字訛中之杖於朝幾殆壬申擢山東按察副使為鄉
試監臨官同事者欲私一貴介公堅不可乃止東昌
武弁子懷金歸與所厚生過飲於酒家暮散武弁子
被殺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拷掠即誣伏公知其寃
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意必易貨忽通名邑
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歷見酒家以殺之次三
日易布數疋一鞫即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人以為
神明焉其他類此者甚多宏治戊申遷廣西按察使
未幾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屢條陳邊
事上多從之武邑王聰泒兗縱不檢公奏黜為庶人
太監石巖貪暴公劾之巖銜公誣公擅用旗幟謫袁州
知府甲寅遷陜西按察使時北虜大寇甘凉以公為
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處置得宜屢有斬獲邊陲
遂安哈密舊為羈縻滿屬捍禦西戎與土魯番搆
隙其酋牙蘭逐忠順王陜巴而據其城池為患幾二
十年公遣人於罕東赤斤等處宣布恩威時加犒賚

得其歡心爭為用命乃統官軍至肅州命副總兵彭
清出嘉峪關調赤斤罕東等處兵馬聲援直抵哈密
克復故城城破之日城中土人為牙蘭脅從者八百
人聞兵至懼誅登高臺不下公開諭之始下當時有欲
屠之以圖功者公不從卒得全活丙辰遷右副都御
史巡撫陜西丁巳年召為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賜
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考皆如其官贈祖妣妣配張
氏封繼高氏俱為淑人蔭孫一人為國子生刑部主
事鄭嶽無罪下獄公為疏雪之彗星見公與周司徒
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糜費等事庚申北虜寇大
同上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事法令嚴峻
忤權貴竟坐奏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公歸築東崖
精舍遊息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薦凡四十
餘疏正德乙丑乃起公未行改兵部左侍郎提督京
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賜蟒衣上疏勸上勤學問戒
游逸上嘉納之每於團營操練必指授方略而南北
各邊事機處置周悉凡權貴請託多執不從改吏部
尚書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賊

瑾吏政與公不協誣以他事令致仕久之又令冠帶閑住庚午八月十八日辛於正寢斂時聞空中有聲如雷先是有流火入宅蓋不偶也享年七十有四賊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遣官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配張氏邑處士張本女有賢行先卒繼配高氏側室翟氏子男八曰諂張出舉人早卒曰詔給事中改檢討出爲全州判官曰讚御史改編脩出爲臨淄知縣曰記曰詩邑庠生曰詞曰論俱高出曰誌翟出女三一適浙江按察司僉事楊惟康一適生員晋曰利一適國子生趙祚孫男七曰佺曰備曰佩曰脩曰偕曰位孫女二公器宇魁梧賦性端方肆力經史作詩文春容典雅性至孝嘗承教諭公庭訓撻破指甲後每舉指輙感泣不已事二兄敬愛兼至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甚惡貪婪歷官垂四十年氷蘗之聲始於一節議者謂公剛方正大縉紳選儔其邊功類韓琦明斷包拯立朝大節貶黜不屈類唐介晚年退而不用用而未究人以爲歎然祿位名壽妻備子孫蕃衍科第不乏天之所以報公者未有艾也所著有東崖集憲臺議平番始末諸作正德辛未某月某日葬於邑城南石嘴山北麓狀其行者禮部侍郎李公遜學也銘曰

於維我公爲國元老維文維哲星麗於昊維正維直蕩蕩周道功在邊陲西北用保勇茹強禦鬼域爰掃知洞幽晦煩究以澡名蓋區宇既推孔好志薄層霄氣畀峰嘌我公之生嵩邙河洛寔不爰寶我公之殁詎曰物化騎箕天表石山之麓實維公兆佳氣鬱鬱山水環抱蔭玆後昆萬世斯紹

改齋王君墓誌銘　　明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於位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太宜人命以季弟恕次子東為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居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尼塋故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聞於官卜吉縣東之蹊徑祔於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竢胡孺人孺人泣謂恕曰而兄所與遊率海內豪傑然其密通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恕致其詞甚哀相與淚潸潸下志曰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於吉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從太和自宋户部侍郎知諫院諱贊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穎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王以擬其德考諱俅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愚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於鄉是時豪興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於座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塋祭不愆於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才所不能悅文以美辭而眩是非吾心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脩時有倖進爲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怵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為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大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闢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壽寧藩變作事業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

自遠請業益盛隨材曲就語疊疊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塋有水患得請改塟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驚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洟涕泣者配廬陵胡氏其父大學生宗大選於諸生而歸之專一而順協相以濟常置側室竟無子有女二長適同邑張司空之孫庠生律次未字今適鄉進士劉教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於世世衰學湮性性逐時好以羊咼自飫其崛起者分門標榜臨深谷以為高而無欲之要大公順應之學直蹴蹜而莫之任若改齋所立加人一等矣而孳孳親師友如弗及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實復趨小瀛與甘泉湛公切磋所謂動靜兩忘者將融而一之以究大業以益之不敏方約卧雲王華玩月武功以盡償所願大命不永甫四十有四悲夫天之不相斯文也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嗇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飄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遒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毋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恨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為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俎豆胡戀戀於兒女子今果詞學宮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昆山玉涇野呂公敘曰聞過而喜以季路欲寡未能似遽伯玉世以為確論銘曰

玉有時燬松有時剪維路維遠百年其顯以忠樹孝永安於茲竁

楊蠏先生墓誌　明　李元陽

楊蠏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為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語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屣出户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研滴既乾欲下取水研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為孝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為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為傭以營葬塋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人見無恙不之信以為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自稱名曰楊蠏先生今日事總了也家人驚呼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殯於伊川祖塋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温公二程橫渠四先生在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理何居豈欲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堯攀龍舜冲舉顧非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為之立傳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繼盛墓誌銘

明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蔭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之諸城尋遷南京户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卿嚴嵩十罪五姦請詔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謗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甕碗割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顔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

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絶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若之狀宜猶在心目自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是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夫其道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言潤䟽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　詔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從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年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摭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狀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必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

定羣姦斷减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贋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户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明　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逆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逆殃爲不齊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爲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爲户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榷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蒿目怛表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爲東南西北之行亦事之所

不能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爲户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最後榷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如置玉湼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非衣糲食挾冊吟誦不安囂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拾慎操術卓然必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爲求死也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譴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圉患至禍及必能以身徇職不苟免以辜其身此予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名天佐字字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爲子上疏逮杖之日爲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爲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斂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予曰不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瑔以狀委余曰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市之理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予惟唐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言厎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狐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

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明故滁州判官龍北山墓誌銘　明　羅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父北山聞先生之風因履祥以見顧執事終身翁為人跌宕慷慨喜交遊大起庭宇常歌舞歓燕為豪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丸轉機發莫能相亂貌清吉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為軍門參謀偈之巡視閩中至豊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寔贊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偽符疑兵緩之然濠諜四出諸群士人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寄授方畧親信義子劉爰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為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以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亦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歴蓋紀寔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為大足丞既致仕遥授直隷滁州判官任廕一子為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為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寔益張翁不為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給己陰持两端擁衆二萬人投降賁來覲霧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寛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屬聲屬意態閑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俯首献欵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構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詭辭欵凶逺傾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譓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重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為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為永新人

銘曰方致遴乘指驪爲黃壚車躡服孰辨駑良芳草懷人知己病士千載一時才機畢試欲施後世必附青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明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惘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怙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具自信之難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而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

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縷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言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爲刑部某司主事以才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搆先生罷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與之接不待叩其學而知其浮游埃壒之外其行已素峻潔表裡皎然一無緇好惡無所假借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而當世咸共惜之先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吾不愧此心耳先生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　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蕙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塟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寫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言中則虛實動靜貫之矣言致虛則遺乎實矣言守靜則遺乎動矣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虛靜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

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元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户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静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黙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文選司郎中東城林君墓誌銘

明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教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贓乎其外獧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脩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讓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闊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訃於朝朝之士群奔走弔哭訃於鄉鄉之群奔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君之卒也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家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塋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籌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有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

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帷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硃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錮殊相猜抵君色温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絶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所出

部則偏走剌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榻且住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絶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黜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惀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毅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矣王君汝中濩落而君小心周慎晝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又自病其毀譽諸根未能銷伏未能徹諸障礙怱怱以諮王君其書札往來者七八其面諭者不記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

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而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其讓善多此類而黎君爲泰州守者故令如皋雅慕君如是搆安定書院以延君以胡安定先生其鄉人也君至如皋爲諸生陳安定之教經義治事

合一之說君既以行誼表鄉曲又津津善論人無幾微倦色泰與如皋及旁邑之士多因君風起者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中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趍趄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愍乞

留之更得調承平內郡二若其一遠嫉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愼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進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於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

君受稗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競競砥行曹黜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痵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沐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既歸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聘某氏女一嫁王

用賓孫男一女一塋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某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舉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嘆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辭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觭大心之届如彼日月光照四埀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賁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睃睃妹妹不其淺而我顧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

明 王世貞

當先皇帝己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錬繇清豐令入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鉦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余私心異之而亡何鹵闌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鹵獲我中貴人爲謾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犯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群臣計即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鹵所謂貢者也即彼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内帑饗士辭言若旌功臣鹵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霸嚅言吾姑寬鹵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建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大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自攝之曰大吏喋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大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

竟弔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鹵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偏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擣其隋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開言路有所誅進若將帥當事臣迎誅益入賄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償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數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即不死而苞苴日熾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謬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詔以公昔戚譁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從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

遣其子弟來從學中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聽爭為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愞避鹵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檄避兵人僇之以為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鹵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為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為爾公怒曰吾猶有宜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詔噲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

容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筴捕諸白蓮教通鹵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師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帳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殊死御史繼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凡言事者沈公冤始太白贈光祿少卿贈祭録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等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術亦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謫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有

恩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庭所狎客給事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嘗鹵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既謫保安而屬歲大祲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内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率相與爲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愺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即襄次袞次褒即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袞以稱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袞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爲國擊嵩不勝公從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熀熀者億百千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明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
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為雲間後
為江陵雲間善藏其用寵天下豪傑為之羽翼善因
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
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剗刈此猶坦腹蓄公之瀕死者
屢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
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上予謚文襄謚法因事有
功曰襄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既得請而務觀乃敢乞
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為洪洞人六世祖曰
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成生二二生亮亮生旺旺生
魁繕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於沈舉六子兄
捷南京僉都御史擬金吾衛千戶弟操才右軍都督
府經歷揀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苦學問攻經
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沉雄閎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
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
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穆宗為裕王出閤
講學居外府公為講官先生在閤道王目屬而心儀
之時人心洶洶王日懷叵測兩府雜居讒言肆出公
周旋邸中竭力盡心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
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
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
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
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
字賜之又書啟發宏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
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
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
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為也竟辭不就乙
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奇傑縱横傳誦海內六月
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
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
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
直房食用乘馬時方御膳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

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
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
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
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顧日輪一人詣
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
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為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
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
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
曰皇上違和正臣子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
此何心也葢以此激怒世皇為傾公計會世皇疾革
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
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
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
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
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
為之而皆為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
子視方略而盡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訾於身
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銷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

會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
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
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宣帝以親藩入繼時
尚殷富遂倍之今弟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
省二百萬矣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
大臣未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
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
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
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
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
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
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為民公以嫌故不敢出
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論
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
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
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
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穆皇驚問左右曰先
生病耶左右對曰病甚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

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袍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內閣兼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為忠以匡國為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愼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為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為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之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

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閫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虛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為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叅伍之資得旨報

可者為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㒧阻又何望於展蘊徙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徙以邊方為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即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凡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為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縣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　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邱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旨報可時尚甚詟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帥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卤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九人內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為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寢天下所共知今衆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祇問藩臬為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摺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榮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

今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為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入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法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如是特須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得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特設本省人皆稱便他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

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為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於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眞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裔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圍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關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者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

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
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公曰嘻誤矣
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
彼酋耳族滅何為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
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
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
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
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
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
以科臣貴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
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
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邑犯
人王寬吳瓊阿第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
一千有奇抵罪益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
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塋撫按奏曰沐昌祚政
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
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
廵故以挫沐為事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

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曹
弼安能為厓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聽
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逐其父且言撫按所
奏非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
北虜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
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甚愛其孫而老酋
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
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
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
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
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
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
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為虜用居板升領衆
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壁皆繪
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為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
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
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荅曰那吉是
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

榮罷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鷙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鬬志莫敢入耳遂投獄盡磔於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廷之議有如鼎沸動以求人講和為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計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敎留為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為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顧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又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若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若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答進馬謝恩吉

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獷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於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科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臣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塩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域晏如也虜既貪我則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為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群商又因而為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蓋

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旦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顧曰送我公承旨直至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為公奏得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闕門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御體漸復公具疏請上懲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皇太子一授公蓋遺詔也公泣奏曰受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扶公長號以出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諸先覽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

同事者逐以此用間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盡瞑逼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榜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毅王大成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稾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歷六年卒於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冤至今雪矣公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于萬歷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賓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杠楨楠槿榆樟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明　李夢陽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益廬陵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己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王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陜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邱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妁婚妁咸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妁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耶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為宏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陜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己未孝宗皇帝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勑命壬戌李子榷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毋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翠翹揭帔曳裾見焉其行于于也皙而傾瑱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皇帝上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咸美詞云明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矯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已已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使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舟河行值檣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腳打撞人落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下迴渦中舟突崕石時時礲於是左氏佈欲死計禁之登石免甲子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從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遇星子於是左氏自從於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泝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耶大襄汴奚殊矣且蘇門箕潁之間可盡謂非邱壑地哉李氏悟於是挈左氏歸歸

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
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
陰陽狀若流蘇垂綏夾耳提襻在上李子觀之哭愈
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
亡而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予學若官
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賓至今不
至矣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處用之具今器棄擲
弗收矣然又善檸損往醯醬塩豉弗乏也今不繼舊
矣鷄鴨牟豕時食今食弗時瘦矣妻在内無嘻嘻閙
予出即夜弗扃也門今扃内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
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感
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慨
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然
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
氏山下松檜栢擲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
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祀裏右嵩前穎左連具茨
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藏志防虞銘永處刻吾妻刻
又吾知吾妻於是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宮汝藏汝封亦既考終汝曰嘸約而修伸妍而
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廼竟
汝分生難汝分沒共汝墳萬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斯卬

名賢上

漢至明上

鮑出傳

東漢　魚　豢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

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于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晉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餘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

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入何在亮云在坐卿
但自覺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
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為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
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别駕巴邱令
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
佐吏竝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
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
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咨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
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
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
書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
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甞為刺史謝永别
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
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甞乘船遊行
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惟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
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
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伏正順而已門無雜賓甞會
神情獨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
卒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
無夸矜未甞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
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溫甞問君酒有何好而
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
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
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
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大常夔常問耽君
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
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
心謹按采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
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耳贊曰孔子稱進
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衛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
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
豈斯言謬乎

陶靖節傳

梁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羣任眞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録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見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先是顔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輙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郡將常候之直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

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較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之同志自以曾祖晋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袁友人傳

梁　江淹

友人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異才學亡不覽文章俶儻清贍出一旹任心觀書不為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磬如也常念蔭松柏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眉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衆之人者悉散以贈親其為節也如此數百年來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賞文獨絕於世也又撰晋史竒功未遂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啣杯酒而已嗟呼斯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唐　李　華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宜城縣華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產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抑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郎將投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　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為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爽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遂得解及盈珍與姚有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驅兵士殺留後以留己因發兵取宣州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懍懍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員外郎知揚州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推德輿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尋

轉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絶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真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元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若將易之毋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此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伍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辭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爲僕射行香時將庶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節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均所排改右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於黃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壻蘇強坐誅死強兄宏爲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宏有才行以其弟強坐誅死劉闢反誅宏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宏非陛下惜財之意因請宏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邪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

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己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言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使時蓄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索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遂追劉泰昕繇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旨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酏之郎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禦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問懷義數月憂卒燕重肝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肝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為己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商人歌之綿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太學生何蕃傳

唐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李紳傳　　唐　沈亞之　文粹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噣曰尔寧逆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我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入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効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李賀小傳

唐　李商隱　文粹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歘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圃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桑懌傳　　宋　歐陽修　文鑑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奸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它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死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殽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耳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獻俘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効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逃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

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受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盗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槀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

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狀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范景仁傳　　　宋　司馬光　文鑑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修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執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抃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便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為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與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杖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扶摘細微以塞職是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真宗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率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

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茲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茲言已入不可再他日可再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還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眾論詾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以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中直引進姦倖景仁上疏極論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

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强嗚呼歸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返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宋　司馬光　文鑑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元謨以將略顯而元則用儒術進元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將受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元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豫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

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
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
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
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
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
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
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貞外不殊俗故全
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
以待之言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無追汎如也則可
通謂姚義能文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
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
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
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
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
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
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
未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婚而論財裔賊之道
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為學乎又曰輕

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
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
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
善筮先人事而後爻彖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
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
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
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元謨仕宋至開府
儀同三司續其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
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
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
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
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以續經
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有
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
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
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耳何則其所稱朋友
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
德林李靖竇威房元齡杜如晦王珪魏徵叔達薛收

之徒考諸隋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
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
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
之知也福畤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
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
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
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
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没
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
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
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
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
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
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
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
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
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
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
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
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
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
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
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
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
焚詩書之方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
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
飾譚論汜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釋迦稱前生之因果
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
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也誰
哉此皆議論不合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
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
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
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
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
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述

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以補隋書之闕

徐復傳

宋 曾鞏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傳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内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門濩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益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嘉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歷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

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後來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旣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元授學者入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未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稷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旌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方山子傳

宋　蘇軾　文鑑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予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予所以至此者予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予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予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予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予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

無得而然哉予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汚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巢谷傳

宋　蘇轍　文鑑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

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日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料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隷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以是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裔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數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李伯淵奇節傳

元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伐故人僧洞然過容舍，因語及鄆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益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旨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為男子，與其徒沉湎於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於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摑元帥者，相與拜恩公，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秉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嘆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為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爪加額曰：惟以必中為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紿曰：丞相避援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強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乞事。顧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鞍。時伯淵驂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尚能語，曰：反為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摑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翌日，奔宋。恩公在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為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烏古孫

亭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殁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横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為難益責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於素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為國家所知况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糠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立君臣之義竟不墮冤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何長者傳　　元　胡長孺　文類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為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語顧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船篙師不十年羸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峙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甕為以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

屬為防海民義隷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屬二人
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户時方転漕東南供京師
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瀦水
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
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縻費重二人
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
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
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
巨艘大舶帆交蕃商中與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
商皆佩於虎金符為萬户千户累爵積貲氣意自得
敬德方布衣疏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為事勸瑄父子
毋嗜進厚臧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
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
既滿盈父子同時屠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
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　民施天水院橋
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即建天澤院為大釜甬炊調
食羹豊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
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費散徒敬德

素履為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
厭官為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為衰止敬德請
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
擇饑民得强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
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為次列堂廡下或溢出
門外道上相躡坐處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
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
去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三
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
念爭奮大呼毆擊入敬德詬其前亟拜爭者愧悔
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
聚遺骼枯骴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為粥如昨
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
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紺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
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
棄尸如山久莫為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商孫嘗
為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
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備急則如敬德

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秘其人既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廪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既謁贊道之陛由作階端笏屏息抑首傳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懽汝無子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退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門九賦星父記於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饑者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箄米作糗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糗使之北門賦糗西門飲以漿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為買薪蘇旦洗沐廣舍不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益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元　胡長孺　文類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錄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潁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廸功郎太母孺人父澤民治書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為相趙忠惠公為尹[illegible]公為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止中斗龍才才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群鳫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為鳫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

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事
移提學得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
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
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具
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為初澤民以妻
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永
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
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鬻
幣物女罔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妻母嫡子他子以為
庶母象於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
子不得毋薄乎此論也豈當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
妻之父徐公道陰伯謙甫母徵亦杭人產已去歸既
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已日始為齋
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鄉直寶章閣提點浙
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
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
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
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

無在者矣逢白髮媼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
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為兒時作伴侶嬉遊相
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
下我方盛年大識其語之為悽楚也亦弗問無州有
聞兩夫歸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諸鄰者百
十家獨老身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海濟江踰淮復
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聞昔年一夕舍永豐
縣禮賢鎮之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
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
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
名歲甫去老婦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
自知其為子為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
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
徵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
甚斗龍為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
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高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
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
日即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當死母老誰當養母

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蕃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荒荒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郎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為義山鄉鄰饑歲斵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初陽縣尹韋君碩所移事狀

廉之而於鋭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為孝弟忠信者心欲為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為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為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大邱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潁汭遺風餘嚮猶有在者哉

葉秀發傳　　明　宋濂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儉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為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恭之從其學者嵗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欲假他人之器以為门用之於己且惴惴焉不以為便况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妻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旰忘食閒自謂有所啓發得遏詹顧葉四子為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闕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黄二州桐城為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法降廸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寃上書訟於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議者不録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明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入有自桐城来者彌遠以秀發事為問其人歴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領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歎曰幾失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真州楊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繄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遷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為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距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来為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堤以祠焉

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遲同列來問疾整襟對坐悵悵以究心邊事為祝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惟遺書籍數篋敝衣一襲至無以為歛當屬纊時民亭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民疑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商險一節臨事惟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澤物之念則若饑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珤欲重其刑而速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織姦固失傷善亦豈得為哉善珤為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鬪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置於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澤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宵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歎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敓其財先遣游偵以覘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平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黑為白倒上為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從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謝翺傳

明　宋濂

謝翺字皋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行服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咨事參軍聲動閩楚閒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子陵臺孤絕十丈時天凉風急翺扶酒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閒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扶秘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託見翺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唯方韶卿吳子善寂親不翅兄弟愼收吾文及吾骨投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焘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翺子陵臺南以亡藁殉代石表之曰粤謝翺墓初翺以明友道衰盡吳越冊掛劒者思合同志士名作許劒錄勒諸石未就復為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游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

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録九卷餘傚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音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賛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容其身使其都重禄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决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按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耶吾聞諸任先生云

余左丞傳

明　宋濂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武威父沙喇藏卜官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恒游恒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絶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蝕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廖甲與何乙競田廖焚何廬舍何婦偶母子同死遂寘灰爐中誣之闕為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闕上之中書定為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為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别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譏還不合闕上牟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復召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厖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攸金道上勢如狼闕鞭

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怨闕在位知無不言言悄直無忌人勸闕少辟禍闕曰吾縱愚豈不知批逆鱗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迂澗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於道險費常倍闕命以為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闕每沉詞沮之會英傜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議之者闕揚言於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為方岳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賊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白顏以姿律香贊闕闕覺重辟之香中果貽黃金章嘆曰余贊達官多矣潔如氷壺惟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名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奸摘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

貪墨吏多解印綬去婺定賦無藝役小大各違度闕遣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衢民民重足立闕鞫治之拭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青陽山己而丁母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於墓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名動平章政事晃忽兒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制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栅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饑夫八社民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焚港砦砦甚固小路若婺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鬪殺傷相當至日昃賊殊死戰鬪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礪戈矛分屯耕郊外田民懽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鼻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巋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偽作尺牘通城中諸

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銜罰許大明以甘言説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潛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為眞陛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等及黄金束帯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寘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卽近出師掘退之或服其義至有来歸充將校者淡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脇主供億闕叱左右收縛赴獄且上疏言貓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闕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韋孝寛死則為張廵許遠不可為不義丕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絶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闕猶率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戟首罵曰余恨不嚼碎汝肉吐餧烏鳶寧復受汝官耶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刎沉江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耶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闕為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為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毋解政閑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隷皆精緻可傳

賛曰於戲闕眞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下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絶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貫宵漢必聚為列星沉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晋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

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妻滿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偽萬户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横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蘄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為花李善槊視賊欲吞廷心兄闕嘗以女歸之又來舒命摧義兵萬户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横槊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下死為人所魚肉技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推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於篇

王冕傳

明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慙冕屢應進士舉不第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忼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

職畧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隸仕爲郎曰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張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自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尭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步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真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岳峰四顧大叫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覊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杜環小傳

明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恃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道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予

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為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宋太史傳

明　王偉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寺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棠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為畯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娠僅七月為嬰兒時英多疾甫六歲即能讀古文書過目輙成誦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耳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為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為景濂盍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當時鄉先生翰林侍

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
仰景濂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
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
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
而濟以精慱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
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
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
公謂其雄麗而温雅甫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
曰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
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
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沉蔚類
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盖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
長矣翰林学士承旨廬陵歐陽公元於二公爲行輩
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
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
調爾雅如殷㫖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
如晴霽終南衆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
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

相繼即世而景濂廼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
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
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
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閟不欲事表顯
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
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
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
爲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
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
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嫡景濂既間因許氏門
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
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
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
得其肯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
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
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
嬉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豊
厚美髯然目短視尋文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

下繩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飾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為人所負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為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為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潜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于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跡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跡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文言謙為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鐵崖先生傳

明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火頰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顓易忘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捐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塘與道士張雨游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之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而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繫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之三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

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後生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迫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大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輿之遂得窺豪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慕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興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係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簒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塘不受其命而簒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爲統則

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王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九百有五十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作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劉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作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裔

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謂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九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諸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自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然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如也此則余爲今日之君子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君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于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故知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任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

戕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
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
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
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紀輩之徒其君
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辨出見者題之謂其
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
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予弟八
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爲浙省參知政
事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頴兵起南
北騷然尤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
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塘艱難困踣嘯歌自
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
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
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奬王室淮吳之人萬口
一詞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
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
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也
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

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
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
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
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
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爲閣下
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
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
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構矣某人有假奸以爲忠者
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良者
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
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蹻者進隋夷者
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囪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
遁閣下禮之爲好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
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白黑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
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真切政病規進
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
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
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

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益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乃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爲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良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亘語客曰老鐵在是邑匿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吾屢遷其居有曰草元閣曰籍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其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鐃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厖文抗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洛下遺民傳

明　徐一夔

余遊虎林蓋嘗登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廻合城廓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罹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天豈無瓌偉不群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絛絙齊曳地目瞳子烱然風約踈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濶步世俗莫能測余甚異之而未敢即也從其所之前遇高卯輒躡屐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卯兮面彼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淪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矣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勲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藴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耳夫欲有爲要必爲天下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俗醫僥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遊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勿爲沮一日躬執贄幣詣先生門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即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汙我何可汙未幾今天子華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艘悉

就遺而君乇然如常時乃自記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見詩人叙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而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

樂枅傳

明　烏斯道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巳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逋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顧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以自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枅也梲因知聞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舍許梲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枅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為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乃歸而枅死惜哉論曰枅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

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枅梲復為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胡應炎傳

明　高啓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誾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誾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猷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顧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誾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誾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卑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眾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梟繕械為守計誾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

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閭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剝乳煎膏沃其下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箸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闇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耶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

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為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為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翰江上間為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唆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耶因敘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唐珏傳

明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懐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記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曰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為衆如珏言夜往收昕遺骸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弗泄也璉又易宋内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曰鎮南以為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葉之先是珏卧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黄衣進揖珏曰賴汝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淒苦時讀者莫不潸泣翱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曰予讀晋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與

孫伯融炎傳

明 方孝儒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辯風生舉辯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辯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善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奥句拍案大呼投斂起舞譁聲撼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嘗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說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刺史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獠黠蠻很嘯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堵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列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貽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僞汝也爾民深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闢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卲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夠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

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逼不起以一賓叙送炎炎作詩以爲叙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数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湲湲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覩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㷁偪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援叙割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遺之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將敬編次傳於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千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郜賢叙編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張孟兼傳　　明　方孝孺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録禮部主事遷太常寺丞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重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并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詈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為好言曰須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為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欹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為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經為偕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許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為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奏有還會上欲用越僧證剛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為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虎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恨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呂守卒嘗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下令

吏兵民吏自至庫以錢易鈔而孟兼謂此非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逮肇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懾動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逮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横吾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拏垂死時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蓋爲之

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命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實無險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他人躁矣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葉伯巨鄭士利傳　　明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凡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治乎此二者人皆知不可然非敗亡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

對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哭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伏夜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

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具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

苦乎士利曰吾有所念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二孝子傳

明　王叔英

余在家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死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則舍之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道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為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少年貧以為為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衆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哭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

汲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秋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絶如此者益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録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余固不得而深辯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得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

陳圭字錫元台州黄巖人也其父叔宏與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贓告叔宏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宏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収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熙正共守不敢守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今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脱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

官同時以照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照父謝曰微君有孝于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照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照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照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照者知盡于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傳二

名賢下

明下

伯中公傳

明　解縉

覲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乃皆不知雖在塵攪茫無所覺幼時大父莊公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己甚奇之受學于季大夫主靜先生先生善導誘與嘗舉所見宋諸儒諸老宿德儀容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益自刻苦父萬安君清曠不仕家僮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人不堪晨起供灑掃園蔬灶下書冊不離手簞食瓢飲炊菽數進且咲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歷律靡不精究尤深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行八陣圖註五經刑書致一卷作萬分歷推步如神作儒家傳要四書大儀周易義疑通釋古賦擱江綱策場備要四書今行于世家君嘗夢于東門嶺安儒者數十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人曰我朱元晦也聞有解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醒而告之伯中乃獨喜自是名譽日炎起

矣從學者益衆天歷己巳與弟蒙俱試江西主事林興祖欲以為首彭士奇私於夏日孜興祖怒甚捧兩卷却立揖下徐第焉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辨星歷宋書流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順辛未南還壬申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藉危素奉詔來修三史伯中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本朝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焉一曰明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世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啓運立極前無所因蓋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餘孽尚假息河南至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爲荆榛所得戶口無百萬當是時宋猶夾攻之好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西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

體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為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
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制職
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蓋本于此臣愚觀之先至者
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為
兄先死者得為兄乎推之於國先興者為尊先亡者
得為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
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
輕輕不得以掩其重也在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
帝以開創啓運之功廟貌為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
一之功亦廟貌為祖蓋以啓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
議者乃欲援金以為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太
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稱宗即平金之事為輕明
矣若天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于前而太祖皇帝
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于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
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矣有宋則及于漢
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有若高宗
輩皆賢明之主太臣則有若　韓王李文靖公寇萊
公王沂公有若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司馬温公
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理道
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吕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
曾之名世論隱逸則有陳摶魏野林逋之清高論忠
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義李芾文天祥之死節類皆
炳炳烺烺足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于遼則
與宋相鄰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宗
興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
年皆與宋講和號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
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也然則宋之為宋比之漢唐
有光遼金之為金比之元魏而尤歡譬之鳧雀短長
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繼續增損也臣愚謂當稽
先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郝文忠公謂綱目既正蜀
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乃著續後漢書以反
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既以帝　後主尚襲舊號乃著
國統離合論以禪其闕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
言宋承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建撫圖淮安王弼成
至統正獻公修世大典其敘平宋曰世祖皇帝遂能
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統又述補邵一首曰元魏伯

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曰抱珥也此非有
愛于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主金遼亦欲
自爲非死而已未嘗謂可加于宋也且既以高爲徽
宗的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
統于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四代
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忠公史筆與
司馬子長雄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契丹不幾下喬
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証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
又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
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
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
嘗由幽王而遂絕也晉懷愍亦惟青衣之辱元帝南
渡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
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
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公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夫諸侯不書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誘詐
憑陵誘執中夏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
講和誑惑爲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屏徹守備括

金帛鉅億以填溪壑卒誘執二帝驅廹三千口于絕
域其懷諼縱毒奚翅楚虔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
爲撫卷憤惋夫狙詐孤媚以取天下石勒猶且羞之
矧大道爲公之世乎抑惟天朝以淳龐忠厚天心修
史垂訓所以法取春秋永昭鑒戒若中華正統強不
義者遂可躐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或
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嘗屈節稱臣于金豈復得居
正統臣愚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矣然頡利
卒爲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有乎突厥晉
高祖嘗稱臣于契丹矣　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統
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使
義自立而屈己稱臣于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
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
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
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系漢系周而初無與于契
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于奸臣而又爲梓宮太
后屈耳方是時粘罕既死兀朮屢挫劉錡大捷于順
昌而岳飛乘勢獨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

河忠義之士䏍毛起自淮泰擒矯詔殺飛舉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為叔姪之國則金世宗己讓高宗為兄與澶淵之盟無幾矣延乎理宗遂夾攻蔡城雖伏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之仇恥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屬于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所謂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氷釋大道天明正宋統以槩舉遼金公議表會之著人心壓服永有辭于萬世矣

時任事多右金統又夷夏之辨當時所諱書上大忤羣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歷多竊取公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己巳嘗錄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邱山講學後又建山東書院于金釵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近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常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強詆黜之物論沸然太史公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書而 至是 耶當有慙色公因至胄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奇特耶公遂絕意仕進至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以息兵守境友諒不從謝病解機務為太常禮儀院判養病著書江舟破死為歸塋里之上斛山娶古城劉氏子五人

周是脩傳

明 楊士奇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纍纍有科第其支裔從灘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録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邱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為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衛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宫中悉自焚是脩入應天府學縊而死明日邑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内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説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議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覲感録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於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問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為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尚書王文安公傳

明　陳敬宗

公諱英字時彥別號泉坡其先太原人祖宗達宋廸功郎仕於臨川遂家金谿曾祖𤍞貞元季以書經魁江右入國朝退隱於家祖子岱父修本並以儒行稱母曾氏公生十一歲而失怙母淑人教之比遊邑庠刻苦嗜學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時太宗文皇帝方銳意育才命翰學士觧縉選進士穎異者與狀元曾棨等通得如二十八宿之數俾盡讀文淵閣古今書命大官日給珍饌月賜燈油之貲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百家或至抵方退公在翰林吉士中每為儕輩所推讓後上以綸綍事重以公與今冢宰王真皆慎密可任並揀入祕閣進呈機密奏疏歲戊子預修太祖高皇帝實錄丁亥授翰林修撰扈蹕巡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講戊戌宴錄成賜襲衣綵段鈔錠壬寅胡寇犯邊二月上親征公扈從至潤灤兒海五月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上召公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視之復遣錦衣衛官校隨之以行時城被虜殺掠燒燬一空惟城北門有石出尺餘掘土拭磨觀之額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畧可讀其陰刻達魯花赤等官姓名明日公備奏其故上曰此碑既鐫有韃靼姓名異日邊虜見之必以此地為己物爾宜再往擊碎之用火煅沉之河以絕其爭端公如旨而往既還奏上喜謂公曰秀才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公對曰胡寇犯邊罪在不宥但聞天兵親征必遠走漠北臣願陛下毋入險窮追也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之言惟不欲窮兵黷武耳復謂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諱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人見毋阻六月上駐驛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曰吾等糧盡必死道路矣公以為言且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宥其過而與之恩則異日必得其死力上悅即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甲辰上復親征邊虜還次榆川晏駕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郎王直與公同定喪禮議

國政宿內閣凡七日仁宗皇帝嗣位加恩賜白銀絲叚八月進秩侍讀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乞歸省賜鈔二千緡俾馳傳而還宣宗皇帝即位嘗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命入內閣參預秘事嘗奏乞分俸養母于家上允其請宣德庚戌修太宗仁宗兩朝寔録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屢賜金廂琥珀麒麟帶壬子正月聞太淑人曾氏喪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公奔塋冬十月奪哀還朝寵遇日隆不時召對正統閒開經筵公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儀之外多其規諫之語其講章于退朝之際人爭去以為珍寶修宣宗皇帝寔録與少師楊士奇楊榮同為總裁寔録成賜金百兩綵叚鞍馬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癸亥正月奉旨出禮部事講官如故乙丑浙江台寧等府民遭疫閒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厚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於廟而還丙寅公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伏望陛下施賑恤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沐祈禱以格天心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公奏請致仕不許至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公精力未衰不允戊辰八月上特旨陞公南京禮部尚書明日謝恩畢內傳旨曰上以卿先仕先朝多效勤勞陞秩南京得安佚視事在位二年以疾終是為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春秋七十有五訃聞上悼惜賜謚文安命仍賜祭塋

大司馬三原王公傳　明　王　輿

公姓王氏名恕字宗貫别號介菴陜西三原世家其有諱永清號渭川處士者公始祖也以公貴累贈兵部尚書公天性頴敏幼有大志數歲西園翁命之學即知嚮慕長益淬礪正統辛酉以易經中鄉舉繼遊太學乃舉戊辰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擢大理左評事出知揚州府累遷江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撫治南陽荆襄流民會襄陽盜起命公起復征勦賊平乞終制不許尋廵撫河南再改南京戸部左侍郎時内閣大臣有言雲南地切交阯蠻夷土官易生變宜選剛正與智識超卓者往撫之上命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受勅以往未幾陞右都御史而議者又謂南京根本重地守備非公不可改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尋陞南京兵部尚書仍叅賛机務所以眷注而寵綏之者蓋未艾也公博學多才練達政事而果於為善其始為大理讞獄多所平反嘗條陳刑罰不中者六事上嘉納之著以為令比及為揚州聽訟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嘗訟隣人為盜公閲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狭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争牛公給之曰一牛而二人争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黙然一人喧争不已公以與争者曰此己物也故恡惜於此人稱公為神明云乙亥丙子旱澇相仍民饑且疫公發廩賑貸不待上報遣醫治療給之饘粥所全活者不可勝紀民既安乃擇士之明敏者處之郡齋躬自訓廸継又作資政書院以養士自是舉進士者累不乏人公在揚凡五年苞苴不行門無私謁比去江西為之立碑頌德以志思焉癸未廣州千餘流賊刼贑之安遠縣公率兵勦捕獲其渠魁吳廣華等餘衆悉平成化乙酉南陽金斗山豪右争鑛殺人守土者莫能制公至彼始閲月即擒為首者寘于法餘悉解散未幾襄陽盜起勢甚猖獗公偕平變將軍李震調兵征討會于南漳進兵至大木廠搗其巢穴皆奔潰後遣裨將追擊之失利衆心洶洶謂南漳無城可守欲退

保襄陽公曰賊雖驟勝黨與尚寡舍險就易非其所長必不敢易我而來況南漳乃襄陽之藩籬衆皆視為輕重苟一舉足則遠近望風奔遁賊若乘虛而躡其後非為失南漳雖襄陽亦不可保矣衆曰保此固善賊來何以為計公曰奉命討賊賊至出戰戰或不利委身致命此吾分也何以去為已而賊果不來衆始服公料敵之長既而連疏請兵丙戌三月元惡劉千斤就擒捷奏奉勅奬勵九月獲石和尚等千餘人械送于京賊遂平公乃疏防患安民六策皆見之施行其初破賊也首師欲縱兵搜山公固止之因下令曰獲賊當生致軍門遂斬擅殺者復榜示流民諭以禍福俾之復業於是山谷之民感公德惠於是乃圖像奉祠丁亥二月奉勅廵撫所至問民疾苦興利除弊是歲夏旱蝗公禱於濟瀆大雨三日乃止既命有司捕蝗復上疏請赦國朝故事非始即位及大祥異不輕肆赦公以一疏之人而使數萬生靈獲被覃恩謂非忠格于上而言聽計行者耶丁酉二月公至雲南既宣布德意遂下作奸犯科之禁俾圖自新於是宦屬民夷望風悔罪而政令為之一新三月復上疏言啓邊釁之由及交人窺伺之意因陳禦邊方畧數事五月劾鎮守中貴私通外國攪擾夷方諸不法事其罪首指揮郭景自盡餘械送隨行數人及輸所沒入寶石諸物于京六月陞右都御史勅諭至即日上疏陳謝有居萬里炎荒之地荷九重優渥之恩捧黃麻而感泣持白簡以汗顔既蒙信任而無疑敢不捐生以圖報之語未幾中貴以黃鸚鵡諷公貢獻公不可彼以蜀進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受曰臣聞漢之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夫鸚鵡本綠羽而變黃正與野鵲同其變又不知其何取於此而又進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即今外夷久缺朝貢交人漸至不臣正臣隣無怠無荒修文德以來遠人之日也豈宜役耳目之玩忽不虞之戒伏望明降詔旨痛却此貢不報九月又上疏言駕帖不可無印信凡駕帖下諸司則用司禮監印信刑科掛號皇城諸門俱用照出關防印子所以防詐偽也今日戶汪清齋駕帖至郎中鍾蕃所既無印信又無關防臣慮事

体不一設若駕帖内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則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上意而不死是遠君命而罪愈重脫非上意而死之是孤臣節而法愈輕又云昔者交阯鎮守非人以致邊方覆沒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不貲之錢谷損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言之莫不疾首蹙頞今日某等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又不報戊戌二月至南都掌院事上言内庫歲久物貨當焚燬者宜以易銀為造官艦之費江北五衛京操官軍亦宜如王瓚言放回彼處操守以失居重馭輕之道蓋公自參贊以來因革損益獨任已見用是不免為同事者所忌是歲五月毘陵地震有聲聞生白毛公引咎自責乞罷歸田里不許七月條陳六事其最切要言東南民力久屈於饋運而兩京收糧内外官多苛政宮人尚書秩滿上以公所任事重職專止勿赴京就給誥命制詞有剛介不阿端方有守之褒五月上疏時事其大者罷織造却禽鳥花木之貢俾軍民息肩愛戴聖德不報七月上章言九事復請出羨餘米八十石修築常州府城是年江南夏旱秋水公奏免蘇松常鎮應天太平六府秋糧六十五萬餘石及湖州等府糧二十六萬及馬草以羨餘待納嘉興秀水嘉善二縣水災糧一萬二千石有餘三月上疏乞休致不允四月上念民困未蘇命公賑贍公周行拊循區畫措置可謂無所不用其心而常不以語人故民有不知而陰受其惠者矣七月又言四事其一言臣近聞有中使至將謂朝廷軫念貧民恐臣奉職無狀故特遣近臣出内帑遠來拯救已而又聞中使乘舡百餘艘載鹽數千引來市玩好之物臣初未以為然及至果為市買玩好似此聲勢張皇未免搖擾群縣臣恐遠近傳聞使狂夫得以藉口且當此儉歲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願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前使上遂追遣官陰戒中使慎無生事且俾過近四方聞之皆壯公之言而頌上之明也先是南昌張元禎編修繪砥柱圖題賛其上云猗此柱天樞此配地軸此係大風雷驚不碎大波濤推不去以此柱而

兩京士大夫亦有稱公為當代第一人者時上用常州府監生湯聚言其鄉人段銓有古書名截江網盧岐僧院有古畫刻絲作羅漢觀音像遺蔡馳傳取之公聞之遂以為言其大要謂帝王之學與書布之學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詁簡編浩瀚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氏之書佛氏之學神仙之說黄白之術清靜寂滅妖恠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諸葛武侯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今日之賞罰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矣凡此皆馭世之要道帝王之首務也三月太監段英奉旨往蘇松等府造藥梅氷梅所至誅求無藝五月公復疏言欲盡大臣之道必須遵守祖宗之法而不為勢利所奪可也且祖宗時差內官出外公幹凡所奉勑書或聖旨帖子必明著所幹公事所取物數是以來使無過求多取之弊有司無横征暴斂之擾太監王敬齎來帖子止云採取藥餌収買書籍初無拘集富家鉅室索取金

銀寶玩之由而敬動以朝廷為名迫脅需求無有紀極東南列郡為之騷然今王敬未回而段英踵至計其所造藥梅氷梅價值不過用銀千兩英所取銀已六千兩而復有酥合油牛黄沉香乳香毯絨綾諸物之求臣惟遵守祖宗之法不敢擅發分帑斂民財以阿順其意彼必謂臣打攪進貢懷嫉怨之心進毀謗之言此臣所以欲盡職而心不安也又中官妄加鹽引復上疏言臣惟自古人臣之事君以聲色貨利珎奇方術為容悅以取寵幸者未有不壞天下之事者也臣聞太監王敬之來江南朝廷止賜鹽七千引以為物直而敬所發寧國等府衛鹽至一萬五千餘引其價可直銀八千兩而敬所得至三萬二千餘兩餘鹽八千引不知從何而來餘銀二萬四千兩不知作何取用括索蘇常等府金銀餘三千兩珎玩可數百事臣又聞千戶王臣本非勳賢專夷左道而太監王敬都無智術悉聽指揮剥削軍民以覬寵幸隨備述其所得金銀寶玩之數以聞而公猶以為未盡也復上言臣於去年初聞太監王敬之來聲勢張甚是以

昧死上聞乞取回京繼聞遣人齎奉駕帖追及徐州不知王敬何緣不回愈無忌憚亦惟隨行千戶王臣舍人張麟之言是聽鬻鹽賣鈔需索金銀寶石搜括玩器書畫組織綵妝五毒紅紗虧官損民難以數計夫所謂五毒者　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此五物織而為衣用之午節謂可辟邪人驟見之反謂不祥顧乃暴殄天物害烝民如此即此覩之餘可槩見臣又聞王臣素為奸詐無籍小人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同為美官非惟虛糜廩祿抑且有玷名器夫金銀乃天地之精氣非智術所可為昔文成五利既以此欺漢武今王臣復以此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為之痛心而扼腕也先是王敬等到京既誣奏常州知府知縣又誣秦公上因公前數章知敬等衆惡遂不問容遣人偵敬盡得其贓污狀乃收捕下獄訊鞫具服王臣斬首王敬貸死謫孝陵衛同惡張麒等十八人皆遠謫至是公聞孫仁被逮上疏申救之仁竟得免重譴以復任焉十月遣人函王臣首梟之江南所嘗被害郡邑聞者莫不稱快咸謂公之力且頌皇上之

聖明十一月上疏言備邊之畧大要以安內攘外為本而歸之君身甲辰正月聞上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畧曰蘇州固有通判三員今復增邵義一員是為額外冗官官冗則事不一而民擾矣邵義先為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日益壞矣二月出巡回至常州得吏部移文備述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奉勅旨有云這廝每多係冒籍更名朦朧授職好生欺詐便將劉珣嚚等都革了職不許在京潛住于寶凌忠降寺丞鄒存敬降中書舍人李孜省降左參議還留照舊辦事公得報喜甚乃嘆曰皇上聖明凡用人之非行政之失是誰不知知之未嘗不欲覩治王敬等衆與罷邵義等官可見矣公至是以十疏請老未遂退休故謝章有云惆悵屢陳未遂歸休之願焦勞方切忽承簡擢之榮爰茲瀝血以輸誠終擬鞠躬而盡瘁然則公雖以止足為戒而亦未嘗不以天下為憂也公平生忠義之氣遇事咸發凡有所見必盡言

之而亦有未盡聞于人者往在刑曹時聞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歐公使人獲讁淛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事已會赦而不原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敷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等犯罪之時為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勢奏陛下聖明寛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乃阿順至此比聞鎮守内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在京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軍官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祖宗之成憲嗣皇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為詞矇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受軍民詞訟某雖有才識可以委用終係内廷近侍稽之祖訓條章自有本等職掌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并聽提問是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華朝廷百年之綱紀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心二疏累千餘言皆委曲詳盡使其如前諸疏盡聞於上皆見施行其有益于天下國家豈小補也哉予聞之君聖則臣直君信諫則臣有功公之言在朝廷信已剴切功在社稷信已卓偉使非遇我皇上聖德寛仁納諫何以致雍熙太平之治哉公為人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俗有甚護疾故自申戌以來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廷雖靡職一方而其志未嘗不在天下蒼生噫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是歟非歟

論曰宋韓魏公雖在外而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綱紀則終日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嘗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公至惟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億萬計客距止四十餘萬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嬰鱗觸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

而不食而已也書曰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公其有焉而世方以阿意順旨為賢剥膚椎髓為能吁亦可以鑒矣

余肅敏公傳

明　李東陽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少為縣學生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有兩貴家爭田公承部檄案之其一以地名偶通其姓執為己業公曰張家灣盡屬張家耶事乃直以精敏聞遷員外郎知西安府歲饑甚發廪出貸仍為措畫如數償之會有西師餽餉不乏西安水鹵民苦汲宋龍首渠久廢或議引潏河水自大八頭置牐于城以洩于隍積澤既久城且壞公因大八之制開新渠貫城中經漢故城達於渭以免公私之患人稱為余公渠巡撫都御史項公忠上其治行賜勑旌異成化初陜西布政使有不職者戶部尚書年公富請黜其人而以公待之吏部謂其侵官年力辨不能得都御史林公聰亦薦公巡撫延綏相度邊地巡徼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北虜正統初始渡河守臣乃立石為界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賊天順後虜覘知河套所在入屯其內而我屯守反在其外請於沿邊墩臺之隙築墻建堡又於界石之隙因山剗削其高若城每

二三里則為敵臺崖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短墻横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為偵敵避射之所蓋自清水營之紫城岩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里凡為堡十有二墩墻崖砦八百有奇小墩七十邊墩十有五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地或以為棄地可惜公謂我朝永樂間以東勝難守亦嘗棄之今二營就險可守兼利耕牧省轉輸廢是地未嘗棄也又請置榆林衛取通兵當句及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立武學以教子弟之俊秀者軍中器用巨細畢具率範鐵為之識以歲月至蔬果之內亦隨宜教藝而時巡省之自是鹵過城下必嚙指相顧莫敢近又言河套要地宜令大同遊兵備湖州山西遊兵備灰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行之至今以功轉左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陳彌盜安民數事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輟公鑿山開道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餽餉秦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北方更戍者六千有奇又以陝所易者分戍胡

盧峽豫旺城設平鹵鎮戍二千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賜勑奬勵有北鹵畏威西戎遭剪之語召拜兵部尚書論功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碼瑙帯文綺麒麟服遼東守臣阿擢貴意請征建州內附夷人以為功公議不可因請別遣重臣制之以敗其謀不得則極論其啓釁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賜詰問閣部待罪公獨承之云皆臣子俊所為上怒亦解時貴州守臣言藩州苗賊為患請調兵會勦公謂變在四川而貴州言此以為要功者因極論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乃已以星變上言請禁貴家奪民田罷中官之用事于外者復往北邊節制諸軍公行邊自宣府至大同築外城置樓櫓造戰車數千兩為練武圖以教士卒錦衣百戶常瑛者附勢亂政謫戍宣府後妖言事覺公坐以死法斬于都市時論快之慮近戚之希恩亂爵者上言馭世務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務以公義不以私恩因乞骸骨恩禮益厚比在床褥猶手削奏稿念湖廣四川荒甚陳弭災禦盜之術至寢不能寐再遣醫視疾弗瘳

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一上聞訃震悼輟視
朝一日賜寶鏹萬貫命有司給棺斂具贈特進光祿
大夫太保謚肅敏子褒舉進士授户部主事亦有賢
聲公嘗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僞又曰
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爲名言贊
曰予嘗接令公談即事論事必欲寔見諸行往復曲
折大抵皆國家天下計也及跡所施設歷歷可指數
而在陝西功爲多在延綏爲尤多蓋以沿邊數十户
屹成巨鎮爲陝之保障雖童兒女婦莫不知頌其功
及用于九邊值時與地有所不合役未及興而衆喣
山動或者乃并延綏之績爲疑然則大臣之排群議
任衆怨以成大功者不亦難哉夫民不可與慮始可
與樂成固也以吾士大夫爲國家天下計亦爲是言
何哉必若所言則都重位饗厚祿者將諉于傷財害
民累歲積貲計日受代而不復知有天下不至於大
壞極獘不止也嗚呼世安得有勵志動事惟日不足
如陶士行者乎予故傳公俾凡有吏責者勸焉

一峰先生傳

明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
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過事無所廻避有
不可輙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
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
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内閣大學士李
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
第告以未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
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
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
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顔敢諫
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
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
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
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
明年召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

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湯允勣傳

明　程敏政

湯允勣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高廟取天下是爲東甌襄武王允勣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睁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允勣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允勣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允勣摸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允勣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頓宿搆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允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及諸事舉以問允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寧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允勣詔以千戶如鹵鹵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

未及對允勳前語之又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
所著平邊論鹵酋色變既出謂中國譯者曰彼蠻何
爲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允
勳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允勳不令
治事允勳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
師大率以爲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
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
不推薦之允勳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横李
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名允勳與語允勳張口論
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生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
校事者遂摭拾允勳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
而辱之允勳詬罵不絕口至誣之爲奴然允勳實出
息于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爲民荷校出都城
故人有唁之者允勳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爲足榮
一湯允勳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霈恩復其官再
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鹵
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敗黜允勳得詔曰噫吾死矣夫
孤山無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債軍守
則爲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
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募
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卧不能
起己亥鹵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鹵大掠子女而
東允勳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
率麾下百餘人邀鹵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
死山下是年八月也允勳爲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
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
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翕然去不顧或
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
弗利於民將受代允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
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
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坐上與之藏鈎不勝而
怒語侵允勳允勳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
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
之道士不知其允勳也稍稍有慍色允勳捶之幾死
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横閫闔隨意所如有問古
名將者允勳以張巡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

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允勳瞋目曰予不覩其對全狐溯之語乎鄉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倔如風雨晦冥中電光閃爍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張有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逝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允勳游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青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允勳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允勳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允勳焉

揚義士傳

明　張汝弼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恃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眥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察也京城有楊塤者戍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持校尉之役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旌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彬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會三法司鞫于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斯劾達罪舉塤事為證達

謫死南丹彬復舊職而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字景和其先其處人父為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齰指稱嘆以為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有造妙處故其藝亦絕出古今既不避權奸為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官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焉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維公論發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塤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于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佪洩沓甘為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誇謾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塤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夏忠靖公傳

明　王鏊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紹興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公領鄉薦入太學被選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笑傲諠譁獨公端坐儼然事竣當署上曰夏某端厚君子也實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才器老夫不及也諸曹事難處者悉與裁之同官質疑日環左右劉郎中某者耻以事質多為新所詰責深衔之歲正大朝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三上怒曰是誰教汝以要勳耶新免冠謝得已旦率諸曹入謝劉出奏曰聖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公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筭生實教臣臣愚過聽抵此乃下書筭生于獄劉嫉生益引公衆不背劉他日復奏曰夏某專尚書柄前事某實教之上曰聞原吉甚有裨于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筭生皆棄市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巡福建公明寬大時楊文敏公榮為邑庠生公器之贈之詩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

試太宗入公時鎮靳州有執公以獻者上曰夏某奉
公守法轉戶部左侍郎或譖之曰彼建文用事人不
宜大用上曰夏某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
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
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齎水利集
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
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為之赤盛暑或持蓋
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堤補
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又奏發粟萬餘
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
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
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約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防
商賈勿使冨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
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帑戶丁田賦盈縮
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
公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益親信之時陛
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藩征討四夷創宮殿增置武
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初建北京宮殿

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
治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
廵蓋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秋八月召還時
上將北廵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
京又命兼掌刑部八年親征北邊命輔導皇孫留守
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
房元齡委卿卿其盡心補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
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
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
宮京師肅然七月駕還北京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
居守事妥民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上諭群臣曰夏某
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仍掌戶
部事尋命輔導皇太孫周行鄉落見鄉老令一一陳
其風俗疾苦或賜之帛給之糜至一村店取蔾黍進
曰願陛下味此以知民艱皇太孫為嘗之有一人犯
駕欲罪之公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既又
輔皇太孫閱武于郊九載奏績上親宴之便殿諭廷

臣曰夏其高皇養成賢德欲覩古名臣此其人矣遂
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駕廵北京與皇太
孫同居上嘗之後日親啟沃十四年九月皇太孫自
北還南京公輔行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
俗美惡太孫甚重之稱為先生而不名所過兵民晏
然十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公召
皇太子太孫于南京且諭以授受之意十月公先馳
奏上復命公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公至鳳陽迎見
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
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
得不切也上善其對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
敬天乞蠲逋負及芻粮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
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
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
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
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
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
午門問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
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臣等
之罪也上悅兩宥之時公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
凡軍國要務必與公面議召見便殿或閤門語移時
左右莫知所言公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趾平上
問公陛賞孰便公對賞賚于一時有限陛賚于後日
無窮乃陛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
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
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
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
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
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揚勉之拜彌傒遠矣山東妖人
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
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谷庶人逆謀旣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于
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上元節觀燈臣民同
樂公奉太夫人往觀及晚宴燈山上顧公問曰聞爾
母來觀燈公對曰歸矣因撤御案賜之第原啟至京

召見賜酒饌歸又遣人送之舟中行李蕭然異日上
顧問曰聞卿弟行橐甚空公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
適無所贈上曰何不告朕因賜異布數匹十九年議
親征北鹵群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
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
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
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
公整邊儲于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命錦衣官
立取回至則方啟篋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竣畢此
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鹵
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於內
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
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揄木川不豫顧左右
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
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揚榮報父皇已賓天
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
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廚饌咨以國事

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以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
賑饑寬負省賦役罷西洋寶舡雲南交阯採辦金寶
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上即位復公戶部尚書賜
冠帶衣服靴韈被褥帷帳器用公以母喪不受上御
西角門朝顧問左右何不見夏尚書蹇義對曰母喪
乞歸守制上曰卿可勉留之公至便殿乞守制上曰
卿國之老臣正賴共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
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皇太子
正位東宮命兼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位在
公右上諭鴻臚命引震列公下即進公太子太保兼
太子少傅尚書如故三俸兼支公固辭不已許辭太
子少傅俸袁忠澈以風鑑得幸太宗上以其言常不
遜首欲誅之公曰忠澈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
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澈
宮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扆前或随至便
殿面議政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
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

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上裁則事有所
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寬恤之詔公請稟
貧民增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海之利以與民
寬逋負以安流徙積粟養將士禁差占屯田之官以
妨農務皆採行之冬久無雪上作憂民吟命公和之
兼賜王帶翰林進呈詩詞上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
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召公至扆前賜繩
愆糾繆銀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歎卿忠愛自今
朕有過舉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勅欲
除醫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叅
議以聞從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
分且以旌公之正直也時山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澇
公以為言即免夏稅及秋粮之半一切科派悉罷之
未幾勅公曰古者斧斤以時入山林今山西樵採者
根株悉拔宜斬之以狥公言伐薪過當罪止不應請
從律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里庄建第二所于西
京李時勉廷諍過激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
已天顔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豈能損傷聖德顧少

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仁宗賓天皇太子監國
于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軍國事悉
依公裁處公叅謀急迎駕駕將至群臣出迎太后留
公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其安在蹇義等莫
對上不悅至京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
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加
賜寶帶表裏公同蹇三楊同心輔政時與公等面議
久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扆前論議退朝之
暇時獨召公叅問或袖出小帖付公公亦有所白于
上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上夜召公
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
端耳命分坐屏左右叅議楊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
顧公公曰往事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所命將語
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
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乃决躬率六師兼程
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
大被恩賚賜閣者三掖朝叅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
不敢用上曰卿輔導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

疑其詐也更欲與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癰伏于
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
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
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揚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
頼之十一月皇太子生赦天下公與蹇義對便殿上
悅命留侍宴上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飲乎公頓首曰
臣飽沃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親酌三巨觥飲之將退
上顧公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近辰前密請
早建皇儲為宗社之本上曰然當奏太后行之二月
以議國本功便殿奬諭賜範金銀印八尋加翠鑪銀
甕玉鈎玉帶三月命游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
冰至尊乎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捨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命登舟游太液池上顧曰以
操以御群卿之力上射鳧獲之烹以啖二三臣又親
酌玉觥以飲公曰卿啟沃良多今老矣可不盡懽苑
多奇石諭內臣吳城惟所欲與公取小者一二秋八
月復侍游東苑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
古人剪茅之義公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

九月扈駕巡邊賜寶刀上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亦
食此麤糲公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命
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公等四人年高
且師保之重以寅亮為職勿煩庶務持勅輟部院務
俾專論道左右隱然拜掃之意未幾扈駕閱武郊外
至兎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處也命褫其衣公言將帥
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
帳內公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
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為卿釋之日數召公
使者數千輩交道廐有賜馬甚靈召命將至馬必啼
齧閽者以報而使者至矣嘗張燈宴群臣悅甚指公
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琰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
水精鎮帋玉筆格為條肯用公誕辰親繪壽星圖詩
有猶生申甫扶鴻運之句又親繪秋香梅竹二圖文
禽冰熊春霽魚遊春水圖賜馬服食器用銀盤無虛
日嘗命尚方取一翠甌賜公既乃笑曰卿夫人得無
競乎加賜一焉又製束髮玉冠二上用其一一以賜
公曰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春兩朝實錄成

上賜宴旦入謝纂帰得末疾卒上臨朝聞訃遂輟
朝流涕還宮議加封公爵楊士竒曰文官不許封公
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謚忠靖
公識量寬宏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
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汚
精微批懼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
馬逸從者逐之公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
以詣公笑而釋之隷有盗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
以去有進士戲坐公車或以告公曰有志吕震為子
乞官上問公公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詆公衆奸
者也平江伯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總漕運二人
心服焉或問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
始忍于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
無事處大事如小事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仁皇
欲用李衡為兵侍吏部不知詔問公始知由公之薦
周文襄為長史有薦為郡守者公曰郡守不足以展
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黄忠宣贊理
漕運皆所薦也金尚書以疾在告赴蹇忠定飲上聞

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于私可乎命繫之公曰大
臣可殺不可辱金其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夫之
意也或短楊文貞于上者公力為之辯故誥詞有推
賢盡誠之語每朝廷行善政或謂之曰此天子之明
群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草皆焚之曰不可彰吾直
也贊曰國朝名臣皆稱三楊蹇夏今觀忠靖歷事四
朝列聖之推誠于公公之竭忠蓋于上何其盛也何
司寇喬新云公初巡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
其瑣屑悉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塚将頹問
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之墓守死不降故瘞
此公曰忠臣也命葺其墳樹碑表之他日至福寧見
道傍一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其子相子
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冰壺命遷其主
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戴大笠出入恒道之閩有明
遠樓多妖宿者必死公獨宿竟夜晏然豈神明護持
之耶其在吳中治水利至于今稱之

愧齋先生傳

明 王鏊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為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塙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忍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先生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覩春秋二時陛下雖開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脩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焉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中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闘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聞者為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為文典實有理致尤邃于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余覩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還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椒丘先生傳

明　蔡清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姓何氏世家肹之廣昌宋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傳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條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氣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徽所寫丹鳳鳴陽圖中規因歎文徽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為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經通鑑續編也曰子經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未有當也中規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泰庚午赴江西鄉試時姑蘇韓公雍巡案江右欲私見之先生辭不往及入試主司天台章先生厭得其文擢置第一監察御史周君孔明以東園方典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甲榜翰林學士江先生淵亦避嫌移置一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及東園致仕乃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巢縣令閻徽少學于東園以白金文綺為贈先生力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先生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憂矣景泰七年春擢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重之語人曰何呈事方為時用恐其不習於政奈何乃撥先生收揭先生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先生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丁東園憂解任歸宋樞密陳文定公父塋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甚欲鬻其墳為東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塟吾父吾不忍為也繼丁母憂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于野二戍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為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强盜舍

送旅分所刼彩繒遺主翁事覺廵徼者并主翁執之以為同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贓耳當與强盜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廼翁矣遷本部廣東司員外郎錦衣衛隷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横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先生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治不少貸由是官校怵懼相戒不敢犯修英廟實録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為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既寔而飾以文視諸司惟謄吏牘者大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户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産者舅子死其孫訟於官指揮使袁彬屬先生抑訟者先生執不可悉奪財産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先生遣覘事者百端擠摭卒無毫髮可指為罪者先生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俱通其本末陸公及侍郎太原周公新安程公鄞水董公皆重之有大獄其必以屬先生章疏當上者輒使具草吏部尚書古曹李公知先生材且賢屢薦於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暨抵任浙寇千餘人考寧等縣盜採銀礦所過剽掠先生募鄉兵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寇敗走福寧士豪尤氏暴横殺人出入以兵甲自随縣官捕之輙抵拒不服幾二十年先生設方畧致其父子置於法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聚衆欲為亂先生擒其不備盡獲其渠黨海道以寧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民供歲課民多破産先生具奏减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興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遂蠲其租都察院副都御史滕公巡撫福建檄先生分巡汀邵延建先生徧歷諸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間民恃其險僻不供徭賦先生白滕公即其地置歸化縣其民法令龜山先生將樂人子孫微甚墳塋蕪穢其書院亦為戎卒所據先生修其墳復其書院且籍廢寺腴田百畒俾其子孫耕以奉祀焉典沓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先生力辭不得廼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司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以先生薦授閫職及先生行以犀帶銀器為贐

先生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邪成慙而退
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今
賑貸止于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収賑貸可
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
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
可勝計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杞縣令李文中皆
以貪暴病民而有強援它使者不敢問先生劾其罪
或徙或黜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衆夜渡河溺
而死甲之子訟于官謂甲與乙鬪乙殺而投諸河乙
以鍛鍊慘酷自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讞之曰酒肆民
居鄰比使鬪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
必有見之者柰何以單辭成罪乎命有司驗甲屍腦
皮裹有沙石仵作定為溺屍遂破械出之都御史陽
城原公招綏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
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千餘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
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
兩觀京師同觀者多重載以遺權貴先生僦車以行
所載書籍朝服而已陞湖廣右政使荆襄大水漂溺

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劉公檄先生賑之先生躬自撫
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荆民
以徭役不均訟于臺劉公又檄先生理之先生驗其
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九等以輕重授役焉民咸
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飢米價騰
躍先生發倉粟三十萬斛價糶之民賴以濟北虜寇
邊先生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衆陞左副都
御史奉勅清理刑獄辯沉冤察隱慝咸當人心律重
情輕者具以聞多得末減召為刑部左侍郎屢辯
疑獄請託無所狥屬官畏其嚴莫敢恣雖者鹵莽小
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驚駭紫荆居庸二關尤急
先生奉勅巡邊相險者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為戰
守備嘗獲鹵諜知小子王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又請
選精兵間道出擣之會鹵設遁不果用山西大飢人
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
行事先生請于朝發内帑幷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
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

濟死者爲叢塚瘞之又儆民疏溝渠而賁以粟所活
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
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營僭濫暴等罪且云有
異謀朝廷命先生即訊因愛以待命先生言揚氏據
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
長囚禁群夷驚疑恐至生他變乞審驗虛實重者監
候輕者發遣上從之既而訊鞫具得其情友寔欲奪
愛宣慰肆爲誣罔先生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
殺遷友它郡邊夷以安今上皇帝即位陞南京刑部
尚書到任僅二月召爲北刑書先生在南都嘗言沿
江蘆洲率爲中官據有訟者輒云買物進奉今陛下
既罷貢獻乞以蘆洲給還軍民由是牾中官意暨刑
部拒絕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
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齎駕帖到臺皆
不與聞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
號乃行則矯詐無所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直僞無由
辨乞乃給批便又因京師大水恐内外刑獄有寃枉
者乞選官審録庶以弭災又言京師軍民習邊語服

鹵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上皆
從之两以疾卧家上皆命醫診治又遣中使臨問賜
以酒米有疏屢疏乞罷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群小
多不悅御史鄒魯等秉風誣奏先生不自辨但解印
待罪且乞致仕既而有旨仍令先生掌印亦同辭及
錦衣衛逮證佐鞫之知魯等所奏皆誣詞上乃命先
生致仕賣宅即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其面
大理寺少卿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先
生權貴多忌之者竟不用宣慰楊愛聞先生致仕遣
使致金銀爲壽并獻名粹可爲棺者先生拒不受或
訊其近名先生曰吾道當如是也自初仕即自誓不
營利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
介寡與歷官皆久而後遷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
閑戶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輙假
録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讐校所著有宋元史臆見
周禮集註擬丘稿所編選有文苑群玉唐律群玉續
編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皆藏於家

尚書黄公傳

明　李夢陽

尚書黄公者封邱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從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黄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伍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邱洛皆有黄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黄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成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參議參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户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黄公廉峻直執遇事飈發正色山立郎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黄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察事之郎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户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嘗奪民廬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參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蠻韋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寃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諸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盗官糧巨萬數王爲之寃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右使秦開建昌銀礦許之大盗周主簿者哨衆抄掠撒公平之公謂盗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閹官以方貢横歛公抗不從閹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織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爲快船債萬坐通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銅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與眠食共

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賓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銅
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攎送京斬之西市
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衔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乃
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条
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吏知州等又計
捕豪奸張綱乃于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
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為新公見
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
此極乃虜之戰守耶于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菴
寺公使沃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懽悦無不願
為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既
官六曹益無所顧忌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
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戇直
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
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
政績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曉嗜參同契號精一道
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
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惆惕太宗北征全國是屬

三揚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致太平君佚臣勞所謂
代天之捐英厲之邁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寀畫
顯斷萬幾積聚局體一變成化閒忠良外植三原河
州單縣封丘巍然聳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
斷小細海畜惟幄佞幸請飭丞殛使見之者畏闇之
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
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耶宏治中華容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
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馬局體又變矣
雖形迹閒暴義尊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駱志仲毀
譽迸黜氣燄滿盛公卿欲避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
亦諸人并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徼頌
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
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都則嚴甄御
史量能委之火其差薄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
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耶斯為
政在人耶抑時不同耶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
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浙食鹽錢鈔民苦包

攬掊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揖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𦒿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禄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馬陵岡

太白山人傳

明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故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接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招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峰憩日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尌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因善說元虛又膚瑩渥頳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敬禮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於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於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

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覗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怛切甚不平其詩亦多為憤激悲壯之音於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於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徙居湖與吳克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吾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太傅王文恪公傳

明　王守仁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八百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下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庭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為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推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朝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諷務盡啟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為罷遊講罷常召所幸中官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

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為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置之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揚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公曰不可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雄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見聽及焦專事婾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止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脩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與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會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

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寘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鑒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隊於澄淵則明隊於濁水則昏隊於汚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汚穢下愚也天地間醞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內士大夫交章論薦不報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耶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為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于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愧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摹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於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傑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傳

明 崔銑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直有治才所在著稱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冰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出因謂曰爾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出乃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污名又枉死於理安耶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符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禍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山西時議脩先廟一夕大風拔木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滎陽經漕濮至陽穀入漕河漬沙灣東入海命璞治河決口塞明年己巳處州盜起命璞討之平景泰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勒兵修垣守險及康定帝賜璽書爾忠勤善謀素爲邊人信故命爾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丙子湖廣苗叛民李珍魏元冲往爲用道之寇掠作讖文湖湘訛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珍元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郡事數年致仕天順庚辰英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爲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曰吾賜爾緋玉敵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填溝壑矣臣自知亡他途况臣有罪當誅譴耳上說是時璞微瞶乃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後渠子曰銑正德初奉旨充孝皇實錄參對官見國史載石公功令求諸其家亡有也長老道公數事載之足見其素槩石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愠曰彼多金珠綺釆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何坐同席首曰使

吾壘於塞汝安得居此坐且我素不以妻子故宦彼
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
敗者石公自司馬歸彰德典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
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以予少
聞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别業已卯春始
過焉傍岍作屋二楹痺甚且閣屋左茅舍垣内僅一
畝予訊其老僕屋卽公居盖屯則易之屢矣分歸買
田僅百畝其孫貧四十畝售朱氏安陽某自典史歸
石公許往其家盛治具几上陳銀卣前列金杯十餘
公見之問曰爾宦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
民誣我貪奪職石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
拂衣出

吳尚書傳

明　崔銑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成梧州遂隸戎
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
德知縣潔己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
行之都御史屠滽撥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吳公
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榷鐺
屠為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
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戒之市舶太監
給銀買葛吳公卽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
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
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滛祠汰
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會而
按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
死吳公生其少子摽其户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
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
就死吳公為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綴
門表不卽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
嚴刑不易口是時吳公囚服梏手日諸訟所分析所

貲無私盜狀上御史大喇命釋吳公宏治丙辰屠入為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横吳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古取省婦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吳公罪鞫之無狀止以狂道同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筆誅捄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充軍再月誅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叅政討桃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雖多智畧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裁决前已數用勝兵兹則設奇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輕脫諭責解散反為賊得夲之入巢周衛耀威刼公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叅政立畨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

槳更患除矣嶺西猺獞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南饑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来濠敗邏者獲之今上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户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强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自信之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書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鷄飛無郭外田卯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歛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鏌爲營辨靖州土官持金来謝德却不受及是各来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吳公悅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痢一僕瘦而死吳公爲煑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

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鄧智琉栖臣奸邪爲所陷譖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于蜀倅成都粹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亘而文吳公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還壺山吳公數薦于朝嘉靖初起爲鎮江同知大學士揚一清再以重人入閣其族子留者干官府害理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於王至蒼梧視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爲古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者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簡牘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奏草頻悉剷當俱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銳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銳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爲之嗟呼吳公衣食人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痒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己其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姚善傳

明　史鑑

姚善湖廣安陸州人也字克一建文初知蘇州府蘇州承元季侈汰之後豪右田宅輿服多踰擬高皇帝制法整齊之誅夷狼籍諱者用是持其長短巧詐蜂起號爲難治善明達治體周知人情嚴而不刻容而不弛執而不泥簡而不遺煩而不苛又數請謁郡中名士錢芹王賓韓奕等訪問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俗化淳漓以因革之由是吏民皆顧尚廉恥好善趨義不復爲非小大樂恭化爲善俗郡中大治號爲天下第一芹初聞善命謂使者曰明公郡將也芹誠以得見爲幸然畏禮而不敢往也明公荀宏下士之風請伺月朔詣學宮時爲停須臾芹將走見也使者返命善許之至期先一日芹沐浴更衣適學宮夕焉坐以待旦須善至見之善嘗使吏餉芹祿米而吏誤送俞貞木家貞木往見善曰竊聞錢芹絕粮久矣明公此舉當以歸之貞木自揆不得濫受此賜敢辭善知吏誤遽曰鄉誠歉餽錢先生將因君爲紹介耶以藉手耳君毋庸辭錢先生引有餽也賓家在陋巷無妻子

奴僕獨與毋居善每候見賓輙舍輿屏徒從步趨至門以指扣門者三賓問曰何人則對曰姚善及賓往報謁輙于府門外投刺再拜而退善及知自追延賓賓辭曰非公事賓不敢入也賓隱于盤閶善將來見之乃避于上方山善追至上方賓又泛小舟入太湖矣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後數因賓往請乃得見文皇帝稱兵南伐素太常卿黄子澄等甚急南朝乃匿子澄善所北兵日深善起兵拒之詔以善兼督蘇州松江嘉興常州鎮江五郡軍馬未及戰為麾下許千戶等所縛并縛子澄獻于文帝皆死之晃九族後有沈魯者以詩弔之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識史何曾説吴鄉聞者悲焉同時有王艮者池州人也洪武初以詩艮中庭試第一後改王艮建文中知安慶府加侍中師勤王兵屯江上文帝渡江知事已去艮乃衣紅袍自沉于江死之文帝即位詔族其家以艮妻配象奴行至大中橋艮妻止橋上探懷中鈔授象奴紿云買餅餌餉所抱幼女伺象奴去急抱女溺橋下水中又有周是修者泰和人也為衡府紀善與纂修翰林文帝入南京日是修入應天府學文廟中自縊死是日有中書舍人聶同文因走迎新天子天熱走急死途中同文臨川人子大年以詩名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儲傳　明　霍韜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辨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内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秦王請陜之邊境益其封壤内交嬖臣江彬朱寧官者張銳皆有賂爲之祈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太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悖太祖皇帝制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詐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揚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武皇帝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固天之力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為功也正德己卯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揚廷和引疾不草勅大學士蔣冕亦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帝曰何不可對曰陛下馬君乃自卑而臣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武皇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勅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己卯宸濠反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揚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蹕

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國上之危艱乃議揚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荆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晃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下知所裁定武皇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晃手奏行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晃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內交士夫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餽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察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餽未嘗却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間日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往曰未有以給也盡少需尋不能營給嗣竟不克建公在位日乃王御史溱

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也上御極言官連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着筆跡故不得誣移之也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坦上翁傳

明 李默

坦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予自浙左轄被召過湖物色遺之則前司空劉公麟也社中諸君故彰之南坦不知輒呼爲坦上翁云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總世敦德誼至公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宏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横亂法臺諫繫之逮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為之霽威事稍解繼除刑部主司進員外郎以才選録畿内囚所疏雪究痛無慮數百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政大和逆瑾啣翁去守不修謁猶摭郎中時瑣細覈爲郡人編氓爭致贐公曰勞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邪既去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語在太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吳琓施侃龍霓及陸昆定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羇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内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郤賻賵無異越時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内饑鹵數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持異莫敢翁曰靖邊以為民也饑年加賦内難獨不可卹邪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餘年擢雲南案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為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役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為大理卿陞刑部右侍郎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絜士頗避之翁咨曰吏部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簗外部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愼自是財無氾出吏有廉名寔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内府所見徵輒淆典式不受覆覈翁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是切齒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謂尚衣自有常供請停便上以為忤勒令解職久之猶以顯陵工部處奪官追前過也翁既飲德嘉遯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其於文能以沖泊雅淡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渺之音穠纖

之色皆眞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辭臻妙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參元理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令聰明色澤彌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生信矣心慕摟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内翰徵明為寫層樓圖遺之嘗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摟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公不知也性素清約疏布自喜獨事繼母及遇異母弟鳳尤篤思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豊約累志如此初翁僦居溧陽予嘗造門人候之翁引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于峴山逃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旦惟其眞也默所覩古今人好名撿者或缺略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康之寔難若翁者所謂文質彬彬非歟

五忠傳

明　鄭曉

雲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黄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髪為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絶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壚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虎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林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晰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捐釋而誦儒不可可亟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

瞋焉而寐和尚頎形秀㒵指桼曰剪剪落筆成章詞
不甚功容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曰和尚當建
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託跡以死死
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
楊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
年尚未敢顯行于世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京即
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京中金城邊地
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
傭亦取值稍聚錢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故葛衣葛
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或曰破衣曷不肯棄直問
問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
傭力作倦時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声永樂中有
留都官從來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走南山中
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
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
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来夔慶間為補鍋
每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来夔慶人有欲學
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担從有後曹
學者至即遣先學者云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
稱為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與之食即
不復索錢錢稍稍聚橐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
出錢買酒飯自食飲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有
馮翁者遇之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
岩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
相持哭且别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
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
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
王固首陽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
能為對句及古詩詩輙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
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即剷去詩曰
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濱
光采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变間張主籍高旻時
盖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居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貳價建文壬午文皇即位詔至臨海湖上人相卒走縣聽詔或歸與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驚曰皇帝安在或曰火燒宮走矣樵夫慟哭遂投湖中死竟不知姓名

論曰余聞之陶徵士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雪菴輩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悲哉

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明 雷禮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籍山陰縣人元正間行御史臺辟爲幕掾毅然拒之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録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侍坐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悉屯鳳陽毋慮萬數即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執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與情上可之命定于律即今律所載者十三年歸朝京上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爲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

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子享其樂夫既犯典章富隨坐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哉乞除之天下幸甚上曰汝言是著為令後坐事將辟上御謹身殿鞫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封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言論皆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為雲南參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為己任百寮悚惕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大星墜地櫪馬皆驚人以為應宜可云

胡端敏傳　　明　雷禮

少保胡公諱世寧字永清別號靜菴杭仁和人也家落莫業貲產不營慨然思經濟天下弱冠補邑化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有靈芝孤鳳之褒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青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枋其門趾閱謁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需蝟集群從怙勢橫甚悉以法裁之且諷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敢作奸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充柴炭巡撫業與之公指畫利害娓娓乃止在郡屢平抑獄民以不冤其除苛賦清里甲諸條畫俱可為經久之法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帝城多威富能訊是非成敗人公倜儻然不輒撓西寧侯家訟久滯更九司十三道不決公一鞫即得其情案遂判額金箔者富翁也被羅織致大辟賴公雪白每過門必稽顙而去機戶顏謙乾沒官銀累萬祈解罪於公不能干逆瑾怨下南道河奉者疏出

之劾公為枉牘後上直公擬抵出者罪其情文亡制
率類此兩應詔求言疏邊務十事并條勤學問慎輔
集廣延納重守令公用人汰冗費俱探核本原鑿如
也然其強果亢厲人固以是賢之而亦多詆忌積三
考出知廣西太平郡陋甚所隸率土官習不庭叅至
則推心群夷絶餽獻或他出過具營單騎入坐帳中
縱閱騎射乃還子弟應保襲者輒為任之夷獠帖然
孚格於是思明黄文昌羅陽黄景明茗盈李萬榮全
茗許榮高葦皆素桀驁一呼即匍匐堦下惟太平知
州李瑎負固跳踉不已乃發撽龍英州趙元瑆捉而
執之積禍頓息又建置壺關限隅北䂓屹然為一方
巨防至今賴之未幾以母喪群官民惘惘然不忍失
正德七年服闋補貲慶初往武岡朝岷王聞岷府受
詞縶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必并其人送府
驗實故行為若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
校急公曰先王初封校尉過食沙衛永實四府今权
回賀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
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嚚其

直無恨意巨璫偕鎮守王潤以事至郡掘吻于民難
饜公折以法潤斂手其從人以左道寓郡輒報之忿
射平民者又執之潤銜公最深而猶稱公好官云其
郡屬粮則繁漫奸不可詰乃類田均粮一色徵之民
省歳供之半閩境盡驩曰㓜丈活我矣踰年陞江西
按察司副使兵備東鄉巖谷深阻群盜鼠穴其間日
肆抄掠為饒信患公遇盤錯益喜截决恬亂如樂庚
二陳邦四等悉設計擒馘之其革心如王賽一者至
為奏原其死既而還縣埈城經武療饑民安然安矣
公嘗調征桃源擒賊巢調征毛坊援兵廷舉調征建
昌衛益府皆冒矢石為士卒先又城廣昌城南豐城
新城迄今不被䂓其功竟為督府所銜不叙會宸濠
有反狀人莫敢言猶瘋憂上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
賊可慮者寧王自得衛兵威誅日横騷擾閭閻鈐束
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請敕王自治其國
勿撓有司以防未然君子曰用胡公曲突之謀無患
矣而當事者泄泄漫下其章濠恚恨甚賄用事者計
欲殺公搆飛言誣為離間親親逮捕之公已遷福建

按察使歸省濠族具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襲公公間行自投禁獄被掠服無狀復行江西會勘欲別附他罪於是給舍御史交訟其冤不已用事者迫人言得減死論謫戍遼東十四年六月濠舉兵反部御史王守仁倡義兵俘濠廷議是役也惟王公達權戡亂亦惟胡公先幾代謀故驚彤消弭以致於殲滅若斯之亟也特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廵撫四川今上更化以忠直受知益展盡底蘊無隱首勸上取大學衍義一書朝夕省覽以光聖德及言內擒江彬外擒宸濠均當論功皆附宸濠今附江彬均當論罪武臣如指揮年斌執法受罪內臣如周儀守正殺身宜一體褒錄以示公平無不讜切當上心者松潘內外熟番舊爲蜀藩衛後漸背叛上存東南二路通救援緑守臣弛備南路亦塞乃疏安撫方畧在用人才添兵將吏賞罰足財用事下兵部議行之芒部隴氏者自其祖父請分設長官司近者兵備官議不可許又疏隴氏裂地設官雖稱衛彼實爲犄連等縣扼賊喉嗌從之便檄書不用今隴壽襲職竟爲

隴政所殺人始服其識嘉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丁父喪三年詔議睿皇帝尊號廷臣諍論多被扑除名屬江淮荐饑公免喪家居具奏親保民一疏乞定追崇大禮肆赦群臣小過使各陳救荒弭亂之策以成今日急務又言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必事事之皆是老成執禮一言過當未必事事之皆非聖明惟天地日月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可也凡數千言不果上既言者欲遷顯陵于燕山極論遷葬利害乞嚴絕憸壬君臣協恭惟任賢保民爲務并前疏並進上嘉納之四年起兵部左侍郎公前謫遼東熟知京東一帶利病進備邊二十五事復憂時事獻三經講議引大學泰誓好惡之章以戒娼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户庭之章以愼幾微辭多中群忌皆留中大禮成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拯言治道於後故借言大禮於前況屬論定之餘不敢冒領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會言者劾公啓告姦之漸遂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部尚書甫二月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尚

書尋用啓事霍韜言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公入持大體申明職掌上疏勸上務執中之學遇事當喜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至論聽言用人詞嚴義正聞者壯之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絶士夫徒按考語則毁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坐臺閲月執政計改公刑部尚書公實安之於中外諸司結要必究情比法於理不可執議懇惻弗但已太監剛聰與運

舟爭道有與援誣官兵擴其織造貲𠕋幾二千人抗疏下宜廣追驚遠近得從寛决至秋聡事敗伏罪而公言益信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廵撫有事𦍑𦞂而敗土魯番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秉政則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番擄哈密城刼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縱反間傾九疇當事者有憾於揚彭二公欲乘九疇事逮坐之皷恷人王邦竒聶能遷陳哈密淪陷當逵入寇釁起九疇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于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一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𢬵

不可乃客疏為彭陳申理上矍然大悟曰豈我廵撫都御史殺来償回子命耶九疇得不死戍邊揚彭亦免于逮七年春有司奏黄河清𦍑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異常公求默應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氏任官十事俱報可八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言𦍑𦞂之危可慮川蜀之危無慮中原兵將錢穀可備可慮臣才性不堪再辭不允則陳列兵政曰定武畧崇憲職重将權增武備吏賞罰御士衆足邊儲絶弊源正謬誤惜人才凡十條詔許莅部次第舉之始拜

命大臣建議銷兵如潞城之賊留不欲討討者必治其罪公援古㩁今力辨其非議遂寢職方左郎中數通邊將寵賂無厭且蔑視三司馬公疏劾去而夙弊大奸整刷十五既芒部沙保一支遂官叔印攻圍畢節議者欲革流官復隴氏之後公言壽政讐殺二十年令隴勝或非壽子而驟復其土官是階禍也莫若降勑諭川貴各土官賜之定命其芒部原設四長官司能守土安民即不復立府如顧立府土流惟彼所欲有一人作亂者三人共滅分其地疏上忤執政意

中沮之會土魯番大將牙木蘭率衆來降而土魯番誘厄剌入寇索其屬使且求開貢公言番夷變詐非由起釁今圖復哈密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為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之且陳轉危為安之策甚悉喜功者有所軒輕不盡用其策公又疏請增武備足邊儲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上為起昊將用之他亦付所司議行矣桂冢宰蕚詆公侵官格不用公遂引疾求去且以任人圖治之要為上極言之然多違衆求去益力疏三上乃許致仕優賜輿人月廩未幾再起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遂稱疾篤猶力賛上圖廣嗣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九年以疾卒壽六十三贈少保諡端敏公宏才遠慮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典不以禍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卿佐不滿三朞而神采英鋭必欲賛匡至理不苟且以窬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恤宗人之孤獨與人之舊德當酬及鄉先進之裔有流落者雖傾貲賙之不吝豈沒而可祭於社者非耶平生所着有大學衍義補霤見二卷春秋志疑八卷讀易私

記四卷奏議存稿若干卷滄州退兵事略一卷德安太平寶慶雜稿共三卷姚源建昌征案東鄉撫案共一十卷詩文二卷自叙年譜若干卷論曰士以直道事人顧不難哉以胡公之忠鯁稽古展蘊期而勵為將若何而極也然自其為推官挺挺特立而擠之散郎既以是蹶及為郎强果以狗其職而再擠之恶郡則又蹶至逆濠𤈦然于時在位者悚息避禍矣而公獨首犯之豈其懵於保哲者哉既天悔禍起躓踣九死之餘而危言蹇蹇迄不少拄觸非聖明灼知倚任於上而能顯其聲施若此其卓卓難矣傳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公真其人哉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户曉者蓋胡公之細耶

李崆峒先生傳　　明　袁

李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母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宏治舉進士丁内外艱戊午授户部主事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己丑進員外郎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語侵中宮昭聖大怒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獄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如何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敢對叩頭叩頭而已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效忠於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宮中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茝陶諧相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户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而獲罪報先皇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文多載籍中疏入詔廷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恨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爲人黨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矯旨羅織公罪械下逮京師再下錦衣獄公之内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急以大義賴为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奬義節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天子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

信獄摧苦殊甚公不稍為屈竟文致閒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頴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案數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還大梁病卒所著有空同集若干卷余戊子歲使大梁以書投先生辱賦答相逢行一見甚驩談讌累日夜是後人從大梁來先生必有書遺辛卯所以著集見託屬纊之日遺言必來先生表吾墓而先生之子伯村馳書京師曰亡父落落大節世或未盡知子必傳之嗟乎先生之名同天壤敝可也而何藉於予世有不知先生輙開口詆黃者請三復於斯文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矣唐則韓柳宋則歐王蘇氏父子咸以所長擅稱而說者猶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猶唐之不逮漢也我明文章發於金華數子而宋劉二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罷不足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列聖紹統人文昌朗暨宏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材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唐乃與姑蘇徐貞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辭以湯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焉以尚矣李公材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陳紫峯先生傳

明　王愼中

嗚呼士敝於塲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梏其心術專一經以自業泛焉浩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革末生相尋以敝自虚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分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虚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峯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嘗聞虚齋之學也一日虚齋得其聞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虚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於是遂為師弟子虚齋得先生而其學愈尊蓋虚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虚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矣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説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别號紫峯學者稱為紫峯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戸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佪翔不去與宰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官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略無遅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太母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其可有懷之爵禄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磵水涯漁樵相問或寅緣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為話言先生觀物感唱然有所樂不問其觧否也絶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為變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懐之爵禄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哉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戸部謹於利必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

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邦自課之功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浴沂水而風舞雩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厓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巨工張公尤踔為閎儁而傑於文給事公淡于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絶出然林公悔其顛頭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艱行未常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

張簡肅公傳

明　羅洪先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于其間其慱厚純寔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矣粧飾纖靡條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其所係何如哉某數歲時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福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覬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為民事為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徒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為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九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為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綱紀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

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
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為
公也於是客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
授鷄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嘅然曰吾受先
帝厚恩恨莫能報顧君後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
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别後洪先既長見
公孫御史蕡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
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為郎中奉使畿内夜
遇盜劫其橐得俸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旦屠人告衙
隸易公銀同官紿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
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為浙右轄尊貴家口
衆矣口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来者體魁碩食
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
庫羨銀二萬餘公盡籍録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
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
至是始聞戲言則為應曰得子孫無飢寒常如今日
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
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其人

御史從旁問故公曰帨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
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覩
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
陝西用兵郎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為張大語
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銜公所為妨己數窘詰
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閣用事者聞公名樂
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傳新喻三公通姓名後以
名香為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
夕其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
入内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内交忍一旦自
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數華但
忒難為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悪休戚
扫通不為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卿以公不便已入
賄於朝移之陝西及代者至親視無禮悔思至於泣
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為吏部欲清汰鄙
薄以厚風俗公於中欲多保全有坐雖宿謗者咸欲
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遺非其罪也曷諭之使自勵
嘗曰寧失不明無為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縉

紳也多詞倉庚之虧以為奸賊公坐楚中耗粮三百
石禍且不測翰扶武功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嘗識
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
愛張某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觧其後呂與御史
云然呂素明康之冤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
報如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近於刻公捐
辭矣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强至
於功名之際下事表暴與人欵欵而自操之絜凛於
氷霜非慱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焉足以
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
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
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
速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宏治
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
賞欲亂君子之所為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
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
力若公者是也彼狗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
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己者倖倖以自是
噉噉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寒之
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閒於朋友買直則訐細
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啓釁端理不制欲之
流識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
矯戾眩飾纖廉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鑒戒國
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
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
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竊緣世誼別為列傳亦
備史闕文冀或風於君子也

胡行恭傳

明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頴敏强記家貧為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苦以為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絶炊手一卷坐中庭脩然若不為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從人乞假手録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忘會輙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為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由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欲導為射示人操矢欲導為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剌其間矣乃欲為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藁不忘當時其誨子以實行為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能遵其教嘗從雩都何公秦黃公弘綱聞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又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明　王時槐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進侍講宏治改元命戩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侵緬甸頗崛驁貪難其行戩被命即從兩乘肩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飃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大明集禮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覩金珠犀象戩一不顧既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悚初戩至交交地苦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戩配胡氏早盲數請置貳室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鍤既荷莊叟之骸如遺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晋軒集

周主事傳　明　楊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字弼號磧山福建晋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户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待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為祥瑞頌之謂權奸不可為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和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冐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撻備極拷掠血淋濕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杻鎖晝夜困苦間伺警惕罔敢踈寛坐卧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履襪衾苫之類為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是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脩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

泛濫彌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
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
思効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
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廣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
也盍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冐昧上
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
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明旨既許條陳苟
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
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難誠可矜察而爵今在
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因
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
也以奉直納忠為因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
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
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
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
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
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
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

天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
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
則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
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牢
固梱因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微寬可自脫出守者
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
當此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
人孰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孰以
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
忠衷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
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
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
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臂爛裂腰上俱青黑
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
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
題請出屍未驗屍將天晴日皦澈而雲霧橫空震雷
激雨屍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門外見屍出以頭觸
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

哭之人曰子與僖相識乎曰否吾傷公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於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厠所往来必間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大人吉無咎之義也

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顔獄中人有以冝自寬心語為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無所自為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来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已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之後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于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心苟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天地為之震動萬人為之流涕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練侍郎傳

明　陳德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詩言諒哉吾讀備遺錄至稱練子寧死事未嘗不嗟咨津津淚下而不能已夫王燭死晝龔君賓死彭成烈矣而子寧死尤慘且烈洪武十八年高皇帝庭策士子寧禮部奏名第二入對言朝廷用人猶其名不用其實小善遽進而小過遽戮之以有限之人才供無窮之誅殺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書數千言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子寧盖新淦人少與金幼孜遊嘗謂幼孜子異日良臣已當為忠臣革除中以吏部侍郎改御臺副都御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既曹國公李景隆覘望不忠顧斬以釁鼓又憤激請先伏誅旨不聽會衡府紀善周是脩靖江直史蕭周道既詆用事者泒忤用事者子寧獨奮曰國家事至此尚不惜人言顧所論吾過有無何如衆於是釋是脩等不論文皇帝繼統召子寧責問不屈死親旅以下坐從死者數十百人猶有言建文之臣不順天命請追戮之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語學士楊榮曰練子寧在朕當用之夫王燭龔勝非不死死不託孤詹寄採薇積餓從容引決子寧固親信誼均休戚不得同日語也恒言烈士殉名練子寧豈殉名者邪即仲尼所稱求仁得仁者非耶志曰昔聞練子寧幼從鄉長竹莊先生學命詩水竹村居子寧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迺其志少則然矣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在也非見定於素哉夫士無直言敢諫必不伏義死節子寧盖臨難無苟免者死重於泰山矣子寧死百餘年同知王佐裒所著名金川玉屑集其文章始出提學副使李夢陽祠子寧新淦即金川書院建浩然堂嗟乎即使子寧同蹇夏慕王魏崇官豊祿不過師保死則僅其子孫祀之耳余聞新淦峽江人士各爭子寧為縣人競立祠祀焉較諸其子孫孰多寡哉是以君子樹勳立名當知所重輕則知所以處生死

孫忠烈公傳

明　王維楨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為人沉毅有大畧而與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廵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伏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鷙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為妄妖言謟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為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言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卽欲有所為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為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為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畧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為妄言謟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材藝之子各數千人為衣食匿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為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為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卽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使乃復開館延士為講聖人之學明己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闗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覩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逵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亟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為奏立縣治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城為己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寄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奏畧曰夫濠列為藩王親為宗室至富至貴矣乃今所為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於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慎守太監畢真由江西之徙浙江也濠厚賂為別別時辟

左右密囑畢真者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賂結好洑藩
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疑
處者其後孫公見奏挌益懼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
局從兵器於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馬正德己
卯言官言濠不軌也上遣重臣欲往奪護衛按其事
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来即訊我乃翁事
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
鎮廵諸司咸入府謝濠乃伏賊兵於殿内諸司拜未
畢濠奮膺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天子廵幸在外
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
詔請出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
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
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
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
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
縛者持銅鍾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
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僞授劉吉太監全
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軍師令人
請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
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
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
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
者又不下濠甚憂焉其時廵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
仁以行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
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
過供餉未嘗乏絶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於是吉安
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於文山祠率所
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
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
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
官兵遇濠於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
令實茅於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筭婁氏赴
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
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
就皆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
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

哉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咨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群臣不及録孫公今天子即位首襃孫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詔江西為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户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爆爆若目見者譁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殯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顔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為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顯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覩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子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墀尚寳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宏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緑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陳公懋公傳

明　薛應旂

陳公懋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僊居再徙臨海公父員韜宰新城有惠政後為御史按閩訊沙冠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為未食其報嗣當有人生公自少端愨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獨詣不求人知唯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己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會脩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畢獻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安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既提學南京黜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矜所歷郡縣居宿學宫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禮體認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丕變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侔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佯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縶囚除苛細凡諸宿獘名為舊規者一切罷革獨於贓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污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兹時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歛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毋喪即日奔歸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椎剥瓊

僭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為惠養計會肇
慶大水公即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
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尅籍富民供
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為番禺知縣高瑤發
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奬瑤
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荅剌
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
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
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
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言漸
寔以杜窺伺之萌也邇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
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
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擾尅即如狻猊本非澤國所
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裏中貽譏海外是陛下
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官
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
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
眷不敢反異漫路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
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矣安敢以私憾滅
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
意在侵欺渠奬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
公官遣錦衣衛千户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
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
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疏絡
褁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
此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誇
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
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亦以口能
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
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
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群
和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
瑤按法陳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
何眷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覩以致韋眷撗行
朐臆織蠛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

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為選罷黜寘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春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遠臣於理彌日榜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狥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姬為憂姬詬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孫以選死報春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冦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祗即奉公橫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報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御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弟以他事罷春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為提學御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公為真道學益勤向往迺承之兩浙學政過公里第知公加詳見張棨疏不覺憮然自失謂棨胥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于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高春不足責也宋旻徐同受李行叨冒襟裾顧甘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之暇特為公書之以付台士渾張棨得以附見云

興濟伯楊善傳

明 王世貞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
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濟
而性沈敏能為人幹事時年甫十七而文皇帝起義
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文
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賛又
四年進司賓署丞遷侍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
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鍾
每朝謁引進奏時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
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
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
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絶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
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
足胝不為倦鹵犯京師以善晓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鹵角數有功
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洪臚寺事而
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于
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
在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為之止而時所遣使漠北若
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
而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驕然鹵始挾太上
請我賂不甚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為鹵酋也先
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絶不為奉迎計亦不予
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布
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印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
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詭善曰土木之役為何六
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
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一不為戰備故輕以卒予敵
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
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
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
椎三尺所植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
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
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
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

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殺戮剽以數十萬計而太史之部曲寧無有血吾亦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弊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上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贖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糗問萬

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嗌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掌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即位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歲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歲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勲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户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上亟疏善使國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

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輿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勲衛襲四歲例奪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憸忮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押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上遂誅朴而後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祟而李賓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職為民

李于鱗傳

明　王世貞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為于鱗獨若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吊也且緝纑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册請益塾師為之避席者數年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修結髮戲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楚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諸曹無事丞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彼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

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子左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服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言間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踖踖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謁不為名計出曹羸馬蹩躠歸杜門首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獄寂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恭韝鞠腱跽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具有所不能衰與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鬲鬲自洗濯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牒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爚志嘗觸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役郡尉置鉅鹿官亭訑盜衛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䞋之滿

三載贈父實如于鱗官母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雜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擬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邑鮑山曰它無所闚吾目也繚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屨錯於户户柰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别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擧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間廹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常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洽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乆之小間尋綦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

二孝子傳

明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為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覘之則丐子也生一老嫗坭上以所丐得酒捧卮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詗詰之丐子驚嘻曰儂宴人聊為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輙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薮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羸於貲一日飲諸婣呼孝子侍婣多豪貴人饌且膴甚孝子未及衆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眙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丼脃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㩦簷間覆以尾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户令人人袒撿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搨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屠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為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詗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析簡主人語以故且曰䣊蒼黄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撿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痴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泫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工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恐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丐子

殆埶是予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墦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則古潁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李掾傳

明 耿定向

李掾者余里中人也名梅學初爲臬司幕下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為嫡且長餘孽子掾父暱諸孽而疏薄掾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掾獨窶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奚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死掾廬墓所凡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為廬居或為窆乃掾煢煢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滸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涉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踴號曰母兒在此母兒在此如是者逮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隣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瞯之席藁卧雪中翳没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夜中隱隱一髻張益嘆嗟轉告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掾前從事刑曹也慝長方

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梟獄舊吏督獄者偵悉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掾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睚賄何如此囚一毫不以自浼且從家槖糧具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撿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為同曹掾取後察知德由掾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為壽掾艴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掾往歲飾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掾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隤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辭掾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掾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丁其際夕已公卿矣乃掾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姍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為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掾幸受知沖宇矣

歸氏二孝子傳

明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隣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户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内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蘇與弟紘友愛無間紘以事坐繋華伯力為營救紘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

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毋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没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張司徒家傳

明　李維楨

張公名孟男字元嗣河南中牟人也少讀書郭外僧寮寄徑廢河白晝行旅斷絶公恒以鷄鳴中夜獨往來若有物前導者即雨淖不塗足同舍生跡之大驚知當似其遠祖矣盖公之先十二世有仕元爲禮部尚書者云擧進士除廣平李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氏精息高氣勢報仇過直輕為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傳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数十老胥抱案拱立然而簡易寛恕無鍛鍊周内以立聲名廣平人去後見思既用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詣侍御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饗禮侍御史已與公為期質明謁中丞就卽中治具饗公比出而侍御史恚公失期是夫謂旦暮給事省中据我上不屑就也中之銓曹出公丞漢中卽事白擢順天府治中已徙司寇尚書員外郎已徙宗伯省已徙尚璽丞治中威儀伍伯二人朱障泥裏杜荆馬首前唱喏司寇郎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執荆左執胡牀而已尚璽丞與治中同而腰帶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為之語曰張公三宦

歸減半宦無厚橐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是時高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徐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既召用頗修郤而憸人爭寘力焉所舉進士為六曹郎者改除兩都臺省百許人貨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白簡如蜩螗矣鄉人河内武安之屬數招權顧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書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則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他一日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為踈我夫人對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知免矣當為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少司寇曹公者文襄姻家與公抗志清妙外絶榮競譽軰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巋然也會先帝晏駕梓宮在殯太皇太后暨仁聖皇太后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文襄籍人心震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騾馬之文襄即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文襄反袂拭面涕沾袍怖哉諸大夫遂無化我也吾不早知子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士之甚勇之

甚何為言此幸而退致足樂耳執箪食與四脡脯祖文襄於郊文襄下韋藩木楗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若熱之有濯也辟以為席鞍以為几大嚼而別江陵執政有震主之威為紳岐意於楚或勸公數候問之公不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踈乎君子比德以贊事不引黨以封己吾充位九列無職兢焉即私見何所置辭長安奕棋吾慣習矣俛眉承睫諂附貴勢今安在哉殷鑒不遠君無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為丞四年遷少卿少卿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客言江陵遇公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阿故相見知柰何自知已江陵場受禍視文襄烈矣公名愈重三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太理三卿為少司空皆在南京三年考績以少司空行通政事又三年為少司寇為左司徒踰年為南司空未上移南司徒上不視朝中外言事多報聞罷或留中公為通政疏言祖宗朝日一再御門臣司日取事重大者請與諸大臣面計可否凡臣民封事急則應時裁決緩不過三日又摘起數引奏者至御前

承旨下之諸司上八月不視朝矣災異頻仍星辰繆
越坤靈震動年穀不登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臣聞人
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
道者天絶之不若於言者人絶之羣臣久不見至尊
進無所関其忠退而上書置不省覧人誰受命下闇
上聾隔鬱幽滞天地否塞不亟采納施行欲以抹撥
災異必不得之數也日者粤人翟絶祖輩稱故都御
史李材功蔡人喜彦科輩訟故令曹世卿寛頌繋兵
馬司素體不繼莫必其生虧損盛德臣職在喉舌責
望所歸不任款款之忠上稍為聽受而中貴人関說
者謝絶之妄加詆諆居一歳請張杜口覆没信眉則
誦聲作矣留都賦積逋巨萬請重總督糧儲之權課
殿最憑黜陟於是飛輓鱗次歳入數倍可支七年而
諸郎分権者如蟻附羶為量豊約均勞逸差先後遮
出入金夫不便也嘖有煩言公力謝病歸散髮衙門
若將終焉中外推轂舊臣以公為首五歳起家仍故
官疏辭不允既至主者白金不滿五萬財足兵两月
餉及賞不與焉公酌緩急定期會權貿遷通有無迨
旻而稟賜一無所詘士不呼庚癸商不得射時收倍
稱之息府庫倉廪有羸而島寇播曳作難宫殿數災
少府水衡時取給無乏長子早世守藏吏以百金調
棺殮詰所從來曰羡也公愀然柰何以私喪廢公帑
夫仲尼之於伯魚非耶卻不受修倉席竹故取諸司
空公冣得贖鍰二千建府庫左倉三厫司空不知也
久而司空嘆曰廉不為名公之謂矣六年考績加太
子少保益感奮孳孳公家之務既病議分水先支倉
儲及諮除蠹折諸大利害伏枕具草以是勞瘁日甚
凡五乞骸骨上優詔慰留而最後病力綦史魚屍諫
為遺疏屬其子上之曰臣頂戴曲私越從滂泥歷事
三朝年踰七十朱博翰音實愧於懷臣故羸劣善病
從間以來逆害飲食寢以沉困恐先狗馬塡溝壑不
能輸寫心力仰負陛天重地之恩視不可含伏惟陛
下初載覽總大麓經營天物政非悪利不圖於心制
非舊典不訪於朝百工允釐方陲無事今殊不然臣
備員地官所徵賦於天下十不及一皆鬻男女割骨
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為職臣職不廢而民病矣民為

邦本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頃者中人四布代山竭澤筭及鷄豚戸口消亡諸臣法言巽語交滿公車臣何敢贅臣在官言官天下之財止有此數財之所生止足其用諸所與利豈有異術率巧名以熒衆多方以剥下民之所有不增而官之所收日廣則不得不浚民生計索而正賦又不敢闕此臣所以持籌嘆息一日不能安其位也宇縣水旱薦臻京邑死者枕路上方珠寶之奉河隄樓蕃之費歲無虚日六戚不保并為盜賊夫經大業者不在兵威而在德澤濟大用者不在利權而在人心弘大統者不在邊疆而在中國西夏底平緬酋授首倭關藩籬敗之絕域至神武矣曾不足補中國之虐耗鮮萬姓之怨讟土崩瓦解勢甚可虞宜沛德澤收人心强中國永延令緒在陛下一身無遠求也郊廟朝講曠廢幾二十年六卿九列百司庶府闕其無人鞫為茂草言責官守之臣仰屋嘅嘆流涕相對沴祲妖孽書不絕上史冊所罕聞見陛下無恐懼誠心無修省實政第傳旨云宮中儆惕令臣下致齋耳果有誠心實政當復郊廟朝講如初年寒暑不輟然後引進羣臣甄別邪正去者與衆捨之勿開僥倖之路留者與衆用之勿滋屈抑之恨為官擇人不因人而廢官爲事責官不因官以誤事撤中使録舊德停採造發帑藏以代常供則德澤暢人心悦畎畝皆為橐籥閭閻皆為金湯隱憂憏禍庶有弭乎陛下聖神高出百王失此不為至於根株交瘁兵食并詘雖欲改圖無及矣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無善言而切哀鳴非哀其身之死爲陛下抱杞人之憂耳伏惟憐察疏行明日而公卒士大夫讀其言而悲之司寇趙公偕諸察奏公清忠大節羽儀表著宜有殊錫以旌鴻碩上下禮官議其宜贈太子太保遣內使治葬祭有加等公齔而失母未仕而失父深用銜恤入廟展墓諸哀端所觸泫數行下事仲父季父如事父母所居圖史凝塵飲食衣服器用猶惡終鮮兄弟同氣之親綴食弗殊婚姻鄉黨施各有差年位彌高不異平昔時意中年有加賦數十年物力因以彫𢿘白當事者蠲除之邑人歡若更生比户户祝焉口不

言人短所獎拔材俊士甚衆士無知者或知而稱謝自詭曰無有鄉所擠公侍御史後亦官卿貳見公夷然無幾微之間喜愧參并嘗讀書至克勤於國克儉於家極賞其言服之終身中子孝廉民表有文學虛靜恬淡宅心事外人倫之勝業也舊史氏曰昔者鄭楚之搆也舉國若狂使鄭不可得親易使楚不可得疎難余入仕四十年所見俗之移人約有四端理學則貴虛無騰口說廉介則崇矯激夷等威譏正則多建白競攻敏達則事繳繞擅紛更張公有一於是乎司馬子長稱萬石建陵張叔其人皆長者而病塞侯微巧周文處諂漢興削觚爲圜宇內日化及乎武帝朝稱說天下長者止此耳當今之時乃有張公豈易也哉公素好史記縉寓數過於中有深會矣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明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元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湫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奎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厲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傅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爲存哉必漢儒誤入其己删若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溢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矩其措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

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
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寄寓
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餮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
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籍博
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
爲奇傑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
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
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
即洗瀆至毀器擊床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跽
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
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
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饎
爨無不竊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
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
俞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擗踊號泣
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容陽湖服闋
叅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滫瀡惟謹先後
嫁妹者三皆傾槖以助衿褵愈於己女治閫內外井
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狎游者陽湖致其
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爲
親娛不令知所豚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遣衣大
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
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篝迎於戶或風雨則遂諸途
己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簀微傾曰此非得正而
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
死適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痾別墅次年
始歸于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
發於背先生親自吮舐臥床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
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
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
爲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
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亂竟謝遣
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强之赴京以親
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籩謝不納而惟以防金惠三族
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

後絕內移床傍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臥不交睫微聞謦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扶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祖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緦者如功功者如朞至賓客慕義而賻賵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疴癢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闢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詘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絞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逾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户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　必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子須以言論槖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誘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

游者四百餘人或刻厲相責談一意事聖賢學不爲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户外趾常獵獵諸生以二六日會禪興寺辨論鋒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涣然水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户門户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予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予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爲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俘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咨睢儀撿先生益循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邇相倣傚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押若處

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黍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黜歸與先生談搉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闘也徐建功者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譽之祠惡池以爲河杞配林以爲岱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愽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父訓家禮蹇游武夷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涬爲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爲輿猖狂叫呶詭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爲學齒頰爲師畢畢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爲贅行若夫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傳三

列女

家乘

自述

方外

技術

諷諭

厮役

假託

傳

列女

龐娥親傳

晉　皇甫謐

酒泉列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又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儌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以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

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娀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不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娀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殭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宏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爲大其義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娀親爲其作傳

楊烈婦傳

唐 李翺 文粹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爲不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下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

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
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
帥布烈之壻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
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
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陣明攻守勇
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
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
若冠胄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
智不能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
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
之矣

李翺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
自古亦稀況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
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
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女傳

唐 杜牧

烈女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户曹掾桂
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
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
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
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
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
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
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以姊
事先奇之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
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
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
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
示無事於外因爲臘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
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須自爲計以朱染白丸如含桃先奇
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怡樂曲雜
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
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子迫

出拜曰願令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己死納代爲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匕首以獻暴其尸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妣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于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湛爲某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竇良出于王氏竇湛之堂姑子也

竇烈婦傳　　唐　司空圖（文粹）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塘塘走滴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拌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蓋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豎亦馳衆而至幾死者數矣逮逾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傳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爲貞夫女必爲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爲知言乃著其傳贊曰蓄十金之資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況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盎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節婦馬氏傳　　元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尚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尭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浸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燿也馬氏亦足稱哉

六烈女傳　　明　李夢陽

儒生劉德擧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益傷爲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賕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紛紛筓褘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賕者公言於朝羣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速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日考掠桎梏之咸金通也下歛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救死爾夫爲臣宜若是否耶設靡賕瑾能盡死之耶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筓褘之人乃顧若是烈耶予益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

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衆具髮懷瑄弁馬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

爲正德甲戌瑄有姪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敎了爪産之墓李子曰世人益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敎了爪觀之不其信邪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縊而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

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覡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而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縊死

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鄰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耶竟死

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抑地之靈使然耶李子曰予以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頗詭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戰於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道間伺隙如探金摟王惟恐後時而弗獲也斯其死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褘之人至微也竊

閭敵閭頗類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揮閭里之間卑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猗爲蕭則豕決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女立廟廟西贊曰貴非必爵揮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嫁槁骸竟斃並蒂則仳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撲心持獨發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凡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孝烈婦唐貴梅傳

明 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宏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捐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啓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婦勿聽廹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或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及夕易衽獨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其夫收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嘗代喻

士猜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予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氷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嗟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莊節婦傳

明　吳國倫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卽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擧寗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槪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卽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署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擧案進食哭奠于墓妻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臾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爲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市易脊曰他日見脊母相忘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

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覔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兹不凛凛丈夫女哉彼以冨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曰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傳

家乘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昺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士於爲河川以控冠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工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收雖小事未常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常大寒有負炭而斃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愼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其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善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誡戒之嘗教告家人曰見人

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歴陽會叔父亦解掾毘陵聚口甚衆儲偫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嘆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當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逮及柔良及還去王姥滿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問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呌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吿曰物弄扇夫人曰然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顒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顒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

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歴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鴈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羇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常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領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痺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顒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周宜人傳

明　羅洪先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贈安人進宜人父德柔祖參議公紀宜人長宦邸貴重矣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違程節輒詬怒不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紡績抹過以織紝補不給聞堂上詬怒聲即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竟日不敢食諸妯娌慰勞良苦宜人曰我不善為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杼柚間亦未嘗一日不戢戢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傅晝歸宜人顧曰兒餓來即即投杼取殘食哺之先大夫見突無煙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強宜人心憐之撫其首遺曰我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泣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宜人年三十九天於産難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私或節序持觶為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嘗臠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傅不能償束脩傅強持書篋去乃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户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紝斷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且八九子侄十餘人皆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惡矣家無嗃嗃之威人負訑訑之色雖強之學不從也而見人菜色鶉衣者即族屬莫肯與揖即相揖首不俯目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訕譏者乎噫嘻

傳

自述

五柳先生傳并贊　　晉　陶　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五斗先生傳　　王勣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千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冠加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于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

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侄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産以至于妻子凍餓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以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于古人遠矣而富于黔婁壽于顏淵飽于伯夷樂于榮啓期健于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咏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江湖散人傳　　唐　陸龜蒙　文粹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虚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邪水土之散猶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瀦爲洳爲潢爲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塤不可以爲埏甓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于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事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傳以志其散

補亡先生傳　　宋　柳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爲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袪其未悟者衆惑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毎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傳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毎執筆出其文當豪若

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搴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爲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遠紛亂從後强繼以成之亦心竟若員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㳄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旨先立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癈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詰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卽

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故春之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其序春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眞達云經者也所以于補于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别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元之爲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强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奥若元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請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

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别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堆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禄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爲記于補亡亭内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輒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益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爲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爲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益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六一居士傳

宋 歐陽修 文鑑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閲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無名君傳

宋　邵雍　文鑑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强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鐵笛道人自傳

明 楊維禎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閣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緑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技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為鐵葉筩之長一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絶人世江人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欵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卧遣客即客不去卧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涉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白于上用元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扎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聞心畫爲人役見郎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樵唫五十卷藏於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峩峩服兎褐之蹮蹮雷浦之濵兮鐵崖之顚噏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竅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傳

方外

莫月鼎傳

明 宋濂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傳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文濛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射人之光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絶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着道士更名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承往来委身童隷事之會鄒病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寔告鄒驚嘆郎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瞋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程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灤京内殿帝詔近侍持果殽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不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帝爲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

大怳賜以內府金繒月鼎碎裁之以濟寒窶者帝疑
其物微固盛有所賚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
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
白眼望天陰飈倏倏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
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時雲霞之月鼎咲拾果殼浮
觴而頃之雲自湖畔起翳於日下蓊蘙觀道士中秋
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
士知其所為急召寘筵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
散如洗山泯爲鬼物所憑狂蕩不可制遍索月鼎不
值忽遇諸酒肆月鼎大罵含酒噀之暨歸物怪已息
賣餅師積餅于筐時被物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
猢猻首投于前市魁娶婦道為白猿精所攝抵門但
空車馬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還舍
問之婦云方在此木峰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
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病疢者有来告急或以蠻
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
故咸以真官稱真官謂其能主土地上鬼神其靈異
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戊戌庚寅屬其徒王繼

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
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將
半風雲雷霓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忽然而逝壽六
十九繼華奉遺蛻至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
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鄉不輕
授人唯繼華及無涯滿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
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
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元真皆解押雷致雲雨而元
真尤號偉特若行熙法能使群鶴迴翔壇上云

史官曰魯陽携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笑六
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而格天且應之況葆真
之士乎所謂葆真之士其慮冲其志靜虛其神凝以
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鬼魅於
指顧之間矣嗚呼此術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
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哉泰天地而妙
萬物固自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
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予總修元史
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為涉于怪神止之然予心

竊感也復别書之以示元學者

邵道人傳

明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藥土被衲與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與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省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嗟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梳列諸果與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梳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為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襍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葡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梳列諸果與

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氷則聞道人齒聞澀澀聲噴之肩湧面紅汗瀫瀫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歷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過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耶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眩壁馬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鬬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贊曰予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髒急人之難覺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進於墨者非耶

傳

技術

仝景明先生傳　　明　程敏政

仝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羲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游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仝先生之名聞四方己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為上賓動必咨之暨景帝嗣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以自輔景明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英廟北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承輿來歸實庚午秋也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為風然後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景帝之弗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畫四字為筮錢十八文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將出涖徐州上曰仝寅得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後固辭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與正濟顛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啟陽今八十有六歲尚康無恙三子長鑾以材武自見官錦衣衛百戶次鑾治易為進士業次鋭以善書士隸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

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益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仝景明先生固聞君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於名流不忝于推貴壽而有于老于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敦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傳

諷諭

負苓者傳　唐　王　勣　文粹

昔者文仲子講道于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傲我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纍斷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係之不遠省久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萬物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乘太和傑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說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始兆亂者安得竊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無心子傳　唐　王　勣

東皐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耻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遊于茫蕩之埜適勣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濯髀而嘆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轂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蹙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圬者王承福傳　唐　韓　愈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田土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而為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也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梓人傳　唐　柳宗元　文粹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右引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矣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

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繇我則固不繇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潜其名

種樹郭橐駝傳

唐　柳宗元　文粹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亦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

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宋清傳

唐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相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

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庚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傳

蝜蝂

阿寄傳

明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髫穉而株守薄業户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傳

假託

毛穎傳　唐　韓愈　文粹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遂其族而加束縛焉秦始皇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氏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

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决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　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倉庚傳　　　　　　明　楊　慎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濫予百數郗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覧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絕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餚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欺予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𤓰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鳳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籙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鳳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嗥者朝嘲者夜唳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咮翡翠華首咸集宮掖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焉其有助於德象也二號磬獻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貰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鷔知之鷔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放月紀月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予爲我說之庚引脰曰鷔何知鷔何知月之朔也君以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元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

承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做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詖王制鮪之妬亦何能爲周制之無久矣而欲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織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涉神農之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況昵之專涉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憮然側席郗后聞之憮然無色乃命寫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郗后播然更爲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更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諡議

弔文

祭文上

謚議

謚議

仁宗謚號議　　宋　王珪

臣伏奉勅命以七月二十九日集官於南郊壇告天請到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差官撰謚議及廟號文者臣謹上議曰

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篤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於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詔摩無窮之聞者帝莫盛於堯舜王莫隆於禹湯也益易名之典下不得誄上古者將爲至尊之謚必質於郊然後定之抹所以推天下之至美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專也洪惟大行皇帝躬上主之姿承累聖之序流大漢之宣弟履放勛之欽明苞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攬泰定之勢而弗恃以安因常邀然馳視所未形倪然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遜嚴恭戒懼庶以荅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延訪容納沐浴以陶善類之歸知括萬慮而不可賾思滲四垠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燾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於時脩廢官繼絕世禮高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末游虛己以邇豪俊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章明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蕩滌之惠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其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群公庶尹罔弗忠正相與謀王之朝殊鄰絕區罔弗億寧相與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罔弗順祇相與立王之塗益仁致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禦也別復耕籍於千畝之田祫祭於先王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八奠於圜丘嚴父之志盡則再侑於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王之愛邦統未昭則豫有主器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致鐘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綴經墳之學邇英數席圖講藝也凝機夜宇資味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聲色之靡伐於德義於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兔之獲殚於精神於是乎絕盤遊之欲念組織之塵則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宮室之麗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蠻肆姦不欲深入涉瘴而自致藁街之俘時則有踰沙軼漠卓犖之貢委塵圖合諜汾澹之瑞叢四十

二年於玆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迹羲皇之前復虖莫
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如玆
之盛者也方將勤鴻休受永祜豈圖神機歘厥邦饗
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渭水
之遊嘉原既新同軌迫至張鳳蓋於北極引龍輴之
卤巡北萬國所以推心三靈爲之變色有司繇是飭
舊典册丕稱皇哉鑠乎幾有以妥王靈而炳帝烈也
謹按謚法一民無爲曰神經天緯地曰文通達先知
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
若乃群生啿啿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
神虖制禮作樂際天接地煥然而大備非至文乎永
惟宗廟之奉實發先識以建大本非至聖虖戴白之
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武虖遐末荒昧之情格於聰
明而無所遺非至明虖惇叙九族以述夫祖先之志
非至孝乎粤廟號之建尚矣惟其歷古聖賢之君莫
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
者聖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者邪抑當時鴻儒鉅
學乃畧於稽求將天之所啟朗以充配大行之廟乎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爲
祖德以守成爲宗皆尊尊之大誼也大行皇帝尊謚
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臣謹議

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唐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爲唐股肱兩朝當國厤績維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協於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當懸衡九流部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爲戎皇輿卤狩億兆左袵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横潰不忘國奮身拔迹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修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爲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将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宷職者光映册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爲三司太史有爲夫九德咸事寬爲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爲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没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益其迹大名咸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縉紳位伴周召將加誄謚之制宜以鄭留爲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唐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歲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獨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其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丐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黑丕孔悝廉察之任切於元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勠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及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宋　宋祁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惕和吸精儲爲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緩玦彈冠賓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上文嚮學闢太平之原薪槱髦士克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術藝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理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觸自然宫徵歷官上庠居爲時宗既而籍內禁闥踐諫省殿曹之任入進其孰出諭其辭抗鯁罔憚職采無闕在燕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受茲助之蜀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耆老寶隮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附聖祐榮稽古覽中形論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文寵餞士倫嗟挹俾耆而艾以歿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時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飾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處躬彌沖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爲溢憯其讓如范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貌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束脩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經哲東猷敷賁皇極遐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紬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册府副在家極推明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謹議

張忠定謚議　　宋　劉敞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善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爲文折節受學則爽廣明白務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俶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己失時益有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佗臨涖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於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歟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爲恨今主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康方公正安大慮窮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録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宋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宮閣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絀庶妾賤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諡議

宋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於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宗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於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斯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眞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諡法曰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固宜以文諡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何如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諱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迨于英宗之視政益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裕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亡身履危以為朝立事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諡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諡文忠謹議

姚文公謚議䟦

元　柳貫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闢太陽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數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益數百年而德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鑰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册之雅奥詔令之深淳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招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己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𣂏

元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益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君始由平章咸寧王野仙薦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辭離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慕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厲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楚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旣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

吳文正公從祀議

明　楊士奇

臣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益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顔冉一理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得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春秋禮記纂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啟大道之堂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益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録以惠學者益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賢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議

駁議

駁韋巨源謚昭議

唐　李邕

韋巨源與韋后繼叙源流佞媚官爵謬說符祥取媚中宗識者嗟憤及韋庶人之難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太常博士李處直議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托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禄同族則醜止安后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處直仍固請依前議邕又駁之

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爲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没有餘名比賢達所以砥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察斯而乃闇義不從與惡相濟蓄同上之志協群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禄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罹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漸爲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惡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

闇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因亂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家之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旣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巫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國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迹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篡盡計未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倉皇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謨上官昭容詔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紫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溫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溫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句徵廢越條章榮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況以三思食邑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違多雨租庸蠲免中令昭明匪令椆然自古不易三思悉具封物巨源啟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沈雖無蔬粟蠶桑織紝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族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曆輝負邱山之重責今乃妄加哀述安能分謗者哉

謚議

答駁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答蘇端駁議

唐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益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皆惡惡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數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溪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守中困跡爲簡遠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涵泄致辭患自微也儻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

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啟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三思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家廟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其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寗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益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令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剜骨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圖執條詻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益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答嚴郢駁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唐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荊門之政爲仁由己畧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謡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閲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先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殁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説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代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翼缺之恪德臨事寧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文德不亦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而不言武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襃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褰正稱貞則遺其悻狭非一言所能明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彦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

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攷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具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於位誰則非忠非有殊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謹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重議郭知運　　唐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古有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己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旌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己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令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蓋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設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荷恩錫或音徽久沐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決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寇擊析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謹議

私議

朱公叔私謚議

漢　蔡邕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以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脩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攷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　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忝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

輒予口忠謀不已予心具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藻精白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益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庶事誅鋤貪暴糾戢貴黨雖有强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濶奸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揔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蓄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義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何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阽以深患苟除民害生死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癈於身危矣兼包

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列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田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同禮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弔文

弔屈原文

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置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矰繳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弔魏武帝文

晉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絶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宏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内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禮道之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舉脩綱之絶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

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
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
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
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恥千載
之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
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
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
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大
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

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
不殘每因禍而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
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
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
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
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
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
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
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

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
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
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
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
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
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晞
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
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
獻茲文而悽傷

弔莊周文　晉　褚含

帝堺王宏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元極曠人偽俗季貞風旣散野無訟属之聲朝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元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祭田横墓文　唐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弔屈原文

唐 柳宗元

後先生益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兮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㩻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痛以諱避兮進能綏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難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沈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古戰場文

唐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
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艸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
鋌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
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氷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何世無之古稱戎夏不
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
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旂川回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
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氷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
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
輜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
兮力盡矢竭兮弦絶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
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玁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
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
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
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
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
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
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弔興平茂陵文　明　方孝孺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於道傍兮覩高邱之峥嵘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謁遺廟以屛營淒風起於叢棘兮鼪鼯嘯於幽塋慨雄心之靡託兮悲曼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遺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畢祖武而弗肯繼内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於八方兮俟神人於海澨建千門於萬户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勝化兮永傲睨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於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於巫蠱兮妃允丁毒而銜寃諒遑心於曆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元宫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周衛於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宫之韶冶兮僅得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予尚奚爲隱憫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遇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於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聖表而默默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惘而財竭兮終克免予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而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弔九江驛碑材文 并序　唐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與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産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礲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彷彿儐與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遂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扯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祖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説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奠具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亭千艘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壞之勞狀具未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己之述令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税于兹驛祠部員外郎鄭愬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説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綉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綉而服枲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别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情遣乃傷理拂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異旌子庭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鵲高冠糟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覩

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倣宜屹屹子碑如神
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唐　舒元輿

剡溪上緜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
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
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閒谿
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
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
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
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
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
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不在紙工
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
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
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
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
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
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
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月以縱自然殘藤命
易甚桑葉波波頹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

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雖舉天天下爲剡谿猶不足以給況一剡谿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物物之資人亦有甚時其斬伐不爲夭閼予謂今之錯爲之文者皆夭閼剡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弔鑄鍾文　　宋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嘗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鑄鍾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于鼓鉦舞鎬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之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投于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耶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鑄鍾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于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于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爲得默默而已予乃作文以弔之詞曰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美姬夕爲焦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躓清鉞和默刑王耿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豨循還于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鑄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刪形

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咼所挺之壤偉而偶沉于幽陋辱泥塗之汚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虡之一辭遽月宏之戮穀幸陽德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覩謂庭貴之是克獲效鳴于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劒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泰璽漢劒越璧隋珠犍爲之磬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棬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于經綸猶見收于好事是

鐘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凰今大河而更清使左甬具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壓于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列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窩雖從火革具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憤而復起可無畢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于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銍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鳥彝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于緇素乎豈爲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于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劒氣如虹霓掃除妖氛于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然如止水別妍醜于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决不泯沒草亡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卹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　宋　朱熹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　來落　一邱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廷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

乙卯春釋菜先聖文　元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啟聖心程朱將命埋晦浚闢聾聰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側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寔眊昏未立已頹捨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千古遺言于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啟迪實有臨之

祭纛文　唐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豨滔天搆釁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蠆毒將數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群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有虎牙鷹揚之臣貔矛犀渠之群橫行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潯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斮梟獍以釁鼓封鯨鯢爲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絓驂無汰軸無僨車命五將護野萬靈并轂令天地氣祲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爲神祇羞尚饗

潮州祭神文　　唐　韓愈

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于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牷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旹不敢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其二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辠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辠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日月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宋　呂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交會物貨貿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冒官販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徼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汩於中豈計于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艫尾相啣牽鍾致石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况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狗福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檝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任蛟肆怒乘風鼓浪恣其覆沒阽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誨六年中再得罪沿泝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爲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祈雨祭漢景帝文　宋　歐陽修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今既治民獄訟之不用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于事神此修爲罪又甚于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于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

祭城隍神文　宋　歐陽脩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
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衆力
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
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
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愧斯民

告峨山龍湫文　元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
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亢旱
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
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
釋也是以使亟蓄靈澗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
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
得矣則當為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
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
極矣而無所歸誠則為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
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良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
窮矣窮川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
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於神則是禱
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
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溥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
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
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
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鬼

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急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沅州禱雨告神文二首　明　薛瑄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明山之神曰凡山之高大表爲一方之望者爲其能興雲雨也明爲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神爲之主也宜予祀典代承而莫敢去也逮茲秋旱爲虐禾將盡槁而民無以處也神司膏澤胡吝不與也御史虔誠遣告神必惠然許也元雲勃興斯須而天宇也四野大穫欣欣觀子女也民獲報祀進牲醑也吹擊管鼓式歌且舞也御史當侈神之名播中土也尚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等神曰聞者秋旱爲虐一何極也是用有祈於羣神羣神聽果不惑也有雲鬱興一雨滴三日也晚稻將槁神賜以實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也小民將饑神賜以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也官宜即罰神賜以釋也凡百有心感神德何以報神選肥潔也詞以侑之神來格也神惠其饗之承事永無斁也尚饗

祭浰頭山神文

明　王守仁

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玆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刀播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而爲孚祥育瑞之所矣今玆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浰賊之兇悖民荼毒無所控籲故通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天怒天人應順之理將或玆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國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後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擕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有設詐懷奸即奪其魂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玆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寔鑒圖之

祭從弟敬遠文

晉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生平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齓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常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眾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蓍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晉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廼育廼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酒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南宋　顏延年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唐　王　勣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忮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求誰與聊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不婚梁鴻難偶筵無續奠室無箕帚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允我故人素服臨旃葛巾從窆桐棺以還墳不易壠坎不及泉苟無恨化于何問天道性既喪仁義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薄奠神其歆止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唐王　維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嗟爾永健表爲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旆四方有事誓死鳴鼓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舂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令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于裨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驁長天積雪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跼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既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歆歔尚饗

祭柳子厚文

唐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唐　韓愈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挟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觝滯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驅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醆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騾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瀉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衝

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豞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遣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吾不復宜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祇祿户歌用還澧浦爲人受瘧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筆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壙中爰及祖考妣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十二郎文

唐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

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

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殁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呂衡州温文

唐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與所痛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海内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絶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兩曜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韓侍郎文

唐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横兄常辯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後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罔辭于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還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東來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尹師魯文

宋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胃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墜夫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祭蘇子美文　宋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之文章雄豪放肆如有此者吁可怪耶嗟吁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之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祭范文正公　宋　歐陽修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訐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群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固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轂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没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文公　　　宋　歐陽脩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朕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于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官有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共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啣辭寫恨有涕漣洏

祭石曼卿文　　　宋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朽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祭丁元珍文　　宋　歐陽脩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尔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毁善之言譬如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方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以俟擾擾奸愚經營一世殆榮華之消歇嗟泯沒其誰祀是皆生則狐鼠死則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傳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予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郢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於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淚漣漣

祭孔中丞文　　宋　石介

昔公爲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即請進爲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爲中丞風格益峻及公没劉平戰死於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叛歸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吞聲就闕寃號道途遥騶唱中丞來平家將卽中丞馬言其事而銜賣販兒以數十嘆曰徒往訴耳是非孔中丞者平家慟哭而止噫至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于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也大道格于上下爲落全于死生爲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烟氤氲樽酒冷冽享誠不享味公來降歆

祭范潁州文　　宋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區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齗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保亂穴降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脩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葢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以寄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曾博士易占文

宋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寘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寔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覯黨友知公之名於寔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毁星日脱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虚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是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王深甫文

宋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歿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曰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之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痛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宋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名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恤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敎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為三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潁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　蘇軾

嗚呼軾自齠齓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謙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再祭亡兄端明文　宋　蘇轍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游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知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御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於黄我竄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遍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蜑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顧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忽有違進不知退踐此危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郟鄏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還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告孟秋歸於其阡潁川有蕪肇自兄先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宋　張耒

嗚呼天祚有邦釋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子産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沈隱義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元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氷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慶於野兵休于邊頻爾慓寒養其饑孱無痛于饑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於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感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咸嬉〃人之咸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

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釆其所長謂或可使中結義好邱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敷修竹夏寒清酌脩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之人倫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爲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譽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斂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没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既畢既壽今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視篤兹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祭程伊川文

宋　張繹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於心伊川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衆乃以爲迂也維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以爲乎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會寞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可覩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

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斯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祭張敬夫殿撰文　　宋　朱熹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擯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靡于斯而所願將不遂也孰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窮之道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

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
而鑒之尚除有以　予之志也嗚呼哀哉尚饗

告先太師墓文

宋　文天祥

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
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
下嗚呼人誰不為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為忠人誰不
為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為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
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遁于南荒宗廟不守遷
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亡家亡靈武師興解后歸國再
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身四克為親拜墓以
剪荊棘大勳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為俘收
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為後圖惡運推遷天
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
皇之間二女夭逝剪為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濟竟
北其轅繫頸縶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
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今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敏我
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
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
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
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其鑒之

予始至南安軍即絕糧為吉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予至是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為首邱今心事不違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盍少從容以就義予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乃知餓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望祭文丞相文

宋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附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

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　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名進任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任斐尤多慷慨戇愚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殁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悾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于國思為己負于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録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黄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雄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伏義勤王使

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于廁舍之後投筑于目矐之餘於所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亾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亾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

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
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
信奈何慊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
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
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讐師讎也丞相事何事
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于靴
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
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晋
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
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
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
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于義死
于勢死于人以詬罵為烈死於詬罵則肝腦腸胃有
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
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
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
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
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

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
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
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
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其暫處倨坐苟
安舊主正坐於危疑覊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
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
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
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没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
報汴之忠死不致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
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
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于千載之事既負
於前一得之愚敢黙於後進薄胎之素服先元亮之
挽歌願與丞相商之盧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
語孟祖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祖母曰妾太原人
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
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
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
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

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絶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祭太保劉公文　　元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懷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全真復參臨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顔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前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碧雲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黄山文儒庵從王師柔眼哀牢公於是時蜀之草阜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晋之杜預天既尊山人自晦公於是時唐之李泌相宅卜宫兩都並雄公於是時周之名公中統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　萬機暫决大儀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居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

未肅公奏閲之方其宏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穰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而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爲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殁獲大葬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束冀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元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綸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庖犧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迨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遺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派派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逮乎有宋實生周子書無極之太原爲萬物之根底扶泰山已推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于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

動靜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仕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乎無倫其近也不離于日用叙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葢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歷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亹亹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益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學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容聲謦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既耶

祭文下

哀辭

誄

祭許祭酒文　　明　蕭伯衡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休戚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真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所不能至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惟先生識高才挺博聞強記流輩無競幼承家學力追先生緼爲德性發爲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者以靜散者以斂情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懽然於聘立談之間機鳴嚮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晏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揚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爲質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罄不同而比不詭以狥嗜易所謂謇謇而冐嫉者反以爲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過夫庾嶺尚賴鴻澤之滂沛遄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遊可咏若將

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文之運兮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舊之眷而冠華公以進德會中之蓄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允奈何松栢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隕將善類之珍瘁抑吾道之莫償於戲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諷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冥於一途兮尚否泰乎奚訊而況先生之耿耿者當不隨異物而澌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為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愫契分於生平誠感死生其猶醉醒

祭太史公文　　明　方孝孺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舉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踔越前古拔棄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吊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舊紳之士皆若其曾元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挾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

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於山嶺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度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祭王文節公　　明　方孝孺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倫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宜而無毫髮之偏譬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爲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鶡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兆豕之惘然嗟呼先生稟剛徤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材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孽謀間搆卒俾倉皇奔走於西南萬里之滇僰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犬羊戎鹵腥羶當此之時非惟親戚郷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罔信爲之悼屈而嘅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於庶位而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爲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於殿陛而達於旒扆之前於是有學士之

贈於是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僭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嗟呼先生之生也崇祿重位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漢之流姓名之著丞儀若起世而登仙乃知讒佞之排乎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函之賊乎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氣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風昔或尚友於簡編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明　李東陽

嗚呼人有不必得世有不可無故君子有所任以爲重物論有所藉而不虛愚嘗觀於古之人或不滿夫一歎又其至也何止乎涕淚之與欷歔在朝廷則廟堂若增而高在閭巷則山嶽若增而重在鄉邑則文物若增而都如公者勢不可以多得而今亦已矣又安用此乎堪輿愚嘗論公之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也蓋能誦古人之書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如是而後擧公之節槩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鸞鳳之爲祥如是而後盡公之規模然公之直知者或以爲辟公之儉不知者亦或以爲汚豈愚識之未臻與抑所謂情者將人人殊也嗚呼其在天下者不敢知愚之痛其莫予紓也方愚之未見固畏其風格高厲進而復却者屢矣及其見也不知夏日之既晡論書法必窮漢晉之源論文章必極馬韓之趣論理數必探河洛之圖愚生也晚考德問學無所底定如瞶者之於聽盲者之於途孰意公之有意於愚也門墻之

託方以爲終身幸別而復合者曾不過一再見之餘病不侍于牀簀不越于野而窆不哭於壙愚於公之愛可以爲辜矣公之文多既逸之藁公之門無可屬之孤此愚志之不敢忘而力不可强而驅也平生名節其所以報公者廢其在此公亦有以鑒愚之區區也邪

祭學士柯先生文　明 李東陽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隸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歎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泣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辭雄玉堂愚於此時固以識公之文章秉章綸鑰衕庭精確愚於此固已窺公之材畧山静川澄氷清玉瑩杜門辭起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爲宜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爲遺及其降司成之召也方藉以爲重而憂衰泰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恨以爲遲遲謂公一蹶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者不知其爲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以爲悔此人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酹又豈特區區門墻之愛而已哉

祭忠臺劉侍講文　　明　成器

於戲先生能遂爲行兮比干爲心紓忠竭志兮日月照臨慨前代任閹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伏闕抗疏太息掩泣帝曰汝嘉寔感予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剸刲龍逢蒙既兮比干葅醢雲霏霏其承宇兮天高而莫余宰顧鑿扮之是甘兮羌時事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慨兮腸一日而九迴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予七哀扣帝閽其無路兮徒煩冤而隕涕歌楚些而招魂兮吊汨羅以爲計於是割鷄釃酒望風奠祭懼褻於家登彼龍崖石磊磊兮竹松閟閟叅天日其咫尺兮將英竈之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跽歔祗以陳告惟蹇蹇以自完兮得死所其奚悼顧彝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不能掉彼閹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曷其不撲獄於旱兮既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皆抗扼兮何猖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其怒也砭砥柱於洪波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婞婗之流輩兮直鶩鴻與脫兎也生無益於時兮貴且富其何數也吁嗟先生之死兮寔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以法像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貫既兮吾不惕以改其素也

祭菊坡像文

明 陳獻章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于當年而全身于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清通朗徹藐予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逐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

祭先師康齋墓文

明 陳獻章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劍江謹具牲醴告於先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舒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絪縕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之淳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而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而自況於豪傑之倫也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忘勿助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閫域彼丹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迹描畫之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某也生長東南振趨日少三十而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今也欲就而正諸而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尚鑑斯文尚享

告羅一峰墓文　　明　陳獻章

嗚呼先生今曷爲而往始何爲而來處則畝畝之逸民出則文章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動出羣之氣般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擬先生於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楠弗類反見目於榆梘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祿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遇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至死而勿頹貧賤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己丑之夏予遇先生于南畿盍簪之雖忘形爾汝郎三宿而後别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贈先生草亭之什既而各伸其戒曰我不枉己君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嗚呼惜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酹尚饗

祭西涯李文正公文　　明　張邦奇

嗚呼公之名動海内久矣而吾猶憾夫知公之希也國家開泰平貞元之氣交搆磅礴數十年乃發爲亨嘉之會而公生焉神智天成不假人力自經書道術以及乎百家衆技靡不通究文章詞翰極工且富以爲一代宗而莫敢或尚焉人固得而知之矣至其察始慮終審微知著極力殫謀以陰裨乎世道公固不以言而人亦未易以測也先皇帝時民熙物豐百司庶府率繇成憲公秉鈞軸無一事可見而内閣所陳便殿所對凡以益聖心而裨治化者人未必聞其詳也及夫憸宄竊柄虐流横溢剛者觸柔者靡公于其間鎮以譽望之重感以德器之純左隄右防先縱後操以全士類而銷虐焰者功亦偉矣而人未或窺其際也已而致政家居身不接匪人足不踰户閾口不談時事食菲衣敝室廬翛然蓋康夫猶士或不能及乃又掩于文章功業之盛而人或不以名言信乎知公之深者亦或希矣其也雖未敢謂知公抑辱公之見知已非一日天下士聞公之沒雖邈不相識亦爲

之歎歔而不自禁況久受知愛者邪頃茲肅命遐方
超莫未縣歆以腥燭遥薦重帟之下而緘詞以聲予
哀公尚有以知予之言乎嗚呼悲夫

祭故戶部尚書九峯孫公文　明　李舜臣

嗚呼孫公夷夏之望一夕星隕忽報公亡公雖在野
如川無梁明明日月爲慘精光公始遭遇昔舉銓司
知人則哲惟公在茲孝皇之世賢才一時寔惟公等
平衡是持文章至是其變漸衰儲喬始奮何李追隨
公寔雅量崇而進之有位感勵式者能爲己復引援
常若後期郁郁乎文既興若斯至今作者猶公是資
維公是資退若弗足巖巖宰府後公爲副值時艱危
人如在木蠹彼殘夫肆其荼毒嗟此縉紳逢其窘束
或不自持望塵俯伏公本名流肯同薄俗志不少辱
官竟南遷如彼鶴鳴聲聞于天一朝雄斷取其凶慝
方以司徒召公南還維則召還時事猶未未及用公
公竟辭責國則無人典刑殆既武皇之末言之可畏
黄河載清聖人既生自在藩邸已薦休聲役以廷議
徵公地卿時方民力困極靡羸實賴休息連年勿征
公本舊德樹立益宏既睹百宋亦慰羣情忽然引去
十年在荆海內爲幾猶爲蒼生如何昊天既喪老成
嗚呼哀哉江漢滔滔流而不息矧彼衡山雄於南域

鍾爲哲人實民之則公外閑閑而中抑抑無義不精無施不克逌事四朝榮寵亦極宜稱耆儒爲世名德太上有德其次有言言則可述而德則尊惟忠惟敬惟志之敦食無重味郭無名園古稱大臣徵手進退進則康時退無患悔惟公栽之咸義所在遺範斯存永世不廢訃聞在僚能無感慨荐奠遠將如公在對嗚呼哀哉

祭蔣敬所公文

明 徐階

昔在憲皇時稱多士厖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孝皇之初公侍講幃肅如其容藹如其輝葆正養中不假言語披拂陽春浹濡膏雨暨相武皇後先羣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護從容匡扶懇惻身名俱全上下交德肅皇之間國方遘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翼龍于淵殪狐于穴旋轉乾坤揭照日月維公之相功在邦家長沙京口徒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江洞庭自謂不及帝方圖舊公乃抗辭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曰裴在唐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躔氣收光嶽惟公在朝善類有依公今殁矣孰主孰持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殁矣孰引孰翼某等無似濫出公門哭公之殁憶公之存感非私恩哭豈私感維公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祭太傅文正謝公文

明　屠應埈

嗚呼於皇純佑寔生哲人英英文正邦家之楨承休
遯否玉振金聲弱冠厲翼純皇是嘉清問克揚天休
荐加奉嚳儲皇羽儀承華恊贊三善仰塔元德穆穆
潛光萬邦傒式帝出於震乜懷厥功崇崇丕椙簡茲
登庸於穆元化斟之酌之王言作命佐時若之維帝
聖哲任賢弗猜萬機棼如疇咨弼諸文華肅清義義
平臺帝穆在中召公其來于時三公惟劉惟李寔惟
雍雍偕侍宸扆惟曰肱股亦曰心膂聽履則諴造膝
則喜嘉謨帝俞衆慰莫闢道洽政宣曰惠于民休茲
三公推賢有容明明卿佐濟濟百工惟帝聖哲亮功
敦裕中朝休明四海咸乂昊天降威虔我顯休於穆
敬皇遺疾彌留乃召三公末命是宣玉几用憑金縢
啟緘時維武皇誕膺天序彼閹伊何敢姦國紀公曰
嗟嗟維邦之忒邦懸典刑其致恒辟諫書載陳帝始
弗違亦有讒人啟之禍階維閹譎譎播時天威李曰
异哉維裕克勝二公曰吁先皇有命我躬受之毋敢
顛隕公言益莊閣日以昌劉公北徂歸公南荒振衣
姚山濯纓虞江位黜志申身逸譽張英英名冑錮及
孫子滔滔東山歸逾二紀維皇中興登賢晉明皇曰
返公復之台衡明明綸命肅肅安車行人將之日馳
以驅衆曰其弊公曰就逺老臣抗命時予之辜我公
至止皇命焞焞國有壽耇士有儀刑衆曰其留公曰
歸哉年不逮志居功履危出以恭全歸曰行義皇恩
不懲始終允備訃音自南逦徹帝聰帝曰嗟嗟是惟
崇功乃召冢宰宗伯鼎空錫之塚田崇卹隆隆祭以
天章璽謚休封明明敬皇陟降在天公拜稽首庶無
硯顔敦節完名範世作則民載德音史紀成績緬予
門墻喬嶽具依南望冠履山川間之眷言衷紼繫此
簡書羃觴薦藻錙哀隸詞

祭楊文襄公文　　明　羅洪先

邃菴楊公既卒之若干年今上用所司議節惠易名賜諡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後之有遺也俱各捃言相吊且寓追慕之意憶嘗道曲阿訪毘陵與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某曰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介者某曰何曰聞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授之地頃刻立盡而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為常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其間而領之報應聲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方嚴者唐曰何曰先君實其熟稔交也為武選郎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也又三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虞其淹也夫為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于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領之嗚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之言能為言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何與世道之升降係之矣公如聞言其亦領之否乎嗚呼

祭歐陽南野公文

明　羅洪先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憶接浙之去魯與隱几而出齊空遲遲乎故域念孰為之提攜迨春陵之感奮起周洛之精微或登延而獨對或專郡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毀隨龜山之召始其一幾幸蛮曲於權變竟莫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蜀稗自陽明之復起而東南再造於瘡痍斯文天喪國是孰資既顛推於荒裔猶集詬而交嗤先生弱冠早自得師闡閟侍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蝟聚談論蜂馳稟承雖難聽者忘疲及其久也通其內外與時推移洞人情之隱忽總異說之紛披蓋獨有得於圓融不測之智而才力瞻博又皆足以發之不獨四海縉紳讓其步驟即同時儕輩幾能盡撤其藩籬而又位在密勿久奉時咨九重眷注蓋已納之帷幄而二三元老亦且寄之肝脾倘其稍延歲月少竭心思調停于可否之際引納于和平之歸可使善人恃以無恐志士展其所為則當年傳授不爲虛誕無疆宗社固將藉以維持也胡為乎賜獨之寵方渥而鼎覆之哀遽貽緇裳之慕未厭而台圻之占莫違豈民生之無祿抑覆載之有私吾不知得才之難而顛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於間世之才與夫成功之日而顛也無與於興衰也噫嘻噫嘻洪先束髮快睹光儀初入禁近朝夕相依語必劄記信如蓍龜廿年睽違書問不遺近歲以來或合或離黙黙有懷思報所知道遠莫致欲待來茲望而不即如何弗悲每讀夫子拔本塞源之論與真訣初心之詩未嘗不三歎而歔欷先生已矣來日可期果能無憾於斯否乎嗚呼

祭邱思菴文　　明　唐順之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蠓蠛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為何說余見世人所為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旂常之勲粗者土偈乎衣冠履綦細者筆舌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劬勤於吊慶酒餔款曲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為何事以是踽然四顧幾成惟人里閈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為可與同心者在古為遂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旦必建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啱或我嘲而子噱或談辯競起或間然一默子既睨空一世而偶余余亦愧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為吾兩人皆若狂其知者則以為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跳嘯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竊聲利之塗餂腥染膏終日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盡水終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賤以為猶是心也余以疏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絕進取然子重廉恥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為生卒以懶罷已而責藥為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役以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祿仕得寧陽教諭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弢而子皆解之余趨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脫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為是也余近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余知子尚以余為是耶為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仗余嘗中夜與子卧偶能一二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為浣紗女余笑曰子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一人焉自子之沒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扈也

吾豈敢以慟累子之魂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發余之狂言予雖哭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祭陣亡張進擊文

明　沈錬

嗚呼哀哉張公之死乎吾得不忍慟而深悲維天有柱維地有維而所以柱天維地者含忠義其奚為奸臣執柄綱紀大虧鹵虺陵員若欺小兒三軍望風不戰自疲外通賊賂內結權私社稷之計落如霜枝剉人為鹵奪罵自資報功欺主曾無愧辭將軍初來意氣慷慨言念國恩涕流滿臆口諭三軍執挺持椎此種鍔[illegible]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予登岸受敵良多殺傷逆鋒力屈勢窮精靈不散天發震雷來斥鹵患亦有官軍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為救焚我亦有生汝亦有死何其恐睨而無沘張公雖死神氣長生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如有權責權債行誅汝骨亦碎先死為榮後死為辱死辱生榮其辨如燭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為鬼為蜮不輯其徒不恭其職所過騷然大為淫慝張公有靈誅此逆賊逆賊不誅伊何為德某等流離不在其位敬公哀公有雲涕淚憂國愛君懷仁慕義醵金為餱選辭為翰臨風長號痛徹霄漢

祭三原王公文　明　李攀龍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為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與為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濤壑斯民爰發廩庾不竢報章恫瘝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以及拊循東南大水凶歲衆望翕然蠲賦稅公乃獨持其義而軍國是計因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辟三塘勺陂與維川不為沴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及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夷荊棘王師爰獲渠魁擒其巢穴脅從罔治寔維龔渤海是儀以至開府滇中獲猺與亂閹豎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婪是投他莫敢問而特憲斯憚乃沒郭英王敵用竄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永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手極言敢諫之士秦紘罷斥於安遠候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抗其甄淑別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為而不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為公秉銓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拔奇舉而能先耿鉅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旴江周太原清節宏猷維時之彥豐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薦同陞要地頹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進雖異官而同揆懼瓦石之相舍精題才而不援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寔維阿衡冢玆群后何必咨勿陟降左右奏爾訏謨無不自臚其知遇之隆其業為以久何二三乾政而蔫言自口豈不仁之未遠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息有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為辭其邦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辟是長凡九閱月而疏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為象祇役天官心折前修籌考中正管被九流尚論天造而此其好述番番元老誰適與謀是故先生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倚幸請劍必亟斯其存亡禍福繫乎其前而已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群籍學問益人垂老不寘侍講經筵体履特異先未有事安生忿懥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深而已

淵然立時出之地矣而況立侍五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翼入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美周召於當代謂唐虞其未遐也

祭海忠介公文

明　伍袁萃

明故南京右都御史忠介海公發跡瓊臺蜚聲天壤句吳伍袁萃聞其風而慕之有年矣萬歷乙巳觀察海北會海南林憲長臭味交孚乃擬有司搆祠祀公既成祭告其辭曰公之衷如皎日公之履若凝霜公之心信于君子公之迹疑于小人公之允斬于一時公之名垂于萬世人之知公者在絕斜一蹴可以見公之槩余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可以定公之品初厄于吳相繼厄于楚相今二相之灰冷而公之忠誠益顯初毀于省臣繼毀于臺臣今二臣之骨寒矣而公之聞譽彌光華也倘閱名世衛鑑顏審或矯飾于外貌而中情實悖或矜奮于壯年而末路頓隳全節完名惟公一人公之神在天公之像在堂廉正者謁之而欣然有會于心貪邪者謁之而泚然有汗於顏即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趑趄也嗚呼是足以扶植名教而振起世風矣尚饗

祭古冢文

宋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南人以手觸物曰棖）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于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漢君云

爾元嘉七年七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壍聚壤成基一槨既啟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氏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壍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黃腸以柏木黃心累在棺外也房墓中室也）射聲垂仁（曹褒）廣漢流渥（陳寵）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羡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窆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祭鱷魚文

唐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戰馬文

宋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乇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瘞薶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爲驪驊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狐聳龍媒鶩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苐方著幹宜東旋膺嶢臆角起方背珠明蘭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弛脈張歎悪恐嗟虬狰歎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引武士索鐵前遮後哭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榧而受戕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躑纍纍通乎鬼驅名駒大駙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韁僧蜀錦吳繒積如邱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美影星河或蹀而齧或躩而吼壓蠶中禁驅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閑之于內殿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鹵塵入我河滑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詔閫外之武臣珊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䠞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拏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嗟嗜之無勇反逶迤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沫載渴載饑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生爲致祭幣帷成禮瘞於崇岡全鬣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哀辭

歐陽生哀辭

唐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為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趣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文章切深善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寔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哭尹舍人詞 并序

宋　富弼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効遂没焉時予官汶上又東徙手廬距其没所遠甚欵師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焉人皆富君實窶焉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焉深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甚上翔公卿下典書劃君于厥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襃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鈎抉六籍潜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彛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表豐于時窮紀深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己而己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圖不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于邊則以感懷取辱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慍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其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厚其稟而反速其萎凡粤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冥冥上宰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釁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夭險狠而耆汨淆參錯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寃誹四哭而腸絕蘊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于辭庶不泯没於陵谷

哀穆先生文并序

宋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于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旨記士徒無意處孰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頗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録然好詆卿鄉斥言時病譏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擧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者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路且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於道然詘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旣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椒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之曰寧區區糊口爲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爲學官者耻詣謁之竟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瞶執卷亦出曙用是貧其貲毋喪徒跣自負櫬成塋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遇病氣結塞胷中不下遂卒噫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意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琦隻常羅兵賊惡少輩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懦且幼遺文散墜不収伯長之道竟已矣予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擧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迫以書使存其家

且求所著文字未至問作文哀之道不勝於命命不
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蘇明允哀詞并序

宋　曾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葢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内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

試繳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辯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余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得乃為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峩峩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汪尚書

明　汪仲魯

至正十六年乙未八月丁丑長鎗畔將鎖南班陷宣城前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公死之或謂公告老閒居為日無幾可以無死嗚呼是豈知公者哉忠誠之存靡間今昔不死則辱在在皆是况宣之城守得完數歲無遺者臬司守將惟公是咨迨城陷而公執義就死非邪是邪頃見老成數輩與公同升于朝名望風著一旦臨患難隱忍幸生俯伏周旋勲名委地莫顏人指笑則公之死是邪非邪仲魯與公同出唐兵使都虞侯公嘗歸婺源卑宗族祭掃武口大田先塋過鄉里不以仲魯貧屢而外焉茲已二十有餘歲公之行義卓卓載史冊惟公之死關乎世教不可以無言也遂為之辭以哀之其辭曰

天幽幽以杳然兮日黯澹而無輝海氛騰而蛐蜃舞兮河橫潰而湍駛悲夫人有生兮委草木而同蘖孰篤信而秉義兮偉英傑之猷爲惟松柏之孤直兮踈舉芳匪異茲姿雪霜慘而交墜兮色貞毅而靡虧嗟哉夫子兮夫豈異茲閒居日已久兮忠藎猶一日也

民皆君之赤子兮城闉亦君之廬室也憂君之憂日
靡忘兮天穆穆猶咫尺邦民惟吾視瞻兮吾舍是而
安適城之存吾與存兮城既隳吾將焉匿死義以酬
君兮殺身以成仁中庭危坐兮曷有其身罵賊聲不
絶兮惟志之伸嗚呼哀哉揭日月以爲明兮昭天地
之常經彼偷生以全軀兮顙靦䩄之冥冥蒙羞被訕
不顧慮兮反議先生以不必死世昧夫公論兮錫文
節之嘉謚敬亭兮清秋雙溪水兮爽鏡流惟先生之
高風兮邈山川之悠悠些吾文以敘弔兮日西墜而

雲愁

余左丞

武威余忠宣公名闕字廷心夏以色目第一人登第
內任翰林太常外官州郡省憲文章政事昭昭在人
耳目退處金斗之青陽讀書一旦被命爲左丞守安
慶方危急之秋卽日就道撫其疲民羸卒百戰抗賊
誓與城存亡凡幾越歲終以節義昭史冊其傳卽今
翰林宋濂所撰昔公僉憲浙東時見仲魯送戴璩教
諭三詩數見問故待制鄭玉還自金華俾仲魯往見

之殊蒙許與且言易之一經嘗求得古書考索積思
有年遂得見易中一字一句盡出河圖洛書自秦漢
以來人未之見今幸偶得之方將注述成書以貽後
世然未敢輕也仲魯再三擧一二疑難叩問但言子
且用工此經五七年後相見當以吾之所得者相告
非有隱也子必用工日久而我之所見者端確然後
可以面商訂爾不二三年而兵革動海內不相聞壬
寅春上同安詢知有王無覇者專爲公謄錄所注易
書因求王詢之無一字存亦不能識其一語向嘗見

公答鄭待制及與江西友人書其語與昔之言無異
昔痛哉率諸友生理其塋墓而致祭焉爲辭以哀其

辭曰

大江西來兮波千里而東馳皖山峻極兮鑱雲漢之
巍巍嗟夫子之貞烈兮揭日月與爭輝岌岌同安孤
城兮抗巨賊越歲年兵食絶而援寡兮民之死而靡
還唐睢陽之張許論孰爲之後先昔公之志于學兮
夙志負以自許文魁先其匪議兮非古人吾誰與政
事隨以昭兮辭翰恒譽處亦深探乎化原兮妙達乎

彖辭之根謂經之字字句句兮或出乎河洛圖書之文自泰漢以迄今兮人莫之見而獨吾有聞惜述注之良苦兮泯焉未有傳也豈天之喪斯文兮抑神之秘而弗吾宣也悵金華之凉宵兮邪忘乎邂款之言也遡江流而西上兮羌徘徊乎古舒吊遺跡而故老兮酣百戰於城隅拭殘碑而灑涕兮大節堂之渠渠城之南岺塜兮羞芹藻而薦芗風蕭蕭而蓮偃兮目黯澹而無光跪斂衽而載奠兮慨今昔而靡忘

鄭待制

師山鄭先生名正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爲古文或以黄犢駕小車人或笑之識者竒之嘗搆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樂踞岡爲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注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諸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題名列史傳仲魯辱先生之愛者每過山下仰睇㠑峰遺趾如昔草樹凄迷豈勝悲慨袖辭哀些敬酬一觴其辭曰

遡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趾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欝兮奐堂搆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繄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四海之廷經詔倏降九重兮徵待制於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闢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還乎吾故鄉豈終不能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也名匪爲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欝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册而不忘兮學千古而彌馨徘徊兹山兮採草木之羣棨酬清觴而灑涕兮測林鳥之悲鳴

陳狀元

淩儀陳狀元名祖仁字子山壬午科以漢南第一登第廷對策忠厚懇切天下傳誦謂有漢意繇翰林編修遷太常博士以憂還京口辛卯春來新安以蔫元

哲高則誠二進士書邀趙汸子常與仲魯偕遊黃山孜孜講學不少輟論詩法甚詳別後數書相規勉期望殊切且言天下將多事惟紹興風俗淳厚薪米易得約同遷于是以待天下寧晏更以兵阻不相聞近觀史傳方知其在朝議奏折奸扶危忠君愛國辭氣端確昭如日星終死於義是故追悼之以辭曰

睠黃山之嵒崒兮三十六之奇峯念昔陳子山兮來躡仙子之遐蹤招予與同遊兮駕天風而戾止朝浴乎丹砂之泉兮夕攬予玉蓮之芳藥凌天都之峻絕兮以周覽乎八紘慨生民之庶富兮化殆漸乎四溟何風濤之蹴天兮乃予違而遊乎蓬島羣仙躭夫燕遂兮至於君豈同造舟顛覆而將伯助兮終莫究其推隳大厦勢已傾壞兮夫豈一木之能支九廟棄弗顧兮與翠鈿以自隨君徬徨將安適兮當奉主而北馳成敗詎能計兮矢吾而靡渝恭執事兮登載車排國門而出兮死生與俱竟殺身兮委骨卭墟皇天鑒厥精誠兮魂昭陟乎帝之居曾日月之幾何兮丹青著其名譽披史傳而長太息兮悼徃昔之無已軒轅峰猶萬仞兮倚寒空而逶峙哀見君而不再得兮颯秋風之夕起

程禮部

前禮部員外郎程公名文字以文號黙南生吾邑人也孝友純至獎勵後進不倦蚤遊燕文章行義為諸閣老所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中歲始為郡幙士任懷慶滿考來京師適賀相當國人有薦公於賀者乃求公文余廷心貢泰甫就公索之堅拒不與二人索之明友得數篇以進賀相焚香拱讀稱歎不已遂有翰林編修之命遷除御史轉任禮部費賞天台方氏還寓會稽之錢清僧舍道阻不克歸一日張氏遣使迫紹興路官以厚禮來饋公堅卧不顧既而兵四集乃往杭主貢泰甫晨謁丞相達識帖木兒還卧疾張氏之為平章者就謁公擁衾面內卧不回視遂移卧西山僧寺一日疾果篤召泰甫而諭之曰吾以累子埋我茲土勿為塚可也泰甫為主其喪葬後大軍至墓皆被發惟公墓所以不塚免丁未夏魯與邑人汪炯之杭往西山求公墓弗得還西湖書院求所

列文集讀之不勝悲慟遂哀之以辭曰

華材兮棟梁美輪奐兮廟堂翬飛采絢兮跂翼而鶩翔公之文擅一代兮諸閣老誰與頡頏進不競榮寵兮退焉與心脩藏賀相喜文緣我知兮對乃徵吾文章豈溝中之斷棄兮尚可取而青黃郡博士嗟久淹兮一旦致身乎玉堂峩豸冠兮馬行桓桓官禮部兮仰依日月之清光倏航海而南兮老將旋予之故鄉天台險絕兮留會稽而徜徉病少蘇乎錢清兮張胡為乎承僅有將卧不面顧兮勵貞節吾何敢忘兵革四集兮適西山其孔良與疾遄往兮吾願瘞骨乎此阮貢公素相友善兮託之歛以襄悠悠天地兮吾終焉其允藏嗚呼陟吳山遊鳳凰江山如昔兮蘇堤夕陽求先生之墓而致弔兮萋露草之荒荒反湖西而容與兮披雄文于頹庠奉讀而長太息兮浩海濤而飛霜

王進士

王進士名詵字伯恂吾婺源之範溪人宋奉使昺之裔也才思俊逸人風推服甲申領江浙鄉薦丁內艱戊子春試春官擬置魁選或以帝車賦黜之既而自悔其誤交相咨責訪問謝過薦為翰林編脩辭以親老而歸壬辰蘄黃寇陷饒徽癸巳夏舉義設策應官兵以復郡邑退則講學于鄉里乙未冬寇復至乃應拒寇院判哈迷之招往德興見之還喻巨室胡伯振從義寇覺之臨難不屈死之伯振亦遇害嗚呼如伯恂之俊發超邁人固罕及而終死於義其可泯邪仲魯既不揆而銘其墓復為辭以哀之其辭曰

冰絜兮日輝鑑懸兮絕纖翳才華天造兮人力曷施清波芙蓉兮匪雕飾乎聲詩文不加點兮夫豈讓乎衛為才美信若是兮行義勵又何貴學與文尚有逮兮孰如先生之死義雪慘裂兮草枯而風烈原隰求而歛殯兮有同宗之諸昆季堂封深固兮樹森鬱乎阮皐氾湛露而重首兮悽猿鳥之悲號空山木葉兮聲蕭騷靈爽英發兮惆愴薰蒿墓銘有碑兮將鐫置乎岩坳徘徊而不能去兮我心忉忉日荒荒而雲暝暝兮激松風之怒濤

朱縣尹

遂安縣尹朱倬字孟章歳辛己領江西鄉薦登壬午
第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
庚寅同考江浙鄉試既院會于掾郎葛元哲之坐因
詢仲魯詩經無封靡於爾邦義作如何破題答曰己
在孫山之外夫復何言元哲云此友非特義高賦尤
高一破自當首薦因誦之曰崇德報功之典賞延於
後世修道全德之化法本乎前王詠歎之至者感慨
之深也愕然曰此篇已録全文在卷中諸公同擬作
本經魁竟尋賦稾未見移文謄録彌封所李對字號
不同誰不惜之且索角端賦元哲曾録之出與之觀
三復擊節稱歎元哲又曰此公志存乎古人之學得
失不掛念繇是孟章相與游情義甚至與李康諸
公皆來相見因約來春過遂安明年春仲魯往留一
月嘗自歎曰倬登科十年未霑寸禄其命也夫仲魯
應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君子行己立身惟安義
命不以外至者動其心也孟章殊服此言壬辰秋寇
繇閩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孟章大書於坐曰生爲大
元臣死爲大元鬼禍患從天來不死復何以乃坐公

所以待盡寇以邑虚無人而焚之火逮廨舍乃赴水
死後竟無傳其事者可哀也哉追以辭其辭曰
疾風兮草萎勁節兮靡移緊遂安之賢尹兮厲真操
其匪懈邑小而荒僻兮試其嵩嵩今初下車兮即與
學而誦詩夙夜孔勤兮化洽而民熙一朝寇胡臨兮
靡兵偽其孰禦民駭而卒逃兮誰與獨處豕突茲邑
塗兮劃烟燼其棟宇予執死余兵兮天明明其吾與
風披簡册兮矢致身乎忠良况瓊林之燕集兮克舜
君民之有望憶武林之嘉會兮豈徒事彼文章行與
義之有在兮望聖謨之洋洋歳忽忽其已遠兮心耿
耿其莫忘川悠悠而波逝兮山靄靄而雲驤思賢今
之不可見兮長向風而哀傷嫮修之不可渝兮發斯
文之耿光亂曰學端以粹質之純兮顯擢甲科名譽
臻兮十年未禄奚命之屯兮牛刀小試絃歌陳兮變
故莫測奚衛我民兮之死靡忒惟志之伸兮是謂殺
身以成仁兮

誄

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　謝莊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甍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𦨶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闃悼泉途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疑賈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

元仰絪緼瑶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啟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閣陳風緝藻臨彖分微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躇冬愛怊悵秋暉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顧陽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允璿式帝女金相聯附齊穎接蕚均芳以藩以牧燭代輝梁視朔書氛觀臺告祠八頌扃和六祈轂滲衡總濊容輦翟毀袿掩綵瑶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軿輅晨還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匣有遺紱嗚呼哀哉移風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
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
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丧過乎哀棘實滅性
世覆冲華國虚淵令嗚呼哀哉邈湊既肅龜筮既辰
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
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章而出寰旬照殊策而去
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
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輼
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
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王仲宣誄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内
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
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没先民所思何用誄德
表之素旗可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
邦祀絶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
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静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
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
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
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

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擢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　我師旅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
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是嘉表揚京國金璽紫綬
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己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筭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
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
憑江阻河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阻
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
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
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
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
予獻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
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
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
靈輀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
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
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并序　晉　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
南陽相家艱迄還頃之遷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
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喜里第嗚呼哀哉
乃作誄曰

禹錫元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允啟夏政其在於漢
邁德惟嬰思宏儒業小大雙名顯祖耀德牧兗及荆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
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惟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
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内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決彼樂都
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解祿延喜余亦偃息
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於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
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
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儻言忠謀
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末命聖烈顯加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臨終遺言永錫爾類斂以時服殯不簡器誰能拔俗
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傑撟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
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
非子爲慟而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逵子素館
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
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有序

晉 潘岳

維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于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駱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葢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荛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號以鐵鑠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言以鐵鎖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礧敵而又收上號繫也爨陳焦之麥柿梠桷之松柿削柿也梠楣也桷椽也陳久也焦黑也柿木削皮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烟窮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闕掘也子命穴浚塹實壺鐳瓶甀以偵之壺鐳瓶甀并器言以此置器深坑聽之器中則知穴處偵視也將穿響作因焚積火熏之潛氐殲焉獲大夌潛氐謂穴中者、夌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及契書於幕府契書部錄儲之數也報聖朝時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謂杖下之言連文也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勛劾極推小疵非所以褒奬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遂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閒識其廉致恥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賀首之讐也口不言而心害之之謂噤甘茂與樗里疾爲賀首之讐賀首以已首易人之首也語曰戒其子慎毋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它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劒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

班固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忼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截其守兵匹加衝墉不增蕞婁婁羣狄豺虎競逐鞏更恣睢潛跱官寺齊萬鴟闘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㺐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㸑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縣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恇恇窮城氣若乙假昔命縣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刱以長塹銔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扤穴以欽木石匱竭萁稈空虛㗅然馬生傲若有餘弓梁高壃柿松爲矢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兇糧實賴夫子思謇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知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勛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汧城之人亦猶齊趙田單張孟談而安）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言傾倉廩又所由狄以賜之亦無不可況用家粟私僕以生其罪乎）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剔奪也雙龜爲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三木扭械枷也）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携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增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　　宋　顔延之

維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祠薦臻王略中否獯鹵闚釁剽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羣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援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效狗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閔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城固守投命狗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于貞孝者實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側閒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祜義有必甄處父勤君陽處父怨在登賢射姑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左傳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維廢邑氏遂傳惟邑又氏自溫徂陽狐趙以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夆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表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　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慓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𡾰結關負河縈城金析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艸衰遏矣獯鹵汞障犯咸鳴驥橫厲霜鏑高翬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也孤援淵卒無半菽馬實拼秣守未焚衛攻已濡禍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貪文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而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宋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藉賓藉也薄賤之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

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旨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上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一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其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望古人而遠與之為侶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于

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默置言不為人所非議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天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卿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以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即無入不自得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斡流冥漢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

智謂天嗇高胡譽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年中
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踣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
恤儀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
占存不顧豊沒無求賵省計却賻輕衰薄斂遺壤以
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
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
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
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
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潛恐延之情才
以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獻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
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
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加彼言過于黔婁展禽也

御史王叔齋誄

明　唐順之

余讀叔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
能叔公于虐燄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
扼公於衆正彙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奈何獨
罪閹哉余既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㨗相友善乃爲
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爲其兆忽焉蛇金陵鳳陽以
災宮禁星隕雷擊爲國妖識公爲御史執法臺端謂
此不言焉用豸冠披腹呼閽變豈虛來匪實不應請
絕內批閹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
預爲防嗟臍何益黨錮甘露豈一朝夕虎豹狺狺九
閽帝居獻中不足賈禍有餘彼閹熏灼口出詔制爵
人族人專行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
塵亦拜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鑠始
繫詔獄免歸故郡謂閹可矣而又欲甚再加之罪百
計措擬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貲猶不及額書
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有盡彼閹即誅公復其官拔
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謝東山木齋次且其行竟終牖

下緊何人斯賬而匿米公爲御史上章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閣又何責在閣煽虐究骨縱橫曷賢不及而公猶生迨閣既誅彈冠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發則閣之虐猶尚可逭彼奸之毒其誰能挽嗚呼孽狐鼫鼠何世蔑有天喪日晶潛形縮首雨晦風冥紛出爲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否小大往來陰陽纏糾再拜誄公我心孔疚

明故少保胡公誄并序

明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坼太星告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畊夫爲之釋耒織妾爲以下機搢佩捐珥者充閭輟相與謠者載路雖哀鄞　面而慕羊罷市蔑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

皇朝著令凡官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漸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鱷獷內扇蛟蛇肆毒吳越邱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鑿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兮以擇戰士馬四集旛旗蔽野羅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彍弩百丈不前譬之匹禽負矢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剽掠虔劉搢紳屠戮士女蒙汗

雖非析骸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
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爲
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是聲大義則張膽明目送
出奇策則潛慮客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
糾以刑罰于時賊逼檇李而公適行部亦城邊遽告
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于毒賊果自餒不戰而
斃於是授畫笛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
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
思踏軍搴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壘脏陸壩
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陵四抗
夷䰟盡褫牛蹄之鱗悉委命于涸轍矣狀聞天威始
霽手降褒綸起房中司截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
督公私計禍本不離東裔之難未夷內寇猶存南國
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
吳境購王直於松浦東扠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
乍浦維陽之功于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
開之警矣天子嘉迺于襄之飭使正圻父之位秩崇
宮保榮晉名孤贈先叙後光榮異常豐功顯賞豈不
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旁發朝
霞啟暉太陽戢耀蒽緊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
身公迺詣闕請辜分填講譽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
悼播越反于覚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首丘之
志矣無何復有言者叢充霍而反讒言彌與庸人上
變汚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
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鄭良
蹇鳴之進公遂卒于獄焉嗚呼哀哉蘭蕙傾頹桂林
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踴是故士治受誣于王渾安
西含冤于鍾會眦睢積釁功不償死叢自昔而已然
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緒舊冤俱刷萬
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
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卦呂強之書段類之功莫發
顛天之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
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慚郭亮之風變服媿覘卯之
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
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辭曰
天稟上才為國綱紀嶽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

爰謚從起炎秉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洫御史
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從代鴻閥閎
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郭發跡祠亭廬江實光祖德
卓卓令公英英悊遝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慷慨
閎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嘗
再綰邑符青越名令肅能奉公班宣法政蹕遷御史
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澈懸鏡不疲覆案虛實
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鯷鼓浪短髮跳梁土孽內訌
陳萊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陲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
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闌門晝鍵官無完寺
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
覆軍殄將知勇俱靡隳法干典誅及大吏駭蕩舊京
皇帝震赫譬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恧
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執爲我持廷議衆集
維憲克之危事不蓋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内
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臨起
我百靡慎用六柄爲民紀統紏刑明罰肇末蹟本[illegible]
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享士均服振振勇

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奴群兇就殪東
土底平萬國寧謐緊昔王涇何戰之鏖裝露桡船之
諸酒醪究毒瓶甌醒酒群梟三軍鬪志闞虓百倍露
布日揚賊爲樵焠肉蒡登陴鼓行而進席屢勝威雷
擊霆震於鍱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申明軍律誅
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勇
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偏
裨投策戰士用命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胥使
當嚴歸宣法勤身以定南國罷桃霜戈鐵啜江淥夜
不蓐寢重蘭驅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伏殘骼血鼓
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凱
奏帝閔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衆收人文
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秩梯以率受爵較閭便宣公
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簡服士卒約
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拊循和輯以肅戎行若
撲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呼嚚狂奴究囊外伏[illegible]
適魅渠姦執逞志結禍鼓譽心不可畜偷生以殉於
我令公殫心作圖謠謀慱畫獨運神樞柔遠剛遍左

牝右牝迭用周旋機弗恒究賄成間使曀堅文降約
解速志厚交二黨飛渡溟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illegible]
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擒產大憝京觀彰功[illegible]
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妳其讒慝江海環之民
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纛予臥鼓安
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敖嬉逐鳴雞吠狗烟
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寔再造東岱匪庸勳
載盟府彝鏤鼎鐫方仲顏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位
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微高代公
曰明聖自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筭孔嘉先生鍾鼓詎
敢自多戚慊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
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怨卽內寡休休外
乏謌謌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爲罪移清以濁天
皇聖明不罪言者譬功寬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
杼以三群輕折軸悲何以堪迺嚳於難卒死於讒嗚
呼哀哉飛章申構赤車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illegible]
書自理廢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怨若怨焉[illegible]
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賞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
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
基厚墉崇朝而壞逐句以戈善迯安在嗚呼哀哉[illegible]
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庚倏恫衔悽嗚咽[illegible]
畫藏予豈無聖主天聽則霆伏波蒙薏苡未明功
臣骨解天下涕零與哀殯喪我心怦怦嗚呼哀哉小
物不勤大患終擬不善過賓家覆身殁魚也死賄食
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
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哀哉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梁　任昉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高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瞻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景熠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薄記室參軍記允楚林之求實詠儀形之寄乃華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宏益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數說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吳龍卵扶其東皋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瘠瘵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皋載穆轂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分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郎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元闈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翼亮孝治

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彫其朴用晦其明
聲化之有倫緊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
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坐初
啟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
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
歸亮誠嘉規謀猷宏遠矣又授使侍郎都督揚州諸
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
戶殷阜萌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
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
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
綺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從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
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
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
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成天不慭遺梁岳列
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
以充章備九命之禮遺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

太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兄長樂豈徒春人
不相傾壓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肅德前王之
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
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
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耀
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
慭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
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宏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
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
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
班劒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
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
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
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己而
康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網天憲

寘諸掌握未嘗鞫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
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
之峻革充與緼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
符仲長之言卭山洛水協應叟之志邱園東國錙銖
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壷人爭旦緹帙
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黜羈屬於
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宏以度
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
已五王君大降鄧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
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
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賓該百行遵衿褵於未萌
中姻戒於兹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
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
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
德愚竊惑焉即命刻削投杖不暇公以為出言自口
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
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
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
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
苦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悦貴而好禮怡寄典墳
雖牽物如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勤
成一家懸諸日月宏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
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
於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兵部尚書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唐　張說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于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冠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大學與薛稷趙彦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為學糧忽有一人縗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為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為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内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劒歌其詞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煉凡幾曰（文粹作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且（文粹作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地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那知（文粹作何日）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則（文粹作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冑曹右控鶴内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絶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公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公聲名藉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歿蹂禾稼米斗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為涼州都

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謁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
河西公至凉州吐蕃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賛普猶懼
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
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凉川西拒吐蕃
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徼隴右兵馬一百
二十萬號二百萬集于湟州營幕千里舉鋒號令時
宗楚客為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
所出　仁傑魏元中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彦昭
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並請
身死籍没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
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賛普牙帳賛普屈膝請和獻
馬三千疋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
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　突厥獻馬二千疋
所獲凉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
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為後法河
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閭立均等為其
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鼓
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閑減前人已去狀中惟有物

數而無姓名使於樹下獲騾馬二十餘疋帛三千疋
公曰豈非大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
彦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
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
護四鎮經畧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隔
微不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
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
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鬣若神不覺屈膝因而
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
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
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
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讐大舉兵衆將追殺公聞
質勒死遅明素服來吊道路相逢兵圍數匝娑葛見
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器
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
葛獻馬三千匹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
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
郭元振說殺烏質勒知〻　葛與闕啜有釁奏請移於

爪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
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
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
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
畜踏之者輙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
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
所過之國令供資粮仍署其國王為左右總管率兵
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
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黄龍繞
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覩焉公手書操檄
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黄龍解樹而下公率
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内
悉為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韋庶人知政屢
徵不至因下偽詔令侍御史吕守素中丞馮家賓相
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為娑葛等諸蕃刼殺之睿
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勑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
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剺面截耳抗表請留因詔
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入百里河西諸

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携壺漿富者設供帳
聯綿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
叫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涼州城中男
女在衢路並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門不
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
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之久且狀聞至京
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兵部尚書封
管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請
不行大水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默啜大寇邊拜
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
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禄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
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
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
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
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
宮兵至將欲投于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
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
忠儉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
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
宸扆時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洎
登寶位每覩其仗義感激預制玄邪立誠悚慨密陳
宏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
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賛予
為孵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于皇天貫于白日元惡
既剪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
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户物一千段子五
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
衆閲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並奉公節度是日
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晷行禮上大怒
引坐纛下崇微令張説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
護天功宜捨軍法流新州未至蜀開元元年册尊號
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閲武頗失軍容
責情於逐將収后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
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為世所重公少
負氣縱横遺意磊落作尉巴蜀不脩名檢及登朝受
任委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
約身體雖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
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
十數道與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
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宗其英謀宏
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廄
每朝廻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 仁
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彦昭韋嗣立薛稷
張説等為忘言之友事父母孝聞父受授濟州刺史
後以為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禄大夫濟州刺史致
仕公殁後二親猶在自我唐授命宰臣有二親者唯
公而已

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　韓愈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向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材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

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宫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懐光拜曰天賜公活懐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懐光若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懐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懐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嗣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入乃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

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参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廵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提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彦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有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

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鄆三軍緣道讙聲歡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

和初元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恭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

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輙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

有闞其郛闆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陞為上柱國爵累陞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

吾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大
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

段太尉逸事狀　唐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吾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且曰穀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不知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媿奴隷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封識具存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唐 李翺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素濬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韓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以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遂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六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恥其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

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自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柏耆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為人隸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

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

十七亦伏節皆三軍耳所聞上家乃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郎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

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得病滿百日罷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服朞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生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二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

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張忠定公行狀　　宋　宋祁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粤在羈貫不侍兒曹嶷然志鸞高自標置就外傅即覽群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据庭樹槁枝而瞑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磚礫若多節然表大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朴太原王持名知人見公㦬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遊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蜀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為衆首風儒張覃者悃愊有行疏畧少文公即以擻謁府歲稱其長覃終得薦公為之下衆莘有吉爵砥相先讓吏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迹大江之南民裕文弊因以手而上下獄為人而重輕公康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洗其鍥薄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鮮秩授太子中允闕掌麟州軍事夏臺弗靖西戎方強公繕起亭鄣精明烽火坐贊叔敖秉羽之策多參嫖姚穿土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端拱紀元天田躬籍轉秘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慣之年宜為親解百斤之牘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為荊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上世咨其清劾罷太守羸賦疲愞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於弊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察康使上其理狀亟書褒美三年遷太常為郎中再旬乘驛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為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即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為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帥臣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書棋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侯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閒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為潢池弄赤子之兵荊棘生大軍

之後時咨上輔崇簡守臣參豫武功蘇易簡白上曰
其甫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剿賊陛下
髙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
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御出郊不復內御子顔引道初
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籌所賜
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
兵部猶為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
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為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文
直考祠歷通臣均霈郎拜諫議大夫歸朝遷給事中
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書謁
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
轉刑部復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為
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
生瘍於腦至是帶損家第賜告環中造適移狀言上
酷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岱宗成禮改尚
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郎拜工部汾脽飲至又進
禮部皆為尚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荐剡霈頭之奏
頭遂角巾之遊䆀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去位平津

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猗違半年必於得謝上
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遂
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知仁
均哀殲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為諱道路輟音以過喪
真宗聞訃震嗟追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邱縣孝悌鄉謝村焉從
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
郎河陽節度使顥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
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
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內相王公禹偁子嘉祐母
弟誂以公延賞今為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
曰緯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勳上
柱國爵開國公食封三千七百戶實戶四百其大較
也公姿宇典邁謀謨沉敏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
俠已然諾不窕不擨如玉如瑩脩詞立誠博見強志
部書兼兩賓蓋戒陰佐郡被邊遭時右武入壇封而
試馬回莱若縈張貍步以射侯捨矢如破總物識眾
絕人遠甚及司封駁則詳言粹儀有任隗之沈正總

臺憲則摧姦觴佞有傳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
結縣官乏食掾史搏手狂狡啟心公乃賤售盜鹽翔
貴困米貿遷鍾豆諷吉鄉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
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挺亂重城
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理根不進坐失
脫兎之𢎿居若貫胡之留公以為將不親行衆不可
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羣勇正許諸行有日矣公
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
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衆國恩厚恐無以
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噍類平定之日東向以
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逗囚
疲民曠日即此地還為汝死處也正由此車行深入
說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勤撫金
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仰視繼
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
命繫投眢井一府無知者先時刼掠之際誣染尤衆
脅從有狀歸訴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為鹿
不擇蔭就亡生路出入其腹懼益厲階垂下符移鐫

說甡宥宥其技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訖無敢桀及
在任也蜀六遠南牧靈旗薄代公慮遠夷為變欲出
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凜然人
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
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庾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
總為誡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為京兆時時越法
縱舍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
抗也遺民薦飢方蜡不啟稻蟹無種原田苦藝民挾
盜利以胃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告遣不徇覈還
咸人敬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萬十
萬戶飢者七八弗狹盬刊無復生意若暴禁之彼將
圜視衡擊以援居者則為既大矣爾曹第忍之竢其
歲定則太守從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數人無從
命者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辨壻曰彼先子
有治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
酹地曰彼父知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孺託養於壻
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
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公之操決率是

類也原其過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非鬼責履重剛不陰臨大節不奪蘇黄弗採於猛獸山川寧捨於騂角若夫安世之恨謝翁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遽懲賸理上欲為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功驚邁以不偶俗尚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薛能詩序之曰於言既苛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號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內外歸之日無掐膺之妄無雜界之實終齊事而乃瞑取譯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俟天下之人為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撰令猷以須史闕

謹狀

司馬溫公行狀

宋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惟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

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
除簽書武戎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
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竒
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
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
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
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
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
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脩日歷改集賢校
理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慼籍知
己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
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
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瞰
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
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
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
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税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

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
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思勇且狂夜
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
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
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
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
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
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
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人笑
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
判句院擢脩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
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
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
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
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
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
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
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事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

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

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徙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讙譁而逐御史中丞革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堦級於用法有疑其餘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副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

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冐諱天下今太后初攝大
政大臣忠厚如王曽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
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
崇勲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
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
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
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
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
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
故事若遺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
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
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
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
閒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
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
務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
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
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

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
遷公從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
沮壞大策離閒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
革面交搆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也斬於都市以
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
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
定慶曆閒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
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
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
復反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
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
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
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
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
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
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顧黜之以厲
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
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

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宗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戒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除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詳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罷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北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以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誇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各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兩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荅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

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
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著為答詔使中外曉然知朕
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
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
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
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
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
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
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
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
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
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
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
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
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

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
體王安石言於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
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
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
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
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
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
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
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
諭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
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同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
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
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
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田夫野
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適
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帝守

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

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户外將出上命從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户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公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息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

如坐者皆起而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
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
陳杂何患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
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
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
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
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
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
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
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
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
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
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
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
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若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
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
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
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
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
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
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
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
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
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
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緻飯雖內郡不被邊皆
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
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
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緻飯昔常造後無用
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
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
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
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
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先病民也宜先罷又以

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深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官制行改太宗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己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户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猶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厲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

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
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
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
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
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
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
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左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
帝元年既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
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
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
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
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
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
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
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
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敎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
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
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
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
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親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
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領五曹及
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
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
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
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
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
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
公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
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
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
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
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
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
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
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
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

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
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材命文臣陞朝以
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
僕射疾稍閒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
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
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
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
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
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三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
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
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
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
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
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斂命
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
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

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
陝郊郏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
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
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
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
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
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
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
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
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
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
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
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
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
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
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
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揚

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致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程伯淳行狀　　宋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一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掘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

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全生者大半措至於纖悉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縣令澤人淳原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

志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税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罷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為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

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責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駮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常謂

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
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
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
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
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
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
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
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
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
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
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
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蓋前後
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
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
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
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
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
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

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
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於衆
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
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
決時先生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忠渙以事急
告先生一夜馳至帥從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
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卒見
付事何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
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
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
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奮
激自効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
泅者用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
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
也有大水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
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
至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
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

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配正者競揚遊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乃遷秩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脩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建言往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勝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遁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

叩首頓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
我與人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
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
往往持累世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定而扶溝民
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服加益及聽賣易如
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
不可括地官至請先生曰民頓服而君不許何也先
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他日增租奪田則
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
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
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奪留詣
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
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
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
得監汝州酒税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
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
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

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
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
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
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
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
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
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
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
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
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
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物辨異端似是之非
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
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
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

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効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李延平先生行狀　　宋　朱熹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𤏡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夫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頴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于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溪潭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為遣叅議官王君伯庠觀察推官謝君傚護喪事躬視棺殮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者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于世者雖品節高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

曲酬酢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
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
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
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
祭謹飭租賦必為鄰里先親戚不能婚嫁為之經理
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
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
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
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
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
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
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
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
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
之學與古人之學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
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
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
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黄太

史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于
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
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
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
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
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
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
而行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
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處豈能無失耶其於
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
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
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
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
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
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與朋者曰講學切在深
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

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於入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渺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廸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知之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世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子方謀窀穸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攷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為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煩而不敢殺者蓋有待于筆削云耳

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元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彥材眞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眞定時以眞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王峰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學法當先之奮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一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命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觧甲明日將圍城既度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先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明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代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术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

民閒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也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擷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特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閒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判令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閒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閒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顧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

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
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
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
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
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具
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
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
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
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
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
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
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
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邱茅
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
人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
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
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召公為太中大
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
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
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
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
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
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
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欲怨也
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
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
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
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
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掊克為功乃建議曰
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
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
民耶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
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
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
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
盡刻剝無遺毳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

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禄者議者出省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禀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繼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許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用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瘦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荅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荅蜀朔方軍興糧糗租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内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泄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

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其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遣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幾寒湏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傅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扶持之及至奠喪次群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今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先帝新集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録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事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

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藴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遣皆大姦剸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責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道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珌次適周儆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敭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元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illegible]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千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之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　州還河以避浮鷄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鷄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三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㝡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為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

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遂都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黄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歴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歴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歴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歴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異壇以

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歴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坐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二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絃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

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
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又四大三小定九服交
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
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
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
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
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
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
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
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
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
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
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
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歷十八
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歷以
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
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
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
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
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
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
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起自丁丑
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
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
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
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
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
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
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
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
惟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
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
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
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
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

牽就之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
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
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
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
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
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
所創法凡五曰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
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
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
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垜
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
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
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
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
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
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
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夫立渾比量得與
月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

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
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藁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
杪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藁三卷轉神選
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
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原流一
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二十卷五
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
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
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
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
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
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往亦爲
哨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
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粮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
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
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粮河
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

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千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倚為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泒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權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歷

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密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漸見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旁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其度退而右轉公又又嘗欲做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群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行狀
行述

行狀二
明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明　黄伯生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父爚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世爲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英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謁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人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翌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奸擿伏不避彊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衆其家衆倚蒙古根腳欲害公以復讎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又以讜直聞復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西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遂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原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隣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卻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所議請於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

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於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客理沙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是有疾氣疾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抹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勑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所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離子客或説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

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䂓以木金相犯日決勝上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友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遂留所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上從之張仕誠平後張昱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娛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昱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嚴等伺候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昱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嚴因爲書言之於上其

事多公平日密聞於上或上使為之者巽嚴未知之也書奏上切責巽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彔通謀者狀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上登大寳於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若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税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云有穀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獘俗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賷奏詣行在上從公議處

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仕誠等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陛俾家人葉性朱佑等恭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欵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内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

之斬獲凡若干上以克敵之賚賞公公辭不受中書
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
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
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
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遅拔江上遂悉軍西上陳氏
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其城
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
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
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是賊歸也即
衘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
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
擒賊而還王漢一饒信降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
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
公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
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
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上遣禮官律伴累
使吊祭恩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
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

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
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鄧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
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上必
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
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星景慶雲
其小民亦未甞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
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於上上因令公與通
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
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
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冦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
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
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日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
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
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竆追賊逬走至東陽悉擒之
以還公遂至京師時陳友諒據湖廣張仕誠據浙西皆未下衆
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仕誠自守虜耳陳友
諒居上流且號名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
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

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上回京李公惡之公乃求退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手詔敘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册公至京師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至誠不强也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莫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宏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其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赴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其書槀并已前奏請諸槀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冦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産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温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徑詣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訹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上聽遂為成案以奏頼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上時已勑璉歸及奏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胡惟庸公乃大慼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疾

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愈篤三月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犂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㕓貊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寛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留意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

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賛上成大功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為憂者即此可知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鄉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没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柱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君者觀綸綍之文考成就之績可見矣𠀤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强質也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明　鄭濟

公諱褘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爲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異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愼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卽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慨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爲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出於藍氷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

屬又爲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說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省椽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問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爲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訂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禮部兼引進使時當剏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啟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黄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判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即命賚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又使雲南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爾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追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特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

命我朝賓代之汝如爝火遺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廹脇爲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亥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紱曰紳孫男五穆穰絲植稔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紞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爲採搜死事之詳爲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砣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懇懃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沈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士大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弟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敎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爲摭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它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亦有所考焉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明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娠七月即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携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溷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奥自是先生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居無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肩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咨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証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黄文獻公溍皆大儒天

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黄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黄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公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元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世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晦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益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研究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張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内授皇太子經先生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與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

卿之誠愨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重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損利於民實與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燓佁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五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孝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

見復以文綺佈書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力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袍以祭

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衮
冕何也先生對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
降禮也上嘗祀方叩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
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
久之二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
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
據坐執經敷揚闡奥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
帖帖遵服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
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
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
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
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
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
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
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生是上問帝王
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
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賜觀之六年
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
論黄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
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
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illegible]理養性則邪說
不能侵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
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
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
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
柰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
御齋宮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
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
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
宜常與議論廣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
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母陳氏贈徳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
編為辨姦録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
録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王歷言帝王之
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

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若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敎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敎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不遺一字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功耀德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

幸侍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顧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卒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勺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

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輙命題試璲與愼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入稱倦上命璲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内廷當時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亦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效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毋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宏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行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笞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而已上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愼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愼護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愼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

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
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
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皆驪動顏色越翌日上
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閱盤旋禁籞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
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
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
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
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排
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
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
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
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遂曰爾父道中無恙否遂以
安對未幾復謂遂曰朕曉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
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遂叩頭謝
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
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
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

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
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及高麗
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翕然自
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
爲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
廷有大議閭閻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
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徃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
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
詞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暴務合乎義敎
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
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鈎
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
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
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
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
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
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
之貧賤人情有所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爲之先生

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
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喜譽
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若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
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
以先生爲法初奉勑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恭大
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一見先生夸於人
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若人輙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
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
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
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
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
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
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産不置田宅
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遺
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
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
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
託者皆峻謝之或扶及時事輙引去不與語切於仁

愛閭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
於几臥綈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
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慾所致豈或然
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
子三卷浦陽人物集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
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
孫愼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
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
殁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
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其經紀喪葬
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
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尃字主敬賢
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
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
華貫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愼愔恂懌慍嗚呼楷自
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
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炙化育於茲有年矣
第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

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而出處遭際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裒取翰林待制王公褘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

兵部尚書于肅愍公行狀

明　于冕

公諱謙字廷益其先家河南仕金爲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者於公爲八世祖以嘗爲杭州路總管遂家於杭故今爲杭州人公以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生於里第骨相異常甫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比長補邑庠生永樂十八年領浙江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太宗皇帝嘗命齎金帛使湖廣犒勞官軍即以應幹著名宣德元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材貌英偉聲如洪鐘每入侍奏對太宗皇帝爲之傾聽院長顧佐風紀最嚴少當其意者獨於公加重差巡按江西有平民被讐誣指爲賊首久不決公取成案閱之得其冤白之抵誣者罪人皆稱爲神明云王府官屬素驕横每遣人和買市物民甚苦之有司莫能禁公廉得其實以聞罪黜其尤者十數人弊乃息諸不便於民者釐革殆盡奸吏巨族素不法者縮氣屏息不敢肆民戴公至今祀於郡學名官祠比代還命率錦衣官校捕長蘆一帶馬快船之夾帶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悉置之法河道爲之肅清上

新討漢庶人高煦簡公侍從罪人既得上命公數其
不軌罪辭嚴義正四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賞賚與
文武諸大臣等蓋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五年
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廷議欲命大臣經理上親署
公名特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處地方年三十
有三公感上知遇晝夜經畫遍歷河南山西問民所
疾苦為之興利除害二省之民獲蘇越五年英宗皇
帝嗣位公還朝議事復出巡撫進左侍郎公在河南
屢布大政其勸糶賑米大畧以為積粟備荒雖一時
之勞寔萬世之利　又奏山西行都司十三衛俱在
大同府地方窵遠巡撫御史不能遍歷軍衛有司事
多不法乞尋差御史一員於大同巡按雁門關按壓
邊境所係不小　其柴炭人夫本處通計七千八百
餘名議者欲附近紫荊關易州山場州縣差撥公以
附近紫荊關者無如大同太原二府地方大同極邊
已奏將人夫改添腹裏州縣矣太原所屬艱難猶甚
其餘州縣亦合斟酌民力分派共以七分為數通減
一分詔從公議　舊例邊儲折收輕齎金銀等物大

戶往往中途挪回公奏令布政司封收押送大同管
糧官處出給通關議者欲將金銀重用煎銷公以邊
方給散官錢每兩折四石今金六錢折銀一兩每銀
一兩折米二石比與日常官銀多得一半若復煎銷
則木炭黑鉛必須出于糧戶設或虧折又將何以陪
償奏免煎銷官民便之公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大行
山郡盜各持兵刃喊而前從者相顧駭愕公厲聲叱
曰汝何為者群盜覺公遂奔散其德威服人如此
山西叅議劉孔宗律己過嚴流輩寡合群小誣以贓
汙累及妻子公上章白其事卒不坐十一年乃上章
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待太監王振方用事御史
有類公姓名者常忤振忘其人疑為公乃乘機嗾言
者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
南山西之民聞之倍道赴闕交章願留親藩亦以地
方不可無公為請迺復命巡撫會開榮祿公之計詔
起復公累章懇乞終制不許上遣行人汪琰諭祭有
司營葬事事畢還朝陛見有河南山西民安事妥之
諭尋復兵部右侍郎理部事又明年為正統十四年

虜首也先入犯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上將親率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鄺埜上言聖朝備邊最爲嚴謹將士用命可以收功不必親率六師以臨塞下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啟行初上命公隨征忽改遣鄺埜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土木主將不識地理遠絶水路我軍焦渴甚窘促玩不爲備俄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塡委壑葢曠世所無之奇禍也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太后命郕王監國　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怒擊順死於廷且家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群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瓜擊二內侍期亟死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曰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事啟太后然後行誅未晚也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時已過午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之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謝不敢當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固辭不獲始就職○公以鑾輿未回大敵垂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概寬貸則今日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延上章劾舉其罪大略曰武臣如顧興祖等茫無一計可施遂使三軍覆沒上棄吾君父於虜廷下委生靈於卯壑文臣如王佐等雖無敗軍之罪難違逃法之誅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親藩有上章願赴闕勤王者太后遣大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冲幼未能遽理萬幾郕王年長又宣宗皇帝親支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王涕泣固辭太后復降旨責王不得已乃即位遥尊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矣公見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爲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

河遭運官軍令其悉隷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料物内外局併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為緊要令都督孫鏜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王竑等分頭廵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居民若聽其遷徙恊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暁諭遷徙城内聽各隨便居住通州壩上等處食粮不可捐棄令各府諸人関支准作月粮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鹵騎往來剽掠者請勅各處守臣諭以今之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搠人馬互為應援一切関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用人才尤為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廵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凡軍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深嘉納施行○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攝權制變衆一視公為安危輕重大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英廟趨紫荊関京師戒嚴人無固志往往挈而

南奔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痛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林社稷與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焉此而不守更於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處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上是公言守議乃定○先是京草場束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於城外堆積動以千百萬計壩上養馬草束料荳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亦聞鹵寇臨関急分遣五城兵馬官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関重大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鹵及京城解嚴人皆服公經濟遠略設不預為焚燒之計則在野倉場皆盡為鹵所有鹵藉此持久是困我也○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但欲盡閉九門堅壁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駐軍德勝門外諸城門皆閉示以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荊関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四散前突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也

先次至城下對壘而陳英廟在也先所卤首覘知我
軍嚴整不敢有加我亦不敢向卤輕放一矢喜寧嗾
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駕還宮所邀金帛
以萬萬計益責我所難從而妄起釁端也廷議恟恟
禮部使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
聞對壘凡七日是為一月既望諜知卤中移英廟車
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卤死砲下者萬計也先
大沮宵遁仍奉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
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初紫荊失守議所以禦卤
之策皆曰也先善戰而我軍新集且脆弱公曰嘗聞善
戰屈人不若不戰而屈人乃一以忠義扞城卒致一
矢不遺卤衆自退人謂天實生公以爲社稷朝廷論
功特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不允衆以為今日之忠
勇雖宋之李剛亦莫能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
恥今日此舉近兒城下之盟耳惟有聲罪討賊復還
車駕此臣子之職餘非所宜言○適大同參將都督
許貴議奏遣使齎勑與卤假名和好暫示休兵待人
馬强壯密定討伐之計朝廷下其議公奏謂去年秋

冬亦嘗遣都指揮李鐸與指揮岳謙齎執金帛往使
卤廷賄賂纔入於穹廬卤騎已至於關口繼遣通政
王復少卿王榮首往卤營不見上皇回鑾則卤情譎
詐和不足恃也明矣竊計今日之事揆之理勢皆不
可和何者中國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
而忘大義理有所不可和也萬一和議既行彼或有
無厭之求從之則有害違之則速變勢有所不可和
也爲今之計莫若選將鍊兵養威蓄銳卤若遣使入
貢量與賜田齎回若欲先遣使臣往彼通好適足以
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以公言為然○公又以
涿鹿保定真定易州地方密邇京城雖有衛所官軍
勢援孤寡先已奏遣都督僉事劉安統領京軍往來
巡視以張形勢邇者卤賊知我京城有備不敢侵犯
或分投在彼剽掠一時截殺不及奏添京軍遣都指
揮陳旺石端等前去應援又恐地方廣濶劉安一人
倉卒不能周遍仍請勑右都督楊俊統領京軍往彼
節制庶使緩急相制人民有所倚伏○公又以卤寇
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荊倒馬等關口誠係緊要奏

調撥京軍與同原衛官軍相兼隄備仍將涿州原操
官軍策應白羊口易州保定官軍策應紫荊關真
定官軍策應倒馬關使聲勢連絡彼此應援庶無僨事
者俄報也先逼朱謙於關子口又明日報追石亭於
鴈門關烽火接連遠邇搔動言者謂宜急發京軍往
援公曰京軍不可輕動虜衆料難持久乃奏上方略
遣人密授朱謙等仍令各營整點器械調度官兵若
將廸日大舉若邊爲應援先聲旋報虜已出境人皆
服公料敵之明○公又慮不芟除喜寧邊境無由得安
乃計授都督楊俊擒寧解京朝廷猶豫未決公上章
廷劾其罪其略曰寧以打話爲由引領强虜入寇反
爲胡虜之腹心此謂朝廷之仇敵也若不明正典則
是使夷虜有輕視之心禍亂無可弭之日上從其言
即日誅寧識者快之也先果悔禍效順遣使詣闕請
自送大駕還京上集群臣廷議多言虜情譎詐難信
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
以承天心若果也先言而無信則我爲有辭矣衆議
乃決○二年秋九月太上皇帝還京衆歸公一言之

重公以虜情尚未可測益爲安內攘外之策河間東
昌地方去京城不遠自永樂以來安置投降韃人數
多生聚蕃息驕縱莫馴也先入寇之際勢將乘機搔
動公因南征之舉其有位號者重加犒賚揀抽隨征
事平遂奏留其地爲國家銷此積久難除之患於一
日計亦奇矣○天壽山我祖宗陵寢所在有衞無城
軍民散處虜寇嘗覦忌其地公奏起成山伯王通築
城昌平縣軍民從家城中保護陵寢居庸關亦相倚
爲勢臨清縣漕船往來商賈輻輳實我喉襟或謂也
先將由紫荊關入據臨清公隨薦平江侯陳豫鎮守
其地築立城池設置軍衞防禦完固後諜知據臨清
之計河間亡命小田兒者道之後又雜虜衆中進馬
入覘我虛實適侍郎王偉使大同公密奏命偉以計
誅之○公又以京營軍馬雖有總兵官督管彼此各
異一遇調遣轄撥號令不同兵將不識或至誤事議
以五軍神機三千等營揀選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
爲十營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
常令在營操練庶使統体相維兵將相識設有調用就令

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征勦策應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皆公之議也其獨石馬營等處藩籬共有八城土木之變各城奔避皆爲鹵所據議者欲棄之公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雖京師亦不免搖動乃薦久擯都督孫定議方畧令率兵度龍門関且戰且守自是八城完固如初而祖宗舊疆亦不失尺寸矣都督楊俊議奏調撥遼東永平山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并在京五軍神機等營官軍盡行統領出口勦收敵賊公以調撥諸路軍馬出境則京師各邊一切空虛鹵若緝知內外軍馬掣肘分兵迎絕牽制我軍別遣大手間道鹵掠所在城池何以禦之進退之間兩爲所礙豈兵家全勝之計上深然其言俊議乃沮○時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處賊人鄧茂七葉宗黄蕭養革捧起殘破州縣一切軍中事宜所司待命方行公雖在千萬里外常若身處目擊者凡百籌畫議奏痛切人情利害用能所在撲滅地方以寧獨貴州苗賊聲勢猖獗侍郎何文淵議奏貴州山嶺高峻林木深密雄兵猛將卒難成功乞照舊置立宣慰司管爲土人設都司指揮等官鈐束軍衛遣大將一員在彼鎮守其被賊燒毀衛不復益造布按司府官員悉取回京公謂貴州我祖宗開創經營迄今八十餘年制法已定地方無虞比因兵疲於久戍困於遠輸遂至各種賊寇乘機竊發土地人民皆祖宗之所傳授豈可輕易委棄事遂寢○公以北鹵殘滅軍國之務規畫甫定邊方無復多事懇辭求解兵柄又以天變自劾乞罷職皆不許○初也先臨城之時石亨雖爲主將其實因人成事得封世襲侯爵至是驀然以公有軍功宜錄用其後爲請朝廷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户公累章懇辭有曰臣果欲代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不得已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不知兵惟聖主憂勤吾分當死遂調度軍馬區區犬馬之勞顧荷寵異之重厲果砥礪名節無忝朝廷官爾之意言猶在耳朝廷賜公第京城公上章懇辭謂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邇者土星犯太微上相臣忝備大臣正宜貶損以禳天譴豈可厚亨以重災愆不許乃所以賜玉

帶圖書盔甲諸物移置第內封識加謹以俟上賜間
一往視之○公夙染疾疾動輒喘急寓宿直房以便
朝謁一日即發上遣大監與安太醫院使董宿視疾
宿云此疾得竹瀝和藥可愈與安爲上言上親幸大
內山代竹賜之仍令計所資用一切給自尚方益寵
異也病中懇求罷歸不許乃降手勅慰論免公朝參
且屢促公出視事○公總督軍務漸久凡各營號令
進退賞罰皆由於公平日議論斷制宿將欽伏石亨
等不能贊一辭況亨貪縱以壞軍政公悉裁之以法
無稍貸亨與公自此隙矣亨姪石彪頗驍勇議者嫌
其一門同握京兵公奏以以石彪充遊擊將軍往大
同等處截殺爲國定計亨疑公分其黨與遂切齒于
公思有以傾之○七年杭郡湖水告竭無故土崩人
皆驚異尚書孫原貞方鎮守兩浙聞語人曰人材之
生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指人其萎乎蓋指公也明
年正月景帝不豫在廷文武群臣同公等上章請懇
廟臨朝議未下太上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實天
與人歸之會也石亨貪天功爲己有假奪門迎復之

名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原其奸計
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
不立不搆成黨逆大獄其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與
王文等六七大臣黨有異謀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
勅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其意
則有廷鞫之日徐有貞對衆大聲令有司痛加考掠
文不勝其忿反覆力辨公徐曰辨之何益所司畏懼
亨等羅織鍛煉添揑意欲二字文致成招蓋踵於秦
檜所云莫須有之故智也忠良被誣古今如一痛哉
是月二十三日狀聞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
相顧未及對徐珵避倡南遷之故有貞素以前事憾
公直前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
意乃決公與文遂遇害時錦衣衛指揮劉敬帶刀侍
衛目擊其事後每言及公未嘗不切齒於有貞有貞
又與亨輩令所司奏列被害諸臣姓名誣以奸黨榜
示天下遣官來杭繫家屬戍邊沒生於官公沒之日
天日無輝陰霾蔽天行路咨嗟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朵
耳者素不忌公聞公死慟哭都市且以紙錢壺漿酹

公吉祥聞之切責明日號哭如初忠義感激雖降鹵
異類天理昭然不可泯也所司籍公第自昔所賜外
無他物其後陳汝言代公為尚書以賂敗上御便殿
以所籍財物陳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
任用于謙久且專殁無餘物汝何得賂之無筭耶時
上色變亨輩俛首不敢動者久之越數日上擊毬內
苑宮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數勳舊隨侍石亨張
軏自外來未及至御前上遥見亨等連以毬杖戳地
曰好箇于謙如此者數聲瑾永等皆流汗沾背戰慄
無所措出語親曰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
報忽急集群臣廷議未定公順侯吳瑾進曰于謙若
在邊患何足慮哉上為之嘿然既出有詰瑾者曰君
先世為謙所劾幾敗事君何過言瑾大聲曰豈可以
私家之怨而廢天下之公議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宮
中閲而莫知後聞之嗟悼累日適上來問安太后語
之曰于謙曾効勞不用當放彼歸田里何忍置之於
死上益悟其冤而深悔之不旋踵間徐有貞以罪遠
竄石亨等竟坐謀逆夷滅無噍類此天道好還之明
驗也公之遺骸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殯城西淺土
又踰年冕遣義兒康扶柩歸葬祖塋明年憲宗皇帝
即位改元成化詔釋冕等之戍邊者仍給還家產天
日開明公道始白冕還自龍門詣許先公之冤朝廷
復公故秩遣行人馬暶祭於墓其文曰國家之多難
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外稱快冕亦復官從
使臣歸展拜墓下浙江叅政何宜仰公高義力為修
葺三年特旨令天下有司燒毀奸黨榜文盡復誥內
受誣者官秩見有復起而大用者二十一年杭之父
老白其事於巡按御史劉魁立祠于公故第以風厲
鄉人名曰憐忠祠遵制語也今上皇帝即位是為宏
治元年鳳陽府學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卓異宜賜謚
立廟祭祀言甚愷切禮部將上其事給事中孫孺議
奏古之節義若諸葛亮在漢張巡在唐文天祥在宋
今之節義若侍講劉球祭酒李時勉少保于謙俱合
一體祭祀表勵將來遂蒙朝廷歲賜一祭於鄉祀恩
至渥也冕痛念未及贈謚復乞恩於上事下禮部議

得古今人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死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既已舉行于謙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朝廷從之建祠墓所須頒旌功令有司春秋祭祀仍賜贈謚誥命其略云當皇帝北狩之特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固鑒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搆乃隕其身輿論咸冤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可垂之萬世矣公天性耿介謝絕交同不立黨援惟以誠忠結上主知分任謗怨但知有國平居急於薦賢凡公所甄拔後皆一一知名如巡撫時所薦孫原貞王來以自待後二人皆名績彰著公知人之明大率類此方北虜犯順之時軍旅方興中外交章論事議下兵部公皆一二裁之以理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卒能生囘也先歸濟王室若昔晉武帝時郭欽上徙戎之疏而卒不見聽宋欽宗時李綱沮和議之非而爲群小所排遂使劉淵竊號中土金人入據汴京臣主俱辱貽天下後世笑又未嘗不為公幸也且如動搖儲位一事首建邪謀迎合朝廷者廣西都指揮王洪也職掌邦禮欣然定議者誰與天生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執筆草詔者誰與當時容受黃金略無難色人所共知況會官定議之日舉朝群臣莫不俯首聽命臺諫言職並無一人喘息奈何石亨等用徐有貞之策固知迎立外藩之罪出於誣捏不能服天下人心仍諷所司以衆人之僉謀遂事一概加公必欲置於死惜哉公歷仕三朝服官三十年位極人臣先世室廬之在故鄉者未嘗增飾尺寸其孤忠嚴峻更歷夷險先後一節詩詞頗清逸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顧菴山居十詠河南周獻王索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至今流傳尤長於奏疏每改事旁午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不假搆思云自號節庵配董氏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止四十有二竟不再娶亦不更置媵妾人皆義之云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明　李夢陽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於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火劫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如雨君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湍面左臂中槍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槍然猶力戰竟墜崖死敗兵先舁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稠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若以馬腦華林賊剗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為之振乃移軍奉新討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他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耶抑命歟君宏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嬰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若罪貶官而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罔不利君曰我利殺大重無制其人曰夫利殺者利於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續娶馬氏幹死於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槩舉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原缺

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公行狀　明　顧璘

公諱巏字靜夫號柴墟本毘陵茂族元末始徙海陵曾大夫諱集字仲文倜儻負義嘗除冬載布數乘入遼過礬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德所自曼哉厚矣公生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十六應鄉試名聞京師成化己亥年二十三王淑人疾禱藥不愈乃刲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強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塟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力剏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讀書以圖顯揚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真即號泣赴家痛母氏弗及見也甲辰會試禮部第一太宰濟南尹公欲選為屬公懇求便養遂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宏治甲寅大宰鉅鹿耿公奏改吏部考功郎中公留意人材考注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有悍吏肆暴不法或憚黙之生亂公毅然贊罷之北部當朝覲考察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丁巳擢太僕少卿行部禁吏迎送除民苛費及馬政積弊乙丑陞本寺卿首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於朝語在奏議中悉見施行譽望日重性狷介寡合執政不相悅奏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釐革倉庾宿弊裁省供費及條陳應議四事多所悉益正德己巳遷左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南都沉靜端毅中貴同事者咸見嚴憚時逆瑾用事大臣多為屈損稱公為先生而不敢慢庚午春以疾乞休詔賜乘傳還仍敕有司候病痊奏聞起用同事太監蔡用素重公餽白金五十兩為賻辭不受壬申春復起為南京戶部左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公籌畫深遠務善後圖癸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遽以疾終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黙簡重凝然具臺閣之器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之士無老少遠近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初璘擧進士今司徒無錫邵公嘗相語曰子持身當以柴墟為法終不為非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

大夫語必及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人莫敢言其私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孝賢貞烈故事爲訓絶無燕昵語事親至孝侍郎公年八十在堂少有違逺凡飲食衣服之養顧慮周至而蒙恩賜綺幣悉製衣以爲悅自主事至侍郎四奉勅誥推封每臨母淑人忌辰必齋戒祭祀以致思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藏至數大裹竟以殉殮其謹身傳行可類推已晚爲朝廷倚重故誥辭稱其雅操不群長才傑出學有本原志存貞固簡在圖已切矣易簀時召璘與車駕主事王常屬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無一語及其家事非養素堅定烏能至是哉公生於天順丁丑九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德癸酉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七所著有柴墟文集若干卷奏議一卷駟野集一卷以傳世式後無疑也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明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爲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爲狀他人在稱其德爲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阜負才夭折其次即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時提學楊邃菴先生奇其才即以天下士許之其爲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宏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士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覩焉修撰一年歸關中居關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正道

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若罔不歛手服之又常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關也時武宗皇帝初即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興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寵逐而吾鄉折罰尤甚聞先生名常欲其至而先生獨不之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諷勸導善極惡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壓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簽以夢陽爲主事時而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文

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構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恟恟莫敢極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猶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共往在順門值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之往且謂栢齋曰瑾橫惡肆

權人也性好名可說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爲關中增光先生紿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爲誰乃與我並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救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

關中火一才矣飲晚罷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好宦即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爲譏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客者謂先生曰主上欲以汝爲吏部侍郎先王曰我服官纔越五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爲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君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慘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光先也爲御史有名瑾銜之

拿焉無何尚質陞爲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既來受官矣曷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為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旦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冢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書不久爲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李宗時謝閣老遷見知主上其子丕為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老芳其子黄中亦為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與互爲標榜焦欲引先生爲附一日置酒於先生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爲排謝招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鄙先生者益衆矣是時李西涯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爲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為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效乃與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吳下徐昌穀爲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啣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塲中擬高陵呂仲木為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塲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屈其廷試乎是內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怨先生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關中往時京官值親歿持厚幣求內閣志銘以爲榮顯而先生獨不求內閣文自為狀而以鄠杜王敬夫為志銘北郡李獻吉為墓表臯蘭段德光為傳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為漢水復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啣之呼為子字股蓋以數公為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啣也耶歸關中居喪以禮哀毀怨慕無何瑾敗而忌者譬者啣者唱言官以鄉里指為瑾黨論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進身而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譏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爲追捕其所亡益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為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焉聞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慝也余嘗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為國慶也棄官何惜余官何

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葛巾古服放情山水為
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又嘗曰為官化民為民
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
周顛者扶無親疏遠近皆得其歡心而數弟顯達成
名皆先王教導訓誨之力其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
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
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素年之爭罔爭以至給
人困乏扶人顛踣婚喪不得舉者貲助之俾無不舉
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先王聞之適有先生相

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遺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
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
固再辭之先生曰賻喪致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
耳曷辭焉予不得已受之遂克葬事其敦友之義周
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倘佯雖身居小
縣而名動四夷求文者日踵其門板傳刻天下為徧
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
性命篆隸醫卜無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
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又以達質為良三代堯舜罔

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為道訓詁以為學庸冗
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似
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
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
或議之不知大節所閑凜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
園中值園牆倒有鄰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鄰
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即事量人罔誣必信
其為學道披元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馬
遷詩以興致為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

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為伊傅不足追
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殁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
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没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
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先娶尚氏有丈夫行持家訓衆
極有規度雖先生亦敬畏之生男子衆為縣學生卒
女子三一適華州舉人張之槼貞烈剛明如母尚氏
之槼卒生子光孝為廩膳生次適生員李世貞次適
監生馬襲吉繼張氏側室楊氏季氏俱無出韓氏生子
栘趙氏生子梴張氏没立季氏為嫡主家事而楊氏

副馬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嗚呼先生之言行可誦說者尚多余不能悉悉其所知者耳聞鄠杜王渼陂為先生墓碑三原馬谿田為先生志高陵呂涇野為先生墓表咸寧許少華為先生傳而先生以狀諉委余前四君子皆先生厚而王馬呂又先生同業同朝其知先生事又真且多也其為碑為志為表記載傳述必有出余狀次之外余與先生交二十餘年矣指授開方指教良多余時或有所議論亦必採擇聽受人有一善雖一介鄉御之士亦稱賞取法人人有不善雖公卿權勢之人亦面斥之不貸不逐好以達情不黨同而伐異此雖堯舜三代之時恐不能用况末世衆俗直道難行而欲取大位建大功以求如古人之所為不誠難哉不亦難哉嘗聞先生對孝宗皇帝曰使古今豪傑之士而不遇雖子思孟軻之流則亦徒耳今觀先生之出與處則前所云子思孟軻者其亦自謂也歟其亦自謂也歟

明兵部尚書東涯翁公行狀

明　鄒恩

公諱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之揭陽人也公生穎異五歲能誦書梅齋公異之曰是兒也其興吾宗或携雀雛以畀公方遊玩適意而兩雀從之鳴聲甚悲許夫人顧公曰兒能活之乎公悟而縱去許夫人喜曰吾兒他日必活人矣六歲許夫人卒公哀號不已居喪如成人聞者惻然傷之梅齋公解書至親親之殺公悟曰斯異文同情之義也比長文名大起輙試居高等中乙酉鄉試初公就試時御史夢神人大書宏濟二字後閱公卷見吳試官音批曰子負宏濟之才當應大用御史喜曰吾夢謂此矣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廣西司主事會畿輔大飢公奉命齎金穀出賑每一至縣則立鄉之有行誼者為賑長於是盡得民情偽督委官分投給予之有等無敢欺者不出鄉而或賑民甚懷之尚書以公望調雲南剔司化裁規畫咸中肯綮無不稱尚書指者癸巳陞廣西梧州知府又時與兵事供億經畫公悉力立辦至其興利除害均徭省費咸惠並行民去思不置焉丙申冬十

月皇太子生詔諭四夷以安南久不來貢兵部議請討會安南人鄭惟憭上變至譯得其頭目莫登庸纂弑狀四月以咸寧侯仇公等督兵討之擢公廣西按察添註征南副使戊申春公以征南事白蔡公行之公從其言登庸懼言曰王朝必不舍我獨不能移海而走乎且採毒藥以試刀收巴豆因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下陷馬足佯傳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祇伺我事以告邊人亦嘗竊往來關吏利其賂不復能禁公於是客募敢死士梁文韜等入偽都旬日偵知其情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莫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大恐莫知所爲公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示之緩而緩弛張闔闢其機在我以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必用也則急而或示之緩緩而或示之急呼吸瞬息其發若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於偹欽廉海濵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督府是之用是兵威大振○會龍州

憑祥二州土舍趙楷與李寰韋應同盟陰蓄異志楷龍州土官趙源姪也源死無子而庶兄溥之二子相與楷爭立楷知事不諧說源妻岑氏謀媵妾私取田州人韋璋詭稱源遺腹鞠外家借其兄子猛以兵三千納之龍州弗克楷又賂北來兩舍人以他事至左江者矯立璋為檄送入龍州左江大震掠殺無數相挈印以奔肘守臣以變聞不能制後猛鴆殺璋而璋之子韋應走依楷爲相死州人立其子燧楷孟千金求煖尋又殺煖自立一州大亂州目黄安等往田州購相次子寶控狀督府林公富謂寶宜嗣而憚楷不欲急也令楷且攝俟其長而還寶其後寶以五千金并割三十一村以謝楷而還其州楷陽諾陰使應賂結其州目得往來寶所寶妻王亞興通焉亞興思明府土官黄朝女也動息必語應應以告楷楷與應遂謀殺寶偽言賊入夜殺之指揮蔡基以狀聞庭以向武州兵千人猝據州治亞興挈印歸焉應許割地謝朝朝又發兵助應勢益熾督府檄流官往攝州事應擁州人據之不得入○又李寰者憑祥州土官廣寧子

虜也廣寧死其孫琳嗣琳死寧族弟班攝州事州目李灊蘊寄枝等謀納其族弟珍黄朝黄泰助之遂立珍淫虐無度裒謀廢立而通珍妻黄孟擁兵入執珍於寢斬之遂私語登庸曰即稱兵願以全州先附也登庸因厚賂裒為鄉導曰急綫織紀告我公具以事白督府督府駭曰君度諸酋首何如公曰兩州瓜連三充爲立迫之則變生肘掖内境驛騷宿之則威寢陵夷遠人弛聽楷素狙詐未可遽圖裒號梟雄難以兵勝韋應愞懦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務使不相屬然後楷裒可以次第獲也督府善其策屬公謀之公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黄朝諭之曰若女寳妻也家世閥閲不幸再醮猶利見佳婿何至降衡下賤匹體殘倖設果趙氏裔則寳兄也亞興嫂也而奔於其弟鄙倩污行尤溷聽聞思明統有四州土官方古諸侯不宜張目醜顔縱女所為自貽恥笑應誠乳臭姦命據檄不足污蕭斧但人言汝以兵助之豈直旣焉自昧王章耶夫以女誨醜以兵助賊是黨亂瀆倫也瀆淪無恥黨亂當誅我方問罪於交州陳旅於邊徼

法行自近汝亦何辭朝叩頭出涕自匄公曰好為之汝女倘改行我為汝原賊應孤雛無容喘息朝惶恐惟命公乃授畫令朝以兵百人迎女歸寧應必與楷可擒也於是公理舟下南寧亦不疑夜授指揮錢希賢領勁卒如畫馳伏路左伺應至擒之械致督府論死以其印畀流官署焉楷裒二人大怒公又遣人諭裒曰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邉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致也裒遂自薦曰願効趙祀公得書杖楷等至死遣人持楷書諭州人並撽宥其黨會田豫陽火恭立其子臣時方逾齔一州以定公剗除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拔斧躓胎明其功深而不露者類此太平吏民德之立公生祠肖像以祀焉○左江斷藤峽徭蠻盤據絶險時以藥弩伺劫掠去來倏忽不可擒捕自都御史韓公新建伯王公勤治以來稍獲寧息屬酋侯勝海居弩灘為變武靖目黄貴誘剌之立堡戍守其弟公丁蓄謀衆破堡殺戍兵二百餘人御史以聞命蔡公討之與諸司議曰斯腸胃疾也其可緩治乎峽賊度兵幾何張總兵經曰兵不過萬人沈希

將布儀曰非數萬人不可公曰二公言皆是也張君言則劉也沈君言則征也然賊我久矣劉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是之會有南安之役未遑也而公丁等益横公密謀於督府以計擒公丁磔於市於是乘勢調集兵四萬七千餘人分兩軍并發南北夾擊諸巢皆破賊大窘奔林峒而東公督指揮王良輔邀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來奔入羅運山公遂移兵就攻之檄右軍挠出其背賊悉力以拒隘塞已木遝布蒺藜蕀𣜶懸石樹抄伏機弩毒鏢戟𥸤觸立死公皆以計𠞊之大破賊衆凡月有九日而班師招其餘黨並諸猺投順者二千九百餘人藤峽悉平○又會議四峒介於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士人黄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闢焉府州互爭莫能歸一而峒亦向背無常公時在左江南寧知府白其事公議上督府曰四峒之爭久矣圖籍無歸曷於叢惡今欲明歸一方勢必𧸇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彌怨仇然酋類斥聯若於離析疆塍緯錯尤費區畫議者又欲為之立所立縣不知縣則治之太詳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也不若以其地割屬南寧府特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建署乃以指揮分係甲設峒老而審役於通判內能撫輯其衆無奸法者給冠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各盡其職奏旌之以五年期其效督府蔡公覧議謂公曰君言偉矣治詳於內則外可得而理也法行於近則遠可得而服也吾方有事安南而曰姑舍是何以示觀聽於遠夷哉公使人諭之峒民歡踴稱生願附南寧曰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黄賢相桀驁獨稱兵脅衆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告公公笑曰易事也同空之民素苦土官誅求稍不如願賢相制之以威峒民若噬於虎口而不能脫官府遼遠控愬無門是以不得已而從之玆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鼓舞而興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携勢難獨立然後震以兵威𠞊以重典多法以行其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奇正雜出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蔡公從之公乃牒參將俞恩駐南寧授以秘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督府喜曰翁君神筭也公復議善後之

策十四事上督府皆原始要終足為經制云○上命
仇公毛公討安南公上議毛公曰今日所以處莫賊
若其策有三揖讓而告成功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
從而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略五申芟夷絶滅則威
矣而聖天子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
衆長慕群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
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已而就其下亦
將舉之裕如不至於從事失時也毛公從之九月公
承檄分屯龍憑思陵等處簡士卒礪器械足饋餉誓
師以聽獲南安姦細丁南傑訊之曰吾方提兵進討
汝能為吾導乎曰能公削邊幅以遇之其國中情僞
畢得南傑密白登庸以天朝督府諸大夫決策用兵
之狀且云保護元元而出請以祈免不可不蚤自為
計也於是登庸大恐請納疑如期詣廷臣集議上從
之罷安南為都統使司賜登庸以不死以都統使治
其國奉正朔還我四峒地許入貢班師論功進爵行
有差毛公檄有曰廣西布政司參政翁某左江分巡
愁著激揚之績紫荆進勒宏收勘定之功軍民以借寇

騰歡中外以得辞為憂間發五機動知情定歸侵疆而
反我華地革僞號而歸彼夷氛登庸一方之君也能使
之跣足祈哀繫頸降服建漢唐以來所未有之功矣自
非本官學足以識古今之宜才足以稱錯綜之變守堅金石
信格蠻夷豈能至此 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宣大遂劾奏將官卻永貪姦姜奭衰老於
是選將帥汰兵壯賁峙蓄修器械固險要謹偵探明賞
罰乃又以西北沿邊諸將卒利在殺降以邀功賞公奮
曰歸我也則我人也且自鹵來歸也虛寔可密訊也柰
何殺之殺即以抵命論死然不賞之則誰肯用力邪是
亦以歸我者反棄於鹵也於是懸重賞以待之公以此
盡知鹵情全活甚衆 公每當秋防大妹分地畫守之
又慎人不用命也時出其不意遝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
油置小竹筒給之令曰遇官卒不在輒以硃油傾置識其
處官卒受杖輒驚莫測其故後官卒見硃油置處輒自
縛以請罪公責而遣之於是遠近不敢離尺寸鹵知有
備邊圉無事 大同宗室充灼等潜謀出邊勾鹵為患禍
在門庭公得其情密行總兵周尚文擒發姦贖顛露 皆

以聞并起親藩不動聲色坐折逆萌人咸神之然不
自以為功悉歸尚文其推遜如此八月十六日虜大
舉擁衆入鐵裹門來寇公督府兵奮勇鏖戰據險遏
敵射死者不知其數悉為虜奪去斬獲首級三顆虜
遁而去時有河南磁州王邦直者號千斤慕公威名
與諸壯士走隷門下公時以客禮待之是日捍虜先
鋒用命與叅將張鳳力戰死公親為文祭之賻歸其
喪又奏官其子並立祠以祀焉邊卒無不感泣思盡
死力以怯為恥捷聞上曰剪除禍萌擒縛逆黨消弭
隱伏功出非常其兼官如舊夏桂州以河套事來詢
公議析利害凡數百言大要論復河套與擣巢不同
兵難輕舉惟謹亭障飭戎伍固元氣以俟其
隙為計之得夏公不能聽二十八年己酉春虜入宣
府逼居庸以入公諜知之適大同帥周尚文亦以諜
若報至問曰汝嘗告誰乎諜者對尚文方幸對尚文
方幸宣府不早為之備且獲罪而已握重兵以取罷
是其泄也杖而繫之獄夜草疏請曰虜衆近邊不可
測勢必侵軼宣府大同帥周尚文勇謀可用令其率
精銳暫代宣府帥以禦虜於計最便又移書諸輔臣
本兵力言虜必入之狀至謂非周尚文不足以抗此虜
非神速不足以成謀是時疏入上初訝之召輔臣議
上知其情實立召兵部覆奏如公議以大同兵付其
副帥而促周尚文以行期奏於是周尚文晝夜兼程
行至曹家而虜已入據險以守虜不虞周尚文之猝至
也大戰三日夜屢圍屢解公躬擐甲胄督兵數千人
來援麾下將請止曰虜騎充斥乃爾且彼衆我寡是
猶以肉投餓虎也公奮曰汝何得為是言也我志決
矣誓不與此虜俱生於是馳騎先出會西風大作公
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解圍遁去公於是督周尚
文追擊出境保障之功多於斬馘衆捷上獻首級四
十顆公以書抵余曰尚謂周公瑾諸葛孔明西南風
助順以破老瞞不謂天亦祐予也并以諸疏牘見寄
是時上密遣人探知情偽而公捷疏未至趣問輔臣
對曰翁萬親自督戰計亦至矣已而果至上大喜秋
八月大同帥以挑虜邀功失事詔下廷臣議者咸以
公宜以金革奪情起復公病疽方几十一月朔日至

清流縣而疾作謂其僕曰亟歸矣吾將逝矣哀哉公性剛至潔思深猷遠見抗千古心雄萬夫坦夷平易至其崇論閎議浩如江河之不可竭嫉惡翦暴迅如疾雷之不可抗出謀獻慮秘如鬼神之不可窺故能達變傾否動出成算蹈難履險功在疆圉雖古窺王佐之才社稷之臣無以逾公也使公而無死國家千城之託生靈休戚之命於公乎賴勛名蓋未可量也

禮部給事中雲村先生許公行狀　董穀

鹽官東壷袁花之里黄山降神産有大君子鄉先生姓許氏名相卿字伯台雲村其號也其先富宋中葉自汴來杭之海寧世次厄於兵燹斷自四九提督而下五世入國朝海州同懋懋生檙檙生禎禎生紃紃生封給事中君澥先生父也配贈孺人俞氏寔誕先生三歲失依多病鞠於封孺人母居先生少日穎異不群孝友天性善處骨肉有人所不及知者母俞遺妝田二千餘畝悉與母弟均之如祖業焉異母姊氏早寡以苦節終先生尚少奮力合塋其夫婦爲之表封樹無所不至以故庭幃怡豫始終無間言年十七始受詩於四明張先生福師嚴道尊功苦學正所業雖與時同所志則與時異歲丁卯舉於鄉故事同廪生各臚舉者廪一名先生念有寒者悉卻之由是校中遂廢廪臚自先生始三上春官不第聚書萬卷讀於雲泉山中凡十年迺舉進士年三十九歲丁丑也居三歲授兵給事中慨然有澄清之志而道與時違恒切幽憤今上即位萬幾一新廼連疏五六指陳時

弊排擊巨璫直言極諫推本聖心無復忌諱讀者危之蓋不有其身矣幸賴聖德優容感悟厲階自是不啟萌作先生與有力焉至論考察官員乞遵高皇帝舊制及成化宏治故事明行賞罰以昭國憲甚快士論方之朝陽鳴鳳然先生樹立甚高每以古道自期眡時之紛華躁競無一當意者直躬骯髒自分不偕於俗於是乎宦情微矣俄上疏引疾歸時四十有五買山栽松為終老計久之部臺撫巡給舍監司中外交薦以禮科給事中召力辭不起舊遊仕者過先生餉之出先生神不在也則故與談桑園為索京師故人書則曰有我訊者君第言厭世去矣聞之絕倒傳之都下縉紳有不得選中書者率舉此相謔為口寔焉故人張羅峯桂見山夏桂洲相繼登台輔各嘗貽書物且以美官問所欲悉謝卻之對使者曰我方閑子勞子不憐我病耶官是渠家物耶而以私人覦及我耶去矣領子一尊酣子意矣竟不答書後遂無復爲者先是家居數歲惟以娛親為務曲盡愛敬室人沈以家變恚恨暴卒先生切痛傷之然終忍不言也

先封君既捐館塋海壇金牛山結廬墓次疏水三年旦夕臨毀墓近紫雲村之茶磨山遂徙居焉以醮籍愿隸鮑郎鹽課司疏聞報可遂為海鹽人因自稱雲村病翁以自別於郎時九杞號云先生篤志師古或談時態則疾首掩耳居家動必以禮冠笄婚喪一遵先儒之制尤嚴於祭吉蠲器數必誠必敬遇忌則齋宿慟哭如初喪檢束自防習以性成著貽謀四事以為後訓曰學則曰家則曰祠則曰墓則良哉範也常以病謝客獨處一室端嚴神明日手一編至耄不舍值佳風日曳杖游行山椒水湄或對瀑布長胆修篛昂藏皓潔舉步閒暇若九皋之鶴道逢山僧園叟則相與班荊爾汝大雪則騎黃犢從一童登雲岫絕頂縱觀群峯廣野女在混沌自以為奇襄陽守徐咸濟南守鍾梁素善先生詣焉先生候於翠微落照返射千峰皆紫相顧大笑兒有濤陽風致大白先生自天目來晤先生中秋汎有澉湖酣笑酣笑達旦數先子從吾道人曰有善星者當知三百里内少微聚乎謝歸數十年影不出山足跡雖親知未嘗造無論城府

若與世隔若性狷介慎取與非義一介弗受自少至老屹然特立於頽波中無所援附九歲談人過挾己恩嘗所德若或感之則謝曰吾豈謬記耶我不盡然或稱其長則泚顙退避若無容顧往往危行近俗有相枘鑿者皆怒詬之先生雖知若罔聞也亦不能縮其所師資莆田林見素俊增城湛甘泉若水錫山邵二泉寶同里祝虛齋萃而歸宿於陽明王先生守仁友善者仁和邵銳崑山魏校陸鰲承菴王激嘉善沈槪山陰朱節蔡宗兖餘姚徐愛臨海金賁亨仙居應大猷江郎周文興安成鄒守益臨川饒文璧武緣李璧閩人王鳳靈秦人孫一元楚人王從善蜀人白飛霞吳人文徵明皆海內名賢君子先生嘗有感於世變江河古風日遠而人心終不死也作革朝志旬君紀至外傳凡十卷又家集若干卷皆櫝藏不欲示人蓋非先生之所貴耳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明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為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介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之器公雅自脩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鄭閩公奉新宋公皆當名世即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粮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粮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兩縣巡撫院傳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粮儲道為法均派折衷最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

異時當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
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幽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
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
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
數萬調度有方幽亦竟不至師尚詔友河南至五河
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
其簡靜既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
送禮有加李公甚喜嘆曰李君非世情人吾因以是
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
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承天修陵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
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澇潴
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
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穽廩
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
縻粮廪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
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黄河便橋而故

卿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河廣川
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重制建九廟而
西苑務清之居歲有興造頗瀉蜀荊之材公至則近
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棘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
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
舊制壞塊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
率郎中張國珍李祐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
參政游震得副使周僉事於錦先後深入永順夘峒
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黄宗器入
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
劉斯潔入黎州大全建昌董筴入烏蒙參政繆文龍
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
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
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顔炳入思南潮底汪集
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
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

都御史黄光昇歴叙馬重夔廵按御史郭民敬歴卭雅貴州廵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歴思石鎮黎廵按御史朱賢歴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斛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十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雖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勑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輸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廵撫下至小官莫不録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歴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廵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簡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河南購木于九谿荊南購木于陜西階州武昌漢陽黄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瀬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廻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渫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歴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冐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輓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

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己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卿天子許之行至東安平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務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

望逾人手采亦足刑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推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行述

陸歙州述

李翺

吳郡陸傪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者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顇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顇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顇之人不能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顇之人賴其力傅說耳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

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剌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德者命也其亦不足於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先大夫述

宋 王安石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長翕然令頓以治常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耶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以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奸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歴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更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為

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蘗一切摘紾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於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擬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今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效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刦佐史因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刦之必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遊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甘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男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紀事
題跋

紀事

燕將錄　唐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琇天寶末令内黄死燕冠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徒有超佑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身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犬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　猛趙孱不可捨　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　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内實忌之外絶趙内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

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爭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而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逆天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踴立相視可謂彊矣然從史號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収家為逐客蔡人被重棨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鵄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壍大河精甲數億鈴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趙渾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益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鞠玩之臣頹濯下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且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日省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徼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

者焉

書何易于　　唐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蘇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劾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劾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傳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

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五年樵過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錢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唐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巂俱爲邊城廹於群蠻田在賔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廹於戎南偪於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値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輙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輙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敵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糧

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
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
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斂以南爲國家所有
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
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
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况
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
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
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杂粒如此則邊卒怨
望之不暇又烏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
也棋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
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
以守之具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
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
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﨤鹵連帥即能督之
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
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
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

遂書

拾甲子年事　唐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巖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姸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凉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櫛閒狎玩者耳除歌樂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犖犖無賴人且車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氣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又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說石烈士

唐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鷄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者光顔者重允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愬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彤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愬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虚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顔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辟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顔重允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鎭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爲將所以教人爲下

書劉廷式事

宋　蘇軾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廷式爲通判廷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廷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廷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廷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廷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絶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廷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廷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絶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廷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廷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秦士録

明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輙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胷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甞見其挾冊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隷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柰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柰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

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讙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豹豹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豹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觔鐵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豹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絶元烏來降失家鵲棲林木間使豹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豹兒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書劉真人事

明 宋濂

劉真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授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脩身可以化人仍授筆一枝而去自是元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貧賤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爲驕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遍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孤所祟真人劾之里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若十年追封無憂普濟闡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幼魚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

事師正辛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元真集傳于世信真辛毛希琮嗣當金之亡兵戈擾攘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辛酈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元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辛孫德福嗣德福辛李德和嗣德和辛岳德文嗣德文辛張清忠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祖云

史官曰道表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翳翳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卑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感召歟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書博鷄者事

明　高啓

博鷄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鬭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鷄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鷄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鷄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奪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

歛衆以去表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蠛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傳鷄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傳鷄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傳鷄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舘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傳鷄者之事覩表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雠一言之憾固賊戾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犀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書佛郎機遺事

明　王守仁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欲列其事於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宏之血釁不足雎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兹佛郎機誰所爲

劉忠愍公死事狀

明　羅洪先

郷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御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常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徒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拒其血裙數月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鄰耿素愛其少年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昔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東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塘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不誣也

書應生事

明　王世貞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四朝門鳴冤裹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輕贖矣會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為廼公治罷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别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卭卭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為且累之詈元宰若詈敵柰何即不還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為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遯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絜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絜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書二館人事

明 王世貞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扶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及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搶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軸軸從冰上行也已薄冰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馬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緣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溷焉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緣鉤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違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違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題跋

書讀題跋上

唐

宋

元

讀儀禮　唐　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盖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唐 韓愈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荀子

唐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唐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誨之始來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元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查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讀鬼谷子

唐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慈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屢製其天下之書則牆一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寖墮乃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紿激許恍回呼哩離合揣測反覆憸滑次術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於漸𤄯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押合飛箝（皆篇名）實時之常態是知漸𤄯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耶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與妣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慈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憾矣抑余瞑目放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吾今不覺毛磔胆寒若是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書襄城驛

孫樵

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散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騎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舫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毁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蓄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封東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稍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嚙邊甿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于西戎安有扈從事耶竝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齚舌相戒況宰相陳奏于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幸於某明日畋於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讀司馬法

唐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紿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後之君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爲猶土也

題叔孫通傳後

唐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斁時無聖人茍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畤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畤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聽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

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録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安昌侯傳

唐　皮日休

安昌侯禹見時災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絜齋露蓍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致其名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爲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己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　服則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己兵戎屢動則歸於己萬物有妖則歸於己時政將獘則歸於己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爲漢名相居師傅之尊處輔弼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於君下不能稱其職孜孜稱其於筮爲事斯不足以爲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禬禳占問之事自有司存爲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斯處位也以直論之近乎佞以誠論之近乎僞爲宰相其名儒之恥耶嗚呼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題東漢傳後　唐　司空圖

儒衣而漢升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呦呦以至大亂惟據正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題柳柳州集後　唐　司空圖

金之精麤考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勁敵也愚嘗覽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跋華嶽題名

宋 歐陽修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二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録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晋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終始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仭之山石爾故時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 歐陽修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宋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宋　歐陽修　文鑑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翱文

宋 歐陽脩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跋隋太平寺碑　宋　歐陽修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群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為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為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為文章止此為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所以錄此者第不忍棄其書耳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跋唐華陽頌　宋　歐陽修

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記舊本韓文後　　宋　歐陽脩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書梅聖俞藁後

宋　歐陽脩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懽忻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

得聖俞之槀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封禪書

宋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寳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戮何哉彼以其術爲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近而益之以謟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傾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狥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夫

讀孔子世家

宋　王安石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宋　王安石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汩之以至於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如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

註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以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宋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

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説佑見誅鉉又不能力爭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汚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宋　王安石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以力脱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鷄鳴狗盗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盗之力哉夫鷄鳴狗盗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刺客傳　宋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宋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俛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書魏鄭公傳後

宋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信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也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稾者非歟曰焚稾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見也何則以焚其稾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稾之是非則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稾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謀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宋 劉 恕 文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爲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絶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爲漢紀言約事詳大行于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表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録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内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絶不録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謡不概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説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墮莊子文簡而義明元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説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絶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

五代因卯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華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卯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爲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禍捐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遥隷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黄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録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閲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曾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録國史於朝廷爲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録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絶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樂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

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耶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馬他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删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二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書東皋子傳後

宋　蘇軾　文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胷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

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黄子思詩集後　　宋　蘇　軾　文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黄子思慶歴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遊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

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　蘇軾　文

永禪師書骨氣深隱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禍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若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

作字爾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正心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宋　蘇　軾文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六一居士傳後　　宋　蘇軾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挟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挟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宋　蘇軾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嘐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况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五百篇犂然如戛釜竈撞甕盎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

趙郡蘇軾書

書唐林夫惠硯　　宋　蘇軾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予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題明道先生墓　　宋　程頤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書鄭元傳

宋　林希文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為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厭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収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鈎聯𧸐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為功者雖元猶有所不敢盡況無元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元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黄巾望元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蓋幾人尚敢輙訕元哉若元者可謂賢矣

書鄭綮傳　宋　徐積　文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爲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若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溢矣況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以其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黄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況遠不逮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黄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若即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宋　黄庭堅　文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邱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邪

書贈韓瓊秀才　宋　黄庭堅　文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文卷

宋　黄庭堅　文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糜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停夫才性高妙起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宋　黄庭堅　文

御史晁大夫號爲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尚父圖　　宋　黄庭堅文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白時爲余作李廣奪兒馬扶兒南馳取　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宋　黄庭堅文

水意欲遠鳬鴨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邱六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題之

題自書卷後　　宋　黄庭堅　文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爲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鷄毛筆書

書稽叔夜詩與姪榎　　宋　黄庭堅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然而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况探其義味者乎故書以付榎可與諸郎皆誦取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予嘗爲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予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然率以是觀之

書贈俞清老

宋　黄庭堅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蒯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儂情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餒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暨冒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書贈王長源詩後

宋　黄庭堅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于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輙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宋 張耒 文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夏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己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酒內聽婦言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書宋齊邱化書

宋 張耒

齊邱僞唐謀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黄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而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矣

題主父之事　　宋　張舜民文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荀卿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覩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為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戶牖之間託物於苞苴之内期於無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書王蠋事後　　宋　秦觀

古之人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憂剝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植為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黄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為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

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
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
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刼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
桀爲暴也與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
自奮絶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
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
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堅守人
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
因其民心奮其智謀郤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
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
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
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
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僅見
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而不足以暴
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嗔口揎臂
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雠而懷
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
以其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

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
死國死君之義朝爲楚卿暮爲秦相太史公猶以其
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
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
德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愼到接子環鄒奭之
徒迂濶之士也猶以爲多事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
殺身成仁如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
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
子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愚婦一
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
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龍井題名　　宋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跋紹興親征詔草　　宋　辛棄疾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讀兩陳遺墨　　宋　朱熹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録之辨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録熹因妄謂日録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横押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絶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辨之苦而

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捍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刋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閒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㫋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閒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爲誣悖之心然猶有慰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閒樂此書之旨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以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辭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原遺禍之本則閒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憾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始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謂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未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

而閒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曰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閒樂所謂屛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閒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閒樂亦未之言也若閒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猶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時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甚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爲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世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閒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謂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眞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閒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

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尚能於此察焉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然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謂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閔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所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私弊今欲譏之而不反堕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得許之也今姑擧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説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説蓋欲布之

海内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布於海内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蓋亦疎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温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弃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鵪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審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以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惟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背棄舊說惑異端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錮者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

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惟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户所以覲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惟龜山楊氏指其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民之務皆私智之鑿者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有所不逮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為實啓汰之原此為獲殺人於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讀唐志　　宋　朱熹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後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静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

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冦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奥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敎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爲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

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果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詹應之三經

宋　真德秀

餘干詹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氏記及百家言益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亡知我者退而湛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亡不覩既又曰吾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嗇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畧也遂之廬山入太平宫發其函笈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僊方藥九還七返之訣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於是研精陰符道德二經累年然後闚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之羽翼也并爲之註釋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自鍊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碧或曰子儒者從事於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應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命於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今夫大圭拱璧天下之至寶也夫人而知之故必爲韞櫝焉然後其寶得全亡害理欲圭璧也氣猶韞櫝也韞櫝敗

而異圭辟之宂雖庸人且知不可氣與矣而曰吾以存吾理其有是哉故吾所爲養其生者非獨以嗇吾氣也欲吾氣之神明有以充其實理之光大也昔者鄉黨一書其言飲食起居之法甚備蓋閔閔焉如護嬰兒不敢少恣焉非以氣一則動志而安其身者固所以保其性與顔聖賢行之於日用之常而道家雜之以數術之異於是爲不同爾吾儒者不顧爲師說是守而於他學有取焉是吾之愧也然惟保順其常而吾非貪生以自利庶其可免乎且養形延年程子不廢導引吐内上蔡取焉予以爲何如問者憮然曰命之矣予因米其語書於三經之末應之名谷自號曰霞山子云

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後跋

真德秀

慶元黨人者韓侂胄所立名也夫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爲言豈美名也哉侂胄以此誣當世之賢余意當世之賢將引避之不暇而後溪劉先生顧以是名游公之墓大理寺丞君復以是名其家乘焉何哉蓋是是非非之理天實爲之非人力可以倒置也漢之三君八俊非黨也而中常侍以黨名之方其加以是名也本奇之摧殘之固將使天下之人同心疾之也然天下不惟不疾而益鄉慕之西州豪傑恥於不與而凡隷名文德之石者至今望之若神人然然則人心所同然者果可以力倒置之耶當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鶡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彼其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亦孰知夫適以榮之耶游公在當時名居餘官之首不問可知其人寺丞君立志操行凛凛有父風隠德之報將於是乎在予讀其所輯家乘不勝起敬而書之且嘆侂胄之愚欲以一手揜

天下之日也建安真某書

書通鑑後　　　宋　陸游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于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槃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書郭崇韜傳後

宋　陸游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　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儒無所爲，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弒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寔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勳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幾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寵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殆盡，而勣雖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塚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于報德，乃以此心諂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婦人之性，陰忮忍毒，果于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宋　陸游

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覩陳子他日幅巾筇杖漫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中山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煑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宋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乍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興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不就性好山水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採藥服食年五十九見晉書

記太極圖後

元　劉因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録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首而有所顧藉于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也于乾道己丑已叙于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于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于先生然後得之于心無所不貫于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于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于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

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
位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
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後　　元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
十人而顏頻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得法
於殷仲容而公又命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
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
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
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
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
簡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遊師雄刻
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
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已於此分又可以發予
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云至元丁丑八月己
亥容城劉因書

讀藥書漫記二條　　元　劉因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質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耳鼻目者雖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脗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有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元　吳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閭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蠻荊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於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乙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帝於西畤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小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爲也周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猋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良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遇去以況君始親己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況己欲見君納忠而卒不荅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媵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己欲親君而君不親己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戰劇何異而唯恐

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爲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己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爲作辭題而復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詞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趣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詎遣巫陽叶帝閽爲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懸不聞扶桑初暾海橫雲二妃淚洒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汝獻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衡風起螭黿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宴山中採蘭杜足脩顏顏復去莫怒瑤臺神女妬坎坎鼓進芳醑缸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迴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書經筵奏議藁後　　元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院行宫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于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学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丞旨也先帖木而忽都魯都迷失學士吳澂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干伯贍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閭仲章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宏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歎曰于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榮慈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枚尋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北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足與間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夫恭敬者益可見焉故併書奏議藁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讀唐太宗帝範

元 吳萊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衰亂書有録而逸闕暨今上征雲南焚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矣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教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戕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且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柄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　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亂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列其基業於前而持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而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爲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作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患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戮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爲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即何

則太宗觀定寓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辟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然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桀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威宦之任師徒之偏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其舊此豈非當是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旹包括四海指麾群裔適足以爲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效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紬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逮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以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書讀題跋下

明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明　宋濂

右解論語二章乃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泰府紀善臣林温取諸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表疏所賜為卷以臣濂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為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起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儒為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為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它日是書之

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明 宋濂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為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為詭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為節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為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知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墀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為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賛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帝前者十又五年當帝為文性

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滚滚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森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為卿雲散之為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産乎北其勲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皇上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闢地闢以來世所未有況乎神藻焕發陰翳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爲大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之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董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跋御製詩後

明 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奐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賓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跽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

對曰天威咫尺問不敢重有所濆勉強一吸至盡上
大悅臣顔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
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黄
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
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
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
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勑給事中臣善等賦
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
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
聘起之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
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夐絶前比所幸犬馬
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稱今大寵屢加雲
翰之章昭臨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
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
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
賢下士講求黄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
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
者孰不思踴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
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
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
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
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
所猷為顧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俢君之命勒諸
卣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
義襲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
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録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
鹽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後　明　宋濂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謂信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蕭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歙上朱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劉參軍黃牒跋尾　明　宋濂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寮奏請洊詔已給勅宮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楊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

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奸臣之雄不足汚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冨其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舉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明　宋濂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録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録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辯布之奸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緘於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辯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録不合神道論曰辯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　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　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　之

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彙實為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儔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己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為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係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勤説云

題天台陳獻公行狀後　明　宋濂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賛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説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説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説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説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説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元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奸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巨説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元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

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録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志銘　宋濂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志銘一通秘監何畊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為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九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樁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歛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閫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

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歛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柰何天未厭亂奸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為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為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它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輙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累絲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於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寳也因并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明　宋濂

太康陸君子賡喜佛氏言以內史舍人潘祐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白下得墨本承以匡廓緣以色繒揭寘坐右以自省問徵予識祐事於下方按祐幽州人能文辭與徐鉉臣齊名仕於南唐自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祐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奸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祐屬吏祐遂自刎前史馬元康誣祐溺淫祀左道斥為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固為甚當及游論祐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於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畀人況賢知有如祐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祐之死其心無白之者鉉臣作江南錄亦沒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殺祐為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於後世於戲為人如祐尚不免議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父嘗作文詆鉉臣至於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賡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刪晁明遠諸書為道院集要全載此文以簡牘為簡牋蕙芥蔥窘束為跼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為正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宋濓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顔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仰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寛易相去何如哉

題司馬手帖　明　宋濓

右司馬温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濓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為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俟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為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惡其為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剗而絶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謂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

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覲化寔寔之中忠宣繼公為左僕射務以慱大開上心忠篤荸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頖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跋黄魯直書後

明 宋濂

右太史黄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洒皆超軼絶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奐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禑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翏翏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盎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間至今如此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别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髪隕䕶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秀勁比舉學官丞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為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題文履善手帖後　　明　宋濂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河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贛僅逾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潮為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勝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余廷心篆書後　　明　宋濂

右四大篆豳國忠宣公余闕為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奬勵甚至且各書坐扁為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為偽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粮絶城陥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絶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愳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為合肥人

題淵明小像卷後　　明　宋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説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説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説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条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三台三節婦傳後　　明　宋濂

予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来上命他史官具稾親加删定頗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撫其離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亡適為兵所縶驅之行宗媛不從兵起剚刃於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没瀕死無它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傳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披髮亂走明日定事求之不得淑見夢媵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鄰杜氏井死矣所懷璿珥亦投其中可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也媵人以告㳟明覔之皆在焉實十

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宋嫒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絶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謷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跋新刊孝經集注後　　明　宋濂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注於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為隴右刺史梟患凉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勲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為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崑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効大驗見於事為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為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為迂故為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史遺音　明　宋濂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立纘所以合纘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懟躁急不可為訓尚可以為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為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中呂為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旣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為宮乎其與獨彈黃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如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今閱此書不覺長嘅

讀宋徽宗本記　明　宋濂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為聞於天下於是叙復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托國闒茸禺軸非據節鉞妄加狐狸嘷於闕庭兕蜮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擠陷忠良虐燄炎炎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羣兇方為得志力陳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律而鑄九鼎文飾太平詐言符瑞八寶誕受玄圭肇錫金芝出於蟾脊祥麟毓於牛腹由是侈心寖生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役郱運花石之網艮岳排空絳霄凌漢殫極工藝之巧鈞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為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兼之妖人秉釁蠱惑帝聰天神降於坤寧璇宮遍於寰宇元科秘籙方崇醮祠之儀太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塗炭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聾雖有奏而弗鑒皇天震怒災異荐臻白青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

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真而進虎狼之 卒啟釁謀遂成反噬張穀之降始受結罕之師已出旌旗蔽空戈戟蔽野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檀薊侵軼我代朔攻擣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割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勢至於此亦可醜矣及夫金兵再出力遂不支氏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闈淪辱宗室剪夷哭聲震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漠北之區父老見思徒洒山東之淚當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靈幾不血食矣不亦悲哉嗟乎成湯務德帝命式於九圍紂為不道身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柰何窮奢極欲而毒痛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為萬世笑非不幸也宜也傳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明　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於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於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於階視其几塵積於牘徐而訪於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

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與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於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构而為鬬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於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題王右軍蘭亭帖　　　明　劉基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題劉商觀奕圖　　明　劉基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彦勒蘇先生識者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釆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駐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歸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鄭子美文集後　　明　王禕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之論頗病其體制往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悝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於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迺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詆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

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覩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跋西臺慟哭記後　明　劉崧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冏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爲酎文一通爲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於人言而仁人用心若冏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爲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酹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翺皐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冏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

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於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閒寂寞之濱不直皐羽一人而已也

讀貨殖傳

明 趙汸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圖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

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太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譏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富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明　趙汸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某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錄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為憾至是迺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翺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為史館修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内當革斂事章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穀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己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援與己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晋公居相位道不行恐恥內

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又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拂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牴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參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訪竊著其為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讀鄭虔傳

明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汙偽官顧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耶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叙事嚴簡而況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明 徐一夔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嘆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惟謹暨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据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巹忽生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為時饗之所顔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為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叅政陶公凡朝之大夫士咸愛重之為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撫學士所書孝事有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為者表而出之云

題鄭宣撫墓誌後

明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叅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循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叅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某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喚喚以為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彦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内迎合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温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

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輙疏所傳聞於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山谷墨蹟　明　唐肅

右黄文節公書韓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作趙丞相挺之為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荆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横至貶斥郡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書有云子城儀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蔕芥於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娱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鷄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鷄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　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

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　中以後即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九歌圖後

明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　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旌一執箑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晻曖自空而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颻若驚鴻欲翔而衡波相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豊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衷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黿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鐵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傳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有劍而墨

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寳之不趨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於各圖之後可謂二絶已問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爲天之貴神司命爲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爲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借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爲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人神雜揉私創其號以同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　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儌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爲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鬱無聊命酒獨酌輙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檇李貝瓊序繫之以歌曰紫宫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爲樂且康豐隆儵忽周八荒思搴大纛蛟螭黄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瀟湘蒼梧九熙山蒼蒼跕烏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闢夜已明神人瞠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爲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黿鼉出没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溼啼幽篁些鼙戰士身盡創魂魄欲歸道路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茫

讀三墳書

明　方孝孺

書之名真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偽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益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為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為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為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為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為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歷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為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邱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邱思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霰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為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為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偽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偽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偽耶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

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偽為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為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書故曰乾坤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明　方孝孺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鱓頒冰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廵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於禹貢胤征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别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還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明　方孝孺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為周書即孔子删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為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為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為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為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删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搢紳之流所偽者以為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為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為之出涕

讀呂氏春秋　　明　方孝孺

呂氏春秋十三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荀悅申監

明　方孝孺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讀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才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擾從而行之可以為志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為治者視之以為空言而共譏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悅然失色而悲之

讀漢鹽鐵論

明　方孝孺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宏羊爭難之以為不可罷寬襄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題受禪碑後　　明　方孝孺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簒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傒為贊譽以為舜禹後生著諸金石誇輝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簒弒之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依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為諂諛以全身斯為小人矣若當世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豎孫為司馬氏所陵刼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謂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方孝孺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朱子手帖

明 方孝孺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詠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初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亦受偽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屛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權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嵬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觀不絜之物自憎而氣索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道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寛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為君子之歸也夫

題許士修詩集後

明　方孝孺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為愈也是以於人為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既養之禮死無為喪之制甚者譽疾其師乘勢抵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為教弟子知所以為學其有不相親愛者耶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江滸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學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為予言里人王頎與其弟暕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修許君卒嘉猷為集所為詩頎暕為購工刻千家以傳其侍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頎暕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為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為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府君墓碣後　明　方孝孺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為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為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王維畫輞川圖　明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元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于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咁穢濁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冦亂汙節未彰君子蓋亦有不道者況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嗚呼使維終始於輞川從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方以自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斯圖者亦可以有所懲矣

題忠簡公翰墨記

明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龎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啓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是也末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貶所曰九弟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亻以知其然公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傳學誠齋謂當時備顧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功紹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啓賀先公得貶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為尼以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為誰姑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遍歟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稾故多兵亂喪失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僉憲廣西融州真僊巖有先公封事稾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為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為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爭光日月萬世之所仰望豈子孫能為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為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兒如卿為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閤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於是公之翰墨在當時人君敬愛之尚如此而

况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文正公不喜人寶
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為字心畫也乎也
見其字即見其人乎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為心即
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寶其翰墨後之
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為心寶之敬
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書文丞相傳後

明　胡廣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病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
復來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牾鄉
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為丞相傳比國史
為詳大要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
聞為多又必叅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
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冨既以刻梓後復
刊見嶽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鋟板於
是嶽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
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叅互考訂合而
為一中主嶽申之說為多亟取証於丞相文集芟其
繁複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竝錄之
國史之論撰諸人事而言嶽申之賛本乎天運而言
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
大忠大節獨立千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
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為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
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
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

宫或晉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饕富貴其視丞相厮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鄙亂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殊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七年以來老成凋謝而論者益稀士夫君子鮮聞盛事益漸遠漸踈其勢然耳更復百年恐寖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晉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為潛也

恭題仁廟御製詩後　明　楊士奇

永樂丁酉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賜詩奬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于此詩則知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仕子弟在側所謂奬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寶挈持去其子棨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年宮車上賓想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寵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題通鑑續編　明　楊士奇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册四明陳桱子經著刻板今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羲農以前遐矣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桱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王亦著此書未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明　楊士奇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主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昌及紹興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題宋歐陽澈誤告身後　明　楊士奇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紘言和議何兌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題六檜堂卷　明　黃淮

忿之激于中者必徵於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音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薈蔚之朝隮楚騷悲菉葹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于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袞之六檜堂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袞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冀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爾嗚乎袞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袞未獲進用于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

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裒集成卷鏞之子與復
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題江景房沈籍事後　　明　王真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江君景房事又識景
房之裔孫衷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
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于天則天之祐之有窮
哉當錢氏納土時為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
早入朝以自託幸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
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
遂去其籍寧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
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
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為出而上下
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又不足則
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
為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
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
自歸於宋也乃天衷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
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賦雖成於王方贄
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贄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
其樂利百三四十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

五十年而後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乂而盜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為宇文融皇甫鎛之徒其尚監于兹哉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明 陳敬宗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荆公之怱迫正相反某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虚温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于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之傳雖一書劄猶足以師法後學况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明　陳敬宗

此貢泰甫為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汩汩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為之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為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援引後進不問識與不識即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其孫澤為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光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矣

書顏魯公爭座帖　明　錢習禮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于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蕙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又情好舊故善提奇行香位次當辱襲為常魯公近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冐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説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元宗驚嘆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入正士

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題先聖先賢圖贊後　　明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誤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洊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覩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然流傳已

久謹用脩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讀汲冢書　　　　明　周洪謨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陳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盖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懸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元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讎也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倒戈之勢其士女有元黃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於廟雖伍員報讎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而已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文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

産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
至於篇末又謂武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蠻
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
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讀大雅

明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
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
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
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總言
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
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
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
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
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
贊房元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
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
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先總言而後結言皆
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
高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求其人
以甫為穆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
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

王甥甫乃王相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讀唐史

明　李東陽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於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充悔弑君而自憂傳謚於將死之日高歡悔弑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内巢妃充其惡與弑君者均之為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叅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於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阻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承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

証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於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為遂良死者難而易為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為仁傑則為之不能則必為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為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料元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盍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詔命之地勝之是啟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於元宗有何閥閱之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於草茅之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鮮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慎也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姦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林連帶結狐媚苟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趣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於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俶為元帥泌懼其偪也諫而歸之俶及欲以俶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俶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俶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己於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構結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殭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於忘情於功名之際

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於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已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段秀實之死於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靮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翃輩數人追及於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八蓋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執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起援於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於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孤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趨奉天誰之功也乃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為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與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捷為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元元皇帝降於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於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

書宋諸賢墨蹟後　明　李東陽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參政泰發書各一姑蘇沈啓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携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患於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秦檜首惡天下所由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死初不能無參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仇視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由忠獻忠簡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悉變其所為則所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心戮力自貽矛盾之患何怪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菴謂明大義識事理惟忠定兼之蓋雖張趙不能不各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行小人畢用皆當有益於世今觀其尺書寸札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今厄塞困頓齎志以殁國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書東萊先生手授稿後　明　李東陽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於孟遠外孫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吳正傳皆有題識知為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為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為近意者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寅者自稱為宋遺民幸生於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學因嘆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草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於膺敏祼將之列先王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既久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玆不敢贅也

跋文昌朱義士墓碑後　明　羅倫

右墓碣一通翰林待士張君伯穎為有元義士朱公英發作也公諱士華字英發別號溪南居士嘗師宜黄文學穎老劉先生授書學成而亂作至正壬辰紅巾四起公義辟地會盜郡丁中憲舉兵復吉州檄蒼筤劉朝列鎮瀘江西臺掾劉子永守白沙府長史陽承事守沙溪公仗義保障為官兵聲援賊襲執公暨泱江公紿賊赴水死於戲人譏無死公死得其所矣倫聞長老言元綱既頹盜起淮潁蔓於江漢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潯陽朝廷遣尚書董銓黄釗廉使吳當平寇江西中用間棄功亮弗就羣盜蜂起郡克明據桃溪陳普據新淦普姪陳海據永豊孫本立據廬陵新安陳闊據苦富高以介據永豊明德折桂三鄉立砦太平團士大夫多疵砦主以生陳宗舜禾川名士尚附陳闊苟旦夕活諸何責乎其臨難伏義可考見者吉州則蕭彛翁一再赴學宮井死戴大賓拒賊龍泉衆寡不敵死章立賢盡室投江死永新則姚正叔捍賊三世死樂安丘甲擊勍賊黄流戰死永豊則羅明遠賊穴其腰三日死貢士唐景行罵賊死於戲士遭亂離死腐野草多矣獨數公之死有聞焉天理之在人心固不泯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當承平時貪冒尸位玉帛克盈子女龍麗縱欲怙侈僭用咸極致國危敗納妻獻女恐耻乞憐五性斁而三綱淪矣扶天理立人極乃發見於草茅之士使國家得斯人而用之夫豈有敗亡之禍乎謀人之國者可以永鑑矣望振公五世孫倫同學友子故廣其事於左使方來者有所考也

讀王章傳

明 章懋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為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為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門下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為漢忠謀者況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為京兆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輒辟左右上竊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為過盡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矣夫既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為不量輕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量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者果若是耶

書李筠傳後

明 莊昶

李筠功雖不成其氣壯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此一舉筠亦偉丈夫也哉其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已而以忠臣義士待夫石守信高懷德也於乎曾謂舊人者反目以相視返戈以相擊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節方其起義兵而沮其父於生存之時及其守上黨以城降而忍背其父於肉未寒之日襲衣金帶銀鞍勒馬設宴從官而亦預其賜貪豢狗彘之富貴而甘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乃有守節如此又尚何責乎趙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讀歐陽集

明 黄仲昭

歐陽文忠公平日行已立朝光明正大槩可於文章見之不容妄置喙其間矣然予嘗讀其文而有所感焉公立朝時於王安石呂惠卿皆嘗有所論薦其於安石則稱其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宜置之臺諫其於惠卿則稱其才識明敏文藝優長好古飭躬為人端雅宜置之館閣夷考其行安石學術不純於道絶無所見其設心措事無一不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則其不得為君子彰彰明矣惠卿專事諂韋阿附權寵又小人之尤者也及其相繼得政則皆以奸邪誤國視公之所論薦者不啻薫猶氷炭之不相合予於是有以見夫小人惑人之深雖光明正大之士有不能免也夫以光明正大如公者尚為其所惑如此况未能如公者邪嗚呼後世有志於為國薦賢者可不慎哉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明　吳寬

當宋被金禍之難一日禍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金寡厭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顧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於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杲遂借以為喻檜聞之即指為謗訕貶九成南安軍至竄杲衡州久之移梅州尋反初服主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續蒙再賜為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閒上人久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予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在相位屈己和戎甘心事讐凡異己者一切屏去於九成固不能逃矣而杲緇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為禪宗稱首孝宗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少點檢喜怒不中節觀帖中感藏殺家發誓願等語蓋亦可見而姚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榮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書皮日休集後　明　王鏊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飭己之志反招遂厲有抑抑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魯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歷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縶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

累顯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明　王鏊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真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皆鍾儀因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於詩詩必歸於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固無庸贊歎念公時在縲絏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紙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夫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於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於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徵明之賢不賣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題陳止齋夷門歌後　明　王鴻儒

陳止齋作夷門歌送王修德赴闕言眉山金陵不相容而關洛亦復互詆致有戎馬夷門之禍予讀之不覺失聲大駭若如止齋言則金入中原非王呂章蔡之罪乃程蘇等之罪也初荆公行新法雖神宗末年亦深悔之蘇氏兄弟論諫為生民計也今乃以不相容為言是直以公道為私意矣且程張實無互相詆攻之事若以洛黨蜀黨為言是非曲直姑置勿論試以二公平生觀之其所以啓召邊釁者為何事非惟伊川無之東坡亦無之也且雖有洛蜀二黨之分實無相攻之事至宗寧初而程蘇俱入黨人之碑謂金國入侵為二黨相攻之罪不亦誣乎謝疊山為蘇詩序曰川洛交毀自陷其師小人剥君子夷狄盜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是疊山私意或有未融而有此言可也若止齋於熙豐崇宣未遠王呂章蔡之故梗於睹記而立論若此豈不惜哉其後元虞伯生著吳草廬行狀謂為朱子之學者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敵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則是亦以亡國之罪歸於朱子而秦韓史賈之徒遂無與矣然朱子卒於寧宗慶元六年後七十七年而宋亡草廬卒於文宗至順二年後三十六年而元亡何耶況前後年數悠促頗懸其議論識見與止齋無異何程朱之不幸一至此耶昔孔闢鄉愿孟子辟楊墨程子排釋氏朱子攻二蘇皆為斯道計其揆一也今止齋乃欲邪正是非混并雜揉如陳同甫金銀銅鐵攪為一鍋鎔而用之之說聖賢之學豈其若是哉

題崔清獻公言行録　　明　宋端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鹵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撑以免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膻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黙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使以為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怍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番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擬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為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玆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録觀之益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閫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罷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禄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肹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禄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肹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外澄清録今皆亡矣子孫所傳寫不過然辭章奏若告勅答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録參錯無倫緒予既互為更定而并以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於有道云

嗣

跋重勘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黄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釁内豎至輿襯伺戮疑其所言必嚔絕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黄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録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倘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暖昧而没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賛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吳郡祝允明題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明　陸粲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巡撫南畿威望甚著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老言當是時天下乂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滑惡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冨羨而疆宗右室所為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袪除民害之語惟公亦以為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為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植之徒斬除畧盡姦宄革心小民得職去之百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甿走隸皆知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益趙京兆尹扶風之流非邪自承平久而法抗弛也流俗之論以容養奸蠹為寛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黙數歳月得美遷即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衆口諠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搆必擠而去之甚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今胡公在今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有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於世此詩僅數十字益初仕時為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

有志當世者或於吾言而太息焉

跋顔魯公帖

明　羅洪先

右中丞聶雙江先生家藏魯公手書祭季明文稿自乾元戊戌至於今幾八百餘年紙墨猶新世間何物不朽獨此完好其故蓋可知也後有陳文三君跋皆能明其書法而伯敦叙季明事根據史傳甚悉獨言杲卿之葬稍為失實當泉明購尸時問之行刑者云其父死時先斷一足故泉明啓履謙之瘞以無足者為驗此謂止獲一足豈未之深考耶憶嘉靖戊戌冬訪先生翠微莊始得捧讀當時留意書法徒生羡慕而已今年庚戌冬先生攜之舟中諦觀數過則有不勝其慨然者人之意氣激烈往往蹈險如夷不畏白刃久之意衰氣竭瞻顧利害悔心繼之矣惟發於天性而又能以聖賢之學輔養之是以當其處變委曲審時不失之疎抗而足以成天下之事至於勢不可為然後從容中道視死如歸此夫子之所謂強孟子之所為浩然所以塞天地也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肉凋殘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孰不含悲公幸脫於虎口使稍有所瞻顧尚能留念世事耶而希烈之

難乃出於三十六年之後茲近耄矣英英如壯夫不少挫折此豈無其故哉議者謂公之文雜出於神仙浮屠以為不合於理彼神仙浮屠之於世事視聖賢較然殊也獨其所謂靜定者則幾於無辨漢唐以來聖賢之學不明故二氏者竊據以神其說公之喜談而不置得非以其近似而取之乎當時之人既不足以語此而傳史者之智又不足以發之使公之學不顯而等其忠義至與意氣激烈者同科後之儒者亦不深究凡語近於二氏者輒指以為非道而迂緩自處顧謂當然何怪無裨於世事也羨慕書法者淺矣感公之忠義莫有知其所由此豈善論世者耶先生之學亦本於靜定故凡所在皆有建立今以中丞之節出鎮漁陽乃公故欲恢復之地而先生受知聖明遭時久泰徼千載之威靈將使邊圉寧謐以伸其未遂之志矣乎

讀春秋

明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

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恙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僭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於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其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人與其為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為之說曰某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為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為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為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弒其君某某人弒其君某者是弒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弒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益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

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盡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盡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遜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益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也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黶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為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

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癸卯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為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茍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衆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奬王室未有如癸卯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癸卯踐土之甚者戎狄擾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析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為道耶其為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為義耶其為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

將為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
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為
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
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
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
顓論功也而春秋者顓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
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曰
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
鬻熊為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
益皆神明之胄矣荊人不道間周之亂芊子以王叢
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
而夷之春秋諸夷中其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其陰
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皆
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
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
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
遷於儀夷城楚邱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
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

秋始書荊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蹢躅之勢已見桓文
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
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荊入蔡此霸
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
既衰而楚寇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
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機有倚伏桓起
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
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
表裡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
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
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
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
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
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
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
益橫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
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荊之雄耳而遠
交秦巳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

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郯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中也或曰楚横而齊晉扼之則是終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斬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嘯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至於四夷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書河圖洛書

明 唐順之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益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為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為火氣煖者必邑達故三為木邑達者必堅凝故四為金萬物始土終工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為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為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圖者天也紀歷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地畫野分州之法其起於此乎員為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為地而陰隅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員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暌而其事同也男女暌而其志同也萬物暌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慾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畫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鍾之管在修養家則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藏潛者非謂有時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為也此圖書之

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明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諸生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歌嘯洒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鬬則奮技於獫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盖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幷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為之一咲遂書以示諸生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明　徐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與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讀洹詞　明　郭棐

崔后渠作四貞祠記云往之可言不獨四貞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當瑾時酷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剌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傳之避位傅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故扞辱之女可覩性秉節之臣可覩學予讀其文慷慨三復深歎正德中士氣掃地猶幸有諸公大節磊落如此詎非一時中流砥柱哉予南海有王公名皡者是時為刑部司務瑾坐東廠公見之獨長揖及為江西叅議寧濠橫鷙公見之亦獨長揖人有知者曰是不跽東廠者肯為藩邸屈膝耶公知濠將叛遂謝病歸嗟嗟公不屈瑾其高風奚讓何柘齋不屈宸濠其正氣又不下胡端敏而后渠未之知也故表出之

題八仙像後　　明　王世貞

八仙者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繇始亦不知其畫所繇始余所覩仙跡及圖史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我明如冷起敬吳偉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庸畫工合委巷叢俚之談以是八公者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爲各據一端作滑稽觀耶乃至適者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蠱惑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佞能考其七而疑其一爲

志之鍾離公者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敗於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公者諱嵒字洞賓又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度劉海蟾已度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帝與葉靖能輩諸公比而公最爲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藍公

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鞾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藍采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後語多不能悉至濠州忽擲鞾帶拍板乘雲而去韓公者諱湘昌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它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公怒之曰無怒也請效薄技以獻因爲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能舉

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云詔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黃河爲篙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俚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髯而翼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俗咎老而解化亦苗善時云攷之它野史謂仙姑晚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純陽所

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稗官都不載獨聞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歷間人也於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去舍為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不可知也令鍾離呂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扶海蟾而重陽輩而八令張果先王而取友則必從赤松安期次則靖能公遠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八必不屑屑求瓦合諸公方逍遙乎上清亦必不僕僕焉一符之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跋即受乩頭詈所不恤矣

雜著上之上

魏晉六朝

唐

宋

詩品三篇

上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情性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有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

境漢妾辭宮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晋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録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言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虚語語無虚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亦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

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逢詩輙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二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惟見范蔚宗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家訓　　北齊　顏之推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序致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教子

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一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兄弟

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 治家

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宿不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凶逆於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于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 慕賢

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荅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昔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元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

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
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
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
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
音指住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義陽朱詹世居江陵
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
腹寒無氊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
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
軍為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
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
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
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
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
如此况異代各人乎　勉學篇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
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
竊貲無操王褒過家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
裔鹵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
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
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
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
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
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
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
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
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

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
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
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
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
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
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
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愜當一句
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
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

防慮以保元吉　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擎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鑑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無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制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趍末弃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材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常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江南文制欲人弾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文章

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棰楚所以處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鐵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

舉世怨梁武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伏侍郊郭之内無乘馬者周宏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羇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歟 涉務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貲之困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於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養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惡隨而伺察既已得利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于物凡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辠於君親者又不足恤焉君親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横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 省事

吾近為黄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顔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止足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塗於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纔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皐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以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惟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養生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北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 歸心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元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書證

鞭賈

唐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文粹作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急(集作反)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村招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集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價伎於朝者當其分則善(文粹無此句非)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復性書上篇

唐 李翺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旣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純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因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因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立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而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於山非不存也石弗𢿱木不磨則不能烧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於顔子顔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

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劒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 其 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嗚呼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唐 李翺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

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曰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

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為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

唐　李翺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馬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眡乎九十年時與吾比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平賦書一篇并序　　　唐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翱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寸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畝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

為一里也方一里田九夫頃異名也之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
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野以畝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芸時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
為古之田一千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
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十頃也為古
之田一十六為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為
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畝為屋室路徑牛豚之
所息葱韮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
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餘田二十畝餘為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夫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
其多少亦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為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
建通川大途之所便邱墓鄉井之所聚畎遂溝澮之
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
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千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
之高山大川則樽其中長縱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
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
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
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
途畎遂溝澮邱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韮

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
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畝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
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
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
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
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
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以天下一
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
畝以二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
大塗畎遂溝澮邱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
韮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
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旱不可以植桑餘田二
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
率十取一匹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
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
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
者公輿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
為之公囷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囷

十歳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于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歳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歳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隣煙火相接於百里之内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蛮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内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有户今女下民或敢于侮此之謂也

去佛齋

唐　李翱

佛法之染流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遵奉之以及于兹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于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愆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于古而悖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于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于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

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虵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耕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己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于百姓之財力與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禽翟之風而變乎諸華禍之大者也其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床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床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諭業

唐　皇甫湜

自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世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懸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闞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内亦體骨不饑孤獨尚書之文如危峰絶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溪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勵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横敞廊廡廩廐户牖悉同然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千里一道衝飈迅浪瀚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準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　英揚挺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絶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

悲汝南子桑　　唐　皇甫湜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沐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及宋閏月丁亥而死夫天寒大雪火不星前纊不銖身寒之殺與將死之聲黎然其具書存乎側其所行存其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之

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餓謂惡之禍跖死何肥何閭閻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遼鬼神之形幽敢問何誣哉招曰來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坦途精者常不足麁者常有餘有餘常豊不足常枯子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復子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如麻鳳凰不一而鴟鴞滿家何草木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蝦沐精者理少而麁者理多蘭萎何先葹老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故而頑衣冠何感戎狄何蕃何麟而恠何鶴而軒彼父邪母邪天兮人兮己焉哉謂之何哉

學解嘲對書

唐 沈亞之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情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曰昔漢徙山東豪富兼并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户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鹵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倏漕輓於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十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逆流陵險覆舩敗輓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數百歲費錢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聖人之所以牧人也乃者燕人叛元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二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鬴牛一軀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宜以三輔粟爲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則甸服無曠土游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罪言

唐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允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晋已下衛浮羙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嬀州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晋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三晋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晋亂 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

竊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以為寇以裡柘表以表撑裏混澒迴轉顛倒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裔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

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

故魏於河南閒亦最重今者願以道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頻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宏正來降)昨日誅滄頻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田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而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屬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収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孫氏西齋錄　　唐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識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祖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徼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倘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嬪黜冢不可為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時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于禘祼矣)條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章以稱臨也(天后改元郎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名犯武宗廟諱)者何詭詍悌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

令守珪殺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殺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忌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攺邪合正俾歸大義按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操實寘例以示懲勸按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嗚呼宰相升沉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于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若夫史官者不能忤直骨於枯墳孌謟媿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武皇遺劒錄

唐 孫樵

武皇帝得利劒於希夷之間提攜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厎績暉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壇大出鹵門戍卒屡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邊塵於塞垣復帝子於鹵庭非武皇一用其劒耶賊鎮阻兵邀爵山東劫衆以濟其奸擘險以扞其誅王師萃之屡戰無功兵衂將稽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刼吾兵乃囩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典人謡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且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代鹵誅不然并且東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逗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劒耶并部既平潞守益監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言上聞上為不聞誅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魁于國門非武皇三用其劒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蠹于民心蠶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恬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

辨之于朝褎臣爭之于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待疑卒詒有司驅羣髡而髮之毀其居而田之其徒旣微其教僅存民瘼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兆武皇四用歛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叙宜乎銛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泯而又砌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經始天下幸甚

喻古之治　　唐　盧碩

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骸堯舜之道君為目兆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骸從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棄材故委心乃無為軒昊之治自治也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求治也醫不全則生死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追斯已降民為水矣政為隄矣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寢乎曹馬乃成壞衰焉嚱民不可使為水水而隄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明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為敵兆民有冠讐焉

漢武山呼　　唐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茍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惟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讒國　　沈　顏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佞耶予不過黜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柰何咈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責荀

宋 賈同

荀況死舊矣其言存於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談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則它囂魏牟首陳仲史鰌次墨翟宋鈃又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鄧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末其數為十二焉而各序其道於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然而才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不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師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滋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矣其處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故唐韓愈但儕之揚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無謂也又上十二子為六偶者咸君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亦道均于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悉於後世事不顯于當時乎何仲尼之徒未嘗稱之而泯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觀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責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宋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沒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於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斃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況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屍于中野使烏鳶狐貍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徼遠死于千里之外而不肖子孫不能護全其喪以歸祔于先祖之塋域故故焚之以茍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茍其便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近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癘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也脩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先世積殃遺子孫剸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　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洪仁義使天下密如四裔僭化如之何使裔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儒辱

宋　孫復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治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絶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則詐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少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賢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藴崇絶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於兹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廷而造於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訓儉示康　宋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

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内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柰何飲于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雜識二首

宋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廼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公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廼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卒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掩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廼未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

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類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茍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狥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譁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㲉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賔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思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賔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

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記客言

宋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鬪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悉已疲番軍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鬪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黃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犄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决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便平曰猷去審易耶有險欲誰倚邪應曰借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表候日接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軍皆出行

十里許至德和軍聞應來白開壁欲内徳和不肯促
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
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叔馬立陣外呼將卒
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
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
使應來正為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耶曰
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
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縛軍
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因怯聞敵
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
舍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
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
比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
和語平等信以為德和審來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
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持
大鐵稍橫突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
將整而止當其軍北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
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

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
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
死者什八而太尉失軍不還邊大警承受者馳二十
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
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德
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天子思平等失
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為
朕率身戎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
邊事朕惟一二將帥失身鼓鼙終無慰朕西顧惻惻
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聽以父兄任
為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餘
輩與俱各解甲吮傷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
樹旁良久望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
皆呼曰舍人捨我徒邪應愈促馬顧謂趨還州來應
及環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黃德和斬已
從坐死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
緣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獨
引延州卒言質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時

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耶

日喻

宋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

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彦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送于級失官東歸　宋　蘇軾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而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問養生

宋　蘇軾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太息送秦少章

宋　蘇軾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詆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君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

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

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論文　　　　　　　　　　宋　蘇　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醉中書　宋蘇軾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為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姫兩詩特為俊偉非獸為婦人之竒乃伯喈所不逮也

求醫診脉　宋蘇軾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虚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非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虚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記故人病

宋　蘇軾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一鼓後故人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予知其不可救默為祈死而已嗚呼良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娱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固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病非吾之所怖也予曰有行乞於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而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有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痴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記先夫人不殘鳥雀

宋　蘇軾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之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述醫

宋 龔鼎臣

周官載醫掌養萬人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父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癘疫之苦率以為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惟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平其疾氣之毒日相熏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惧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卧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他繇覡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覡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神鬼冥諸外良醫所以治內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恤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與夫稼茂田疇為螟蜮所害惟能悉除螟蜮則稼之秀可實也家富高貲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梃或殺或捕則貲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冒陰陽之氣輙遇癘疫當得醫者察殼視色按脉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曷異不除螟蜮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貲之全决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緝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纖悉及慶歷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逹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說而夭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附之道以正紲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慮巴楚之俗尚安故態不知醫効之神倍禱淫祀之鬼故刻詞以告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述

記蛙　宋　王十朋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弊甚十趾不能以自藏有蛙乘罅而入蟄於鞋間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廁而蛙忽鳴俯而視地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既就几席而坐足每動則閣閣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徵露一爪乃蛙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東郭先生衣弊履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乘罅而蟄者以是知予之貧又過東郭一等然鞋非可蟄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死於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以戒同舍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殘其類故奮身而來託將以脫蟲虵吞噉之禍於一時耶予亦幸而不踐之不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感而至蟄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勿以其蠢焉而愚之人能持無害物之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至者耶時紹興庚午孟秋十四夜書

本記　明　朱熹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皇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為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

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以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讐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治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彊大誠不可以為治既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如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之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也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不至如今日之朝盛暮敗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及

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

諭學者

宋 朱熹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得立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周禮發題

宋 陳亮

周禮一書先生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棊局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巋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天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考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於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考同異以有待焉

雜著上之下

元

明

四經序録

元 吳澂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益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彖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

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鼂錯以意屬讀者也其文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氏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

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旣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遂絕矣析伏氏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修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袠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澂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為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

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朝會焉用之於享祀焉用之因是樂而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旣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强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亦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旣無從考據不敢輒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澂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文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是也然有

之者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其與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澂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三禮叙録　　元　吳澂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别録所傳十七篇次第各有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别録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稾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禄亦逮遂爲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爲之悵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一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别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

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寘經後春秋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倂以列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下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下若執稾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分古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畫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澂之至愚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問以他篇廁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黄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畧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澂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敎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十七篇與儀禮正同

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作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婚禮戴記則有冠義婚義儀禮有鄉飲酒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內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

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毁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别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删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頼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别爲記呂氏旣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竝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别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

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澂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者不復録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盛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録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

故物譜

元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絶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洨縣時官賣宣和内府物也銅淥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禄一坚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正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册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别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閲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毁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元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䘏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寳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説與世之誕者塗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内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恥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明 宋濂

元黄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諭以風以陳貲往舊聞今新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威稜氣燄儡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遏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鄖叔盼禦雲中蒍偃扼直轅誰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綏之以仁馭之以寛繩之以禮則封内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隣分昭於上勢定於下上下有序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戌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爲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夬則凶矣

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畏晉楚大國爾齊何能爲武安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人養蜀鷄有文而赤翁有羣鵠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鷄遽翼諸鵠晨風不得捕去已而有烏來與鵠同啄鷄之兄弟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鵠飛去鷄仰視悵然似悔爲其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仆車而仆於劇驂此無他福生於所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曰子誠過慮哉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蠆且有毒况上國乎燕文爲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卯山中若楄若枮若睨旄若豫章無所取而泛之河㵎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剞劂鋸之運繩尺則之閽閽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

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槫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槫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竊爲栿爲棖且不可況爲負任器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桯文碣以爲址畫藻以奠井堅堊以厚墉陶甓以飾黝臣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槫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葺者在宗廟承宗者在桴藉桴唯楹耳一楹蠹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象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旣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痤巫馬戒內食之蠹者有夷鼓初馬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馬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馬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霸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楚莊蹻過商卬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嬰美而蠱殺司鴻氏援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宜衛人不從引錐自刺左右奪錐免蹻怒欲梟衛人白閭曰衛人厚我若地勿以妾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閭得幸久竟忘衛人思己請曰衛人女弟瑩容顏姱姱肌膚若琢玉善爲陽阿七盤之舞翩翩如龍旋見者欲死君強委禽焉可妻也蹻從之瑩至蹻絕情愛瑩終不自懌嬰則日媚蹻作狐狗態蹻或一破顏輒出驕人曰主君贈我以笑矣主君面目有光唇如渥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其美尤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殆天畀我寵乎言己手足皆亂無主白閭尤善媚其驕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己而蹻專瑩白閭甚恚往詬瑩曰而洇㶟耳遽忘德吾乎不然何專我主君也嬰繼詈尤力瑩起避之白閭與嬰逐嘌不已瑩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讎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不亦傎乎嬰不能答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瑩曰而夫子固在而心

倘未死曾記泣別時言予曰閩抱甇大慟與甇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爲脯妻其女婦事與莊蹻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反北面事之爭權而矜龍己爲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頤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刹桐而鞣鋼焉晝爲龍文日習焉其音欝紆而廻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元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聞角鳴意人將臨己呼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究潭不能休吾問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予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予之角固僞也今予又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皆真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廢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劍於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予俞彌方病聞之嘆曰是何亡國之政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遜吁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予聲色俱厲予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予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予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予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邘次伐崇侯虎而作豊邑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耶予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蠻之黨何予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聳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剌脅血見皆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戒坟原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剡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瞿然失聲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
子曰鄭厲公之復諫誰能紀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
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
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蔡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遥答之
且答且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十更湯收濕
不以巾迎風乾之掘坎爲匽而軒其上下蹠河水旋
恩隨流欲行入道汲井泉前後濯大雪不發妻因病
寒死然好嗅女婦足祇足紈若行 纏三周而覆湧
泉善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噉即吐子泓獨樂之
驕人曰是何鬱金之腴也婆律之潤也椒蘭之郁也
寘諸袖中飯不甘嗅之神度弗爽嗅之怒不舒遂不
釋也及從而嗅之頻死召其子曰吾死矣裘臧𦕐合
不爾求也嘉薦普淖弗汝覬也能時致足紈於柩前
孝莫大焉蔡大夫聞而哭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
者必有大污其子泓之謂乎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客箴緣之以
畫紕佩之以長襪熨之以揄火擇形罰承之趨魯君
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者非
君賜與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於
疇婦饁於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工德不報
於人爲無禮於德爲僭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爲王
體之共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
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
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
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
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爲衣繡以五色龍章黼
以朱絲褸以華黼有文燗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
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
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
義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
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
乎禮若可受施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奚苟敢固辭
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其不受者非有他
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
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

臣不敢以褻服污於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
忠信為紳廉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
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
魯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
懇愿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黄鍾大呂弦歌干揚洋洋
乎相宣泠泠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
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至趙趙若成常與出游指河山曰昑昑乎有截
也指民物曰棼棼乎衆多也指兵府曰矛戟犀利也
指內藏曰玉帛充牣也大夫上國也寧有匹乎於是
乎腹擊曰敝邑素甚安能及此然有一説焉為君陳
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濱有昭支昷者居姣汭之卯
汭不産牛有繩犨來者大如犛其角蔮爾栗爾昭支
昷怖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犨牛易稱
童牛之牿是也昭支昷曰吾見貌牛者形咫尺耳其
大有若斯乎懇其人賜以歸驕其比鄰矜其輿皂自
以為無敵也他日寗宣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
高涼之山有牛曰犪其項黄其尾元其色類乎捲其

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以歸又自以
為無敵也他日爰子擅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
空竇之林有牛曰㹫赤鬣垂髀紺毼蔽膝體長而多
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以歸又
自以為無敵也他日倨無滕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
大也巴峽之中有牛曰犤其毛拳然其睛煜然其角
鬅然其肉重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以歸
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梁都之舟過焉謂之曰是未
足為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犎項肉上龔龍胡下綏
迅行如飛其肉重二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
以歸且詑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耶津津焉悅囂囂
然自滿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昷出牛饈之公
伯光曰是猶未足為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犩鏤
盪以為項鵠象以為跟離壁以為背埴脂以為尻其
肉重七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惑曰有是哉雖然且
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光言因嘆曰使人不我告我遂
矜犨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
沈固為大國也比之齊晋則不及矣齊晋比趙固為

大國也較之秦楚則雄強不如之矣君勿自足自足
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若戒常存
本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佚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日浸乎湒靡然懼景
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樸車以從衣惡甚
冠纓殆欲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曰寡人
使子囊帶賜爾等錦衣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爲
身章而等毋過儉也皆對曰臣等藉君威靈得從大
夫之後食雖芾鑿不我餒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共則
一和儉則從　從　則豫一和則輯唯君圖之景公
說一日出游會諸大夫饗於鹿門入而覩爲其車則
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豐明精
腴也景公以其給己大怒曰吡嗟而吾臣也敢爾乎
盡狀而戮之君子曰書云作僞心勞日拙其齊大夫
之謂乎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
君曰寡人遇士不爲不亟矣先飢而餔之未凍而裘
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芥髦猶禁維之耶盍
離其心欲任其所之耶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
柰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祿不棲非山
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羅之詔
而馴之命之舂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
命作咒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踉蹡而起夫王孫類夫
人者猶可也至於魍魎則嗤人之物昂首則百獸讋
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飈四發非雅不可近冽敨
狎獵人羈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
編須或翻出蹯下無所不至魍魎亦靈獸猶可也至
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搏土
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爲鬼則
冐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僕如畫至於人獸神皆
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
形大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壯人以聶肪誘而致
之集於乾壺元與黃異貯序而教之布鬃几於庭置
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元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
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壺不
亂夫王孫魍魎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

言寘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莫心志寡嗜欲故也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林繁則家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勉爲乃麇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溼畫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須公欲賦民一卯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袁婁宰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卯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朘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旣棄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戇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搖之國也今弗闘盎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公叔曰不然魏國雖小許鄢在其南西河路其北長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是所謂淪阻國也今無故我弱盎有狀甲焉譬猶越人穽鼠鼠好夜竊粟越人寘粟於盎恣鼠齧不顧鼠呼羣類入焉必飫而復反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覆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復呼羣次第入咸溺死魏以舞陽餌我是寘粟於盎也無乃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身免君子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無所遁其情爾魏人無故而棄舞陽豈能弱哉盎誘我也公仲遽信何耶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謂矣

晉欒汽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雩益務侈靡徇馬聲

邑無不好藉之爨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媢嫉惟恐不
亟求焚西旅訪神馬渥洼傚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
犬還則吹竹彈絲爲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北邙之
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沱
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盜藏皆空而爲樂不厭雩覺
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輙紿之曰
魚鴈滿藪澤羊牛滋郊垌金帛珠玉充積庫藏何謂
單乎雩復悅雩妻嫠嫂罵曰蟯蛕所藉以生者在人
腸胃中嗜其血膋日夜不止人因病羸死人死則蟯
蛕亦槁矣爾曹藉吾家爨火旦旦蠹而伐之我家亡
汝家獨存乎衆畏嫠言以計去之　亂益甚雩以貧
死百餘家皆散爲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　蟲穴之
晝夜齧弗止桑瀋液乾而悴蟲亦無生者蟲其桑氏
之客歟使戒嫠言亦何至於丐哀哉

楚有闘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
以爲脩潔人也一日飲遂啓彊家而沈尹壽師祁犂
在焉師祁犂與沈尹壽語語近褻闘子般怒曰若等
隋女蠱若渠略出入穢壤雖鬼見亦唾也尚敢醜言
俎豆間乎衆皆色沮言未既有嬖姬過門闘子般起
更衣忽見夫握刃趨甚疾衆隨之觀則所追者正闘
子般也初闘子般通於姬姬知飲遂啓彊家過而目
招之闘子般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
嘆曰天下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遂啓彊尤
之曰子何見之晚也昔紀侯好狙師教焉狙師脫土
肖人貌飾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躡文鸞之履升
降周旋人也拜立坐跽人也狙師度可用進紀侯觀
之樂舉觴觴焉狙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蓋狙假
人貌飾形也其心狙也因物則遷爾子何怪闘子般
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姦言者衣袂相屬也子何
怪闘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也星辰之
遠也步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知
者觀闘子般之事可爲寒心矣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群蠻中貿遷諸寶
若毒冐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熤熤然遇東風覆舟附
斷梔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裔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
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蔽寳絕氣庶遺齒不爲

烏鳶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菽豈蕨委萎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餧甘之竇右有小洞棲薪毳尋尺餘甚温讓西王須猩猩獨卧於外大寒不自恤語雖殊朝夕嗢咿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扶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血可染罽經百年不蔫是獸也腧剌之可得斗許盍升岸捕之其友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為費石加頸沈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勿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王戲生與三烏叢臣附王戲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毋踄也三烏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盡誓諸王戲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衒利毋訹有位毋附厥倫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何共仕於晉王戲生後　中前誓三烏叢臣既悔復恐王戲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鷄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苞苴東築者舉火照之則王戲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遷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於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嘆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使臣說齊魏之君曰臣之東鄰有長潴君其妻終癸夫人妬虐其侍姬長潴君苦之長潴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潴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饔飱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爾長潴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因帷薄之故以傷其可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王趾責於茲敝廬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焉長潴君實耄矣且幼未能勝酒歸所恃以無恐者長潴君存耳苟一旦溘先朝露吾屬將摽剽丐於道路長潴君精神幾何寶之愛之惟妾爾侍姬惟欲是從長潴君若死其目寧有淚耶尚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

妾雖愚寧復計惟慱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逆其如夫人者今六國合從將以擯秦秦遣衛人一訹從約頓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傅理善惑大王不可不察也齊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復成君子曰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辯士之舌以爲東西辯士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爲無國傳曰貼白爲黑倒上爲下其士之謂歟

駿裔子謂魏力叔弃曰越山之中多豢頌貜父而牛尾狸亦産爲狸背與肉間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日飫之其毛澤澤狸自料爲人所忌穴山爲宮樹石爲柵聚籜爲墉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者獵師嗾犬蹤跡之毀柵壞墉而煙其宮狸不能煙也閉目冒火出犬隨斃之力叔弃曰狸何罪哉駿裔子曰狸何罪哉利其肉之膮也高國氏以富見禍人以爲無辜殊不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狸哉君子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爲鷂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之降則降指鶩鴿鳧鵲使之擊則擊無不如志西鄰有終利之伊多能宜咎欲學之求鷂於太陰山使調鷹奴囚之七月有鴿過焉命鷂搏之鴿驚墜鷂亦墜對立粘枝上招之矯矯然逝矣餘者瘦死過半終利之伊甚慚往詰宜咎曰子何術而使鷂馴也宜咎曰吾亦何術哉予初得之也冠之以籠冒束之以絛鏇嚴之以鼓鼙承之以韝養豢之以鑾和使其目無邪視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靡其饜也咽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鷂也故命擊則擊命止則止今子畜之以人不以禽乖戾其性情動搖其筋骸逆亂其血骨柰傷其羽翮不適其飽飢神既不完天者皆喪矣又烏能如人志哉唯恐其不縱也縱則颺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與子異耳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調鷂而得馭將之術也君子曰豈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

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而徼福周公之廟祭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棄周禮唯弱強是視當齊肇霸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辭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於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則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蓽路藍縷之邦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曰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脩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以工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

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決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罹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於魯境東諸侯告於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爲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爲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邑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自皇自救且不及況能綏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爲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愈將爲楚患是無故勤諸侯

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廠糗糧觸冐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覺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淩兢戒王室惓惓以威儀為言二者胥失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宋襄公繼伯將與楚子會於盂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適國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叟曰君安則臣寧君設有難宋社且不血食吾屬將焉寄諸請昧死言焉侯宋襄公出歌而過之曰有虺者貌其毛栩栩冠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嗟嗟者陸鱗鱗者予佗佗者夫始可貌與居貌乎貌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公怪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叟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有諸曰然曰聞君武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在體要佩玉鏘鏘不可薪於山荷戈與殺不可酹於廟其理然也今楚人貌而冠者君欲以文德合之其術迂矣君之涖政動法文王使文王遇貌亦使勇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約君以禮子奈何欲興戎乎壇坫之間玉帛交錯而使甲士廁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會楚子以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為萬世笑者以膠柱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况往會强國而不知變乎

鄭人有愛妾魚者訃無從得魚或汕或涔或設餌笱之列三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即生魚新脫罔罟之苦憊甚浮白而噞喁踰旦鬣尾始搖鄭人掬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移麵而食復掬而觀之曰腹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為命今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萬減語不更先生曰鼴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犬欲磔山狸欲啖鼴若之其黠者乃往依稷焉稷社之配也世謂之稷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烏鳶啄其觳鶵鴣殘其軀伯趙敓其室亦不能一朝居意而

近人而家於宮則舒然安矣夫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耶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萬臧曰仁義汝稷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然不更先生冷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尋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惟鷮鷮非平林固不集也人孰不智哉

楚共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函以金檢命左右負以隨時出翫之游於雲夢之澤失焉共王不悅下令國中曰有獲吾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大咸索珠簡茅淘土閱閱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繁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熒起草中視之珠也櫝以獻共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既沒珠之失二千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牧犢者之手可以人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修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也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閑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如天敬之如神殺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可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爲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生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爲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朒假於奔水氏朒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儐者設筵薦脯醢觴朒起執爵啐酒且酢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朒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虐熖方熾欲緑髙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鱷必棄

屨而走宮火已熖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倢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元情弗怡艷色媸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北子翏之爲人乎子翏傎妣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瘮瘢如叢珠且黑而贏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簇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翏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元姬朝筑焉暮坎簇焉嬖之甚子翏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究爰都憐之爲致趙女光艷皦皦然人世謂閭須白台不能似之子翏逐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元姬所謂元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蚩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污以佞爲賢以正直爲儉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鉤與公王乘無庸伯仇同居於乘卯大心鉤學内聖外王之道溪溪而洽於心公王乘迂之曰子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翠黄擒鼠也千不得一焉乃舍去學假仁定霸之術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尤之曰子病大心鉤善矣子道亦未爲得是使韓盧捕鼠百而一中焉予所業則異於是公王乘曰何術也曰捭闔之術也儀秦之舌申韓之法軫到之略也放之一邑則一邑服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天下從是使蒙貴龔鼠也十不失一焉大心鉤公王乘疑之相與說於秦王大心鉤進曰王道如春煦嫗兆民無跡可窺均囿至仁王假臣以三十年鴻化覃於通遐矣王曰子之言美矣惟黄虞能致之爾寡人不能同也曰公王乘進曰揣摩地勢明王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伯業可定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也無庸伯

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不待王見問目如明星凩雷隱隱起舌間利害粲如也言已且繼曰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來朝矣王大悦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為上大夫與聞國政玉乘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客之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為大夫大心鈎瓛環諸侯皆不售老死乘卯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籥干戚之舞不可施鄭衛之邦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齊魯之俗大心鈎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哉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鮪焉不知其大多少赤幟曳曳見黿鼉間則其鬣也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歕沫腥風蓊翛翛然云逢鮰鰼艦舡必吞日以十千計不能饜出游黑水洋海舶裂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沒不見其從雄行海間孰敢問之者泝潮上羅刹江潮退膠焉蠢若長陵江濱之人以為真陵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斫甲而視王鮪之肌之乃架棧而臠割之載數百艘烏鳶蔽體羣啄之各饜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為何如一失其勢欲為小蠅且不可得位其可恃哉公曰寡人已知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驕是何也德則虛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覆理也傳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日中則昃可不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賓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銛利犒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粟充物餼饟弗絕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郛鄧杞薛皆與國也弁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蕞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為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為民人耶衣冠劍舄充斥君之境土何愛魋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褫楚乎何假乎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菑暴平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

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代也齊侯曰大夫
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賓胥無曰熊羆豺虎並
家於山蛟鼉魚鱉俱穴於淵九竅百蠻均宅於仁務
仁德之脩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之則
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爲齊侯曰大夫之言
善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
若狂易者以足衣爲巾以冠纓苴履以食豆而羹簞
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枉駕文子之閭問曰
先生病耶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
耶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
法制不定上下無章驍暴者宇民孱夫操弓矢出鬬
是簞受羹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履苴
冠纓也髭鉗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
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乎即實病亦一身爾如
國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耄
而不覺其形自蔽之患請爲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
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
易悟也哉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此之謂也
漁者廢其廉與婦競絶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
各西東匿死生不相恤入諍廢其廉盡聚諸輒謝去
一日漁於海獲甲蟲曰鱟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廢
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
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
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反目
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廢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
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
楚境上關吏縶之尊盧沙曰慎毋縶我我來爲楚王
師關吏送諸朝大夫寘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
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數布腹心
他不敢有請姑問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
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
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
趣見未至使者四三仕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
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晋皆虎視不瞋臣

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王歃
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
王尚得莫枕而寢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曰使尊盧沙
爲卿楚不强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
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爲卿居三月無異
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
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鋭甚爲王上
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尊
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
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
往藉是以媒利禄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至
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
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劓非不幸
也宜也
宋有白冥子旂耕於渠蒢之野得石焉圓而晢肉且
倍好上有蒲穀文子旂熟視之質如截肪澤而有章
其璧也哉孚尹旁達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家
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
渠蒢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
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
闕其一爲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竅受璧薦諸玉
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子旂抱石嘆曰吾聞有
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黼以補冠太阿雖
鈍不委以割牲今强謂璧爲珉可不可乎楚卯犬人
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卞
和以玉獻尚遭刖況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
曰士以眞材術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
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
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
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客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
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
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珪腹藏蟹飢
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珪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
能無也瑣珪姑寘之又不聞叉蟨鼠乎與卭卭駏驉
比爲卭卭駏驉齧甘草即有難卭卭駏驉負而走亦

兩不能無也壓鼠姑寅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飡毒草害之及下嗌背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鷙爾不足詮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柰何離去柰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喬言吾等將愈敢離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喬須畬可謂善諷矣

猗于皋閭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璧易之且肆筵召所與游者歆出豹而誦其能於是治金爲繩繫之文羅曰剟雌咬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忽解豹斃之豹視鼠若不見猗於皋怒詈之他日又有鼠過焉猗於皋復縱之豹遇鼠如初猗於皋怒鞭之豹輙嘷猗於皋愈鞭之勞以縲絏寘之牢羊棧中日餔以糟豹喪欲泣猗於皋之友安綦子他聞之誚曰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釀不如尺布文豹雖鷙禽鼠不如貍狌子何愚也曷不用貍搦鼠而縱豹捕獸哉猗于皋說如其言未幾貍捕鼠且盡豹獲麏鹿兕以歸無算者君子曰獸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遠其才何耶

楚多鶡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嗜之偶使韓遂扶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令國中羅鶡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鶡愧之無鈞大夫曰夫鶡海内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焉今衣褐而班文鶡也翁鱗而尾佳鶡也刀啄而戟距鶡也鶡則鶡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冠方屨堯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鶡與黎格卒大勝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羊質而虎皮見草悅見豹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眞虎哉亦患人君不能用爾

楚師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戰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歐弗歐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踈矣伯瑕恚曰君如勿納臣言臣終不能携隨君

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卑內嬖臣臧曳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宮千人且踰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己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則鳴羣鴈藉是以瞑澤人熟其故爇火照之鴈奴戛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羣鴈以奴紿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况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輙拒曰爾欲上我耶毋不己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卯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比般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己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况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鷄若者說過乎激然風雨冥晦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曰君知如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

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强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劓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照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予且鷄喻之說也

余爲燕書四十篇蓋取郢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情銷沮見於觚翰之中氣薾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大乙元微記

明 宋濂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惟日學操觚造爲文章精思弗得罷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鬅鬙與雲闕潔身被黄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耶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禄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蟣蝨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白一心以承竊肍臣受氣於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律中應鍾在於氐地寒以風毋娠七月臣體即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爇水邪沴制陽肝氣動搖手牽目瞠謂醫視之謂爲癥瘕毒父嘅膺其苦莫膺雖脱於虎口筋骸弗彊有牛負軛有鑄在場力既勿任田卒歲荒幸有書一束塵翳蠹殘以佩以藏以歠以甞以求其方疲精竭思攻爲文章窮年矻矻恒不知變更太乙曰吾犇心有所溺者必有所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爲文之時獨

潛闔廬五官内守形若槀株凡慮既澄運思希裔上
升層霄下入重壚絪緼㢁彙彌布大區自形自色匪
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翕在歙若歘在周陸縱徙距提羽
曾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與神合機岳盪河
翻雷椎霆驅倏爾陰合欻然陽施思出電入載正載
奇萬紾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樞腰縣金魚鐥蓋
熊蹯居飾璇題入則面姝吹竹彈絲出則戎士負弩
曳旂亦不足以踰其適臣竇樂之初非有弗獲已也
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濂曰有
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畧昔有鉅儒曰大史遷
豪氣孤騫凋視無前執筆著書動數萬言秘之金匱
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楊雄太元
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修若軾若鞏之堅各有論著
焜燿後先虎鳳騰躍韶韵相宣汗瀾卓踔盤紆蟬連
業之既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時磨研之耔之穫之
湘之瀹之炊之酌之使心㯤之一日不治若芒刺肌
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亦有
以哉太乙曰嘻若言陋矣知𤞷肉頫胡之為象而不

知𦬊晃纓緌之制知粿飯藜羮之為美而不知淳熬
肝膋之味知吳歈楚豔之為曲而不知憂濩武勺之
音若言陋矣濂於是憮然自失膝行而進俯首至地
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
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
語天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之誠憐臣之愚授
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太乙愀然不答濂
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太乙三難而後
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芠曹未有知野鹿
標枝蚩蚩狉狉聖人者出扶弱敎基揭我日月燭我
冥䢟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道歟道
雖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淳卦畫閎奇雅頌恢張禮
樂㢡儀春秋謹嚴衮褒鉞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舍
其根荄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子為且非文不行
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
卿大夫非文身爵不揚士庶人非文卒過於郷故云
文者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霧和也四時之衡石也
百物之錧鎋也中國之采章也四裔之儀法也可不

務乎彼辨慱馳騁以邪辱正是誣世也卑辭甘言籍威取寵是媚權也倿墓受金是非舛繆是罔利也氣亡晛喪㵐㵐不振是萎薾也抽青媲白眩人耳目是聲瞽也若此者弗可枚舉其文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寔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於四國民物阜康政教浹洽筆之於書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颶風上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濂驚而寤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檟出蓍左右揲之挂而扐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折倚岐倀倀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顛而一隮式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餼司里授廬不亟不徐直抵夫元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子學文元微乎濂於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燖温之未幾學果進

書客言二首

明　宋濂

天台李某過盜官為購捕之有刀鑷工出簪珥粥諸市市卒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鄰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佯愳為也爾左乳有瘢可驗官覆之信然女恚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真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薙髮故知女瘢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黃巖少年嘗游於慱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攜䖍筬與慱不勝馳而去少年慚其紿已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一翁扶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若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顧易兒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官用縱翁歸翁念兒冤也自經死

為說者曰漢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賣柑者言　明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而託於柑以諷耶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明　劉基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爲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旨同也猶可謂之泛論泛論非言君子猶可說也不若非有恭敬則不齊之陷而不可舉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於文而失於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郁離子

明 劉基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煖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煖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忸怩而不寘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

涅則悅而嗟攝而搔之涅去而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頟醫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於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

梧邱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敗竭其舊旦日之畝視其禾皆頳而且秉喜而歸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觖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之逐青也望之者切也

荊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為虎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焉逐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

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楮荊之玉岣嶁之沙禺同青蛉之丹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璧無閭之珣玗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於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

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

泰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往予浙於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予唏之曰天有風主為予汝乎何為泣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於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於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

曰秦將貫人子可陷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楚使芊叔為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謂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噫而三頷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恥寡人竊為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為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為之具罔罟舟檝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我固有之矣而為用於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鄰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剝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謂之羣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為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剝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霸諸侯

司城子之閽人之子食鯸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鯸鮐毒魚也食之者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為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鯸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閽人之弗子也甚矣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羣羽族之腴然集也翹然忘其身之為鳩也颯然而厲鳴羣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鬪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鬪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於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

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盻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盻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惠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鬬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愽之間海溢水冐於城郭無人以踈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絶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禮典遠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猨力本無貨草莱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盻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怫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繳纆範之以王之槼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餔餟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藥枯蘀以防水鑚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盻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霸盻子之力也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鵋鵙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惟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

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烏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顧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於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咂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於娼家則儇子挑夫廝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顧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此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胥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於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肖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為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鄗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千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續志林

明 王褘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脩氏曾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爲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闔上下變化無不知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躐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爲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厠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褘序 今録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爲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與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爲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爲尤甚詩所謂徐方驛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而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反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仁孑孑以爲義以聾瞽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仁義之道爲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爲天下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籍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爲仁義一也嗚

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偽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偃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為名與楚人為泓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郎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晋文亦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晋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已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于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名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以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酆鄗酆鄗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邱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為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臯西有殽黽背河向伊洛其固有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為天下上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况天下之中貢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雒邑曷嘗不可以為都也以書考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嘗治洛邑事烝祭矣以詩考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蹙國百里已非一日而夷交侵有甚於戎伐九伯南征不復有甚於問鼎重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

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益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爲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三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爲暴高帝務爲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趣如此楚漢興亡於於己決況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爲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旣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反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大重爲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惟爲韓報讐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

而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屬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後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下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但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愧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爲質質變而爲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殷殷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

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秦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雖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為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煙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莫如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為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而或行或不及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為一代之治則其為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蕞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為儒者守成之事而生以為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為儒禮樂之為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興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政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爲在其媿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武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

擬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爲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詔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辟雍泮宮庠序之教　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漸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益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爲務則其致之所至亦豈能底於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於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見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扶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其危盡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爲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強大覬非望乃至没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爲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爲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

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益之大而収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輙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哉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爲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姦雄懷其鬼蜮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違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逆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爲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操死子丕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温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温以爲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温之篡唐其惡一也操之殺荀彧温之殺裴樞何其所爲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

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得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略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位之司馬懿已疑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為智哉懿既制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裔君長武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為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摟羣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為類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為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毋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

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譏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緻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竝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閬陜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蓋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徇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皋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逄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逄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徵之所為善諫者也徵之

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爲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爲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爲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恥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亦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啟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常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擬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讀喪禮

明 胡翰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其降服父卒則爲母父在則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爲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爲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爲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裏也斯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爲曾祖父齊五月爲高

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爲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大功爲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爲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爲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爲母齊衰朞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㒒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裳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摘今釵與頭須耳而今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裳齊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於內何嘗鼓鍾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門人不祭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始死雞斯徒跣說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〼又漢儒之不察也

綱目凡例考異

明　汪克寬

或問春秋凡例于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柰何非夫子之所為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將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將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叙始終書纂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偽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分芒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註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琢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益不霄壤趐矣然魯齋王公刊之金華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宏偶得於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於後學欲鋟梓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而樂之迺刻諸家塾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并識其所從來之顛末於卷首云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明　徐一夔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據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於國中而不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內有誌磚葢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葢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爲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王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長君至如俊者以分言一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葢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深衣考

明 朱右

上古穴居巢處衣鳥獸之皮以自蔽軒轅氏作制衣裳以示象公侯等數上下不紊自夫王澤一熄嬴劉迭興古制茫昧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既有未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復古之意矣宋司馬文正公始製深衣爲燕居常服士大夫往往效之紹興間太常博士王普著深衣制度追合古人文公朱子修入家禮趙公汝楳又著深衣說明白簡易未免互有得失近世天台牟氏仲裴刊誤蒼溪馮氏公亮考證皆有發明右生也晩不獲承諸君子緒論而竊有志焉輙考禮經及先儒諸氏之說求合古制便宜今可服庶幾好古博雅者有所稽而不惑於紛紜之議作深衣考

深衣之制

以白細布爲之

古者用十五升布鍜濯灰治升八十縷今人爲布無升數當用細密布絜白者

度用指尺

取各人中指中節以兩尖相距爲寸今人用折尺亦彷彿

衣二幅屈其中爲四幅

前後長居身三之一强自領至要王氏謂衣二尺二寸則恐傷太長當掖下則裁至袼外屬於袂

衽二幅

衽說文曰衣衿注交衽爲衿爾雅衣皆爲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邉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觧裁之上尖下濶内連衣爲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袷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

裳十二幅

長與身等經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玉藻曰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宜用布六幅斜裁上廣六寸下廣尺有二寸上屬於衣當要若人體大小又隨宜而廣狹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音各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袼衣袂當掖之縫也

袪與袼平

袪袂口也舊制尺有二寸今時制宜稍小

袂中及齊與身參而圜之 齊音咨

齊謂袂下當縫處經曰袂圜以應規

要七尺二寸

當裳之上際王氏謂要中三 益袪尺有二寸圜

之爲二尺四寸則要七尺二寸

袼二寸交而方 袼音格

袼交領也玉藻曰深衣袼二寸注曲領也經曰曲

袷如規以應方

鉤邊續衽

邊謂邊縫也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鉤

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 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

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或有衽亦

加鉤邊則於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

者馮氏謂鉤邊乃要間當縫處亦非也

緣廣寸半

緣純也領與袂口齊邊皆緣 經曰具父母大父

母純以績具父母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人常居

年老宜緣以皂

負繩及踝以應直

謂自領下衣與裳連縫直不如繩今之背縫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準

齊衣下縫也

帶廣四寸

以白繒夾縫之其長 要而結於前復通屈四寸

爲兩細垂其餘爲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注終克也辟緣也

克辟盡緣之也細兩耳天子諸侯從要後至紳皆

緣之大夫緣其兩耳及紳士惟緣其紳兩餘皆不

緣也

紳長三尺辟二寸 辟音壁

辟邊緣也兩旁各廣一寸爲二寸

約用組三寸

組綬屬以緣爲之帶廣難紹而易解故用組貫其

細而約之

冠用緇布

緇黑色宜用烏紗而加漆焉上有辟積五向左爲吉加武卷於冠後今人屬武於冠前有紕如今人加夾於額者簪用象橫貫之

幅巾加於冠

古冠無巾今人加以巾覆之巾用烏紗方幅似今頭巾但直縫其項而殺其兩端爾

屨用白

古者屨用裳色夏布屨冬皮屨士冠禮曰元端黑屨素積白屨則深衣屨宜用白絇繶純用緇絇屨頭飾用絛或用繒屈爲之繶牙底相接之縫亦綴以絛以爲行戒純屨緣口也或黑屨則飾以青又著綦屨繫也其色同上

雜著

雜著中

明

鄭氏孝義門表

明 王禮

門名孝義者何朝家旌淑之令典也何旌乎浦江鄭氏也余讀揭文安公孝友傳見鄭綺事親孝父以非罪縶獄綺欲見不得以頭觸圜扉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偉之為直其事母張氏末疾綺保持若嬰兒雖奏圊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四世孫德珪及其弟德璋友愛甚至怨家傾德璋以死罪逮送揚州德珪以詭計先往當之德璋比至兄已死獄市中矣蓋未嘗不深羨其孝友萃於一門與古君子同科故至於今十世同爨無私財物內外翕然一遵先訓宜乎名公碩士播之聲歌著之紀述達之邦國天下洋洋盈耳繫乎簡編以垂耀于後未已也至若養祈泉而井湧莽禱霽而雪消馬待齊而茹草犬各雛而均哺蓋孝義之感達之於天而天應之求之於地而地應之被之禽獸而禽獸化至德通貫豈惟感召同類而已哉及覩其家範朔望家長率衆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令子弟一人唱聽一人誦于側曰子道孝養妻道順正兄必弟愛幼必長敬毋徇私怨以妨公義毋聽婦言以傷和氣毋為非橫以干天刑毋耽麯糵以亂厥性有一於此既隕爾德復隳爾允睠茲訓辭寔係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于是會揖而退男女各堂以序會膳議所當為各趨其事而矜不能冬夏有衣履之給婚葬有禮物之助宗族之無婦者生有義宅以居養之死有義祠以烝嘗之鄉隣之無後者生有義廪以賑給之死有義塚以安厝之繼承其良規防範其流弊念慮詳密而規摹宏遠又未嘗不竊嘆夫天之報施善人必使其有賢子孫世世守之弗替有引故一堂雍穆有如此者然觀世之清門舊族又有彼友而此不恭下順而上弗睦見利違則忌之見清修則污之若是者抑獨何心余又竊疑夫鄭公之鄉必以山川之美風氣之聚有以助之故後之人同心同德無有榛梗如是其遠也過其門孰不曰此堯舜之民也此鄒魯之俗也為子孫者可不以此自待自厚也哉鄭君仲纖溫厚君子也視余以其家集披閱數四起敬起慕遂飾鄙陋之辭綴其卷末以為孝義門表表其異於他氏而亦因以自

警發云

宗儀九首有序　　明　方孝孺

君子之道本乎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脩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不足而守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况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明　方孝儒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啖勞而痺逸而嬉者人與物之所同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膬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於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為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廛井之氓田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比之務而為惡名之求尚為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為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為奴隸以辱先

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俗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書擧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擧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若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俗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敢皆以其屬稱喜必慶災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羣賻之群葬之

重譜

明　方孝儒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内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脩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趍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由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愽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晋之富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童隷而

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十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萎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為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明　方孝孺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辯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轅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歛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饑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礎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為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為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猷為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茍非大姦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為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頋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罅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敝矣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之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傾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其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為棺椁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産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為

之以相族人之凡後世擇子姓一人為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則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明　方孝孺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狥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為樂也讀法所以為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為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亦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為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及菓惟所有而

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為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發蓋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説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説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畢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族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至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畢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啟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别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哉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為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説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鬭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偽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明　方孝孺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塟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塟而信塟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 上以為親謀下以為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為簡時可塟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塟或至於終身或自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塟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塟親以禮者世人非之為愚嗚呼是徒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迴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為浮埃化而為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蒦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為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刲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為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尚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誑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為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端而不信者其為非禮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為非 可哉塟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其徵也於塟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塟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塟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由大者

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豰函河渭無異也
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
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後海内使地善而可
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
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
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塟師
之爲也塟師祖晋郭璞書其書茍可信璞用之以塟
其祖考宜有竒驗不誣而璞卒死于墓賊其身不能
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
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
于野再壞而化于　暨其大壊而不可爲忽乎入于
禽獸而不知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
由　而佳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滛浸膠固非
空言所能革也久矣故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
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
死不祀于先祠塟卜吉凶而勿泥塟師之説期必以
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
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

後有考作方氏喪塟儀

務學

明 方孝孺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禄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抜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脩已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脩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騰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舉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自是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教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道之讓愼施朴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脩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所造政事文藝其材

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曰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恙民情知法意為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説者為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為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明　方孝孺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經緯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是而後為聖賢得是而後為賢君子脩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　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閭閾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為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皆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是念之萌於中翦衣蕃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

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勞其心以爲至樂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柔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鳥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樂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育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不敢以非禮娶知夫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允羞以為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冨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冨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産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禄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于人見推于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大先君太守貞恵公之廣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曁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生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易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柰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戮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塟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脩德

明　方孝孺

能為衆人所不能行之善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為善非為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為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為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疇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為善之士為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祐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糵之滋夆曲擁腫終不足覩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彀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為善此猶不蓺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脩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為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弃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廥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及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遂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

焉而睦姻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允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明 方孝孺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十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綜覆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三代之盛是法行于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

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有所失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入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慱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為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服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西北伐崇

明 方孝孺

為史者之言曰西白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雖平生之所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而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臣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與國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恒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歌詩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 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明 方孝孺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之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狥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論以眩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瘞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蒞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明 方孝孺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恕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申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備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輙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詆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其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嘗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一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周禮辨疑　　明　方孝孺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于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于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轘于大夫曰鞭五百於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羣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書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于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牛李維州事　　明　胡廣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刼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韋臯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納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

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文宗以爲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皋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有私憾沮德裕之功故謬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愒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冤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爲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卽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爲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劉給事　明　胡廣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楊雄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黄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張湯杜周有後　明　胡廣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為酷吏然皆有良士爵位尊繼世立朝漢之元勲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班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考周之跡絕無一行之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湯用儒者議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悳及人者乎其有後者蓋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秉攓其美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子之延年見其父行之繆脩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蓋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歟

公孫宏節儉

明　胡廣

汲黯謂公孫宏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宏嘗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脱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于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宏之節儉必能保其富貴宏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脱粟之飯奉禄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内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虚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内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靡故特表章宏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尊失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被虚偽名其亦與宏異矣何足道哉

東坡祖黄生説

明　胡廣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説蓋本於漢儒黄生黄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其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氏之罪人也斯言竊為未當論語於篇終歷叙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虚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　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矣雖賢如三仁知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為私也湯武之迹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略舉其槩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立異論東坡何為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影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為非聖人則曹操其兕甝矣雖然曹操何足論以彧身為漢臣為操畫謀以贊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畀論以自釋其自殺也宜矣何足取哉

易卦

明 胡廣

周易文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己則其應驗有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為在己凶為在人往往不應則歸咎于蓍龜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為吉迺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是時使太卜能云所兆在己阻武帝不遣貳師則必無喪師降將之恥而卦為可徵矣噫蓍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唐太宗征高麗

明　胡廣

唐太宗初征高麗諫議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盻則四裔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河遠征小裔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損威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及上欲自征遂良復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裔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尉遲敬德亦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元感之變且邊隅小　不足以勤萬乘須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及後出師無功乃深悔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使祀徵復立所仆碑觀遂良敬德之諫如此太宗苟能聽之未必不善又何必魏徵之言是思乎竊謂使魏徵若在太宗亦必不能從其言方遂良初諫時李世勣即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鄉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以是知徵雖在太宗必不從其言也范氏謂帝知過能悔此其所以爲賢使果爲悔過賞遂良敬德之言何必更思魏徵所以爲此說者帝於徵報之薄矣中心豈無慚忸故昔此以樹仆碑撫其妻子耳豈真思其言乎若帝真有悔心自當斬然決絕於東征之念矣何故連年不已啓房元齡臨終之諫與徐充容閨閫之疏乎由此觀之曷有悔過之實積釁蓄忿久而不解至於高宗累歲用師方始平之然小　雖衰而中國之經費亦不可勝計矣何足補哉或曰太宗之思魏徵元宗之思九齡事異而情同曰是不然元宗之思九齡蓋出乎中情太宗之思魏徵蓋矯情耳

記徐元張旺史整

明　胡廣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戕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鹵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番漢兵二十七萬傑人不預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桱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抹又不得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桱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當要以益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文章辯體序題

明　吳訥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于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為首終於荀卿成相彙寘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原屈離讒憂國以賦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楊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辯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

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黄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壊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寛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虚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為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删之詩凡宴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哤雜厭人視聽雖淫褻鄙倍不敢芟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収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為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為制作家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合等曲亦附于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為

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兹亦不録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為之首晋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菴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晋宋間顔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體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略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為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録于後盖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子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曲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謡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為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内若即事為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于近代取其辭義之勿過於淫傷者録載云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踈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録今獨取春秋内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由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别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王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為近古自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漢詔冊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

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蓋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共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亦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考之漢晋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補叙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時代爲先後讀者詳之則體

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麤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以爲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内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有可以爲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于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于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

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大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美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自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為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為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至至於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變故胡

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効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豊縟爲貴數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蔚宗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傳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晋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别立機杼漢晋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論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先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着其意者也文選所録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始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

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辯難懇到誠可以為脩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助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唐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於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潜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唯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狥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後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於賈生之論過秦江統之議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

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彞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顔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爲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剥爲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矣

辯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於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爲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黄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戒

按韻書誡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誡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撮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

人窠曰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晋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録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録焉蓋作文必以理為之主也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晋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植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黄憲傳蓋無事蹟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頴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彦叔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誣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為楷式云

謚法

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䟽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

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
扇舊因緣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贈予眞秀才

萬里雲山一破衲杖端閒挂百錢遊五車經已罷
見讀二項田應爲崔湛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
隸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湖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
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

展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蘇轍

感秋扇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彷彿舊松蘿一時用捨非
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
復用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

獨臥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遊幽闕鳥
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

近水浮天柱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春日寄內

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
華髮初試東風脫敝貂插髻小幡應正綵點盤生
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送文太史還洛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慰簪紳元臣事業通
三世舊將威名服四鄰遍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
事恐無人公惟有變雲會處處何妨雨露新

興州新開古東池

山繞興州萬疊青池開近郭百泉井昔年種柳人
安在累歲開花鵝自生波暖跳魚聞樂喜人來野
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

披仙亭晚飲

落日欲沒多雲煙南山暝鴉歸北山樓臺城上半
明滅燈火橋頭初往還江西八月熱猶在坐中遙
客頭欲斑何時解綱塵歸去黃花白酒棘籬間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白魚紫蟹早霜前有酒何須問聖賢上客遠來工
綴瑣雙鬟爲出小垂肩新傳大曲皆精絕忽發狂
言亦可憐莫恠貧家少還往自須先辦買花錢

聞王肇還京會客劇飲賦贈

聞君歸去便招呼笑語不知清夜徂結束佳人試
銀甲鬬迎狂客惜金杯燭花零落玉山倒詩筆欲
斜翠袖扶暫醉何年依錦瑟東齋還復臥氍毹

次韻王肇代書

去年河上送君時我醉看君倒接䍠一笑便成經

歲隔扁舟重到滿城知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
方苦恩饑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

黄庭堅

次韻蓋中郎率郭郎中休官

仕路風波雙白髮閑曹笑傲兩詩流故人相見自
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桃葉柳花明曉市荻芽蒲
筍上春洲定知聞健休官去酒戶家園得自由

和師厚郊居示里中諸君

雞塒黄犢關心事窗外青山不世情江橘千頭供

歲計秋蛙一部洗朝醒歸鴻往燕競時節宿草新
墳多友生身後功名空自重眼前樽酒未宜輕

寄黄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
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
蘄三折肱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寄上叔父夷仲

闊寒塞雪欲嗣音燕雁拂天河魄沉百書不如一
見面幾日歸來兩慰心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燈

前語夜深更懷父子東歸得手種江頭柳十尋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喚客煎茶山
店遠看人秧稻午風涼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
來細作行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猶夢遶羊腸

秦觀

與鄒慎思沐于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黄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
伏老自緣無酒可澆春楚書天祿陪羣彥臨髮陽

惟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豊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巧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連珠

按晉傅元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欲之文選止載陸士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由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常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近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宏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連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嘗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絶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鍜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次者爲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相詩前輩録爲壓卷葢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絶句

楊伯謙曰五言絶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絶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絶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絶句皆收入律詩内是也周伯弜又云絶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换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 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葢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爲謔兮學者終日討説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説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又異乎于於是而知雜體之詩皆類是也然其爲體各雖不同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按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

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竊嘗思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宋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近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亦一云

紀瀛國公事錄

明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札顏之地謁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廝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鐵木兒請於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亦憐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且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鐵木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鐵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巙巙等定議立姪妥懽帖睦爾爲帝

且詔尊文后曰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噫嘻餓秀才怎麽知我家事集驚懼表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宋史册府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息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為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于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特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元之報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户徐英觀之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元王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頗謂臣忠徹曰惟此何為類大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為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明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宗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荆溫兩間兾免後患邪觀其為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壞理財踈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僖之貶罪子瞻全佐助溫而不貸其略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爲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王宏基以與我和好為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宏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宏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退促而併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羣小之言意欲紹述熈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出在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諸賢凛凛乎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於操切禽制以作法抑揚軒輊以立勢所優爲也故嘗發而爲法原勢原之文觀其辭氣真小人之言也夫爲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爲言則其所蘊可知矣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僞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真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出

於僞爲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爲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鮮飛人識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髯鬚髯而不見已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楊淑李柳陰慝如氷炭[illegible]熱薰猶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旌旗繽紛兩河[illegible]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關下兵[illegible]戰頻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元稹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况其堂奧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於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元致望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右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悔已又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illegible]十二宮如瓜果分十赤何敢以[illegible]意作千之[illegible]於月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illegible]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illegible]間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也

五吏篇　明崔銑

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　曰法理之吏飾外修
譽此僞吏也而世尚之　逢　此佞
吏也而世尚之曰
世尚之曰功能
曰材幹之吏
之禮之則口
之正陽城
惑群議而

雜著

雜著下

明

大雅小雅

明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釆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為表出之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元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書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遥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篇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元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于秋天李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元也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元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册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而美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北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脩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　相參其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嘅也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西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燮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涵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

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從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項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酋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酋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邀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位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於任懷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見於施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毋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俠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禁遇美事乎

歇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畱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遁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愼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俠見者道耳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脩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與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馬班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瞶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荊棘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我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

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為世道長太息矣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率合衍贅予獨取其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於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盪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英雄噫可不忍歟

璅語

烏集之交初驩而後吐烏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之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人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文文象者語默之檢也

道以罷萬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勛魏襄王信史起鄴令得成漳水之功故洶洶之中不可不味也

于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禮降將而北面事之前漢風俗之厚近於三代矣

以沈充為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為祖而有許遠之孫犧生犂牛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別周龍岡語

明　羅洪先

先宜人所生幸存者予與女兄二人女兄許聘龍岡周君已而以目眚遂婚于我踰年而夭故予視龍岡猶女兄存也予年十有四未屬文龍岡時時爲語東泉師舉業法其後師事陽明王先生于贛又時時爲語學問正傳及冀闇齋篤志處予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父母憐愛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未嘗不自憤憤也龍岡身多病二業不竟然其性行淳實一無改於相語之時予雖以二業冒虛名亦誠有感於當時之語而年已垂老卒無所成白沙有云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涕當垂髫時何意遂至白頭即頭白何意所期止此交游滿前誰復可告故每見龍岡又未嘗不自惻惻也龍岡長予六年今以太學生待次公車且三就矣當語我二業時其自視何若亦何意遂止于此昔不能改性行於久病豈以一命之寄受變流俗耶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孰寢也呼其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詞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尚此船明矣此事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故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魯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髮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曰是附濠而資以爲利者也或曰與劉期而中變賣友也或曰擒濠者伍吉安而攘爲功也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辨比見誣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以解其惑且告之曰其及時自修聖賢之業乎無若予之垂老而徒惻惻焉也

敘廣右戰功　　明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首前趨淖刦公一首鏢而左一首刀而右夾馬一首彀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捩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鐙韃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砍刀首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悄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膂既連斃三首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首讓後騎而費斷頰者自為功餘賊糜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砍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徭以其隘閒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閒隘而果無兵守於路擒敗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公斬閒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崕窘釋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適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乃還荔蒲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岍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為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岍竹揭竿而編篾以為縿刻頃成數百旗揷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然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岍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

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収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後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左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覘湖兵

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並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揷旗為號貪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揷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蹀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慫猛圍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

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
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
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誘猛而斬其首函送督
府斬他囚首貫猛屍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
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
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
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愁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
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
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梟與思恩
酋王受連兵刼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
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
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
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
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
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
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
數被焚刼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鉉間出城弩中
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
足仗公為叅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
最險賊又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
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户蔣紹宗使擣其巢賊
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
即賊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為食然氣奪不能戰
賊又欲坐踣之於是百户潛遣人芟而告急於公公
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銃者三
因奮擊賊百户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
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横鯾兩陣中守
隘不肯散公使人芟而以勝告百户百户亦使人芟
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户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
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
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叅
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
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
退然心懼因熟獞為解熟獞者界漢人生獞閒陽
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
以為常於是熟獞間説於公曰請為兩家解開公度

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過百户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惟始知柳州之能戰賊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柝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閭閻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隣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压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為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為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家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詗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其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剳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冦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柝令諸猺得出入儥買游戲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

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因搞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跟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扳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為夫人愛已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嫉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為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車審究其為劇賊家婦

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往時官兵入巢見人輙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為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聚背汝輩雖不為賊時見殺或聚背為擄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柰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項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雖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瞷既還軍則檄曰若柰何刀弩而門瞷令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瞷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刵兩目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刵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慴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刵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刵目者刵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梧州所刵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覃萬星一人而

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栁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逛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想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剿又走跰血瘇以死或餒稿崖谷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寘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毡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項兒啼女咤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詷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詷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詷者亦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詷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種而栁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栁先後十三年名賊宿滑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騁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

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汝公吾爲狼兵殺且擒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别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顧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户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刦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猺妻及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雠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韲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及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刳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没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没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

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裔民

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竟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商多欲為嚮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遲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裡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驚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弟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言固已剌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縶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剽城若欲殺人剽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以花紵方褶之納留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柰何不內見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 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

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
賂我兵備公獨無賂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
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
始金叛而留且住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
禍叵測公裔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
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
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
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金謂曰倘兵馬
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
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
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卧起金自是
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
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
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
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
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
衣雜椽史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
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
毒汝則柰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不食汝
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為愛已行七十里
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
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
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
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
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
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便金亦以為然
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
曰吾為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
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恩
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
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
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
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狼鬭則殺
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
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
寧而以金從可于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

萬人在陽以逆廵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
廵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廵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
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
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
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
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
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貴五
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廵按曰金入賓
州矣廵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
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
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
廵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
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
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廵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
楊留殺手百人護廵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
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
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
汝柰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

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
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
而令至此痛抶之五六人皆病創卧然尚以公愛金
故被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
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
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
六人既病抶卧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
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
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廵按三百人
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
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
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飲至醉其
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擁左
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
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
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
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少主人也公曰
汝爲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

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且曰吾且爲留奏
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
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雷率之還賓
州遂令雷𤄃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
一人留既惶恐見給文憑同行者猜以賣金相讐見
殺於路中日夜跼蹐爲僞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
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辭而縛
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
欵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

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
則兩客相閧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
於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
以是益多公之筭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
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
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
峽中大酋候公丁嘗謁公公寄六年令公丁牧養至
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
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

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
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
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
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
詐之不祥拾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而疑諸酋將焉
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崗未
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
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
人猶豫未決公乃搞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

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
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叅將千人乃不如沈
叅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叅將於虎口功尤
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
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
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
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
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
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剌股鉤剌脊繫鐵鎖我之

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葢余宦游而得當時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沈毅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烔烔燭人議論磊落激㩂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時固多將患在牽掣齪齪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婚範

明　侯一元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楊湯止沸不如絕薪諒哉是言余生長於斯觀國之故男女之際何其詩也大都重女而論財有女者往往懸高價於人人趨之或捐恒産與諍辭絕行葦之恩而不顧子晢子南之事歲歲有之及女笄則主人亟始病矣於是乎傾家以奉其女良其袂卮其具費數十百于男男前有委禽之厚因心計其生息視之固然不德也而女據所有則以驕男或先富後貧細其厚幣而畜其裝則違言生而夫婦之道始苦矣且禮親迎以重女今重女者親迎非幸也女至則坐車門外為之揖已亟設帷帳坐女上坐而下為之拜余五六歲時習見之今稍衰矣拜交而女左揖尚如故也此不知其所由來矣夫浙固古東甌於越勾吳之地也不及被周公之禮而漸於裔以然哉其尤果敢而殘賊者女生往往不舉婦人已免自視之女也即水之若漬草菅然恬弗怪也今人有雞犬溺則惜之而溺其女曾不少惜千金之家所舉女及二三以為多矣夫以其重女若彼求之奉之

其厚若此而不免殺之不得與雞狗為等此有由然故諺有之曰盜不過五女之門以其空人之財此哀痛之言也故女有不舉則女愈少女愈少則求愈艱幣愈厚幣愈厚則奉之亦益厚奉女愈盛厚則愈不舉女因襲以然其無足異聞者良有司患之誨諭紛若牖其天性憲殺子之令使相糾司以為懲復三女之家不事以為勸然皆當身則行事已復然莫可柰何至廼禁其器服聽人篡取行一切之法而猶弗能革也余每感朱篁之紛奮思示儉於豆肩劘山林之

厚藏懷矯枉於引囊慨然喟曰夫以女為市無異責僮烏孫之嫁不劇於此矣貿人之女責其貨賄緣本規息負販之行不汙於此矣庸奴其夫傲其尊章則反脣相稽之俗不惡於是矣賊虐天性撟之溝壑則豺狼之戾不是酷矣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出爾反爾即彼我何利焉甚矣哉俗之溺也余不敢以告人爰著令令子若孫焉令曰蓋黃帝始制男女之禮而大備於成周經禮述焉昏事女盛服衣元而元纁其首飾髮也無金玉文繡之飾媵以女姪女弟而無僮奴

原缺

古文辭略無卷數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晉本榮編本榮有奏議稽詢已著錄是書文以體分各體前俱引文體明辨一條大概因是書而廣之然所分子目冗瑣特甚舛誤尤多漢文帝賢良文學策問武帝賢良策問之類亦往往一文而兩載皆失詳檢鐵券文類止載唐德宗賜王武俊一篇諭祭文類止載隋文帝祭薛濬一篇之類亦殊挂漏至每篇刪削尤不免失其本來